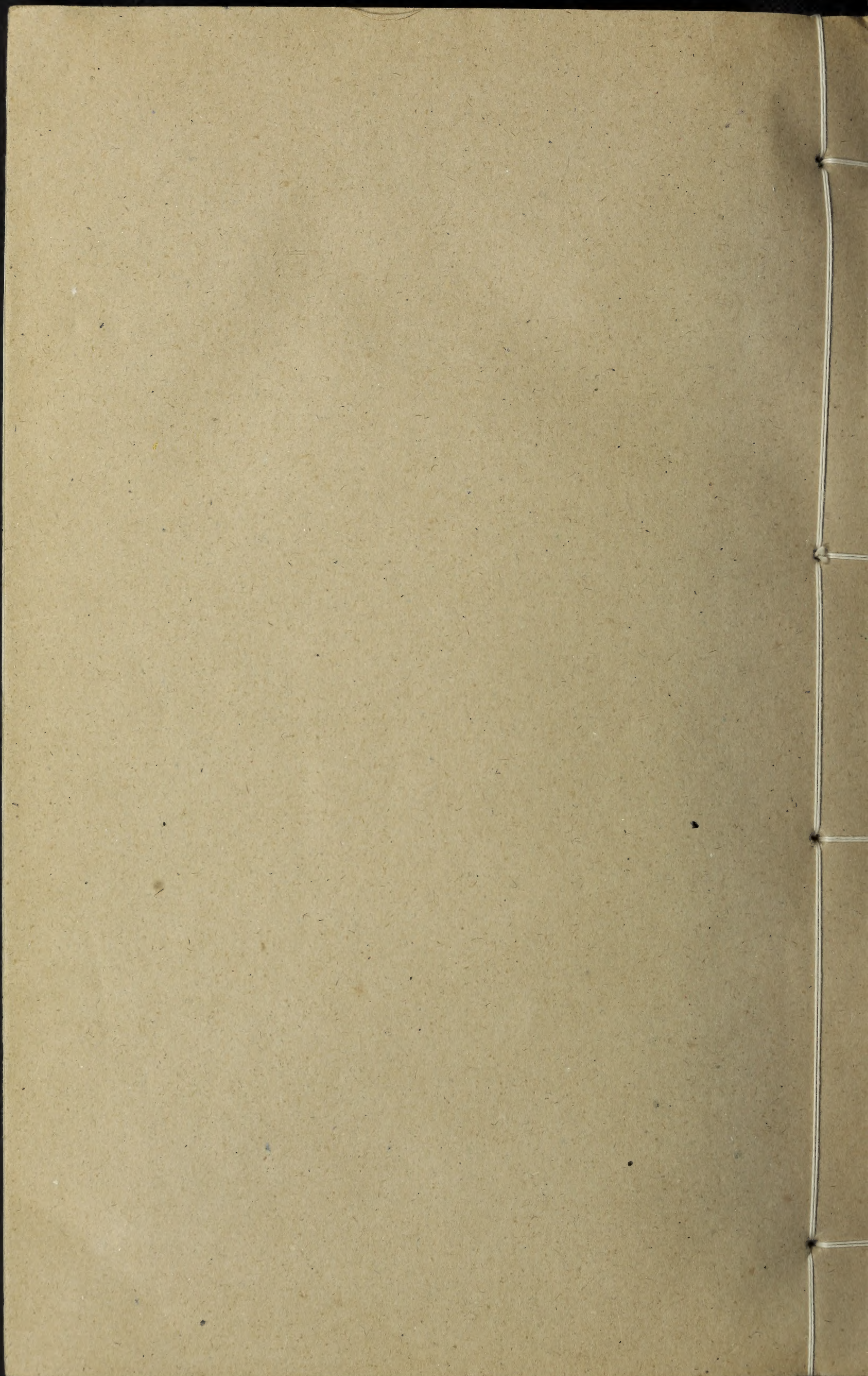


函史下編卷之十一

明盱郡鄧元錫著

任官考

自堯典欽天授時。釐工熈載而咨。始登庸而咨。始若采而咨乃至乂洪水平地庸朕命巽位。鉅重務畢具咨。咨之也者。重之也。稽衆度德。闗重慎之至。以用舍爲天下公。乃其用人也。爭智而嚚。憑智而訟。雖胤子難之。靜而言。庸而違。若方命圮族。卽日鳩僝功。試可如工鯀。弗任弗使也。而萬世建官位事之統盡此矣。至其明明揚側陋。雖有鰥在下而聞。雖父頑母嚚弟

傲。而克諧烝乂。如戸至而日見。則至明之極也。舜既受終。明目達聰。詢岳咨牧。惟任官之爲務。咨岳宅揆。重百揆。特咨也。百揆。任官之會也。禹宅百揆而讓。讓德也。讓而申命稷契皐陶。重農重教重刑典也。申之也者重之也。厚生正德明刑以治。帝者之上務。故重之。咨共工。咨虞。虞工官缺也。工官缺。而民用不周矣。虞官缺而物生不茂遂矣。是王事之失也。故咨。咨而讓。讓德之感也。命秩宗。咨岳。重秩宗也。咨岳而命夷。夷讓而命夔。重秩禮典樂。禮樂教之本也。帝克讓。禹敬讓。羣下莫不畢讓。故太和風焉。於是重納言出納

帝命。皇說壬。蓋四岳九官十二牧。二十有二人。咸服在列。中外有統。而天工從亮焉。豈非盛哉。乃其三載考績。稽官成。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三考而黜陟行焉。於是乎天工人代。各𢓕有功。而無曠於庶官。則知始咨而舉。既舉而讓。迨績成考焉。固任官之統。百世不能違焉者也。乃咎繇知人官人之謨。則盡性術之變而至精。夫人之生。陰陽宜焉。剛柔型焉。理性命凝焉。而不偏者。解巳。寬柔愿擾直簡剛彊而亂者。性之才也。栗之。肅寬也。立之。植柔也。恭之。幹愿。毅之。果擾也。約其柔於德也。直文之以溫。亂攝之以敬。

簡節之以廉剛敦之以塞彊出之以義也約其剛於德也德者中也理性至命冲陰和陽優中裕和靡柔靡剛日乂性成立不易方不謂之吉祥善士謂之何哉然何可以槩人九而有三焉日宣之以有家其必夙夜焉浚明有家矣九而有六焉日嚴祗敬之以有邦其必夙夜焉亮采厥邦矣三德六德合而受曰翕受普而施曰敷施譬則天乎河嶽海瀆畢載而畢振之也天喬洪纖咸覆而咸殖之也非然者求備責全於一人天下其孰能備之是任官之大法也式商受命而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招俊彦曰旁招求哲人曰

敷求斯於立賢豈有方哉以能用多方之義民純佑命而商實式周武成而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厥義德不敢替厥容德惟謀從則剛柔並用之準也胥丕單稱德而周以見休至周公以周禮經官諸選賢與能任官稽成之道畢備而公選舉於其鄉司徒之教自州長黨正各掌其鄉之教治政令以察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失衺惡而戒之族師屬民讀法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閭師比衆讀法則書其敬敏任恤者蓋彰善於微察惡於隱稽之於素采之於豫而舉之以公故其舉非一人而舉之與衆公之其刺

亦非一人而刺之。與衆棄之也。其舉非一日而舉之
其德積之致。其刺非一日而刺之。亦積漸然也。故賢
否明信。而飭僞者。曾莫得而干焉。三歲大比。則鄉大
夫考德行道藝。賓諸比閭族黨。就鄉先生而謀賓介
師其吏以禮禮賓焉。曰賓興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
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曰選士。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者也。
而遂大夫之興甿。明功亦如之。非是族也。不在舉與
司徒以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俾成德達材以益就
于成。大樂正造焉。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

士之德成材達者。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而大司馬辨論之。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位定而後祿之。是銓選之所始也。於是乎太宰以八法而治官曰官屬以舉邦治。三百六十曰官職以辨邦治。曰官聯以會邦治。通職相佐助曰官常以聽邦治。曰官成以經邦治。即八成曰官法以正邦治。曰官刑以糾邦治。曰官計以弊邦治。考績而任官有綱。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曰爵以馭其貴。曰祿以馭其富。曰廢以馭其罪。曰置以馭其行。曰予以馭其幸。曰奪以馭其貧。曰誅以馭其禍。曰生以馭其福。蓋爵祿廢置予奪殺生具而治官者

爲巳悉矣。少宰又以六計弊吏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而一主於廉。善敬正非廉不能。才法辨非廉無取也。於是乎德詔爵。功詔祿。能詔事。久奠食而任焉。月終。小宰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而考之。歲終考歲成。大史典禮。執簡記。奉王歲事。諸可諱惡者不諱。以諫王。王齊戒受諫。王自考之道也。司會以宰歲成質於天子。宰齊戒受質。宰自考之道也。先自考勑正。而後以正人也。於是令百官各考其屬。受其會。聽其致事。詔於王而廢置之。司會逆焉。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

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宰而廢置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爲誅賞八柄行焉夫其掄德行以虔始謹法柄以嚴中精考課以成終此成周之治所以舉無廢官官無廢事而卷阿棫樸之所以爲盛也乃其立政訓官之典又拳拳不敢廢於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曰知恤鮮哉訓任官之首也夫王綴衣虎賁末矣而爲王左右褻王於天於三事大臣同故重之知三有宅心曰克知知而廸也見三有俊心曰灼見見而確也克知灼見者即著知微即顯知隱厥攸宅攸若洞如覿也是知人哲也然微

克宅心也不任自一話一言永惟成德之彦乂我受民而恍惝焉則灼知之道也曰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故立政本用人也乃其董正治官曰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永懷欽德之本愼德之用信德之質公德之體也學古德之輔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典常德之師曰其爾典常作之師利口不學蓄疑怠忽諸皆德之反也曰毋以利口亂厥官曰不學墻面涖事惟煩曰蓄疑敗謀怠忽荒政蓋統之於崇志勤業兢兢焉夫祿位驕侈之所萌也危亡基之矣守官莫大乎恭儉

恭儉德也德則不副而以其聲音笑貌載爾僞而行之人之視之如見肺肝然亦日拙矣此莅官守官之則萬世不能違焉者也皆訓官也夫治亂在庶官而官和必始於推讓官各推賢不敢自賢官各讓能不敢自功推賢必賢不及匪賢讓能必能不及匪能各推其賢推無遺賢各讓厥能讓無遺能是恭之屬也慎之篤也公明之盡而太和之本也九官讓而虞和二相和而周康故讓官任官之大法萬世莫能違焉者也故其時貢士於澤宮而射而畀之爵祿其詩曰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

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言得人也。既論官
而材諸位。畢有服在位。其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
奉璋峩峩。髦士攸宜。能官人也。於是乎吉士用而太
和應。其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四方爲
則。其又盛。太和洽而嘉瑞應。其詩曰。鳳凰鳴矣。于彼
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嘻。虞
廷勑天。周雅彌性。虞歌喜起。周咏藹藹吉士。虞鳳凰
來儀。周鳳凰雝喈。謂之曰泰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
詎不信乎。及周之衰。用人不令。而政亂。詩人刺之曰。
皇甫卿士。番爲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

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在位非人各援其親黨以相左右而君子遐棄故其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婣婭則無膴仕當是之時小人專優逸以自予而役使不均不恥攘勢闇於推讓故其詩曰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又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小人競相譖愬以毒其正故其詩曰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

女遷君子畏凶矜而叛職離居各顧其後故其詩曰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戎成不退
饑成不遂曾我暬音薛御憯憯日瘁盡任官之道盡而
周道蕩然矣當是之時五霸力征藉王者求賢審官
之道用富強其國桓公之內政曰正月之朝鄉長復
事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
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
之蔽明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
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
謂之蔽賢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

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故國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其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故鄉不越長軌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故民皆自勉於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若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若爲善於家則猶舉選之遺也晉文蒐被廬而謀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悅禮樂而敦詩書禮樂德之則也詩書義之府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則猶疇咨也秦穆公之爲

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孟明之爲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則猶久任也晉悼公蒐綿上以治兵時荀罃卒矣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荀伯游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上趙武請用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使其什吏察其卒乘以從于下軍而晉國太和諸侯遂睦則猶讓官也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能違也晉

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奢也夫一人刑奢百世休和可
不務乎世之治也君子與能以讓其下小人厚力以
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繇不爭也謂之
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
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繇爭奢也謂之
昏德國家之敗恒必繇之比于戰國得士國重失士
國輕惟審官之爲急或取於仇讎或登諸徒隸或舉
之牧豎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抑猶立
賢無方之遺焉至秦而芟用其民虜用其士坑焚之
禍慘督責之法用自丞相功臣未有功名始終者也

卒皆以誅亡博士備員弗用羣臣畏罪持祿懾慴讒
欺以取容其身故壅蔽自傷而秦亡當是時天下賢
士藏伏逃匿憚於自見漢興高祖乃下詔言蓋聞王
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盛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
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
也士奚繇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既與我定天
下爲一家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
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
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
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

府署行義年有而弗告覺免年老癃病勿遣蓋上始
下交惠帝二年詔舉孝弟力田者復其身文二年以
日食詔二三執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匡朕之
不逮者十二年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
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
萬家之縣云亡應令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遣謁者
勞賜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
上率百石者三匹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
良能直言極諫者親策之蓋求賢之路始廣當是時
天子恭仁禮祖郎從官上書者未嘗不止輦受其言

言未嘗不稱善也太子家令錯上書言兵事上手書
報之不名曰皇帝敬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
聞之狂夫之言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
者不明以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當是時疎節濶目視成周舉察已遠然貴廉潔賤貪
汚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不得推擇爲吏而簡易
弘恕下賢之至意怛然故漢官特循自晁錯議貴粟
詔民入粟邊以差次拜爵景後二年下詔言士不患
其不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不患
其不富患其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筭十

乃得官廉士筭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其令訾筭四得官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焉服虔曰訾萬錢筭百二十七師古曰訾與貲同武帝即位舉賢良廣川董仲舒對策言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而恩澤不流今吏既無以教訓於下而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絶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混淆請令諸侯列卿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

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又言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上亡以持一統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於是詔天下舉賢良方正諸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者罷勿用郡國縣官吏民有開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與計偕元朔元年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宗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

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率繇斯道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必有我師今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烝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夫附

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懲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已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諸皆自仲舒白發之。而仲舒又言。古所謂功以任官。稱職爲差。非積日累久之謂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爲輔佐。今則

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於是天子延文學儒生待詔至數百人。或召見進用。或補博士弟子。而公孫弘數月以春秋起徒步至宰相封侯。當是時州郡自別駕長史而下。皆刺史太守得辟除調用課第之。而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上丞相御史雜考郡國之計以聞。六條、一、二千石縱阿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衆暴寡、二、二千石不奉詔遵制背公嚮私漁百姓聚斂爲姦、三、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遷喜怒爲刑賞爲百姓疾苦、山崩石裂、妖僞訛言、四、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六、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其郡縣守相高第者。擢二千石。二千

否有治行者。擇九卿。九卿稱職者。爲御史大夫。然帝內多欲。有侈心。絀仲舒不用而用弘。它舉用皆浮華。又性嚴峻。誅罰深必。士罕能自全。汲黯面質帝言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殺之。以有限之士。供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材行且盡。陛下亦誰與共爲治矣。帝笑曰。有材不肯盡用。與無材同。不殺何施。元封中。帝以文武名臣畧盡。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覂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如淳曰、跅音拓、弛、廢也、師古曰、跅落、謂無檢局、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

爲將相及使絕域者而茂才異等之舉始於此。當是時。干戈日滋。財賂衰耗。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後府庫益虛。置武功爵。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軍功。用越等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已入穀。入牛羊。入奴婢。若煮鹽冶鐵者。皆補吏。吏益雜不選。而多賈人。其後用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鬬雞走狗馬弋獵博塞亂齊民。令相引數千人。謫之。曰株送徒。乃其入財者得補郎。而郎選衰。官職耗廢矣。孝昭時。脩文景之政。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而郡國所舉選有行義

者涿郡韓福等五人願弓告歸則人賜帛五十匹而遣至孝宣卽位數詔舉文學孝弟之士又詔郡國博舉吏民厥身脩正通文學明先聖之術宣究其意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又時遣太中大夫循行天下舉用之黃龍初下詔曰舉廉吏欲得其眞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方是時帝勵精於綜核名實重二千石牧守之選自丞相而下各遵職奏事考試功能侍中尚書積功勞有異善厚加賞賜二千石有理效輒璽書勉勵而久任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又詔郡國

歲上繫囚。具掠笞若瘐音雨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已又詔言。上計簿具文。務欺謾以避課。而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非實者按之。使眞僞無相亂。元帝永光初。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又詔列侯舉茂材不稱者。坐削戶。故是時。吏稱民安。天下稱平。哀帝時。大抵吏數易而俗多囂。丞相王嘉上疏言。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立命卿以輔之。葢居是國。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今之郡守。重於古諸

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說。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守。匈奴避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罪劾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不辜。上持不下。令以他故免。得亡命。去數十日。復徵拜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

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辠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眾庶知其易危稍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作亂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莫爲使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言不以故縱爲罪遣使者賜金厚慰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長民良吏有章劾留

中。會赦一觧。尚書希下章爲煩擾其章下證驗無實。
告者多逮治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惟陛
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
材任職者。人情不能無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
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葢先漢重吏治。久任
之如此。世祖中興重吏事官曹之選。制三公府太尉
掌四方兵事之功課。歲終奏殿最而行其賞罰。司徒
掌四方民事之功課。司空掌四方水土事之功課。歲
終奏殿最賞罰亦如之。而三公歲舉茂材廉吏各一
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材四行

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各一人廷尉
大司農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各二人御史司隷
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改前漢常侍曹尚書爲吏曹
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
天臺屬吏曹亦曰選部而尚書令總之尚書之重始
於此所進用以歲月先後爲之次凡郡國守相視事
未滿歲不得察廉以未久不辨知也又詔三公用故
事以四科取士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一學通行脩經
中博士二明達法令能决疑事案章覆問中御史三
剛毅多畧遇事不惑才任三輔四諸皆有孝悌廉公

之行乃辟其刺史二千石察吏孝廉茂才尤異者務
覈實試以職乃舉有不稱幷坐而是時州牧奏二千
石長吏不任職不復下三公三公不復遣掾吏按驗
澄察然後黜如異時朱浮刺以爲陛下以使者爲腹
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尚書之平獨决於百石之
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有罪
者心不厭無咎者被空文非所以經盛衰貽後世也
章帝時郡國貢舉率非次尚閥閱而所徵舉皆特拜
不簡故守職者益懈而吏事寢疏鴻臚韋彪上議曰
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

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孟公綽優於趙魏老而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在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行能爲先不可純用閥閱然其要乃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不賢則貢舉得人矣帝深納之下詔言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

爲本也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僞茂材孝廉歲以百數既非功能而當授之政甚無謂也每尋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已以日食詔公卿舉直言巖穴爲先勿取浮華已復下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猒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

斯亦殆近之矣。勉思舊令。以稱朕意。至和帝。詔舉賢良。亦稱昭巖穴幽隱遺詣公車。將悉聽焉。先是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二十萬幷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和帝以爲不均下公卿議司徒丁鴻司空劉方上議言口率之科官有階品蠻夷雜錯不得爲數自今郡國以口率如先漢制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一人下以差減之安帝詔王官屬黑綬下至郎謁者。有經任博士廉清孝順。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順帝時。尚書雄上疏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於寧人。寧人之務。莫重於用賢。而用賢之道。必存乎考績。是以臯陶陳謨。貴在知人。大漢受命。雖未復古建侯親民之舊。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說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

天下康乂。誠繇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側陋。綜核名實知時所疾苦。刺史守相。輒親引見。喟然嘆曰。民所以安田里而無愁怨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良二千石乎。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成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二百餘載。俗寖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惟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謂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已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眥。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

監司項背相望。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見非不舉
聞惡不察。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
簡者離毀。或因疾引高。苟以求名。而州宰不覆。競共
引召。其捕按亡命者。會赦行賂。亦復洗滌。故使姦猾
枉濫。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在於此。今之
黑綬。古之諸侯也。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豎。
叛命避負。非所以崇德明理也。臣愚以爲守相惠和。
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
其冒法干禁。不式王命者。錮之終身。雖更赦不齒。若
被劾亡不就法者。家徙邊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

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增其秩祿。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如此則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原息。循吏得成其化。率土各寧其所。近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永世。帝感其言。下有司施行。自先漢設賢良方正孝廉茂材諸科。中興後復增淳樸有道仁賢獨行高節。明經質直。清白淳厚能直言之屬。士爭進趨。浸以流競。而郡國舉主率取年少者以充。覬後恩者老宿儒多所擯棄。陽嘉中。詔補子弟增甲乙科。雄又言。禮年四十乃稱強仕。謂力學至此雖立而不反也。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舉。又郡

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寧民宣協風教若其面墻則
無所施用可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
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其有茂材異行自可不
拘年齒它不准科令者罪之奏可尚書胡廣郭虔史
敞駁之曰凡選舉因材非定制可拘六奇之策不出
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終賈揚聲咸在
弱冠豈限年哉今以一人之言畢劃舊章而從之不
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駁異回之則王
言已行不回則行失其便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
其同異詳定厥衷帝竟施雄議郡守坐謬舉免黜者

十餘人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得選臺郎詰之淑對曰詔書有如顏淵子奇可不拘年之條故本郡以臣充雄詰之曰昔顏淵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語塞竟譴卻而張衡尋言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餘歲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以學文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行猶不應科是棄本而取末也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外有可觀內必有闕而尚書令黃瓊亦言雄前議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道頗遺本實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爲四科而贓吏

子孫。不得察舉能雄本勁正有風裁政事貞固在尚
書十餘年。選察清平。舉多得人。而持論頗果。辟不參。
巳爲司隷較尉。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坐贓
敗。而所舉尚書周舉以爲雄負劾之。雄曰。詔書使我
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駁之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
使選貪汙。雄頗怏怏曰。進君適以自罰也。舉曰。昔趙
宣子用韓厥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
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比
以爲君羞。不悟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
過也。大都漢時士。以經學行誼自守高而三公辟士。

以能致賢才自詡諸博學洽聞脩潔之儒致有五府
俱辟四司僉命者州牧於士望先以禮托爲布衣交
已乃辟用其辟除不赴者爲題輿虛坐不更署其重
如此而南陽樊英之倫至壓天子備玄纁玉帛禮聘
之其廬既至天子降寢設壇場　几杖尚書奉引延
問失得如待神明而宏儒遠智貞人潔士激揚風流
者猶皭然隱遯不汚也豈非盛哉故黨錮之禍前踣
後振政濁於上議清於下大權盡去天命且改而姦
雄盜簒之夫猶逡巡卻立而不敢動有以也魏初建
國以毛玠崔琰爲曹椽選用先廉勤而士礪名簡務

尅約已甚。和洽言於魏公操曰。天下大器。非可以一節治也。儉素過中。以處身可矣。以之格物。所失實多。今朝臣有服新衣。乘好車者。輙謂之不廉。至令士大夫汚其衣冠。藏其輿服。有親挈壺飧以入官寺者。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務通人情。爲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撿殊塗。勉而爲之。必至疲瘁。甚乃詭激抑且容僞。非長世弘化之道。操下令禁救。俗爲稍衰。

黄初中。令郡國察孝廉。以德行充。不限試經。司徒歆以爲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試經。恐學業從此廢矣。

其有通經秀異。可特徵用。帝從其言。後尚書諸葛誕。中書郎鄧颺等。結黨友。相謝於名高。有四聰八達之稱。司徒董昭大疾之。濟陰定陶人。爲帝言古之有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僞之人。謂浮言華貌。敗俗而傷化也。今年少不以學問爲本。而專交游爲業。國事不以孝悌淸脩爲首。而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嘆。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己者。則嘆之盈口。不附者。則作爲瑕釁。至乃往來禁奧。交通吏通。探問此法之所不取。而刑之所不赦也。帝曰善。詔郎吏通一經以上。任牧民者。亟登用。其浮華不務本實

者罷之而誕颺等皆免官會詔以侍中盧毓尚書吏
部使自選代者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所自知
無爲舉更舉所未聞舉阮武孫邕詔邕侍中尋詔毓
舉中書郎謂之曰得人與否在盧生必毋取名名如
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致異人而可以
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方乃有時名名非所當疾也
臣愚既不足以得異人但當循名案質徐有以驗其
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法廢而以毀
譽爲進退故眞僞混雜虛實相蒙帝曰善乃詔散騎
常侍劉卲作考課法行之毓選舉先性行而後才言

或間之。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為善。是才不中器。於不才同。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問其次。舉韓暨崔林。後以疾遜位。推王昶王觀王祥。皆時名德焉。其後士習放誕。務進趨而廉耻道缺。晉御史傅玄上書言。昔先王之御天下。教化行於上。清議明於下。所以隆也。近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貴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遂令綱維不攝。放誕盈朝。而天下之清議泯然。陛下龍興。宜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而劉寔子真著論言。古聖王之化天下。所

爲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
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在朝之士讓於草
野之人皆化之而推賢讓能之風行矣推讓之風行
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賢不肖既辨然後從而用之
已仰其成又何加焉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
言不難也自魏代而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
臨見受叙雖辭不能終莫肯讓於勝已者夫推讓之
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
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
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誹一人有先衆之譽

毀必隨之而名不得成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官職有缺主選之吏貽愕而不知所用但案官資而舉之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忌也如此而望所用之得人不亦遠乎且謗毀之生非徒空設也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得不因所聞而察之察之而得其似安得不理其罪知而理之主威令之不行必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罪退者稍多大臣必且有不自固之心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於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之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

平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
益爲虞官益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禮夷讓于夔
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而尚書載之者爲
永世作則也今令叙用之官必有讓能之章乃通其
不能推讓徒謝恩私者皆絕不通則人臣初除各思
推賢能而讓之矣於是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
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
矣夫主選之吏不必任公令一人任公而選三公不
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之爲公也四征缺擇四征所
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

賢於臨缺而令一主者獨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尚書缺。八尚書共選之。必賢於臨缺而令一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亦擇衆郡守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必賢於任一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人情爭則思毁乎勝已。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毁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讃也。世讓則賢智表著。能否立判。就班歸類。不可得而亂也。如此則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此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之道也。時不能用。初魏文帝時。三方鼎立。士播遷無。從覈其行能。尚書陳羣奏立九品官人之法。擇

州郡中。嘗爲臺省郎吏賢有識鑒者爲中正俾各察其州之士行能望實以差次其選而清議頗行然其時。中護軍夏侯玄則以爲中正但當考素行而官長各舉其屬之能否參之兩用相覈而後官才乃可審晉沿其制州置大中正郡國設小中正。掌選舉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行實乃行當是時。公府辟召。郡國薦舉。諸入仕之途不異先代。而中正輒輕移莫之得違陳壽居喪使侍婢丸藥以爲疵議坐以沈廢郗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爲懲勸如是後法寖弊。尚書僕射劉毅以爲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

人物難知。愛憎難防。情偽難明。此三難也。今中正定九品之次。高下任意。取舍繇心。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又以一人之耳目。定州郡之賢才。多者千人。詎能詳識。必將采納浮言。毀譽交亂。一有不審。遂謬廢置。又中正失舉。無賞罰之防。使得縱橫。無所憚顧。而九品所下。不章其罪。所上。不別其善。當官任職。遷附卑品。績用無列。反獲高叙。是為棄功實而崇虛名也。時司徒衛瓘。亦表請復古鄉里舉貢之法。俾以土斷。則人思反本。不濫於華競。時不能用。而中正之法。迄梁陳周隋。循沿之不廢。而益以門望相高。矜魏散騎

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司徒王昶黄
門侍郎杜恕議以爲唐虞雖有三考黜陟之文而考
課之法曾不少見周天官冢宰大計羣吏之治而較
比之例不聞盖世有治人而無治法聖主者固明於
任賢而畧於立法也今奏考功者陳漢周之云爲掇
京房之遺旨以爲盡考課之要則唐虞可無須稷禼
之佐殷周可無貴伊吕之輔而能崇揖讓之風興濟
濟之盛也謂宜粗舉黜陟之體而委達官之長總其
紀綱後河南尹杜預奏書言臣聞古者設官分職弘
六典以詳考課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敷奏

以言疇咨而訪以公其廢置惟重人也及至末代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煩官方愈僞法令滋彰巧飾彌衆今莫若委任達官令各考所屬歳舉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比於六載總按其六歳處優考者超用處劣考者奏免其優多劣少者叙用劣多優少者左遷不足拘以法書元魏之世重州郡中正精選德高鄉國者以克其邊州小郡人物單鮮者附他州併察頗得古鄉里舉察之意後州皆置中正人多庸鄙而選叙淆亂乃罷設獨令在位者五人相保任無保任者奪官而銓

選畢歸之尚書吏尚書獨與兩郎中操其柄欲鏡鑒
實難又羽林入選皆武人恣睢爲不法言者欲銓别
選格排抑之而羣起譟詬幾成大變又官應調者益
衆而員少不足給吏尚書崔亮大患之乃奏爲格制
專以停解日月爲之斷雖行能高終不得越次而擢
庸才下品年月久次者則擢之人莫得施其怨謗而
沈滯久者須其稱譽之以得安其位繼者利其便已
踵行之而年資之格始於此部郎中薛淑言黎元之
命繫於長吏今惟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
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豈謂銓衡哉迨隋命吏部

尚書舉大僚侍郎銓小官海內自一命以上曹椽尉史津官戍吏咸銓於吏部而州郡辟舉之路盡絶鴻臚卿裴子野言官人之難久矣擇言觀行猶懼其弗周況萬品千羣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于一司一人之鑒有限天下之才難源以有限之鑒辨難源之才而欲使國無違授野無滯才何可得也是時吏尚書牛弘職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最號稱職攝尚書盧愷與侍郎薛道衡甄別物類頗不循年資稱清簡而譖愬紛紜愷道衡坐廢盍銓選之弊極於此而後世循用本此矣尚書弘嘗問於劉炫曰周禮官多

而府史少今百倍於往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
歲終考其殿最府史所職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
覆案鍛鍊辛苦至有萬里追證百年舊案者此繁弊
之繇也弘曰善又問方魏齊時令史從容於職今不
遑寧處何也炫對曰往者州惟紀綱郡置守丞縣注
令而已諸僚佐皆官長自辟今吏無大小畢繇吏部
纖介功課皆屬考功此繁賾之繇也省官不如省事
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從容其間何可得乎
弘喟然曰善而繇莫能行先是魏晉而降選士頗以
詩賦梁僕射沈約著論言古者四始六義總而為詩

既行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善懲惡王化基焉故足貴也後作者隨聲逐響競用華葉棄其指歸今自閭里童昏貴游總角以博依爲急務鄙章句爲專魯罔不擯落六藝波流同尚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盡於卉木遠致極於風雲隱而不深巧而非要使季子聆音必貽其疵國鯉也趨室必不敦其未學而欲依以選士不亦難乎治書侍御史李鍔言之尤甚以謂州縣選舉不遵典則雖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猶且擯落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以傲誕

則選舉繇之此繇縣令刺史不崇風教挾私踵弊而然也請下諸司禁敕至隋煬好文詞實始置進士科專詩賦取士不復關行能而貢舉之弊又極此矣唐沿隋制上郡歳貢舉二人下郡一人其才能尤著者無常數繇學館貢者曰生徒繇州縣舉者曰鄉貢皆升於考功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曰秀才曰明經曰進士曰明法曰書曰筭各依所習業舉選以為常有明一史至三史有開元禮有有道舉有童子舉其天子親策舉之曰制舉以待非常之士諸鄉貢懷牒自列於州縣試已取文優者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

歌鹿鳴之詩。與耆艾敘長幼賓興焉。於是疏名列結通保上戶部。戶部集閱而關考功。考功郎試焉。其貢舉非人。若較試不以實者。皆有罰。初秀才科最高。試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後廢而進士科特重。然專之文辭。他制科科名猥多。然無實徒空名。道侔伊呂。才膺管樂。志烈秋霜。文經邦國。辭標文苑。臨難不顧。殉節寧邦。長才廣度。沈迹下僚。樂道安貧。及賢良方正、博學宏辭等。其銓選法亦同前代。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謂之銓。尚書典其一。爲尚書銓。左右侍郎分其二。爲中銓東銓。法以四事擇其良。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正。四曰判。文理優長。以三

觀其異。一曰德行。二曰才用。三曰勞效。德鈞以才。才

鈞以勞。六品以上不試。六品而下。集而試。觀其書判。

試而銓。察其身言。銓而注。詢其便利。乃注官。注已。上

僕射。上中書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

中審之。乃以聞。主者奉旨行。謂之奏受。流品及流外

則判補。給以符。謂之告身。其嗣王郡王親王諸子職

事官正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若上

州刺史在京師者。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守五品

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勅授。皆天子宰相商可否而

後授。六品以下吏銓注受職旨。獨報聞。不可否。爲旨

授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資官凡大選終季冬之
月定九品流格補萬方闕官而銓總章中裴行儉以
選人益多與員外郎張仁禕定張名姓履歷榜引銓
注之法又定州縣差次官資高下揭之俾人曉然於
法遂爲制而唐考課之法特詳凡應考官皆具錄丁
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官對衆讀差以九等各
於所屬司較定上之考功考功受其覈而當其善惡
功過之考外官附朝集使以聽覈別勑京朝官望高
者一人較京官一人較外官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一
人監焉流內官敘以四善一德義有聞二淸愼明著

三公平可稱四恪勤匪懈自近侍至於鎭防有二十七最最各效其官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爲近侍之最銓衡人物擢進才良爲選司之最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爲考較之最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爲禮官之最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爲樂官之最決斷不滯予奪合理爲判事之最部統有方警守無懈爲宿衛之最兵士調習戎伍克備爲督領之最推鞫得情處當平允爲法官之最讎校精詳明於刊定爲校正之最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爲宣納之最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爲學官之最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爲軍將之最禮義德行肅清所部爲政教之最詳雅典正詞理兼舉爲文史之最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爲糾正之最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爲勾檢之最職事脩理供承強濟爲監掌之最功課皆克工匠無怨爲役吏之最時耕耨課收穫爲農官之最謹蓋藏明出納爲倉庫之最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爲歷官之最占候醫卜效驗多著爲方術之最市廛不擾姦濫不行爲市官之最牧養肥碩蕃息滋多爲牧官之最邊境肅清城隍脩理爲鎭防之最一最四善爲上

上一最三善爲上中一最二善爲上下無最一善爲
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爲中下愛憎任情處當乖
理爲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爲下中居官諂詐貪
濁有狀爲下下凡九等以最續善而主本於善其州
縣官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以差次進考若撫養乖
方戶口減損者凖差次降罰課農田豐殖若不勸課
者亦如之諸定考畢集尚書省唱第然後奏貞觀中
天子念取人獨言辭刀筆而不詳才行無爲也凡授
職而後澄汰則後事欲更法吏尚書如晦曰昔兩漢
取人本鄉行以故能得士今選集動踰數千人選曹

較階品之不給何論才行帝慨然欲倣漢法令本州
辟召會議行封建不果而寢已帝欲聽選人得自舉
魏徵曰知人則哲自知者明知人信難矣自知亦豈
易乎且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可聽也當是時天子
知人善任官冀州所舉士張昌齡王公瑾少俊有才
聲考功郎王師旦罷黜之舉朝爲譁駭帝召問師旦
對曰二生才誠華然文體浮豔終不成令器擢之後
進生倣效傷陛下雅道帝曰善盧承慶以考功典選
較百官考有漕舟溺者承慶署典漕失陷考中下其
人無愠色承慶異之更署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

色喜承慶大嘉之署曰寵辱不驚考中上時銓司效職類如此先是隋世選人皆以十一月集至春罷患期促不得盡研諦也尚書劉林甫奏請四時聽選隨闕注擬官無滯人而四時注選始於此顯慶中選人集益衆而彌濫歲入流多至千四百人而胥徒伎術諸雜色人畢注官明經學通時務入選者獨三之一黃門侍郎劉祥道林父子也上疏言官人非材繇用人之源濫濫源所起則入流失簡而然也今雜色人胥年勞者满曹司試判訖不復簡善惡畢注官其服膺先王之道者奏第乃始選稽古之業雖信難成斗

傳之林誠易爲力而於選取之道則混貿矣今莫若令雜色應入流者試判訖分其行署等而私犯著者居下第公犯下下雖經赦降亦行量配未赦降者放還庶入流不濫且令胥徒知有銓擇漸自飭勵於法而明經進士注選當令居雜色人三之二以示優文言儒者教化之本道藝之宗今庠序徧於四海儒生溢於三學而風俗日替則奬進之道未弘也宜搜訪奬延六品以下及山谷之士以弘儒風下百官集議竟不行吏侍郎魏玄同疏以爲昔周之選舉分任羣司太宰內史掌爵祿廢置而司馬亦與賢詔事公聽

觀如此。穆王命伯冏愼簡乃僚。則文官正自擇下吏之明驗也。漢世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制諸侯得自置其國吏。四百石而下。郡椽吏督郵從事。悉任太守。魏晉而降。始畢歸吏部。以刀筆量才。以簿書察行。而法與世弊矣。夫尺丈之量。不能度非所及。鍾庾之器。無以容非所受。况天下之大。士類之衆。而委之數人。使百行折於一面。九能斷以數言。即平如懸衡。明如水鏡。然且有所極。况司斯柄者。間非其人。爲人擇官。爲官擇利。考選繫乎親疎。措注觀之勢要。於爲弊豈有量哉。今貴游子弟。少不務學。技能本疎。徒

以門資恒處優望宜以簡練爲急時不能用武后稱
制廣爵祿以苟悅人心選集者畢注官官不足置試
官處之故其時有載車斗量之謡韋庶人擅命復置
員外官二千餘人除官不繇宰司但中宮特勑斜封
下輒拜而綱紀大紊玄宗定内亂睿宗立始罷斜封
墨勑官開元初罷員外簡較官而尤重於任官巳患
吏部多私分吏選爲十銓以它部尚書若它官十人
主之試判畢召稱制臨決左庶子吳兢曰易稱君子
思不出位言上下各止其所不侵官也今尚書分掌
銓選吏部尚書侍郎壹不得參其事而陛下又自臨

決之是以大唐萬乘之主而下行吏事非居上臨人
推誠率物之道也帝悟乃以三銓歸有司拾遺張九
齡爲上言天道雖遠其應甚邇乖政之氣溢爲水旱
今六合元元懸命於縣令宅生于刺史則刺史縣令
陛下所與共天治親民者也苟非其人水旱繇之今
京輔雄望之郡刺史猶曰少擇若江淮隴蜀三河大
府之外類多非人其繇京官出者皆身坐疵負政無
善狀或附會以忝高位而勢衰形露以不稱左遷刺
史已然況縣令乎夫吽庶國家之本務務本之職而
輕之承弊之民而擾之而聖化此銷鬱矣今州刺史

古之郡守也。古郡守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欲內外均勞。謂宜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聲。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不使十年在外。則天下從可治也。且今天下不治于上古。而事倍于往初。吏部條章。舉贏千百。巧猾胥徒。因緣爲姦。夫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于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劒中流。刻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謂其能爲官擇人。因賢授任也。今膠以格條。擬資注職。士人有平配之。諸官曹無得賢之實。誠令刺史縣令。精覈其人。管內當舉

選者。精考才行然後送臺吏部擇焉。以所用衆寡爲
州縣殿最。則州縣愼擧。多可官之才。吏部因成無庸
人之擾矣。今歲入選者萬計。京師米物爲耗。冒濫甚
於此。而方以一詩一判定其去留。豈不逺哉。且用人
宜第其高下。賢否不淆。高下有次。則祿位不可以妄
干。而天下之士。必爭務刻意脩職。而刑政自清。此興
衰之大端也。相懷愼亦言。孔稱爲邦百年。勝殘去殺。
又稱苟有用我。三年有成。故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言治積久而後功效始可課也。今州縣官佐。下車布
政。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已遷轉。人知吏之不

久則不憚其吏吏知遷代不遠則不盡其能苟且腊

韋傾耳企踵以冀速化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

哉帝從之加意守令之選詔採訪使觀察風俗課在

位善績三年一奏以爲常新除縣令親臨問試理人

策其高第者以不次擢季年吏部尚書裴光庭倣崔

亮限年法爲資格以罷官若干爲選官準資高者選

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無得踰越非奉譴

謫皆有升無降諸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材

俊之士咸用怨歎丞相璟爭之不能得光庭死中書

令蕭嵩以爲言詔申敕而有司奉式循資苟幸寡怨

無奉制書者。時洋州刺史趙匡言漢代用人府寺郡國得自辟所屬士脩於家而辟置隨之故人務名簡風俗用脩今舉進因隋氏之制主司褒貶獨在詩賦務求巧麗溺於所習迷謬原本欲以啓導性靈奬成風俗豈不難哉又人之心智有涯九流七畧書籍無筭主司徵問不立程限故士務鈔畧以祈偶中業之無成固在於此夫疏以釋經經之筌蹄今明經問義復誦註疏竭精華於不急之業而當代典法無不面墻臨人決事取辦胥吏是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也又舉人收用者少而諸色出身入仕者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使服勤道業之士不及胥吏故效官多汚下之流脩業抱後時之嘆崇本抑末啓倖塞明爭第既難因用奔競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訾同類用以相先業本儒雅行實險薄非受性臣然流激使之然也又歲一舉選秋初就道秋末得歸休息未幾而嗣秋復至學業不得脩習而資糧罄竭舟車之費勞頓無已至有終死不得一薦者豈不痛哉。會考功員外郎不稱爲士所詆訶。詔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試。禮部選士

自此始天寶中帝欲盡官林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
上咸詣京師策之相李林甫專恣患草野士倨侮得
斥言其姦請令尚書省先試無一人及第者而林甫
以野無遺賢表賀時中丞倚得幸上吏侍郎宋遥苗
晉卿欲附之主選事以倚子奭為舉首羣議沸騰帝
聞召面試奭手試卷終日不成一字遂晉卿坐貶官
其後有司鈎較爭苛切為功水炭脂炬饗飧皆士人
自將羅棘遮截始唱名入列坐廡下士益浮賤禮部
侍郎楊綰患之上貢舉議曰國家選士必籍俊良取
其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有德動不違仁體忠信

之資履恭慎之操藏器待用虛心下人以能率已從政化民鎮俗也自叔世澆詐茲道寖微爭尚文詞互相矜衒馬卿不偶於任用趙壹取擯於鄉閭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餘也近隋煬始制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高祖時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浸以成俗幼而就學止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過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弘虛聲六經二史皆同掛壁況徵以孔門之道責之君子之儒豈有當哉祖習既深奔競爲務投刺干謁馳騖於要津露才揚己喧騰於謗讟古之賢良方

正胡寧有此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
子欲其返樸淳懷禮讓守忠信謹廉隅胡可得也愚
以爲古先哲王皆側席求賢今之取人令將牒自舉
非經國理俗之道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舉其有
孝弟忠信禮義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
爲名薦之州州刺史禮待之試其所通之經學通者
上第上之省皆毋得輒自陳牒其所習經周易毛詩
儀禮周禮禮記左氏公穀任科一經務取深義奥旨
通諸家之學者至京遣諸司官有儒學者主試毋經
問義十條已對策策三問問古今治體及時務所施

行者全通爲上第付吏部授官經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諸明經帖括非古制請與進士科並停其國子舉人准此乃有行業不著所縣妄相推薦請量加黜貶冀人歸實學士識大猷浮競自消淳麗自勸下有司議而左丞賈至議以爲自晉而後衣冠遷徙人多僑寓於所在占籍必舉之鄉不足以盡才請增國子博士員十道及諸大州各設學致生徒其保桑梓者鄉里舉之在流寓者庠序推焉然終已不行肅代兵興天下多故舉選濫而銓弊禮部員外郎沈既濟上書言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敘者三

稱曰德曰才曰勞而已今選曹之法乃在書判言辭之間夫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就令執此無失猶乖得人況耳目聰明又有所不及乎此其弊在法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於魏齊多踈請托其時議者以爲外濫不若內收於是罷州府之權歸之吏部以矯時懲弊而可矣今吏部之弊極矣不可坐守而刓弊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宰臣進敘吏兵部參議六品而下及參佐之屬聽牧守選之以清其源其辟用非公則吏兵二部得察而劾之小加黜譴

大寘刑辟委任責成孰敢不勉而替名僞命非才薄
行之弊可從汰矣或曰吏部有濫止縣一門州郡之
濫其門滋多均之爲濫曷若杜衆門而歸一門乎答
曰州郡有濫雖多門而易窒吏部有濫即一門不可
革也既已受選於部矣雖才職不稱政亂不理者而
責無所任責刺史則曰命出吏曹不治不敢廢也責
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任不保其往也責令史則
曰按資歷而行不知其他也混貿莫理而黎庶安受
其弊矣若州府辟舉則舉劾之章自在州濫黜刺史
而可革也府濫易牧守而可清也吏部之濫即更十

侍郎無益何者九流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也或
曰當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
易法而求理乎答曰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開元天寶
之盛以慶賞不軼刑威必齊而理之匪繇吏部臻此
也向令此時用辟召之法其理不彌久乎故州郡察
舉在兩漢則治在魏齊則亂而魏齊之亂不勝于兩
漢之治也吏部選集在神龍則紊在開元則理而開
元之理不勝於神龍之亂也議事以制當徵其本末
計其遐邇豈以時得時失而從定之哉時不能用旣濟

又議近代之制爵祿其失四其一入仕之門太多管
子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

三孔者國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國大先王知其然故塞人私徑隘其利途使人無游事而一其業也近代以來詠利所出數十百孔故人多岐心疏瀉漏失而不可轄也夫入仕者多則農工益少農工少則物不足物不足則國貧其二言脈胃之家太優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雖儲貳之尊與下士齒故漢王良以大司徒免歸蘭陵光武巡幸始復其徭役丞相之子不得蠲戶課而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蔭子孫重承恩獎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其三言祿利之資太厚先王制士所以理物也置祿所以代耕也農工商有經營作役之勞而士有勤人致理之憂雖風猷道義士人爲貴其苦樂利害與農工商等不甚相遠也後代之士乃撞鐘鼓樹臺榭以極其歡而農工鞭臀背役筋力以奉其養得仕者如昇仙不仕者如沈泉歡娛憂苦若天地之相遠也夫上之奉養也厚則下之徵斂也重養厚則上觀其欲斂重則下無其聊故非類之人或沒死以趣上構姦以入官非唯求利亦以避害也其四言督刺之令太薄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昔李

纔歸然第秉一勞結一課獲人選叙則循資授之官隨列拜揖藏俸積祿四周而罷因緣浸漁抑復有焉其罷之日必妻孥華楚僕馬肥腯而偃仰乎士林之間及限又選終而復始非爲巨害至死不黜故里語謂人之爲官若死然未有不了而闘還者爲官如此其易享祿如此其厚上法如此其寬下斂如此其重則人孰不違其害以就其利者乎今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使不才之人雖虛設座位置印綬于旁揖讓而進授之不敢受寬其征徭安其田里使農商百工各樂其業雖以官誘之而莫肯易如此則規求之志不禁而息多士之門不爲而閉君上不急其令下不寬其徭而欲以法術遠列禁人奸冒此猶坯土以壅橫流也又言開元天寶中家給人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遠近熙晏人無所展其能生育長養至于老死惟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而已故父教其子兄敎其弟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欲五尺童子耻不言文於是進士爲士林華選故忠賢儁彥韞才毓行者畢出於是而姦桀無良者亦附焉故是非相陵毀譽相傾或扇結黨與私爲盟歃

以取聲稱、或鈎摭隱匿、播爲篇詠、以適相訾抑、風俗之弊、固在於此、貞元末陸宣公贄秉政白請令臺省長官得自舉所屬署名奏後考不稱坐舉者而讒者以諸司所舉多親故招賄賂尼之帝以語贄贄對曰臣聞尊者綂要卑者舉詳故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此治人之大理綜擇之要也臣前白奏宣行亦近爾諸司所舉纔數十人資望旣優行能未忝而議者遠以騰口臣請令言者得指陳所犯之狀而詳覈之令實謬舉當必行其罰儻其誣舍亦反受其辜然後憲典明而邪慝者不得作臣待罪宰相政柄攸歸銓擇自予豈不誠願然

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士展轉諮訪然後得知則是變公舉爲私薦其於情故必復滋多且今日之宰相卽前日之臺省長官今臺省長官卽異時之宰相也豈有爲臺省之時不能舉一二之屬吏居宰相之位則能擇千百之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滋甚語具贄謨中帝嘉納然竟追前詔不行時德宗意疑多忌不委任臣下官小大多自選一經譴責輒終身不收又好以辨給取人於是贄具論官人之道廣上意其畧曰昔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爲賦魚藻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斲惟塗丹雘禮著造士易尚

養賢益以人皆含靈惟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汚泥疏濬則川沼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儁乂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方夫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故知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廷乏人其患有七夫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用財主吏在序進賢能用財在乎頒秩俸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

易其理甚明故與奪人主之利權名位天下之公器
不可以公器徇喜意不可以利權徇忿心不以寡妨
衆不以人廢官頃者任官頗異於是宰相承恩則援
引濫而必進宰相見郤則擬議當而罕俞是羣才仕
進之窮通繫輔臣恩遇之厚薄此謂不澄源而防流
其患一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
蓋徇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必
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莊士以愛才爲心嬖人
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阻之則似公近
黨則不辨而遠疑似公則不覆而縣信是以大道每

察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繇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其患二也。頃者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官闕須補。或緣將命擇才。宰司愼揀上聞。必極當時之選。而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再至三。所得益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謀。或權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所謂求精太過。其患二也。臣聞燿乘之珠。不能無纇。連城之璧。不免微瑕。仲尼至聖。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爲言。顏子殆庶。尚稱不遠復無祗悔

爲寔自賢人而降孰能自免於過咎也哉珠玉不以
瑕纇而不珎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齊桓不以射鉤
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
能復三敗之辱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之
過終身不忘而已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旣
切記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天下
人士獲登朝班脩身勵行聚學樹官非數十年勢不
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世不復
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衰所謂嫉惡太甚其
患四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故吶吶寡言者未

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旨者未必悖。承順愜意者未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僞妄不行。貞實在位。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偷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無謬誤。所謂程式乖方。其患五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必有所睽。是以巧梓順輪桷之用。而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而駑驥無失性。物既若

此人亦宜然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宜
其能及夫合以成功亦與全材無異故尚書序堯舜
之矣自禹稷益而下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
職以能平土播穀敷教明刑禮樂與和蠻夷率服鳥
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繇舉任得人鑒擇惟審不求責
於方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内是以事極其理人
盡其材君垂拱而仰成臣協恭而濟美功焯當代名
施無窮及其非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
人不繇其誠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
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

力之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才之不能。是以職無成功。人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其患六也。夫覈才取吏。約之三術。拔擢以旌異能。黜罷以糾失職。序進以謹官常而已。故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之定限。以能殊才不滯。庶品有倫。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暫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以循默者既無聞而不進。著効者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別。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吏之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

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有卒其惟聖人始

也砥礪之心必切久也因循之意漸萌加以盈無不

虧張無不弛蒞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為姦吏所持或

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故聖人愛才慮事

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

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

有業而事有終也諸經慮深悉矣元和中天子重相

重諫省而留意於任官敕禮部舉人為官司決罰若

曾任州縣小吏卽有辭藝長吏無得舉送違者罷免

李吉甫為上言自天寶來中原宿兵八十餘萬商賈

僧道雜色役不服田畝者。又什之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待衣食之輩也。况今斂財日寡。而授祿滋多。設官有限。而入流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品安得而不繁。乎漢祠大郡不過五六十。今天下列郡三百。縣千有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而制輕。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一品月俸三千餘。職田祿米不過千石。一品以下給俸料者計不下萬員。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曆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願下有司詳定州縣可

併者併之入仕之途可停者停之而詳俸給之數則
祿寡易共官寡易治稍減冗食以寬疲甿於是詔段
平仲韋貫之等詳定省冗官八百諸色流外千有四
百員自唐踵隋制以詩賦試士士專於浮文開元中
敕進士以聲韻爲學昧古今而明經專帖誦陋弊自
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進士試大經十
帖晩益浮薄文宗患之而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抑惡
進士屢請罷其科帝曰敦薄淳澆諸科中類有之何
必進士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念何可遽廢詔禮部
歲登第名額無其人不必充武宗時立舉格定國監

及諸道所送士名額各有差而相德裕於進士科稍
敍其恩禮帝以爲言德裕對曰臣未嘗登第不當以
進士爲非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黽勉隨計
登第自是家不蓄文選蓋薄其不根。進士舒元輿奏
書言聖朝備三
代之教而貢士一門闕然不脩竊以爲有司過矣臣
爲童子時讀禮經鄉舉里選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
心竊信之謂強學待問可也比臣年二十三學文成
爲州縣察舉得備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
始見貢院懸板立束縛簡約之法曰勘磨狀與吏胥
等倫臣幸狀書不被駮放得引至尚書試試之日見
八百人盡手携脂燭水炭洎朝晡餐器或荷于提爲
吏胥縱慢呼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
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
如此其慢易者也臣見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司
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之言及覩今之甲
賦律詩皆偷折經誥侮聖人之言乃知非聖人之徒

君圖不輕矣凡將爲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也而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比僕隸巳下非所以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以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肯汚辱爲陛下用矣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以篋篚皮幣承之貢賢才俊乂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珠玉也賢才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禮部格下天下言察士當訪行實無煩邪然後貢不如格罪舉主臣初見心賀以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及格下而法設無藝朋黨華然翕突則又惡用格爲哉又於今格中程人數歲多者不出三十少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今日月出沒皆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爲不少矣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而來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爲求賢恥遺賢恥有司以僕隸視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謬收其半用充人數

是爲取才耶，取合格耶，向之數事，臣久爲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委於地也。陛下詔有司挾三代故事，明脩格文，使入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者罪之，此謂澄源，源既清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藝試之之時，免自擔荷，齋廡之下，特設茵褥，陳爐火脂燭，設朝餔飯饌，則人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塗湧，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繇正以成者，爲士正則公卿正，公卿正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繇邪以成者，爲士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而天下可治，亦未之有也。陛下無以臣職在貢士中疑臣自爲，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今日貢士之體，事便辟巧佞，馳騖闒鍵，不足爲難，不得則納屨而去，蹤跡梟繇，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在而無梟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有焉。而是時杜岐公佑原本弊始著論言，昔之論選舉者，或云官繁人困，要在省吏，或云等級猥多，患於速進，或云守宰之職，所擇殊輕，或

言所謂取人不如求行是皆能知其失而莫能究其

所以失也。蓋昔秦法唯耕與戰始得入官。漢有賢良

方正孝悌力田之科。而常歲郡國以丁口率二十萬

而貢一人。約當時推薦。天下僅以百數。則考精擇審

固其勢也。我唐開元天寶歲貢舉輒數千人。而門資

武功伎藝胥吏雜流入仕者。又不可勝記。比於漢代。

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等級。猥立選限以抑之乎。

秦氏列郡四十。兩漢列國百餘。太守入爲公卿。郎官

出宰縣邑。皆得便宜從事。濶畧苛文。惟責成效。寄委

既重。酬奬亦榮。今之郡符三百五十。州縣遞降倍復

八九而職司利病不得自專八使十連動相覂覆地卑體薄勢下任輕誠徒勞而難功冀超擢以速化常情進趣共慕榮達又何暇淹留著績爲乎後魏崔亮爲吏部尚書人無賢愚以停解日月爲斷魏之失才實從亮始隋文盜有天下不欲權分州郡內外一命畢歸吏部使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夫以萬里封域九流叢湊而掄才授職一仰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故尊賢之道先於文華辨論之方止於書判雖然猥雜銓綜無紀故閱經號爲到愛數詞同乎射覆置循資之格立數選之制歷[illegible]

示其定限平酌經其踰涯不澄其淵谷濟其材求其
無失不亦難乎夫爲國之本資乎人吘人之利害繫
乎官政欲求治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
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人重土著而各反於
本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安黎庶矣宋承
五季之亂文教蕩然人不知問學不願仕宦爲吏太
祖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若經學優深有師法詳閑
吏理達教化凡三科不限資見任官及草澤並得充
而郡縣無應令者已又許士得詣闕自薦而應三科
舉者歲惟止二人對制策又不稱覸疏賜酒饌勞遣

之於是詔諸州察孝弟力田奇才異行若文武材幹可任使者具送闕凡七百四人召試無可采自陳習武韜帝怒曰是宜隸兵皆號呼求免乃得謝罷去詔劾所部官不審舉濫冒罪之蓋一時風氣椎樸至於此於是始復重科舉科制大都因唐而進士科亦特重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諸科皆秋取解頴春集禮部考及第者牓名尚書省凡士應舉始集令什伍相保毋得有大逆人緦麻而上親及諸不孝不悌若工商異類僧道歸俗之倫意以坊始進凡就試奸私發覺者立黜加貢舉官將赴院臺閣近臣毋得有薦引既徹棘及第人毋得請知舉官稱門生爲阿私已又定諸州貢舉條法及殿最之式而川蜀道所貢士令係次主逞讀食以示優開寶初

擢進士及第者七人而學士陶穀子邴在選中帝曰聞
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命中書覆試且下詔言造
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繼自今關食
祿之家得舉者悉以聞中書覆試其後翰林學士李昉
知貢舉而入第人武濟川者入對陋召問語失次帝
怪問已知爲昉鄉人也黜之而親覆試諸進士絲場
下第者數十人賜及第昉坐絀益進士廷試始於此
其入選法有貢舉有奏蔭有攝署有流外有從軍凡
五等而其選人注官自京府留守節度觀察判官下
至令錄簿尉凡七等進士入望州判司次畿縣簿尉九經入緊州望縣五經三禮通

禮三傳三史明法入上州緊縣學究有出身人入中州上縣太廟齋郎入下州中縣郊社齋郎試銜無出身人入下州中下縣諸司入流人入下州下縣凡非科第及特旨者年二十五方注官內外官

不署本職以差遣爲資歷文臣少卿監而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而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三班院主之其後分典選爲四曹文選爲審官東院流內銓武選爲審官西院爲三班院而中書有堂選郡縣有奏舉不皆隸於有司內外小職猶聽長吏奏辟而頗重舉官是時天子懲方鎮擅官之弊藩郡闕輒遣京朝官權知置通判諸州各一人詔於幕職及州縣官任職者舉充又詔翰林

學士竇儼等四十二人舉才堪通判者各一人已又
詔諸州官負闕毋得以攝官涖事以闕上有司選注
是時令選人到京者即赴集不必限四時及成次甲
乃選又給限南曹八日銓司旬有五日門下省七日
自磨勘注擬及點較謝辭毋得踰一月其別論課
績或負過名須考驗行如法後復四時選如故已
帝念銓衡憑資歷而英才沉困也詔吏曹署人才可
副升擢者從中書引驗拔擢之已又念嶺表民久困
於苛政思惠養令吏部銓自荊襄以南州縣選見任
見力壯有幹理者判嶺南諸州得携家之官其後命
參政盧多遜正選法違複補闕漏定經式而銓綜益
有叙矣先是常參官沿五代舊制各以曹務閑劇爲

月限歲滿敘遷無以綜名實乃詔審官院課中外職事官通磨勘非勞績不遷秩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乃得遷其七階選人第資歷無過犯有年勞爲循資遷又詔言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何以責廉令諸州縣以戶口爲率減其員俸月增給五千已詔縣令佐有能招攜勸課致蕃庶滑利課者減一選進階時教坊使衛德仁援同光故事求領郡帝曰伶人爲刺史自莊宗失政奈何效之擬上州司馬曰亦不可州上佐資望甚優乃士流所處奈何乎授之彼伶人第當於樂部中遷轉耳蓋眞有名

粹如此太宗時天下稍益習文事而天子好文欲大
興文治振滯淹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制科非
敢望拔十得五但得一二焉可矣又謂侍臣曰朕親
試多士殆忘饑渴每召見臨問觀其才拔用庶野無
遺賢先是太祖幸洛陽洛人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
十事中四說稱旨見召問而齊賢執所陳皆善中陳
取太原復幽薊帝陽諱言之齊賢不解也因忤意罷
去及還都謂帝曰我幸西都得一士曰張齊賢宰相
才也我不欲官之以遺汝爲異日輔矣及帝即位首
設科齊賢在試中顧不得第命覆試於是并呂蒙正

以下。並賜及第。賜宴袍笏。賜詩。賜禮記儒行篇。命各以優等授官。而進士恩禮之重始於此。其後每舉多覆試。而閱貢籍十舉以上。百有六人。哀其困頓久終退棄老死。以特恩賜出身。曰特奏名。考較許而推恩廣。於是文學士烝烝嚮於用。然制亦少濫溢。士習因稍靡。遂浸淫於文焉。太平興國初。試士首以訓練將命賦、主聖臣賢命詩題、示參用文武之意。初試得呂蒙正以下百有九人。覆試諸科得二百人。皆賜第。又拔貢籍得十舉以上、至十五舉百八十餘人。並賜出身。九經三傳七人不中格。憐其老。亦賜同出身。凡五百人皆賜袍笏錫宴。帝自爲詩一章賜之。甲乙第進士及九經皆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餘亦優等授官。八年。進士諸科始試律義十道。進士免帖經、明年、惟諸科試律。進士復帖經、進士

累日、宰相屢請歸有司、乃命官、淳化三年、諸道貢士
凡萬七千餘人、先是有擊登聞鼓、訴較試不公者、故
知貢舉蘇易簡命糊名、詔刻禮記儒行篇賜進士、咸
平三年、親試陳堯咨等百四十人、特奏名九百餘人、
有晉天福中預貢者、又賜河北進士諸科、三百五十
人及第、其下第願試武藝及量才錄用者、又五百餘人、
賜金錢慰遣、景德中、定廷試考第為五等、上二等曰
及第、三等曰出身、四五等曰同進士
出身、餘如舊、八年、始制謄錄院易書、淳化中分置磨
勘司審官院。掌京朝官考課院。掌幕職州縣官發差
遣院。令審官總之。當是時。選注者。往往得引對親扈
又時親臨軒注、選當自書戒諭言勤政愛民奉法除
姦。方可書勞績。而除姦之要。在乎奉法。摹賜之。已念
有司批書印曆多闕畧。一漏失將殿遷降資也。制自

今職事官依州縣給南曹曆子天下知州州通判京朝官釐務於外者給御前印紙令書課上而遣官行郡縣廉官吏不勝任者覺免詔轉運使統領郡國考第所部官爲三等察舉之以政績尤異爲上職務粗理爲中臨事弛慢蒞官無狀爲下舉官不稱者連坐自首者免嘗謂宰相曰日朕欲擇河北一轉運使閱班簿多不詳操履朕何自悉知今後臣僚授任並詳具履歷狀乃引對庶幾朕漸得諳識考觀其行能蓋精愼如此眞宗承先制不改而申舉官自代之法每官闕以見舉多者量授授官者具表讓一人自代方入謝在外者限三月具表附奏

閣文著令自翰林學士以下常參官歲各舉外任京
朝官之班使臣幕職州縣官一人著其治行及所宜
任閤門御史臺歲終會其數如無舉狀卽具奏致罰
而京朝官磨勘必引對乃進秩選人須三任六考有
奏薦功賞乃得遷無功薦有知縣供奉殿直至四十
年不遷者至道中缺官至千七百人仁宗性至仁恕
尤矜惻下吏命銓法選人有私罪放磨勘近臣門謝
後至者與引對放班侍從失儀者毋遽以爲負每銓
注引見率常至旰食中書請如故事引見毋過數人
不許州縣卑秩長吏毋得捃摭細故文致之於法束

鹿尉王得說歷官考多最。而無保任者。特擢爲大理
丞。嘉祐中。下詔言古之治世牧民者多稱職而百姓
安。今求材之路廣。責課之法詳。而吏多失職。則任官
非其道故也。今智能材力任官之吏。雖欲興利除害。
禁奸勸善。非假以歲月。亦無以終厥功。其令本路若
州察清白不擾政迹尤異者。具實保任聞。中書門下。
訪實許再任。慶曆中。宋興六十有餘年矣。天下承平
久。進士額已廣。士日騖於浮文磨勘法用。而銓壅大
臣任子恩彌濫。天子優游寬容。賢不肖並進。而國貴
日不給。范文正公仲淹參大政。條上言堯舜之明。建

官惟百然且九載一考稽幽明爲黜陟誠愼之也祖
宗朝百官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以不次擢其
居職無卓然理効者卽老其職不遷故人自勵以赴
功今文資三年武職五年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輒磨
勘序遷雖其猥鄙而卿監丞郎固可坐而至也此豈
黜幽陟明之意哉在京百司典金穀浩穰者類爲權
勢子弟所據每一員闕爭覬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
私居待次動踰年歲比初到職則已復當磨勘矣縱
無勤効例蒙序遷此則人人因循不自奮之繇也請
自今二府臣僚有大功善加爵命爲特恩自餘不許

非時進秩。其京朝官臺省館閣而下，有高才異能奇
畧嘉謨，爲上著信，及外任以善政聞者，自以特恩改
擢。自餘須在職三年，始與磨勘。任內有公私罪，磨勘
日具請上裁。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文資定
奪以聞。上明條黜陟。古公卿以德任官，士世祿不世官。春
秋譏世卿，不以天官私非人也。祖宗朝任子法，臺省
六品、諸司五品以上，登朝歷兩任滿乃聽，則猶有限
度也。自祥符中，天子以世隆平，嘉與臣下同其大慶。
許大臣任子歲一人，遂沿不改。至有任學士以上官
經二十年，而一家兄弟子孫京官多至二十人。蓋濫

極此矣今百姓貧困給祿俸實難審官院至無闕可
補請自今兩府遇國大慶許任一子餘不得陳乞其
非時賜爲特恩不爲比諸轉運使邊任文臣鈐轄任
三年無闕方聽庶幾古爲官擇人之意上條抑僥倖古鄉
大夫州長閭師之職各教其所治民三年大比則考
其德行道藝而獻其賢者能者今國家以辭賦取士
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
而才識學行之士十無一二則取之非術而教之非
其路也今請立州郡學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教授俾
務於興行明理義使人不溺於華辭又外郡解發不

求履行惟采詞藻加用彌封不見姓字於鄉里舉選
之意蕩然夫士脩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者有之未
有不脩於家而不壞於天子之庭者也今請外郡科
解必履行無玷藝業及等者方許解薦更不彌封試
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方用彌封右條精貢
舉今刺史縣令古之諸侯百姓之舒慘休戚繫焉故
歷代盛時靡不重之今獨累資考以授懦弱者多縱
吏以蠹民強幹者每近名而賊物國本殘矣今請中
書先精選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若大藩知州次委
兩制三司御史臺若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

判名舉堪縣令者以聞必舉主多者乃從中選授縣

剌史縣令不至冒濫右擇官長古養賢以及萬民國初承

五代之亂制祿未有定眞宗皇帝曠然德念復前代

職田之制而增復未均夫百官重內而輕外古患之

矣臣請兩府同計盡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不給

者給之使有退食之休無交謫之患然後可責其廉

隅令安於職業政善民安而英俊樂用將來遷擢得

多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明於治要右均職田下近臣議

於是學士宋祁等上議言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

鄉里則不能以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翫於記

誦。則不足以盡人才誠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學州
縣得察其履行黜其浮薄者不得進。則士習端而好
脩致治之本也。於是詔州縣立學須在學三百日。乃
聽預鄉試。三塲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墨義士通經學願對大義者試十道而
天子方倚毗仲淹所白請皆著令已復寢不行學士
張方平知貢舉。爲上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選
士以文辭者誠以謂其懷道義於中而英華外溢叩
其外而中藏之所蘊可質也。言而不度將何觀焉。邇
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以相勝。朝廷屢下書戒敕
而學者罕能自還。今賦或八百字。論或千餘字。策或

置所聞而安肆胸臆騁駁浮溥用虧雅作非取賢斂

才備治之意。諸習新體澶漫不式者，請申前詔從事。

而士益相習為奇僻，鉤章棘句，浸失渾淪。學士歐陽

脩知貢舉，大患之，痛裁抑，重渾厚之文。請寬期日，試

士。試先策，擇其蕪鄙不通者罷去，留者就試，巳乃定

其去留，庶鈔畧剽襲之弊可盡汰，而司考較者役力

少而易精。然議亦寖澀，其末不復反於本，至以為科

塲之制未盡復古，而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為祖

宗不可易之制，何言之謬也。其後帝御邇英，講周禮

三年大比，州里賓鄉大夫廢興，喟然曰：古選士如此。

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令裁其數而屢舉之則何如下有司議有司言數舉則無滯才人少則易簡察而鮮僞濫又令寒苦藝學者得自進臣等愚所不及請間歲一貢舉如詔書於是進士諸科減解額之半增明經科意寖寖重經術矣已下詔言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科獨罷不設謂俊異何其復制科使兩制官各舉京朝官素孝廉有節行者以充諫官論糾已令上素所藝業於有司較合格乃試重茂異如此。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

升以待布衣之彼舉者時蘇軾轍兄弟應制對策攻
上身及後宮語峰直考官胡宿欲黜之帝曰以直言
策人而以直棄之人其謂朕何命優與轉官退入宮
喜太息曰朕今日為子孫得二宰相焉帝度如此先
是用人主資格而望實高懋者曾不得自振拔也寇
萊公準主吏銓進擢惟其人吏持例簿進準曰誠用
例一胥吏足矣烏用我為蓋主用望實其後呂司徒
夷簡既秉國進用多所私范司諫仲淹進百官圖指
其次第言於帝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
公如此則私凡進退近臣超格者不當全委之宰相

則知不揆內心而苟以法議政是非者皆偏指不參平者也吏部銓格故苦繁與銓者患莫能辯知而吏得因緣爲奸利杜祁公衍判流內銓既視事命諸曹悉各具銓格以白毋有隱明日其得其本末躬平涖吏一不得預而稱平衍始視事選者三人爭一闕以問吏吏受丙賄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注他闕數日吏教丙訟甲有他負不當得因奪之衍悟爲所賣召與乙乙謝得他闕不願也衍不得已與丙既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諳銓法故耳故有是命既具上召吏問盡此乎曰盡矣因精閱其得其本末明日禁諸吏各坐曹治文書禁毋得升堂是時諫官孫沔上書言今賢才之佚於下資格拘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illegible]

吏循資格之人衆也萬事所以祇弊百吏所以廢弛法制所以頹爛潰決而莫救皆資格之病也今小人累日以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才足堪其任以拘於歲月限之矣德不稱其位以累歷資考得之矣故爵不考德職不度能祿不責實宜大蠲弊法簡異能以才功爲先後毋專於資考深久爲斷言痛深如此則知資與望當因其時因其人而推移之於法法固不可專也治平中議者以間歲貢士法不便使士奔走道路無休息而不得游意於學詔三歲一貢舉定天下解額取未行間歲法前四之三爲率明經諸

科毋過貢士之數時舉官限員歲終監司守得舉官者務苟充其數以樹恩即不充人人以爲遺巳而怨故待次者益冗於是始限監司守奏舉之數熈寧中王荊公安石既柄國厭唐詩賦取士之陋欲一之於經術乃上言今人材鮮少以天下之言學術者不一異端紛然莫有承聽此病在朝廷不能一道德以同俗也欲一道德在脩學較欲脩學較在審貢舉而貢舉之法不可以不變今議者言進士科多得士非其科法善也世以科目進士士外此無繇進故其中豈容無忠良正直之賢苟即此而謂科法之已善則恭

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之義理以經世乃閉門
學作詩賦槖日月於空言及其入官於世務了無諳
解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也於是罷明經諸科
而進士科罷詩賦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
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十道次
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增二道中書撰義式頒行
爲經義取士之始視詩賦稍近實主理義而舉士不
於鄉不先於士行士終祿利爲心莫能反於本也初
兩府始入得舉官帝曰薦士不考才而以輔臣故得
進無謂也命罷之已又罷內外舉官歸吏部審官院

選調已又詔川陜福建廣南官迎送勞苦聽轉運司
立格就注免赴選而吏曹言選法遠近迭居而四路
人許連任本路令自便傷偏濫相安石曰選人之分
遠近者所以均勞逸也中州人不願遠適四路人樂
近家就用之卽兩得所欲庸何傷况省吏卒將迎
新諸浮費顧不益耶吏曹又言今蜀人在仕籍者特
衆令自郡守而下皆得就差一郡之官土人太半僚
采吏民皆其鄉里難於徇公易爲合黨請收守令闕
歸之朝而他官量立限兼用其土之人庶可經遠奏
上去不爲改但嚴提刑司互察之科然安石本

奸人佞己而諸新進生喜事者驟登顯要握樞重
宮觀處老成者舊俾不通用捨倒置法詳善終不能
自行也況猶未乎元祐初司馬文正公光既柄國慨
然欲盡官天下之材乃疏言臣惟爲政之要莫先得
人百官稱職則萬事咸理臣蒙甄擢備位謹選百官
乃其職業而知術短淺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哲所
病寰宇至廣俊彥如林或以恬退滯淹或以孤寒遺
逸被褐懷玉豈能周知苟專引知識則嫌於私比難
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理莫若使
在位達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而野無遺賢請

自今設十科以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聽明可備監司科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作科以上有官無官並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得情實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俱舉有官人許廷臣歲於十科中舉三人以克後不如所舉結與同罪其舉章中書省存錄遇本科職任有闕則執政驗實補充而歲舉主徇私保舉之罰益始復舉官已又言取

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經術又當先於
辭采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復先王令典此百世
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其一家私學盡廢前聞
而錮之至於律令乃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
術明理義自於法意冥合制刑于乘何必置明法一
科使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乃立
經義詩賦兩科進士於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內聽
習一經初試經次試賦試詩次論策末試子史時務
凡專經進士須兼習兩經以四場通科其高下復詩賦
又請升朝官歲各薦州郡經明行脩士一人以聞其

預薦者不試州郡禮部試不第准特奏名得廷試出身其登第者得升甲風天下以敦士行不專於文辭後不稱舉者連坐則舉者自不敢妄舉而士居鄉居家立身行已懼玷鈌不敢不謹所謂不言之教不肅之嚴也然詩賦以罷廢初復士喜新艷爭誦習而經學愈濶疏於異時先是制重館閣不輕授舉高第任官及大臣薦舉乃試授名華重後稍失擇右正言劉安世建白言祖宗之待館職至重矣儲之於禁密右地飭厲其名節博之以古今典籍開益其聰明優其禀氣而不責之吏事所以滋長德器育成其輔弼之

其也近歲貢途羅列未軟試而據授之徒開常門非

祖宗之意望明詔執政詳求文學行誼可長育者召

試以充毋濫及非人知貢舉蘇軾孔文仲言臣竊見

前後特奏名命官者幾千人矣皆垂老無他望布列

州縣惟務黷貨未嘗有一人焉思自奮勵有聞於時

者也而殘民敗官至不可勝數議者徒欲以廣恩不

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

祿無用之人一人蒙其利而百姓被其害非臣之所

知也願更加考選取其中有問學者聽除官補文學

長史之闕仍限名額毋使積弊增重皆從之當是時

法紀蕩秩痛一治而紹聖崇寧盡焚燬以快忿而其時達官貴胄多得第上書獻賦頌者又得第最後大閹粱師成寵幸諸隸其家為使臣小吏者畢得第燕濫至甚乃猶以科法通經學古抑史學廢詩賦為造士太方也豈不謬哉當是時銓選法壞盡其特授特轉者皆無事狀可名而羣姦依寵嬖官請求皆有定價不三五年選人有至正郎員外郎者蔡京拔從官不循軌法一言合意即日持橐又優堂吏至中奉大夫或換防禦觀察使任子益濫郊恩奏補選人改官視熙豐不啻倍之後以軍興故民入粟穀皆得補文

武官又優復户役無科輸而民困國弊矣建炎兵興

天子務舉異材。已大難。詔中外有文武材略或淹布衣沉下僚者命侍從監司郡守博舉聞州縣敦遣赴行在又詔有忠信寬博可使絕域。智勇能將萬衆者聽詣登聞簡院自陳又命庶僚各舉內外官及遺逸。才堪輔佐立駿功若可任臺諫州郡者實留意於舉官而高宗為康王時帥河北。見州縣官以三年為任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心為去計而久任之議興焉已薦舉法久益弊孝宗喟嘆言薦舉欲得人。而干請長奔競滋弊也相茂良曰三代良

法。亦不免於弊。今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薦舉無自知。
帝曰雜舉則衆論久而定經中書考察則除授精。亦
遴選之道。於是裁減內外薦舉改官數有差而詔爲
縣令者必爲丞簿爲郡守者必爲通判爲監司者必
嘗爲郡守縣令郎官不歷外任者無得除授爲著令。
時天子留意考課陟黜之法乃非久而弊帝諭輔臣
曰考課欲明臧否而司考者以喜怒行之是滋弊也。
自今當精擇監司而以臺諫舉察如故。善。故夫法聖
王之所不能詳也。始汴宋重舉官連坐之令而蘇學
士軾嘗論言知人之難。自堯舜病之矣。天下之人仕

方求遷異不勉於強善以求舉惟官成而無憂乃始
蕩然方其在州縣時長吏親見其廉勤敏幹之節勢
不能以不舉迨乎十年之後少者已壯壯者已老而
猶執一時之舉使同其罰是責人以其所必不能也
不已過乎且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
郡之屬職司之長各察其所司之屬此其人無幾其
貪廉寬猛能不能不可謂不知也譬之牧牛羊者而
不知其肥瘠亦無為牧人矣今官屬有罪其長不即
以聞事發不過為失察而去官者復不坐夫失察微
罪也職司各察其屬非人所不能而罰之甚輕此何

說也夫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而長其同道贓吏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下者乃卿大夫故樹根固而不可動動之則當坐者常七八人多者十餘人此如盜賊多質良民以求免也為法之弊至於此亦可變矣臣愚以為請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而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矣又言今之議者曰多資考而責以舉官之及格彼將強勉於自力臣以為資考足而舉官之數及格彼又將執文法而取必於我則病也計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而上者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資考之遠近擧

官之衆寡而差次之天子使一二大臣品其才器之優劣而爲之等歲終奏之以詔廢置使其予奪常出於賢不肖之間而不拘於法然後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爭奮厲自淬以求聞於上如必曰人不可必信也吾任法而不任人則夫一定之法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爲姦也又近歲來吏多而闕少率一人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守者又一人是一官常二人爲無事而食也且涖官之日淺而閒居之日長以涖官之所得爲閒居俯仰之資故貪吏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患也司馬公有言自古得人

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澤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占一官終其身而不易今羣臣之才非必諸人之選而使之徧居諸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復遷代如此而望職業之脩功實之成何可得也天下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朝廷以衆言而罰之則恪勤者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衒奇以譁衆養交以買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而人悅安之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

[illegible]刑者靡然爭進矣所以然者失在於國家采名而
不采實誅文而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天下將鶩名以
求功以文行罰天下將巧文以逃罪此用人之患也
終宋代每鄉舉縣令佐察人士有行義者保任之上
州州覆實上本道使已保任而有缺行罪保舉者其
進士科最重而舉首僅以京散秩判州郡甲乙科而
下取試邑丞簿尉令練習民事無緣登華近者則百
代不可易也番陽馬端臨之言曰虞廷載采九德成
周賓興賢能惟尚德也兩漢刺史得專辟舉魏晉中
正甄采行實抑猶得行能之士焉自世之衰以銓曹

署官而所按者資格於是磨勘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權以科目取士而所程者詞章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尚乎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磨勘小吏而專按其資格二者又各爲防閑簡把之法以相伺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焉者矣善乎胡寅之言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人任職莫不善於任非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其任莫不善於轉易無常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今皆蹈之悲夫

明興

高皇帝開天治人惟求賢之爲急下金陵卽令有司舉賢才武略之士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已令有司曰上世帝王創業用武以安天下守成講武以威天下而經綸撫治之寄則屬之文臣茲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應文舉者察言行觀德考經術觀業試書筭觀能策經史時務觀政應武舉者先試韜略次騎射俱求實效毋虛文有司其申勸秀民及智勇之士豫及時勉學以俟舉焉洪武元年下求賢詔曰向干戈擾攘疆宇未一養民致賢之道未講

也獨頼一時輔佐之功匡大業於底定山林巖穴念豈無懐才抱德之賢何隱而不列也豈朕政令靡常國無法守與抑刑辟煩重人懐其居與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與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欲堯舜君民豈固甘汨没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方將與諸儒日講明治道以沃朕心巖穴之士能以賢輔朕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三年下開科　詔曰朕特設科舉起天下抱才懐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相副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品學識命官超衆者顯擢使中外文臣一皆繇科舉而進非科舉者不

與六年 詔科舉取士[illegible][illegible]罷不許令有司察[illegible]

才。先德行次文藝舉用之又 諭吏部曰古之帝王。若商高宗若周文王皆皇皇於版築鼓刀之賢豈其智不足哉以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也鴻鵠之遠舉以六翮蛟龍之騰躍以鱗鬣人君之能致治以賢才爲之輔今山林之士念豈無德行道藝之賢其令有司採舉禮遣赴 京師朕將任用焉十三年吏部奏天下郡縣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餘人十五年奏天下徵經明行脩儒士三千七百餘人又詔天下來朝官舉茂才各一人十七年復科舉法命禮部頒科舉新式行焉是年冬節 詔各布政司府州縣官。

舉秀才人材。必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道藝
著聞州里之人以充。從鄉里保結。命有司驗實。蓋升
薦舉行。十九年。詔郡國舉經明行脩之士。　諭禮部
曰。比有司舉士。置耆年宿德不問。而拔少俊。覬後恩
大詩也。昔周文用呂尚而興。秦穆違蹇叔而敗。伏生
既老。白首傳經。豈可棄以耄老而棄哉。今郡國所舉
士。年六十以上者。置翰林備顧問。六十以下者。於六
部及布政按察司官使之。　諭尚書同曰。吏部名鑑
衡之司。言鑑明衡平。即物之妍媸輕重無遁也。政事
失得在庶官。庶官賢否繫吏部。吏部得人。則政理民

又非人則瘝官曠職。爾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務平[illegible]

瑕瑜。毋苟充位。當是時。

天子寤寐英俊。以開治統。輪旌束帛交馳于四方。初定

金陵。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訪道。祖幹手大學以

進曰。具不出此書。克婺州。置行中書省。召儒士許元

胡翰等。日會食其中。輪二人講經史治道。克處州。以

書幣徵宿儒宋濂劉基章溢葉琛以來。至入見

上喜甚。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命有司創禮賢館處焉。

晚徵者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

長年入見。年皆七十餘。

上喜。命坐。顧問者良久。並命為 文華殿大學

士。恂等固辭。

上曰。卿等年固高。朕不欲煩以政。故授今官以輔導

太子。免早朝。日晏乃後入。不久。且從卿志。庶無負卿

等生平。為鄉里光重。其勿辭。恂等固以辭。乃 賜敕

禮遣之。時孝廉人材。及郡縣學所貢士。若富戶耆民

皆得 見。見稱 旨。即擢不次。而國子生奉

命巡列郡。廉官方吏治。問民所疾苦。還稱 旨。即擢用

為行省參政僉事。知府等官。至有擢僉都御史者。

上嘗幸後苑。見巢鵲雛羣子。惻然嘆曰。誰無母子。羣臣覩

老者聽予告歸養當是時優百官俸　賜百官公服
租復　京官家　賜百官朝服公服冬衣帶馬給丁
憂官俸給尤重慎省府州縣親民官之選毋之任
召見　賜綺帛路費而遣已患雜流用爲民害也　命
國子監擇監生通經術者千人送銓部選州縣官
賜遣有加已作到任須知俾除授者就銓部領憑訖
關須知讀既至官畫一遵守毋具文
上若曰咨爾志人未官既入官厥有受任應副之事厥
知者鮮哉誠沿是綱領熟復以思即諸事立辦脫厭
怠弗觀省即聰敏過人於績用罔成夫五經四書脩

身爲治之道。爾志士業且講習之矣。况此書近易易

知。而爲官要幾具在。尚切磋究之。無怠。首祀神。曰祭

祀　國之大事。以爲民福也。府州縣歲春祈秋報。有

社稷山川風雲雷雨。城隍諸壇壝祠。及境內有功德

於民。在祀典者。若郡邑厲無主後者。至任。日必先索

知諸祀神期日壇場祠廟各幾所。諸門垣祭器什物。

有無完缺。務以時脩飭。副　國家事神誠慎之意。次

恤孤。曰王政先煢獨矜寡。今郡國設有養濟院。重民

隱。恤孤獨也。而有司爲空文。豈稱　朝廷存恤之意。

須索知院內孤貧若干人。歲支米若布匹。點視給散

必親無令失所爲次獄囚曰刑獄民命所繫本衙門

見禁罪囚須究知招擬完者若干見問若干其招擬完者宜詳審决放見問者悉心讞之諸入禁淹速事體輕重事證明白若否咸悉聰明誠慎期乎允折于衷毋致冤抑次田土曰　國家以戶口版籍爲至重須究知所屬軍民匠竈僧道醫儒等籍戶若干官民田地各若干官民田夏秋租稅各若干款分開揭上度支備　國用次　制書曰　國家有　詔旨榜敕諭下者定畫一之令示官民有守也諸隱恤經制咸具析其中州郡官職在究宣以明布諭下須索知有

無存否。務講讀通曉其意。一一施行之。次吏典。曰。椽吏分科接事。視國六曹。能否異而政事之善敗因之。須索知吏典總若干。分曹司吏典吏各若干。所該司典。令常居曹理法。而時驗能否勤怠爲勸懲。夫分曹承管。則事體練習。知首尾易辦。遷調數。則情弊萌生。那移滋多。其以事故接管者不限。諸監司公文下者照行事件。須究知各曹已未結者若干。未結者分事體急緩輕重先後。未施行者施行。毋稽遲沉匿。次印信。衙門除本衙門外。須索知所屬有印章衙門凡幾處。知所分守。及所理庶務。次倉庫。曰。本衙門所有倉

庫儲積須索知見收官民糧若干支起運若干有
若干。其庫收具分豁如目以稽察支用毋致乾沒境
內倉儲場所稅課亦如之次會計曰國家輕費重事
必量入為出歲徵收漕運若折收各該若干及每歲
官吏師生俸給軍月糧具索知如目而境內出產各
色課程歲收亦如之其有魚湖若金銀場及窰冶須
索知所屬幾所坐落何地歲額辦若干所執工造器
者何等又山海國家之藏貨　國用而省民租為繫
尤重諸邊海郡邑須索知煮海場分及竈戶若干工
若干歲辦課若干毋使折閱焉次公廨曰　國家設

官司以聽治諸廨宇用器皆民力從出須索知堂房廟宇幾所公用什物幾件有缺壞輒補治愛護使用毋重勞吾民而境內諸鄉有官房舍仍時理葺焉一學校曰國家建學立師羣民俊秀子弟培養其中所以就成其才德而資任用也府州縣須各究知所屬儒學肄業生幾員以時考試勸率懲警其不率者黜其建言實封告訐把持者照榜文事治之務作養之成務國家善俗育才之意一國家重耆宿之設以高年有行諳土俗習聞典訓而民所疾苦事難易得失導俗厥迪乃交結官府枝隱詿誤操短長爲

深害者蠹已須審覈灼知其人乃舉以充一府州縣官。　朝廷所設以宣導風俗者也。而移風易俗則在於激勸善良。屬境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已旌揚者。時存問。如今未旌者。務體訪的實。　奏聞旌之。其境內有精通經典。文學優長之儒。及能牧民馭衆。有幹濟才用者。博訪覈實。時造問以自輔。而貢于朝。資任用焉。諸境內士君子任官在職年老致仕者。一體具知。一爲政之道。奸慝去則善良安。而四民有專業。則有常心。即爲非者鮮。已境內有把持公私事務說事過錢。教唆起滅詞訟。騙詐良善者。務細審訪籍姓名。

以妖犯。其遊手遊食。不務生業者。行邪術左道。燒香結會。惑人視聽者。不孝不弟。好酒賭博。不顧父母之養。不遵先賢之教者。咸採訪籍之。懼自改。即止。犯則寘之法。謹毋令司典吏徧取勘。以擾平民。一本衙門及所屬。該設祗候禁子弓兵人數。照額設。已須索知到役日月。毋容留濫設作弊。而境內士人爲官作非。罷黜閑住者幾人。至死罪者幾家。境內以法誅者幾戶。警迹人若干。咸索知之。右各目具列爲三十一條。至官日。限各曹司典吏十日中報。須知如式。其不依式報。爲繁文。并疊延不報者。以違　制論。已下恤民

敕頒諸司職掌于布司三歲入 覲諸司府州縣
官照須知欵式。造文册并所守地圖。若原領 敕諭
職掌上之部。聽廢置。部奏黜其不職者。而定留用官
爲三等。其廉能愷悌。治行卓異者爲上考。 召見奬
勵。 賜坐宴。其稱職無過爲中考。宴不坐。有過不稱
職爲下考。不與宴。屏立。巳於事而退。𡖖甄别如此。洪
武中。
制敕布政司理所屬府州縣官。察勤惰。辯廉汚。綱擧須
知內事目。申勑施行。其頑慢不法。貪汚恬忍者。迹實
奏上。按察司理布政司府州縣屬。務振風紀。汰宿弊。綱

舉須知內事目條察督之以肅清一方儻耳目有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遺貪官汚吏暴民仍縱者廼揆御史糾治而府臨州州臨縣縣臨里甲務綱舉如章已

諭廷臣言古惟四民四民中惟士爲最貴而農爲最勞士讀書明理道出爲君用享天祿故貴農雞鳴而起春秉耒而耕耕而種種已而耘夏冒赤日悴形神于芟耨比秋成輸官於所餘無幾矣遇水旱荒札卽舉家受其饑士入官享祿委民艱於莫聞又重侵漁之亦獨何心於是　命戶部以米計文職官品歲俸給之數又計田畝歲出穀之數與農用力多寡

之數爲之書命之曰醫食簡要錄頒中外俾[illegible][illegible]者

知所以恤民已

上謂吏部言　朝廷懸爵祿待天下之士惟賢是用何可以資格限也資格者獨以爲常流設耳自今庶官有才能居下位者不次用於是召萊州知府脩尚書兵部明州知府支昇尚書工部是時宜興主簿王復春守公不奉上

上聞遣吏科庶吉士齋　手敕往勞慰即擢爲同知新化丞周冊以進士蒞官有治行考最擢考功新化民語

闕願得留詔復任禮部宴賞之而遣當是時馭下用重典有贓罪懷印綬未發輒被逮去非謫戍即門誅羅天下士之制甚設而不爲君用之法亦特峻以深雖張闔闢以鼓鑄天下人材一心循法故人士居職恒惴惴恐不能奉法恤民以稱塞　指意竭材力以亮工鞏職材黠者亦頗工覬望苟幸塞責其不願爲材者至陽瘖爲癩名他屍以違難而猶不免也時一主於用人諸所定貢舉銓選考課之法頗参前代之制而詳擇其中然不專倚也制科舉諸明經宏詞等科僉革存進士一科與薦舉歲貢爲三途以並用三年

大比而賓興之春舉會試士各專一經皆兼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以爲業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四道次場試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判五條末場策時務五道國初士愿樸文粗通得减場中而具録三場程式文上之宣德元年定兩都十二省貴州附雲南隨地爲取士額有差會試如國初所舉士之數正統額量增而禮部試臨期請旨裁爲定制嘉靖中許雲貴各開科增湖廣額名其會試中式士

天子御正朝制策策焉又明日

上具皮弁服御正朝文武羣臣具朝服班侍

賜進士及第出身同進士出身各有差臚傳訖羣臣前拜賀辭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郎六卿宣制無足也故進士科特重其會試不中式者送國子監肄業俟又舉屢舉不第以監生資入官歲貢法府州縣歲各貢其廩生赴禮部試試中補國子生府學歲一人州學三歲二人縣學二歲一人以食廩先後爲之次既入官銓選考課一歸之吏曹銓選屬文選考課屬考功諸選人進士舉人歲貢而外有官生恩生功生流資外有吏員承差知印書篆篆書譯字諸襍流

各釐其品而銓、凡選歲引選六、類選亦六、遠方選二、
朝覲之歲陳選一、選之日、試策論判告文移、引見日、
考覲其身言、其歲貢選教職者、無常期、命選庶吉
士、會翰林院禮部選御史會都察院、而內外官任職
三年給繇、日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部奏請綜其
稱職平常、若不職而黜陟之、陟無過二等、諸京官五
歲五品而下、考察其不職者、四品上自陳、聽去留、外
官以人覲之歲考察、亦如之、內外官有劾章、考功
品其良不肖、覆尚書定去留、覆上、大臣自陳、下亦如
之、京官巳亥年考、外官辰戌丑未年、諸司府州縣官
入覲、撫按二院若監司具在任賢否考語上吏部、
部尚書及都御史署考察、尚書考功郎吏部給事給
事、若御史贊之、定去留奏上、貪酷者、逃者、罷為民、不
謹、若罷軟不勝任、勸冠帶閒住、老疾致仕、其才力不
及者、降調有差、而留用者、部尚書引詰　闕六部及
法司各露章劾諸勘合不完鎖息職之罪、　旨下姑
宥、已申　勑而遣、而六科
都察院糾官邪吏弊無時、
成祖即位。申勑百官於吏部、尤諄重。畧言朕以耿躬纘

秉大統圖惟求賢以資治理宵旰皇皇急於饑渴其
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中堪重任而沉滯下僚堪
劇煩而優游散地抱道懷才而隱田野者各舉所知
以名聞毋娼嫉毋蔽賢毋徇私濫舉又　諭吏尚書
言銓選當各隨所長才優者治事德厚者牧民各有
稱也有才者不必皆君子有德者不必同小人爾必
戒之已又言吏部選授守令出一時銓注豈必盡才
必精考察然後其賢否可知也其令巡按監察御史
及按察司各精考郡縣吏自蒞官半歲以上貪廉能
否之實以　聞時御史出按者至郡邑坐行臺已召

郡邑諸生。及在官人役立詢之。具帮上

上謂尚書義曰。往命御史考察外官。欲任賢退不肖。庶幾民受其惠也。今御史不博詢。惟即在官數人之言定賢否。論何縣公吏。固有勤職業。必刑罰。爲小人所忌惡者矣。亦有貪贓賄。低首下氣。依阿淟涊。爲小人所安利者矣。如以其詆誣而罷退之。以其保留而進用之。黜陟豈有當乎。宜嚴戒飭。務盡公。毋枉毋縱。已

用尚書義言。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外任五品以上。及縣正官。舉所知五品而下官。及軍民有賢良廉幹堪牧民。居風憲者。各一人以 聞。部覈實以

舉者多少爲差以稱用其保是非才稱職後賜其[illegible]

婁著。舉主連坐。

昭皇帝即位首申重舉官之令謂廷臣曰君以求賢爲
務臣以薦賢爲忠人才大小皆有所用天下之廣豈
無皐夔顏曾之徒誠得一人可勝千百宜悉心訪之
又　敕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官及知縣舉賢才
未仕若淹下僚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材能文學出衆
者覈實薦舉聽擢用濫舉若蔽賢者罰又　敕言
朝廷比數下詔求賢而奉行者徇私或以賄賂或以
親故得實材無幾將政何繇理民何繇安其加嚴舉

主連坐之法　諭尚書義曰天下治亂繫庶官唐太
宗書刺史名于屏風朝夕省覽有善政疏其下故庶
官效力致斗米二錢外戶不閉甚盛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至慎重也今
府部官朕朝夕繼見得詢察其賢否若各省都布按
三司官乃旬宣大臣隆重矣而朕未親識其人又不
悉其姓名即聞其賢否邪正又不能省憶臣工善不
善而上忘之於勸戒何有吏兵二部其具各都司各
布政司官姓名履歷揭西序朕得時親覽焉又諭
尚書官御史乃朝廷耳目非老成識治體者不任

新進小生遽授其職未達於治而授得爲之權遇事
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狼籍
賢人君子正直不阿者往往被其陵挫小人阿順從
諛則與爲膠漆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省識亦
烏在其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慎選擢以清風紀已
上以武臣疎於事理而專軍非法也 命選任方面參
政副使等官於各邊參贊軍治章奏督糧儲文臣協
贊提督自此始已 命擇御史行天下察吏治
上臨諭之曰國以民爲本比牧守多貪忍爲虺害民不
聊生故遣爾等分道考察然人材器不同有專爲脂

韋謟媚而失政殃民者矣有沈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簡易得民者矣有虐刑巧取索而能集事者矣有廉潔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矣必究實毋惑流言毋屈勢要毋私親故其糾舉聞賜鈔而遣巳　命擇國子生有學行者十六人俾翰林嚴試拔其尤試六科尋擢爲給事中。　敕文武官有奏公差在途及在任物故者所在棺斂津遣之還鄉毋令失所有父母年七十以上。無它兄弟侍養。若任遠不能就養者聽歸養待親終日起復任其不得離職願移祿於原籍奉養者聽職官年七十而上齒力衰邁不勝任者聽致仕有司

月給米二石給其隻文武官非其人許被害者赴上

司陳告若詰　闕訴不許擅綁縛如異時違者罪

詔朝臣歸展省者官給鈔爲道里祠祭賓客費蓋

恩厚如此鄭府審理俞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

舉邇賓興士馳騖於空文眞才鮮少有年未弱冠即

登第入官雖甚才敏然於脩己治人之道固未始辯

知也遽使之從政必有率意任情而民受其弊者請

令有司先審訪博通古今行止端重年二十五而上

方許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

之會試加重愼擇庶士務實學而　國家得仁賢之用

上曰吾已與輔臣論科舉之弊也大學士士奇言北人文學遠不逮南人然自古國家兼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於北方乃南士往往材而浮

上曰然爲將奈何對曰試卷例彌封姓名請自今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百人南取其六北取其四則南北士皆登用矣

上曰吾北士得進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趣議且定而

仁祖上賓宣德初乃奏行著令

宣宗明聖以長年嗣位閱天下治亂之故甚熟既　踐

祚下求賢詔出　御製寄蹇招隱詩　楊大臣以

言朕負荷洪業思得賢才以圖治理寢食弗忘間者

敕朝臣三品以上各薦所知示以濟蘭招隱之作庶

幾在廷喻於朕志乃曠日積月所舉未聞豈盡無遺

賢之可舉與何怠忽不稱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況天下之廣民生之衆乎吏部申諭三品以上

衆推有才行文學者畢以 聞又 詔曰君國之道

保民爲先當春時和萬物萌生而吾軍民會未盡得

所念何以荅

天與

宗基命之意乎夫布政按察司及府州縣官得人則
政理民安非人則害被烝庶而循資陞授將賢不肖
混淆吏部移三品以上官保舉必得廉公端厚識治
體能爲國爲民者以充其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之
士二司及有司具以　聞後有贓私罪坐舉者已大
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劇繁難治擢郎中况鍾莫愚
御史何文淵員外陸本深等知蘇常溫吉安等府
上召見宴勞　賜璽書曰朕孜孜夙夜保民圖治而田
里之民鮮安其生則守令匪人恣肆貪刻或闒冗慵
懦[illegible][illegible]民隱爲豪猾[illegible]將下情何自上通上澤何繇

[illegible]今特簡爾等往之爲郡夫方千里之民皆

爾繫命宜體朕心以保愛爲務察其休戚均其徭役興利除害同其好惡使衣食有資禮義有教其毋玩毋愒毋事苛簡毋爲權勢所脅毋爲奸吏所欺凡公差官負有違法害民者聽具實　奏聞所屬僚吏有作奸犯科者聽自提問爾等宜奉職循理終始不違以無負朕委任之意　命秉傳行　敕吏部天下府州縣官有能清正忠君愛民政治卓異者具奏其貪酷壞法爲民所怨苦者逮赴　京罪之已

上念　京師乃本原地澄清所先而放濁當飭治也問

閣學士學士士奇對曰貪風自永樂季年來有之今

爲甚

上問何也士奇對曰永樂十五六年後

太宗以多疾不視朝故從官放濫無忌顧

先皇帝知之每欲澄清

上問是時貪孰甚學士榮對曰方賓問今日貪孰甚對

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貪則

不肖御史效之御史貪則不肖有司皆效之此故濁

所始也

上俯首歎息曰嗚呼余亟務本圖聞廷臣中今誰可使

長憲事者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嚴公有威其人也

掌任按察使及御史有風采榮曰是爲京尹能令令

必行。

上太息曰顧佐乃能如是居數日出觀巡閲河道又數

日擢佐掌院事下　敕曰都察院爲　朝廷耳目

國家紀綱得人則庶政清平羣僚警肅否則百職怠

弛小人橫恣近年　京師諸司奸弊紛出風憲者不

糾顧與和同卽　國經何賴焉爾剛直廉正簡在朕

心其竭誠盡力毋憚夙夜毋避權要毋枉良善而縱

姦宄其各道御史有廉勤公正老成惇厚者留用不

違政體。貪淫無耻。若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
假丁憂者。一體行其御史。欽行吏部愼選以克欽哉
於是考察御史不職者二十餘人削籍。貪淫不法者。
謫戍左諸衛。克吏不諳憲體者。左遷。老疾免而覲子
轄以脅制諸道。騁私滅公。逮下獄論死。宥戍邊。觀罷
官隨佳。憲臺肅清。已
上御左順門謂侍臣曰。郡守縣令。國家所寄以安民
者也。賢不肖混。則中才之士無激勸而忘反。吏部職
進退百官。乃未聞甄別何也。於是 命推部侍郎出
巡撫四方。廉吏治而汙嫌以御史擢巡山西河南司

州以長吏權巡南直隸各省專設巡撫自此始時

上重舉官大臣奏舉賢能官者

上為降辭色慰藉廷臣選愞無舉薦降　敕責而司府

州縣官亦各得舉賢良方正一人上之部後有贓罪

連坐已合　臨御來三科進士　親試文華殿拔其

尤授脩撰編脩許事等官進學　文淵閣優待之

命內閣考在外府官有文學者六十人拔其良七人

歷事六科而天下郡縣學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

選送國子監令及時進用其官有贓罪即復職嘗所

得　誥敕畢追奪諸鼓舞人材之意溢然

上甞與侍臣論前代官制慨然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之盛也輔臣以時世不同對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即不可上擬至如唐宗定中外官七百三十去古未遠亦足為法矣葢垂意於省官輔臣曰官省則民安甚善然必繇君上心清省事而得之心清則事省事省而後官可省也

上曰善正統初議者言府州縣正官專保舉則恩由於下宜循洪武永樂初　制令吏部選除閣學士奇言往藩憲二司及府州縣官不得人為百姓患苦以吏部權衡獨擅聞見不廣未盡得人而然

眞宗皇帝勅大臣保舉比多得人間有一二非才自緣舉主審覈不精亦容徇私而所司不行糾察故也況所舉官皆吏部審擇具　奏得　俞旨乃授非　上允不得授　恩固　上出也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而天下昇平此其明效。

宣宗皇帝體

祖宗之心行仁政此其首務邇有京朝官闕冗無藉人無爲保舉者遂營爲飛言傷良法惟

陛下幸察於是　詔保舉如故而嚴舉官連坐之令已

又下　敕言布政司按察司方面官從吏部都察院
考察二司屬從巡按御史按察司考察監察御史有
贓濫從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糾察按察司官贓濫令
本司同僚官互察。而吏部初任注選不得除監察御
史官御史缺京三品以上各舉一人聽吏部精體訪
奏授葢特重風憲已又　敕牧民官縣令最親必得
人而後民乃安近方面郡守縣保舉率得人潔巳奉
公而知縣缺員未舉豈果難其人耶抑爲例拘不舉
耶。進士監生皆　國家作養成才待用者何嘗是不
肖也自今進士觀政一年監生坐監三年以上有學

識者辭吏員入官歷兩考廉慎忠厚愛民者科道官
各保舉聞送吏部銓用已又 命在京四品及國子
監翰林院僉得舉薦實重守令已又 敕文武官非
舊制濫設在任官罷軟無能若老疾不堪任使及行
止不端者畢汰省毋糜費廩祿已復申古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之法以九年爲滿中書政著聞者仍舊任
而增秩加官用給事中鮑輝言。諸來朝官有廉能愷
悌治行超異者禮部引奏 賜勑獎勸 賜衣鈔
賜宴于禮部吏部錄功狀俟考滿顯陟高者至九卿
當是時薦敬公諸諸司選任專之天曹故撫巡憲臬

牧守縣令無慮淸愼惠和號稱得人而宇內晏淸及
張太后崩三楊沒而王振用名保舉而進退人材之權
實內移於中官當是時卽令吏部銓能自振乎議者
不察翕翕訿訿以保舉爲病何言之過也景泰初大
臣保舉者多私所親故爲養交甚且受賄囑而不得
薦者因觖望爲流言銓部大臣亦頗以銓選權不盡
在已也籍籍誹保舉於是御史張子初錬綱等言御
史從大臣保舉而任則大臣有過必鉗口卷舌而不
敢言其有請囑必俯首帖耳而不敢異願停之以淸
弊源下禮部議部是御史言歸部銓已綱復言吏部

選授私姻請復保舉大臣以其議偏又無足賴也覆
上下。制曰朕期方面郡守得人共安養天民令大
臣保舉吏部推選乃彼此相蒙官不得人民其奈何。
今後惟布政使按察使缺令三品以上官會舉餘吏
部訪求著爲令。
英廟復辟益明習於政治命吏部擇內外臣僚爲郡守。
陛辭日召詣　文華殿　親諭訓勞給鈔爲道里費
而遣。　詔處士中有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尚志
不求聞達者具以　聞於是遣行人奉　書幣聘臨
川處士吳與弼至京。　廷見問勞有加禮授春坊左

諭德辭不拜賜　璽書遣行人禮送歸里近世未有
也而是時
上留意於三事大臣六部尚書若都御史缺　召輔臣
密勿簡任先是正統初副都御史吳訥言洪武間京
官俸全支後因營造減折爲著　令祿以寖薄遍小
官不自給前廣西道御史劉準繇進士授官俸月支
僅米石五斗不能養母妻女貧同官俸至三十餘石
終死不能償乞下　廷議增京官俸而　國初皂隸
供役後以俸薄放歸家月徵銀一兩名柴薪錢宣德
中都御史顧佐持憲嚴以柴薪事被許

上持章密　召閣學士士奇謂之曰爾不舉顧佐廉乎
今其事有無士奇對曰有之今朝臣月給俸實支一
石薪炭馬芻咸資於皂勢不得不遣半以歸皂亦樂
輸銀歸耕於官皂均便　京師大小臣工皆然即臣
亦然又自永樂來而然此
仁宗皇帝所爲增朝臣俸也
上太息曰朝臣之難如此因怒訴者曰　朝廷用一好
官輒爲小人所排擠如此　召佐以吏所誹狀授之
曰放皂歸耕使給薪芻聞　京官皆然不足過小人
誣訕付汝自治之已復有重囚教囚誣告佐枉重辟

不聽理者。會鞫情得。

上震怒。命磔囚西市。而柴薪皂隸爲著 令

祖宗時日御晚朝廷臣門奏事甚悉輔臣密勿於用人尤謹。每吏部具缺上或簡除或保薦皆公朝傳 旨行永樂中傳 旨方賓兵尚書即日到任此簡除也宣德正統間用輔臣言重保舉之法景泰初。命吏部專行成化中選授私舛頌請復保舉於是 命京堂四品以上官具缺上。朕親簡除而權密下移廷臣大患之。於是吏科給事中沈瑤等言兩京四品以上官陛下親簡用之矣。外方面官又廷臣保舉則吏部所司

者何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官缺會內閣推方面官缺
會同三品以上保舉防專聽之漸便
上命查　祖宗時例得簡除事大怒曰此
祖宗時舊規御史給事中顧不欲朕行豈薄朕耶於是
廷臣不敢復言而傳奉出中官以為常當是時太監
張敏敏兄子苗以承差得太常丞乃傾敏貲為獻乞
侍郎不允得南通政而是時白丁錢虜商販技藝若
豪宦子弟幸夤緣內侍進珍玩輒得官大者至太常
卿通政丞不復關吏部謂之傳奉官弘治初以災異
汰革乃知唐疇咨四岳亦重僉謀周宰統百官亦隆

推讓保舉公聽僉觀而天曹參酌銓注固百世不能
易也自永樂來設巡撫官多用侍郎通政卿丞無常
員景泰中以風憲官得糾劾庶官於體統便畀以都
御史卽尚書侍郎出督軍贊軍務總邊儲必兼都御
史銜名乃遣後官以因事添設而益增部至兩尚書
而侍郎率往往倍原額在後添設撫民管屯等官而
冗官滋多議者請參酌裁省事需後而吏部尚書王
恕言考課之法所以覈官守彰黜陟以嚴吏治者也
今被災所在考滿官令納米備賑免赴　京復任造
須知功績類繳臣惟各官廩祿有限而雜職之祿尤

微苟非取於公必至剝於下是使考課法格不行而
貪情之風日滋也請自今考滿者俱給錄赴部聽質
已又言永樂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戎馬
時未聞納糧草納銀納粟爲監生吏員而用足也乃
邇年來奏開諸例而諸邊腹裏遇災旱輒效尤爲長
策故例進日廣而正途因壅不行多者至十五六年
不得選年邁力衰誰復爲盡心職業不嘗歸計終爲
國牧民任事者又此等今既以財進身後豈能以廉
律已欲不貪財害民天下治安何可得也臣於元年
具奏題止而部院又　題覆請行是使後雜進人益

多而選法益壅弊將安極也　旨報可其後
天子益明聖坐煖閣　召辛文升入　面諭以明春當
三歲　覲察百官卿用心體訪明黜陟以肅官紀時
文升老
上虞其瞶也復　諭曰卿聞未頓首曰　聞之
聖心留意庶官爲天下蒼生此　宗社之福敢不盡心
上喜　命中官掖下階又　召尚書大夏都御史珊至
幄中言爾等與各科道官諸所陳政務業行矣然
使天下府州縣親民官非其人卽政何自行民何繇
被澤諸陳行獨文具無益卿等其悉心體訪諸巡撫

三司必愼揀得人爾珊更愼擇巡按御史巡方岳黜
陟庶有司得人而民可受福也大夏珊頓首受 命
明年考察竣加文升少師 召大夏珊入 賜元寶
各一錠謂之曰日朝覲諸司文官皆閉門示無私通
令如卿二人卽門洞開孰從以賂通者又曰勿 朝
謝令公卿知内愧也六年 詔考察官未及三載被
黜者聽復任先是吏部考覈以多黜爲公方面而下
有微瑕輒斥大學士濬言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幽明今居官未半歲而黜又所黜徒風聞不皆實非
祖宗法不便故有是 命一時見枉者皆喜得直乃後

選者愈壅而貪殘吏亦益以滋嘉靖中
上中典明聖南郊　詔下言
祖宗朝雖定科舉歲貢之法而薦舉尤重以並列於三
途自科舉法行進士偏重而歲貢之法輕乃薦舉廢
遂盡矣夫三途並用則懷才抱德之士得顯於世不
專於文辭今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限方面之陞田
野絕保舉之路以致人尚浮辭不脩實行宜真才之
不可見也吏禮二部按舊典開奏務復科舉歲貢辟
薦之舊有眞才實德不次擢庶幾吏士向風改行內
外得人爲惠民致治之本又　詔撫按官行巡州縣

考守令政務有無脩舉其有循良清白著迹者不拘
進士舉人歲貢吏員量年資會舉。降敕奬勵或增
秩　賜金後不次擢其相見須體貌毋得薄資格輕
用非禮陵虐。其貪酷罷軟依律例問擬當是時
上明威自柄內閣元輔部院大臣擢用不以次有不稱。
亦往往被重譴嘗謂輔臣言六部官要重天下事皆
所經綜宜精擇擇人授職古制也
祖宗朝亦有改任者其議上時議改刑尚書時中于都
察院南兵尚書世寧于刑部大學士一清鑾同對言
世寧有風采令長院固當時中本兵善刑部宜刑舉

堪任者從之巳兵部以虜警請添遣大臣經畧

上曰天下官有定員員有定職惟未得人舉職故有事輒擬添官今邊務責巡撫餉責所司令盡心經理而可矣遣經畧滋擾何庸爲且虜賊出沒無時士須休養待敵其毋遣嘗　手敕吏尚書鋐言吏部謂之天官者以百凡奉天銓量品隲賢不肖進退廢置必當外不避怨內不避親而云也誠如是君有得人之喜民受福而庶績凝居是位者亦未有不朽之譽卿寧不思朕以此特重不授他人而簡任卿卿宜有以報朕作疏云大禮之人非大過不敢言此何以稱焉

來歲當考察期當勉持風裁使功不揜罪私不害公
官知警而民有賴爽持朕於不逮其自勵必毋以私
勝公蓋重慎如此而是時用輔臣言出翰林官調外
任親民練政事而諸府州縣官簡入院爲侍從官正
德中附權倖傳陞得文階者盡革又裁諸冗官至二
千餘員罷武官耗食者三千有百十人進士科文體
敕毋浮冗必古雅精確　臨軒制策往往出
上所親製巍煥其文鄭端簡曉言
皇帝應期紹統光涖寶極知人哲於放勛籲俊勤於神
禹菅蒯不遺瑕瑜並蓄慎重名器未嘗一歲九遷收

攬人才奚啻拔十得五盛矣其後土木禱祠之事作
而 國費不給戶工部增納銀事例鬻官買爵幾同
貢銜大臣婪恣美遷除往往以私賄得通營 宮殿
將作供焚脩方士至禮書工書諸富人貴游子姦胥
大猾往往竄名灊緒籍中得官無慮數千人隆慶初
僉芉而原本 遺詔嘉靖中以忠諫屏廢死者錄蔭
存者召用若干人又 諭吏部言朕奉天子民注存
邦本思欲固國安民必得良有司加意牧養今 朝
覲考察在邇爾吏部其悉心體訪各官賢否惟以牧
愛宜民者爲最其有弄虛文事趨謁剝下奉上以要

汙譽者考雖優必寘下等并撫按官一體論劾萬曆初制。朝覲考察汰黜官以吏部都察院科道會同公黜陟故屏棄不齒其歲時以言官論糺者言事得罪者撫按官得保舉起用又　旨言各撫按官訪舉地方人才果素無顯過才力堪用者聽舉用若經內外考察及奉　特旨汰斥及年力衰不堪世用者俱不許濫舉市　恩

崔文敏銑曰國家有漢之全盛無其強無宋之苟安類其弱皆繇士業草略登仕太易鮮治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太亟不予專斷之權弛而無支莫甚

於兵其聚舉議曰昔者成周受田百畝死徙不出鄉聯之以比閭族黨教之以德行道藝正之司徒升之司馬六德爲本六行爲輔六藝爲翼無奇衺岐其心無饑寒空其身處服孝弟出效忠順逆其世降德衰蕞爾之國必有賢哲尋常相語亦引典法稱先王則教之效也　國家造士專用經術豈不勝古之工詩賦習法令乎哉然業之易能不假深造步而易仕不俟大成考學記之故守曲禮之序人生十年曰幼學業繇行成事以年易者未有也故士業經求仕鮮以祇身舊法里老保其行試而升之學再保其行試而升之省

是猶里選之遺也而久棄爲具文即令舉行民遷徙
靡常未易覈實閭巷細民惟視財勢長吏任四五年
不以徵勞遷即以小瑕黜里選何自而行乎是以止
憑科舉曰付至公故試而得士若博之中呼其取之
失人若奕之遭負何則非有參驗之詳觀考之素耳
賴也自督學之官設而郡縣守令以事有專職委之
於不治督學使者數歲乃一至事煩日寡無裕於施
教故士以益荒宜歲令縣令察舉民年十五以上能
通四書及占一經性行淳謹者上之守而登之學其
輕狡者雖才不右督學官考較黜升之法必本之性

行責之太守審驗當否而懲奬施焉間有幸舉者不

延矣其省官議曰

皇祖設官分六部以萬務而臺諫拂其違責郡縣以六

事而按察使糾其濫自大夫而下必三考乃進二階

故官簡而該事約而舉功久而就即冗官鮮已自宣

德迄今額外添設奚啻累百不督之勤功而爲之分

責不已謬乎况入仕之途不清而多彙進之人經久

之計恬不動於慮而懷速化之望天下皆是也官添

則缺廣缺廣則易轉倖門一啓居亡固志事至借限

守以逃責事成務爭知而讓過是以士節不勵獄㝷

不結集其文案可束牛腰稽其實績僅同蘇趙夫一
人而牧十年則戢一年而用二牧則奪孔子譏官事
之攝老子著烹鮮之喻良有以也中朝官冗濫未論
姑言外服賦稅學較捕寇治訟克伍百工之技郡縣
之所得理也使縣精其成府可逸矣府精其成省臬
可逸矣省臬之職别勤惰覈廉貪予能而巽純者也
事連兩郡而不相下害出大豪而勢難摶則省臬當
之今守巡之外别立數衙皆高坐司署止以文移相
維屬吏不奉談議民不聞姓名不亦闊乎且邇年小
官愈多而害民愈甚又官愈小則中無守外無覬而

心愈益貪夫土之出粟不加多而官冗員日加益此民所以益困也抑非徒冗員也又若代亟文中子曰成周之隆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長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教雖欲善治末由也已古治朝遼濶未論論近事

國初臺省不甚通御史陞按察僉副或經陞使久則入中臺爲左右都知府久則陞布政使若參又久則爲部侍故繩糾者諳法令而牧循者練治體今臺省大通矣又爲小轉法春爲知府或僉事於南迨秋則副使矣又參議於北矣又春則參政憲使馳騖於東西

矣。其進士科知縣事者。率三歲而擢。惟下僚以資格限者。乃積歲不遷。即行能高不振。夫遷代如是其亟也。彼其視地方之凋弊。若過傳類圯之更。於前視生民之困苦。若驛馬肥瘠之經於目也。即有善政矣。意未效而去。誰適爲治。誠令脩古三考黜陟之法。諸美政表聞者。就增秩加官。勿移徙。誠知其人。或先超遷而後久任。以大厲其氣。如周忱繇長史。于謙繇御史。經陞侍郎。王翱繇御史。經陞都憲。誠善其政。或先久任而後超遷。以大慰其心。陸瑜繇布政。經陞尚書。何文淵繇知府。經陞侍郎。陳璉繇知州。經陞知府。經陞按察使。又經陞通政使。即仕者一人之身。計之淹序乘除。與驟遷適等。又何必轉

輾繫促令僕僕道路費供億不貲乎胡端敏世寧酌
古今。遵
祖制疏知人官人法條上其論知人以誠心體 國愛
民爲之本而才與守兼較之意主於舉官其論官人
之法自內閣而下至守令各以等級條推補人數以
上而主於廣推畧以爲內閣舊當寅亮弼丞之任乃
今又總裁六卿之務而議其黜陟於職任至重而兩
京六部尚書若左右都御史秉 國家大政持天下
風紀於隆重次之內閣闕不當專於翰詹吏禮當掛
酌

先朝閣臣李賢等故事於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簡在
其公忠體國知人有容練　國體王事者推補部尚
書都御史闕宜於內部侍郎於外督撫副都御史中
簡其人才望懋著者補之則心膂股肱得人任職而
天工時亮矣其部堂官資望高臺堂官若邊腹總制總
督撫巡都御史柄權重必先之以廣推而後能得人
後之以重擢而後能久任仍論其職務難易輕重而
後以其人當之或量其才力能任則繇簡易而陟重
難或聽其心志所安則辭重難而就簡易務為官而
擇人不為人而擇官原職高而才力不及者調簡輕

不爲惡原職卑而年深望著者擢鉅重不爲縣則資
於望協才於職稱而大臣者皆足爲民表矣一翰林
春坊詹事府等官以備顧問侍講讀草制誥脩史牒
特爲清要之職而吏部四司郎屬亦既要且清給事
中御史僉擅言責唐宋以來咸重之然多選外官才
學過人行能尤最者以充雖爲進士舉首必先試僉
判而後　召補館職　召宣臺諫　召判銓曹　國
初　殿閣翰林多用徵聘隱逸之士永樂宣德來如
楊士奇張洪縣　王府審理縣教授黄淮劉鉉縣中
書舍人鄒濟陳仲完縣教職他如此類者不數則猶

初選不授也其後進士初選即授吉士吏部臺諫則
殿閣臺省之重可優游安坐不勞而得之是教競
而導驕也故士初入仕即有夤緣美官之心得美除
即為持祿養交之計宜復舊制聽吏部照各衙門事
例從公推訪選補果有才行卓異學問優長操行純
篤者各以資給　奏補翰林宮詹果忠直公明端亮
不阿明達治體者　奏補吏部臺諫其翰林宮詹吏
部臺諫不稱職或才宜別用者俱許論資改授則公
卿宰輔之儲耳目心膂之寄百官取舍予奪之權重
慎得人矣其在外布按二司官宜於本省本衙門遷

轉僉事經陞副使副使經陞按察使按察使經陞左
布政使叅議經陞叅政叅政經陞右布政不必逐級
挨陞南北遠調以致往來不常虛曠歲月各道分巡
僉事改道不常地方難事皆推避不理以致豪強貪
猾貽地方患害宜三年滿日方許改道仍考其三年
中奸弊賊盜豪強貪猾擊斷有無以爲殿最各要地
兵備及提督學校官於資淺人員內推才力相應者
先陞僉事後加副使其職任不許他官攙越所屬有
司罪犯聽自提問毋委官提學任久者推陞少卿祭
酒等官兵備推各邊巡撫餘照常遷轉其知府知州

知縣於民尤親於治體尤重宜畧倣唐內外均調之法不歷刺史郡守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進士出身不得徑選州郡正官京官外補不得徑陞參政副使參政副使缺惟推訪知府知州知縣久次卓異者當之則監司陳臬守土守令尊重難摇各得其職善政行而生民蒙福矣其巡按御史權尤重尤須慎選職量端弘才行老成識達治體有憂　國愛民眞心者而後遣其差回各具所按應行應禁切要務開欵呈報聽質於都御史都御史查勘考察稱職者保結具　奏復職不稱降黜有差其

巡按四五次舉措中理輿望攸服者則超擢示褒其
論內外考察於馬端肅文升李尚書承勛議同而高
吏部東言守令尤痛畧以爲　國家稽古定制在內
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在外設布按二司
又設各道分巡分守以總理軍民巡按御史監焉良
法矣意至詳至悉百餘年間相維相統而中外肅然
乃邇年來風紀不振賄賂公行紀綱日紊而貪官污
吏肆無忌憚者則風紀不振而考察舛謬之所致也
夫天下親民者守令也總郡縣守令者藩臬二司也
糾察二司守令者監察御史也而　國朝憲綱巡按

與三司知府等官相見各有定體職任事務各有定守矣乃今藩臬大臣惟巡按之爲聽甚而巡撫固位者亦不敢專行望風指承焉知府以下長跪不起布政使而下隨行列坐日伺候於其門公文親遞冀免詭異應對唯諾俯首至膝一有剛正不阿之人稍相可否其間專行職司稍不承禀不唯巡按惡之同列惡其形已也亦衆怒而羣擠之陰註下劣之考明摘一事之愆而壓抑以退矣故二司之所職掌皆棄不治問之以水利農桑積穀備荒曰不暇爲也問之以聚戶口均賦役除盜賊抑豪強又不屑爲也唯巡按

批詞委勘則承候其意旨所出而亟爲虛實輕重之
覆案以應之卽不便於民心知其枉亦惟獨仰屋竊
歎而已故其弊以奔走應對爲職司以臨政蒞民爲
餘力以造請勤渠爲恭謹以直躬守道爲悖戾爲
布政者曰我姑卑巽數歲則京堂矣爲都御史巡撫
者則又曰我姑謙遜數年則部堂矣舉藩臬大吏上
至於巡撫則苟而可而望百職脩舉吏稱民安亦何
可得也乃守令則又甚矣郡大者至壤地數千里比
古大國諸侯諸劭農厚俗薄賦輕徭廣儲積恵困窮
興譽髦之教愼封守之政恭明神之祀皆其所得爲

而爲者而一禀之監司大者請於兩院監司兩院雖瑣細末務委官規畫斷以胥聽咸科條其政令節目而布之使必施行雖民情土俗不合不宜不得擅有變動前官椅文吏未徧閱而後者踵至矣即欲興除。動輙掣肘少加釐正立致譴呵大者提吏叅官而又盡反其政是故政不宜而行之則病民不宜而不行則病吏且也巡撫意有所出御史或從而矯之前者甫已後者或從而復之即欲從何繇計數歲間撫易一人或二人御史易三人內而藩臬諸大吏半易意指纔出旋已廢罷當是時而縣承其猥雖冉季亦安

從行之哉故有司當令下不入目付之吏令制其遲速高下爲依准以應而猥漫不治次者一省輒廢去擇其易者塞責俛倖且去民不見德亦不見怨其最上者強幹精敏能自縱於法而鶩時上令下工文移覆報以游言相唱和陽若鑿鑿行者而索其實則一無當也而監司巡察之舉薦因之矣且也上官以逢迎爲喜怒以喜怒爲賢否跪拜頻仍迓迎踰境者雖知爲過禮而內喜喜則頓忘其惡以禮自處不謟不瀆者雖知其爲正而不悅不悅則頓忘其善甚者并一跪拜之末節輒從媒孽之假耳目以求其疵瑕植

腹心以伺其陰私於是指廉爲貪以正爲邪以論劾
公排擠以考語陰醜詆快意而已矣故多賢能之旌
者其奔走之捷者也多不職之劾者其樸直之拙者
也問刑以深刻爲能催科以峻切爲庸案牘以彌縫
爲巧御下以狙詐爲工故能聲著者虐焰張者也祿
位固者智囊密者也爲守令者顧不甚難甚難也哉
海內之勢譬者曰如身使臂臂使指今則不然譬衆
身而加一臂衆臂而加一指也爲指者常病竊以爲
撫按爲二司者但當公照靜觀不先之以意而藩臬
巡守於歲終季終各考其職業而申達撫按撫按覆

實因其優劣而殿最之不及則教大過則抑反覆之
而不悛於是覈其罪過顯者去一二以警其餘則賢
者不至掣肘而不賢者不得以肆其惡守令之職專
且久而職業不脩未之有也乃若舊　制官員任三
年滿則給繇詣吏部聽考而三年一　覲則據撫按
藩臬歷年考語又大計天下之羣吏而黜陟之先年
給繇考滿得平常不稱之名猶皆復任九年而後廢
置其緣事降職除名者類許伸理其後入仕途多選
人壅滯則多立諸名色以黜汰之用疎通選調不復
愛惜夫同是異毀好諛惡逆卽賢者患之上官貴倨

正官偏私勢所不免而僚屬一事違拂一言忤意則喜怒愛憎從之考語賢不肖因焉撫按二司府州之考語又因焉司考察者獨見夫撫按藩臬而下同然一辭以爲論罷固當而豈知其初獨出於一人之私愛惡已哉且也入仕數年司轄至衆即善爲容者寧能盡人人而須承盡事事而無忤一有所忤轉瞬居諸而考察之期適至矣自非天性不移直己守道亦胡能無囊橐之計身家之圖哉是鼓之貪也故察黜頻煩實無益於懲創况巨奸老黠倚伏深巖又考察者之所不及乎宜令撫按歲會藩臬官考襍職而上

咸面覆其人令得自辯實而公聽並觀諸老者疾者貪者酷者素不謹者必明署其何年何疾爲貪爲酷者何狀爲不謹何事冊報而罷黜之庶被黜者服而不坐被空文之錮矣嘉靖末毛御史愷直京官考察又疏言　朝覲年考察外官據有撫按藩臬歷年考語爲殿最其分遠其勢疎其情易公而難私然猶未盡得其當至京官考察止憑該衙門臨時訪采其分近其勢親其情易私而難公是以賢否得實比外官尤難以耳目所覩記言之有行已端潔而不同於俗者有守法公謹而不諧於時者有雅靜愿實而不善

於承迎者有直介敢言不容於權貴者或反以爲不

肖而黜降之其汚濫外飾貪婪巧避奔競攀援柔媚

庸懦而無耻無爲者或反以爲賢而留用之此非賢

不肖之果難知也毀譽之言易惑而愛憎之情易投

也愛憎毀譽之言或倡之於一人而和之者不廉其

實或中之以一事而聞之者遂信爲眞或假借當事

之人或放爲中傷之論或因鄉里親戚而造言使有

不可解救之勢或乘權要嫉妬而巧中使有不可申

白之情或雇倩無藉之徒摭拾妄　奏或買囑吏皂

之輩媒孽詆誣言其行簡不脩而不言其果何事玷

缺或謂其官箴不守而不目其果何事廢墜或謂其
貪婪矣而未嘗指其以某事納某人之賄或謂其奔
競矣而未嘗指其得某官出某人之門或加以帷薄
曖昧之事而辱及於室家或摘其細微疑似之跡而
遂畧其大節此賢者所以或負不肖之跡而所黜者
未必盡當也其不肖者自知其爲公論所不與則又
深爲根蒂巧於彌縫或借譽於賢者之口或倚勢於
當路之門或以鄉里而固結或以姻婭而憑依或托
門生而出入求容或假故吏而往來干謁或以詞章
小技文其奸或以厚貌深情蓋其惡或爲異同反覆

之論以搖惑衆心或爲陰險狡獪之計以矜持當道
此不省者所以得冒賢才之名而所留者未必盡當
也望
勅下吏部都察院務秉公正之心痛釐積久之習考其
素履不惑於浮言按其實跡不眩於疑似其庸劣素
著爲衆所共棄者雖盤據貪緣而必去其正直有聞
爲衆所共與者雖媢嫉妬害而必留則公道章明視
聽不眩偶有虧漏又聽臣等從公舉論以章平明之
治公 朝廷黜陟之典天下幸甚迺東粤陳建作治
安議條當世利弊於任官爲十議特詳始選舉毋輕

取浮文一選小官歸本省二入仕之途戒濫三省冗官四初選戒驟貴五遷轉戒太速六資給毋太限七崇推讓八慎考察九小吏祿不宜折減十也一覈舉言項安世有言舉天下之才而一之於科日入是科者雖饕餮檮杌必用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宜朱子以爲教愈詳取彌精澄汰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愈弊無益也夫致治以賢才爲本求才以興廉察孝爲先經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傳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此務本論也李克曰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此察廉方也蘇軾顧誹之曰上

取孝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察廉則赦車羸馬惡衣菲食苟可以中上者無不用夫上賢好德人之秉彝上好下甚王治之大幾也上誠敦德尚行爲天下先而執此之政如金石四時堅久不易則天下之士爭自刮磨舉人者求無負於知人舉於人者求無負於所舉縱其有好名徇私之流殆其鮮矣況好名而矯於善不猶愈於不好名而肆於惡耶三代兩漢風俗人才之盛效可覩矣且夫天下固未有無弊之法也然薦舉之取士也擇而後用其失也一二科舉之取士也用而後擇其失也八九謂宜特設孝廉一科

郡守縣令正官取諸生秀民中行著鄉閭學通經史年三十而上有成立者薦之省率三年而舉大縣三人中縣二人小縣一人府倍之州縣同舉者聽而守令察舉必詢之耆宿公之賢士大夫驗之細民保無謬舉以充巡按御史會藩臬官共試其經義主典實無華言而待遇恩數並居詞科之上庶學者尊經術敦行義人篤於自脩如此而風俗不淳人才不美未之有也其辟舉言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得自辟曹掾其所辟率所部賢士之有能實操守者以知閭里之姦邪以廉黠處之疾苦而治效表著恒必繇之令一

歸之吏曹限之銓序始舉之以浮采參選之以排連豈不過甚矣乎兩漢未論唐制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任士人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因水旱遣選補使卽選宋神宗詔川陜福建湖南嶺南等八路官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赴選是皆便選歸各省而未嘗拘拘於吏曹總天下之選也今外官八品以下謂宜稍準古辟舉之令委各省巡撫都御史郎舉薦及詮注聽選生冊報于 朝下吏部掌之而主其遷轉黜陟之斷是其為利五遠方士人去 京師動數千里候選經年又挈挈而之數千里之任揭債以往携孥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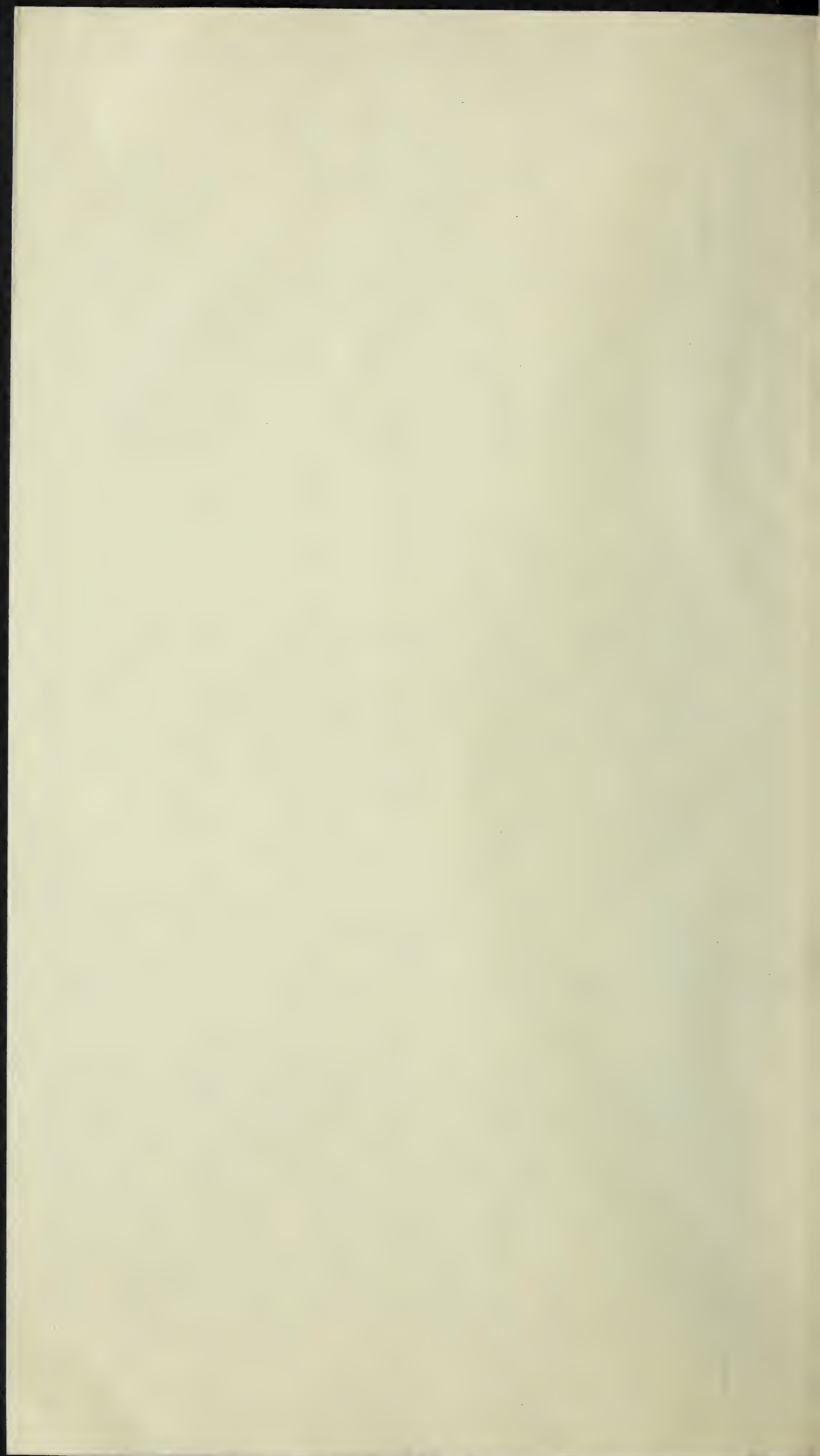
行以欲責廉也固難選歸本省省費七八利一京
師之地天下輻輳薪米踴貴恒倍於四方唐太宗所
以分選人令集于洛也今選歸本省米價無踴利二
四方官缺類季報候銓比其到任動踰年歲曠官廢
事之日久選歸本省隨缺隨補利三曾子固言均之
爲吏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或燕
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郡相
易而往莫不羸糧舉藥易舟選馬刀兵曹伍而後動
戒朝奔暮變更寒暑而後至則室廬器械被服飲食
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之尚其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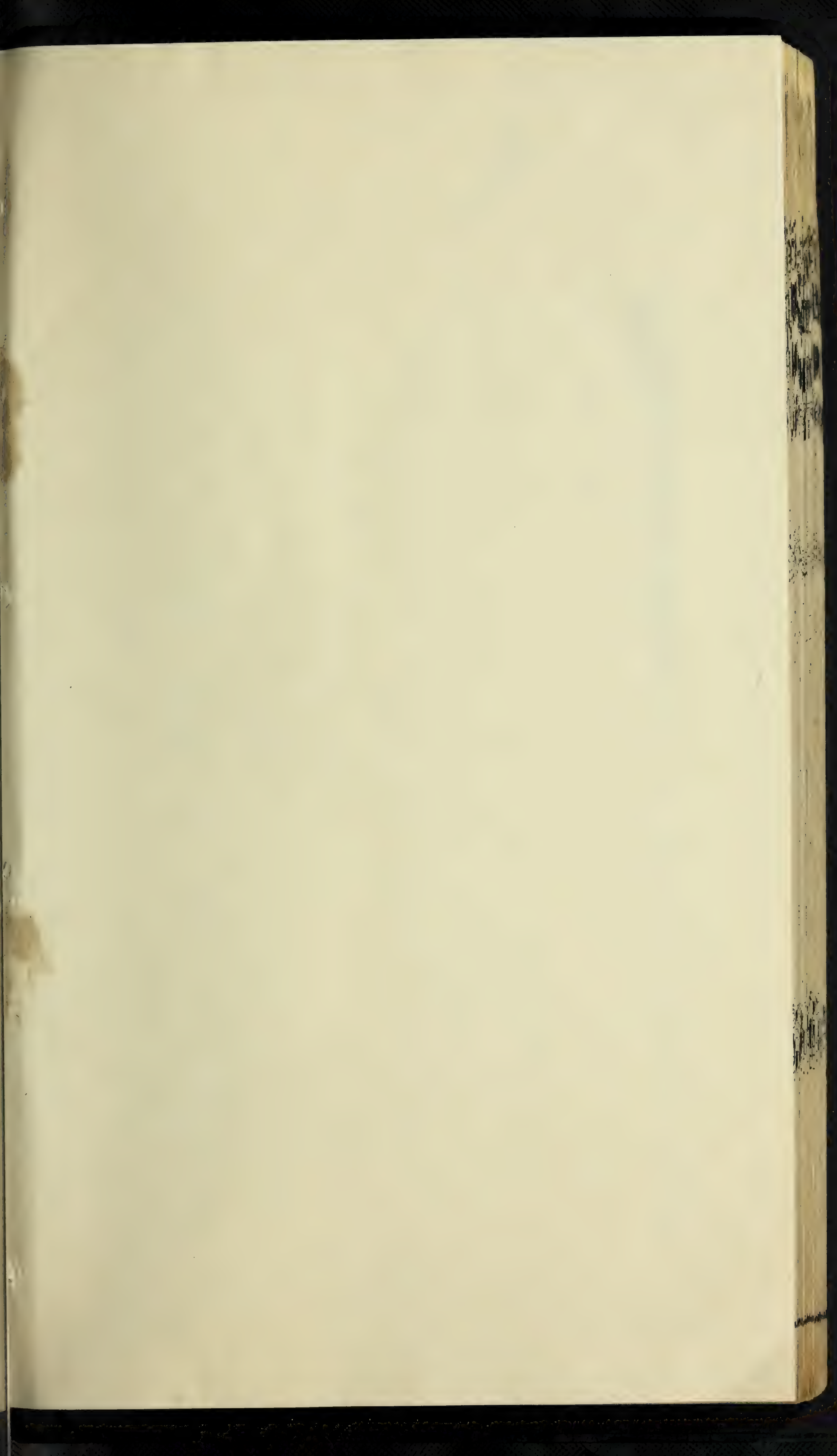
難避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嘆息而思歸及
其久也所習已久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且引而去
矣故不得專精一之思脩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
仁今選歸本省不其東封即其西境水土便安而諳
解其情僞習俗得展布其四體利四人之情莫大於
祿養其親故毛義賢士也奉檄而起喜動顏色以爲
親也然途遠迎養則自致爲難恩衰共養又義所不
可今選歸本省則奉親之念易遂而報國之志自堅
利五夫取士用人察舉於守令考試於巡按銓補於
巡撫而黜陟出於吏曹自下而上於理天下固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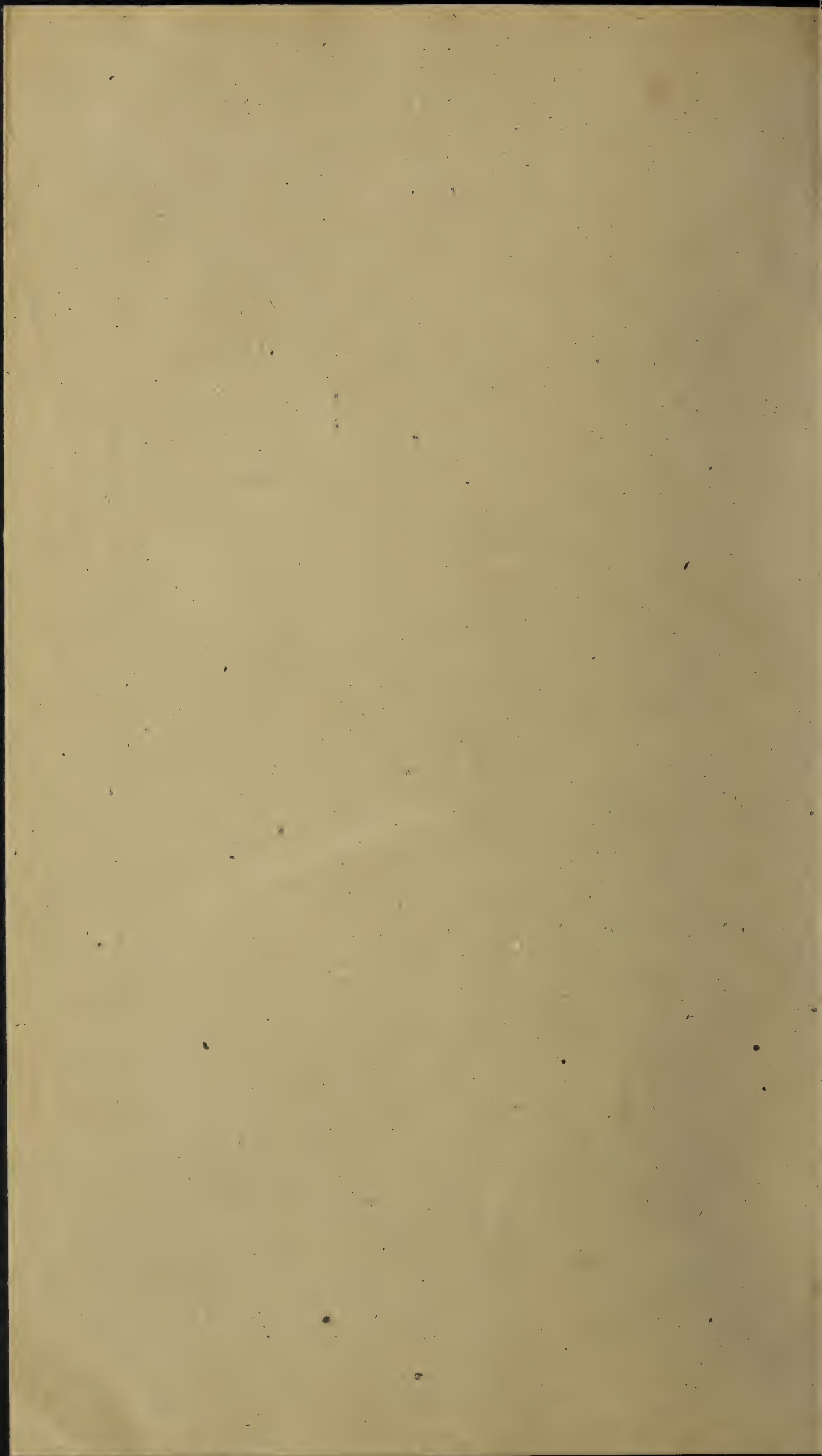
之符也或曰人情於鄉上也易私然侯文署督郵杜稺季斂迹漢人前行之矣他諸皆經世大猷其本丘文莊言疏貢舉考察之弊雖時弊固然然而法又不可廢也其言小官折俸之弊以爲漢宣帝詔言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今制中外官皆折鈔鈔之不行爲日久矣姑言縣令兩漢秩六百石今知縣七品歲俸八十石視漢祿已薄況折鈔例行一歲實支之數不及漢半月之數乎夫士受職於官有仰事俯育之資有道途往返之費而又有推其餘以

及三族朋友故舊之心雖其私亦何可無恤也衣食
時鉄雖嚴父不能制其子君安能簡其臣乎饑寒並
至雖廉士不能固其節況中庸之人乎謂宜以今制
從九品月支五石爲準等而上之品加一石至正七
品則爲俸月十石而葦折減之例庶乎其可也

函史下編卷之十一終







函史下編卷之十二

明盱郡鄧元錫著

學校志

昊天生民若有恒性以有彝倫而人道昉焉人生而蒙蒙之言昧也於天性人道夢夢焉爾也於是乎作之師以奭厥德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則知師也者助天明民覺之以降衷恒性而定之命也斯其重於大君乎等矣故君子欲化民成俗必始於斆學上不興禮下不說學以欲致治末繇也自虞帝平水土之治慮民飽食煖衣逸居而無

敎乃比於禽獸命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其申命之辭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五品者天生民之大倫民賴以生者也夫人之生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而莫先於親親生我者父我生者子親莫親焉故有親親失則離人生莫大於能羣人所以能羣居而不亂者君君也者羣也羣下所歸往臣也者服也羣其羣服而事君以能羣者也義莫宜焉故有義義失則亂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尊爲至故人道親親尊尊也夫父子之生孳

華無巳也自夫婦始矣夫婦以判合爲施化人之所以生。異姓合體。同尊卑而合生於判故有別夫婦之別。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無別則瀆人同生曰兄弟。恩莫厚焉親親所最先先生而長者曰兄後生而幼者弟若生而叙之然。曰有序序失則乖於是乎聯之以朋友朋友者。明父子之親正君臣之義辨夫婦之別。秩長幼之序。同方合志引翼相導以嚮於道而盡性至命者也。而不交不親。不信不交信也者誠信而交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遜之言順也姓之言生也凡百有生畢親以遜而後能羣能羣而後成其爲

人。不親不遜。而能羣以和者否也。故人道尚羣也。夫是五品也。本天降之衷。故典曰天叙。禮曰天秩。本人道之紀。故典曰我惇。禮曰我庸。天叙秩之乎。而有典有禮。故親義別序信具。曰有。謂性生而有之。惇典庸禮以立教。則本天開人。教之以性而有之者也。乃其命敷教曰敬敷五教。曰寬。敬教之本。寬教之用。而萬世敎學之統具是矣。其國子之教。則專之乎典樂。后夔之命曰。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直寬剛簡者。性之才。溫栗無虐傲者。變調其情性于中和之極。爲倫物之本也。而和聲諧音。

聲之樂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而消融其查滓其精也重冑子也重冑子重國本於教也夏殷沿而不改因禮以爲教夏曰較殷曰序周曰庠皆小學國學曰學學則三代共之皆主於明倫其在周官大司徒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報本反始而不苟二曰以飲射教讓則民敬老尊長而不爭三曰以冠昏教親則民男女親戚而不怨四曰以樂教和則民親遜輯睦而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貴貴尊尊而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務本敦俗而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畏義憚法而不虣

八曰以誓教恤則民勸相保助而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寡欲知足而不侈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力業劭生而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興賢舉能而愼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合勳勸績而興功夫是十有二教也非其加之卽虞五教而品節秩叙之者也虞五教者教之經而周十有二教其緯也正月始和懸教法之象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于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五家爲比比使相保保之也者親之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有惻怛之愛有忠利之救而和親保之也

五比爲閭閭使相受善爲受其慶惡爲受其患老受
而終之幼受而長之窮無歸者受而養之也夫亦居
恐弁包之而已矣四閭爲族族使相葬喪同其戚五
族爲黨黨使相救凶同其災也五黨爲州州之言賙
也謂不足相爲周也五州爲鄉鄉之言鄉也鄉之斯
飲射而賓之教合敬也故王教莫大於能羣莫先於
敬讓莫厚於敦睦莫美於不爭大道之行天下時雍
則不爭之極也故保受葬救賙賓者漸之仁摩之義
導之於德讓而要之化斯其路也於焉頒職事十有
二登萬民教之使人治其生俾毋失其職而又節之

以禮防其僞而教之中安之以樂防其淫而教之和於是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五百家爲黨黨有庠萬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各萃其子弟而教焉俾仕焉歸老而有道德者爲之師序以明教庠以視化春令民畢出在野冬令民畢入在里以順陰陽備寇賊而習之於禮春將出民旦上老坐右塾里胥從焉庶老坐左塾隣長從焉以時民之出夕入亦如之出入男子繇右女子繇左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挈不負戴於道路恒出入畢如之而閭巷庠序之間絃歌之聲渢渢

乎其相聞也蓋自田野出入造次而教固已行矣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知室家長幼灑掃應對之節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而冠冠而入大學大學鄉學也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知朝廷君臣上下之等修六德六行六藝之凡見大節焉踐大義焉

六德者智仁聖義中和以達德所得爲德教之本也

六行者孝友睦婣任恤以達道所行爲行教之務也

六藝者禮樂射御書數因性習所近而達之使各成其德而達其能是教之全也其教之不率者則有鄉八刑以糾之而悖行亂俗者不得奸焉於是比長學

其比之教治閭胥掌其閭之徵令。用起教於耿徵月
吉族師屬民讀法四時孟月之吉。若春秋祭禜黨正
屬之正月之吉若歲時祭祀于州社州長又屬之而
讀法焉皆有糾有勸以漸之于德於是乎黨正屬民
飲于序正齒位州長春秋賓于序而飲射焉三年大
比鄉大夫乃禮賓其賢者能者教成者而材諸官當
是之時教始於比閭設於州鄉本於家塾黨庠州序
以達於王國蓋天下無人而不學無地而不建之學
以教也孟春之月行人以木鐸狥於路采民風而獻
之太師比於音律以聞于天子在侯國天子巡狩陳

詩觀風而教因以設焉此王者不出戶而窺天下地官卿以敷典擾民既富而教和民則之大畧也乃王世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生而有教教始於小學小學在王宮之西既冠則羣而教之辟雍辟雍國學也而大司徒所簡州鄉邦國之俊造與焉大司樂遵成均之法治建國之學政而教之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皆祖法於虞官樂者樂也樂得其道也中和覆幬之大德祗威無怠庸常不易而後中和之德全

故祗中和之守而庸其保也於是乎孝友順德無終始而安且成焉乃語主興導諷誦以為言詩也者樂也言志而永言之以為樂者也詩見情於賦比類於比而起志於興故興者風之遠而興導之大機也樂語學焉依物以為興托辭而導之諷誦以昌之咏歎之淫液之于時言言于是語語則和平之致辭輯而懌也故不學詩無以言也夫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古帝之樂也大夏大濩盛王之音也大武武也是帝王天地統體之全是大學之所以教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學記曰比年

入學。中年考較。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慱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其比年入學何也。三歳大比。與賢能而教之學。其國子則各以其始冠之年而登之學也。故比年也。不考不視。將息而玩。能有成乎。故中一而視之。各依其始入學之年而考之。各視其所造爲之等則而較之。進之以序。而求之以其安。曲成之道也。視離經何也。離經者。麗經也。視性行之所近而易入者。循之以爲業。其爲人也敏而達。則麗之書矣。其爲人也柔克而温。則麗之詩矣。其爲

人也恭而愿。則麗之禮矣。其爲人也和靜而弘深。則麗之樂矣。離之者使身比於是。以成其德而達其材。故其爲人也。溫柔敦厚長於風。詩教然也。疏通知遠長於政。書教然也。恭儉莊敬長於立。禮教然也。廣博易良長於化。樂教然也。故時教正業。未有能釋乎四教四術者。視之。視其能身麗於此乎否也。故啓知之始。一誠也。而學求端於辨志。志何辨。莫辨於誠僞之介矣。是君子小人之所分也。故始教發其志。中年視其辨。視其於志也。介然明乎。毅然確乎。惛惛棼棼乎。而從進退之。辨志之端。一明也。離經以爲業。或怠而

弛之。於業也何有。朝焉夕焉。益焉習焉。日就焉。月將焉不敢惰。庶其益乎。故視敬業也。夫道無方。經著其方。不博習。或局方而不通。蓋古三年而通一經。經通而諸經可循而窮也。故視博習也。敬業博習。然後知學之大方。要學之詣極。合語而論。不離迷於本。故視論學也。始較。視其言也。前此乎。蓋存而不論。存其心之至也。志辨矣。學樂羣而後能安。人道莫大於能羣。其不樂羣。必有辟也。不然。必有昵也。故泥愛衆而後能羣。能羣而後和。德性涵焉。志趣漸焉。此視之也。夫師也者所嚴也。嚴之過則尊而不親。益遠實而蒙獻

無辟故愛。畏能愛故親。於師親而知其學之益也。故視親師也。夫朋友之於人也大矣。蓋取之以輔仁。孔子曰。朋友以極之。欲人之有壹也。必學明而後能知言。知言而後能知人。知人而後能取友。學至於能取友。則幾矣。故視取友也。前此乎羣而不黨。汎愛衆而無爭。壹不敢自有其斷焉。平其心之至也。比九年而視成。九年者天道九而究。王治三考而黜陟也。淵源之所漸。師友之所涵。其必且知類通達。見天地之純全。知古人之大體而知乎。其必且依仁秉德。強立不反。而仁且勇乎。之謂大成。大成者。措之用而時施之

政而達臨之大節。而介乎其不與易也。則司馬之所材也。以充庶位。此造士之大方也。大學之教。其功始於格物致知。其本約於誠意正心修身。其用達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歸也。止於至善而已矣。故咸均之法。使有道有德者教之學。沒祀於瞽宗以爲先師。瞽宗。西學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于先師。示敬道也。雅肄鹿鳴四牡皇華之三篇。官其始也。學以求志。教以官林肄之使論其始也。入學鼓而發篋。趣之於離經。曰遜志於此乎。是遜業也。不威不重。以學則不固。故夏楚二物收其威。而教先於六儀。詩曰。朋友攸攝。攝

以威儀是也。故大學之教弦也。誦也。春夏禮樂。秋冬詩書時教之正業也。久則勞而厭數生焉操縵之安弦也。博依之安詩也雜服之安禮也。退息之居學也使玩焉游焉而後安。人之性也。有能有不能。其能者得之性而成之習也稷之播種也。夔之擊拊也童而能之長而好焉不性生乎。是藝也。故興其藝則樂學不與不樂也。是達材之教也故君子之學藏焉靜一修焉操檠息焉恬志游焉適情不專一方。皆所爲鼓舞弛張。令之不倦而日漸于中和之道也。夫然故安學而親師。樂友而信道。離師輔而不反是謂強立而

大成。此造士之大倫也。夫學所以理性情。淑身心。而歸諸道也。性其未發也。是於物無涉矣。時而調之。時而攝之。使無攖於物。而自遣於本。禁未發之豫也。欲動情動。如水如火。卽發者欲自禁而無繇。如是而禁之。必扞格矣。是不豫之過也。夫時過後學。如夏而播種。秋而耘耔。將能穫乎。故學教國子及學士。必時中一而較。必時。時過而後學。猶無學也。積分而授之黍積分而視之成。譬四時之八節然。一不可得矣。所謂節也。不陵節而施。使警雋者俯就之。而懃魯愿者誘掖之而至也。何黍之不治。雜焉而施之。一不倫於理

則施者悖也。壞亂之道也。夫獨學僻也。燕朋逆也。燕辟逆也。與端良相觀乎其長善也。微其救過也。然未形。漸焉涵焉淬焉入焉之謂摩。唯然故移之以朋友。而觀摩之益微也。夫目。心神之宅也。故教者時觀外觀其形。目攝其儀也。內觀其心。目攝其心也。觀弗語而目攝之使自存。存其心之至也。不時觀而訊使心馳於訊、多其訊言而數使心馳於數訊此求者拂也。夫君子之教。牽之以爲道也。然或以牽率而退馳騖之。束縛之而敗故也。故弗牽而和。抑之以爲強也。然或以抑壹而頓沮蹙之也。故弗抑而易達之以爲開

也然或以開達而散末之思又使人無復措其思故散也弗達而思矣故辭約而達語微而臧教罕譬而喻可以爲師矣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灼知之而後能救其失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灼知之者知至學之有難易而又知其人之美惡而灼見其心然後能博喻博喻者多而寡之寡而多之或因其多而多之或因其寡而寡之忽者以爲易以其難徹之止者以爲難以其易開之精而精之精而麤之麤而精之麤而麤之強者退之強而不抑也進者止之止而不拂也昏者

昭之或昏以爲昭明者融之或虛以爲明小者廓焉大矣或因其小而小之則得其爲小大者挹焉小矣或因其大而大之則成其爲大夫喩非一端而已也夫各有當也故知微者知心入微者格心可以爲師矣夫良冶非裘也子學而爲裘學其似也良弓非箕也子學而爲箕學其似也詩曰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謹其似也不觀之效駕乎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先之也飾先之而從不先何從是故君子愼所以先人者師之謂也夫王世子貳君矣而學於學與士齒不敢以其貴富加之以友士王

尊無上而師詔於天子無北面正西嚮之席禀學焉
尊師也故曰師無當於六官而重於六官非苟爲尊
已也德不官而德尊道不器而道尊信不約而信至
時不齊而享行時中也如此而後能傅喩能傅喩而
後能無陂教無陂教而後可以爲人師也制於虞曰
上庠於夏曰東序於殷曰右學養國老在焉於虞曰
下庠於夏曰西序於殷曰左學養庶老在焉皆太學
也周人修而兼用之虞學曰米廩以養庶老冬讀書
在焉記曰書在上庠夏學曰東膠以養國老春夏學干戈秋
冬學羽籥在焉殷學曰瞽宗以祭樂祖春誦夏絃秋

學禮在焉皆太學而統之曰辟雝辟明雝和言學也者所以明和天下也又水環澤宮之丘如璧然曰璧雝亦曰成均以成其德性均調其過不及而名也膠言在郊必於郊於澤中之丘欲耳目不雜安其處而無異慮也故亦曰澤宮王擇侯國所貢士與大射其中篩焉國大事出征執訊受賑獻馘在焉其侯國命立學亦於澤而頗損其制環水如半璧曰泮宮故瞽宗東膠辟雝成均其實一也皆天子設太學以教於國者也古聖王之所甚重也故人生十年曰幼學於家學於家者就外傳而學之塾也學書記學幼儀學

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是也二十曰弱冠簡
其秀而學于鄉學於鄉者學於庠序校也始學禮舞
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其學也三十壯
有室大司徒簡其秀而學于國大樂正造焉小樂正
大胥小胥贊焉朋友移焉四術四教春秋禮樂冬夏
詩書其所術學也九年而博學無方知明強立矣而
後可材諸位於是乎大樂正簡而進之王升諸司馬
故四十曰強而仕而論官辨材始此也其不幸敎者
在鄉學則大司徒簡之而習射上功習鄉尚齒左移
之右右移之左以觀其變不變如初禮而移之郊移

之遂焉其移也蓋族也異師友新視聽易耳目而更
其所習族之之道也又不變而屛在國學則小胥大
胥小樂正簡不帥敎者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
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以興之不變王
親視學其與也蓋族也重絶人之道也又不變王三
日不舉屛之遠方終身不齒焉故司徒之敎主於使
民繇道而成俗而胄子之敎主於使人知道而成德
也然繇之者雖其不通於道而戔習服行可寡過而
刑俗得安處於田畝令詩書則誦習其文禮樂則通
習其數以億事則慧以博物則藝以濟惡有能也如

是而不彝必且偏蔽反側拂經賊德過焉不止而繼

驚乎𢑴之者之民故侯明撻記書識而不威不變必

從之以彝彝之遠方彝之棘寄退不得伍於民而後

已此王者一道德以同俗使小子有造成人有德有

馮有翼有教無斁而譽髦斯士之道也其詩曰鎬京

辟雝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笑哉

周之盛德乎至哉教乎至其國子之倅居虎門之左

爲王宮衛者有官矣諸子辨等正位春合諸學秋合

諸射使修德而學道以三德教焉曰至德以爲道本

敏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逆惡師氏以三行教焉曰

孝行以親父母友行以尊賢良順行以事師長於德行益深夫天命之中人得之爲中大本出焉達道行焉覆幬持載含容之至德歸焉故以爲道本天乾行不息人法之爲行晝乾夕惕無不敏而百行萬善從載焉故敏德行本也人心危卽逆惡時有之和順積于心不可解以事其親而逆惡必知之知逆惡而未嘗見諸行則順積之致也敎之至也鄉六行行於家必友睦婣任恤而後具此學成而宮官而學惟尊賢事師止於孝德爲其行已焉親親尊賢九經之大端能事人而後能處人於使人裕如也唯然而國子漸

於道順具天元德而詔王嬍匡王失者繩繩於無窮

此天下之大教也乃保氏養之以道而教之五禮六

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併周於應務又教之六儀於

容德益慱習焉其在宮衛次舍宮正又糾其德行幾

其出入去其淫怠與其奇衺會什伍而教之道藝故

君子之於學也沒身而已矣先王之敬斆學也沒其

身而已矣唯然知三代君臣相爲師友明穆交贊爲

天下師先聾天奥樞居其所而列曜宮乃其敷教則

固如產氣下復庶物萌生咸自夫閭巷黨庠州序鄉

學間始也豈非盛哉張曰周家之教慱大精詳未易

殫述此編遍探諸書融會綱目

鋪叙條達發揮透露

周衰王道微缺不悅學之說多有而騶及其大人青衿城闕詩用爲刺齊會之國易象春秋十三國之樂猶在而莫能宣明孔子躬神聖之資明天道而察民故上述唐虞下憲殷周閔王路廢而邪術興也轍環於列國冀於一遇而世以混濁莫能用於是退而論次詩書修正禮樂舉古樂正之所爲造士者退修之洙泗之間又贊易以明天道修春秋以定王法通四術四教總之爲六經以憲萬世而教無窮其門人弟子循誦習傳漸被於海寓絃誦詠歌考道勸德訢訢侃侃者數千人高可佐王下者德成材達

以咸適於敎蓋孔門師友於唐虞君臣均而素王之業終古一見也然自是帝王敎學不在於京邑州鄉之上而在乎山澤壇墠之間雖其甚盛而世升降繫之矣其後仲尼沒微言絕以七十子之徒林立於世而敎義章明當是時有若居魯子夏居西河子張居陳澹臺滅明居楚子貢在齊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敎士大夫而子夏之傳特盛田子方段干木之儔皆從受業而曾子之傳獨得其宗思孟纘業焉後乃有荀卿當其時天下竝爭於戰國儒術既絀至秦坑焚之禍至烈而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漢兵圍魯

中不下而諸儒尚習於講誦禮樂絃歌之音相聞高
帝喟然嘆以爲守禮義之國爲之罷兵後過魯以大
牢祠祀孔子蓋其感也當是時天子不説學而儒生
叔孫通稍通顯阿帝意就漢朝儀因用爲太常諸生
共定儀者咸爲選首而魯兩生竟斷斷不肯行也其
守道不阿世如此及太史遷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
禮器而魯諸生尚以時習禮其家令低回久不能去
也蓋孔子之迹熄巳久傳十餘世五百有餘歲矣聖
人在下而道傳其效壹至此哉始漢興方以干戈定
海內未遑庠序之事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人不説

儒孝文初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已又令儒生集撰王制經置一愽士寢鄉於文治而帝終謙讓寶清净慈儉爲道本末遑禮教也武帝即位頗垂意於六藝之文董仲舒爲上言古之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磨民以義節民以禮今陛下幸詔舉賢良而一郡一國對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白發其端於是天子下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書缺簡落朕甚閔焉故詳延天

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令禮官勸學講義洽聞
與禮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
廣賢材焉當是時公孫弘以春秋起白衣爲漢相封
侯矣悼道之湮鬱乃與大常臧博士平等上議言臣
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而建
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
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
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與焉爲博
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而上
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

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所屬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次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爲郎中者太常籍奏有茂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罷歸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於下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而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

太守。卒史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乃擇
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用廣厲學官
之路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是世有增加而
公卿大夫斌斌多文學之士矣當是時詩尚書易禮
春秋經各有師承而太師爲學士所師尊者弟子至
以久次轉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嚴師如此其後經
師著傳者得列於學官而濟南關西瑯琊千乘閒隱
居教授生徒者復往往數千人或至餘萬人。猶不屬
於庠序專門守業。論篤固而風最謹淳方宣帝少時
受詩於東海澓仲翁於是詔諸儒論五經異同於石

渠閣命御史大夫蕭望之等平奏帝親稱制臨決而經高等者立博士傳習之當是時儒者王吉貢禹畱意於風俗教化之務吉爲上言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獨設刑灋以守之各取一切故變而不可復是以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儒生述舊禮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而條當世趨務不合道者數事以上給事中匡衡言臣聞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

聲色尚侈靡好財賤義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倖以身殉利雖嚴赦之刑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俗詩曰京邑翼翼四方之極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外方郡國來者無所灋則或見侈靡而效之此教化之本原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放鄭衞進雅頌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聽令海內昭然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

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矣哉言乎有意乎司徒八
統保息本俗之敎矣其後衡孔光張禹之倫以經學
位三公爲天子師恩數隆重近古未有而諸經生各
尊尚其師說嚴承傳疆學以待問力行以待取終無
外慕臨位而不敢受必以讓其師比從政守師說不
敢廢國有大政大議不敢臆說懸斷舉師說爲對而
篤誼服勤至身爲之死中更王莽更始之亂禮樂崩
壞典文殘落而志誼皭然不替也故先漢儒風特醇
而梅福上書言昔成王以俟禮葬周公皇天動威雷
風著災今仲尼之後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

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後世為則國家必獲其福而陛下之名與天無極事需後及平帝初詔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封其後均為褒成侯光武中興首加隆重修太學式古典訪求儒雅而籩豆干戚之容蔚興四方學士雲會于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十有四家俾各以其家灋教授置弟子員受學太常以差次總領焉博士舉狀式曰生事愛敬喪事盡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奸惡交通不干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署某官某保舉

中元元年始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冠通

天冠而衣日月備灋駕清道詣焉至辟雝御東廂遣
使者以安車迎三老躬五更榮於講堂天子親迎於
門屛外交禮道中升自阼老更自賓階躋天子揖讓
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
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五更南
面三公供具亦如之五更榮帝故所從受經桓先生
也禮畢引桓先生及弟子升堂帝自下請爲說經當
是時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於
是詔尊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
終其身其後帝親詣太常爲桓先生設東面坐置几

梜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千人帝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帝謙謙不敢對曰太師在是旣罷悉以太官供具薦其家榮每疾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大醫相望於道路後疾篤帝親詣問起居至榮所居第街帝下車擁經而前撫視流涕賜牀茵帷帳刀劒衣其家多儀及物千百年鮮儷也榮卒帝變服臨哭甚哀賜冢塋首山之陽當是時自皇太子諸王及功臣列侯大臣子孫莫不學文爲外戚郭樊陰馬建四姓小侯學搜選高能受傳士業自期門羽林之士畢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斯爲盛矣

肅宗時尚書楊終言章句之徒師異道人異說用破壞大體願陛下準石渠故事詮平之一道德為後世則於是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稱制決如石渠故事。命史臣著通義記焉迨連月乃罷。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以網羅遺軼博存諸家方帝為太子時受書於汝南張酺元和二年春二月東巡狩。至于東郡詣焉命太守酺諸門徒掾吏會庭中天子備弟子之禮受尚書一篇乃行幸儒者鄭均宅問道賜尚書祿終其身望岱宗至魯。作六代樂祀孔子於闕里大會

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命諸儒講經帝謂博士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乎對曰古聖帝明王莫不尊儒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私家獨蒙其榮帝太息曰非聖者子孫能爲是言乎拜僖郎中和帝亦數幸東觀閱書府召博士諸儒問大義而司徒防爲上言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伏見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妄生穿鑿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臣聞之改薄從忠

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師學之所貴也臣以爲博士策
試宜從其家法開五十難以試之釋義多者爲上第
引文明者爲高說其不依先師以新竒相代者皆正
以爲非帝從之永初鄧太后稱制安帝方幼冲尚
書準上疏曰臣伏覩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
東西誅討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
明皇帝兼天地之姿並日月之明庶政萬幾無不簡
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饗射禮畢正坐自講闗里
之化矍相之事不足方之朝多皤皤之良布在廟廊
每於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金聲玉

振小大隨流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論語化自聖躬流入蠻方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文史則去法律而學詆欺德陋俗薄滋以苛刻昔孝文竇太后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鄧國書佐使讀律令通知爾教期治之意樊準南陽湖陽人宏族孫少勵志行業儒以父產數百萬讓孤兄子於是太后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妙簡博士必得其

人以勸後進而安帝薄文藝不好也當是時太學頹敝博士棄不講習朋友怠散永建中將作大匠翟酺爲上言孝文皇帝經置一博士武帝興學宣帝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若內外講堂諸生賫巷海內宗嚮明帝重辟雝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宜兼存之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頹廢鞠爲蔬圃宜更修繕誘進來學順帝從之而太學堂房門舘復備諸郡國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成帝課甲科四十人乙科二十人至是甲科五十人乙科三十人幷丙科二十人爲百人）用左雄言召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

鄉子弟受業篤有志操者增養給而童子年十二能通經者拜童子郎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人其後桓帝時諸儒郭泰賈彪等遊太學學士宗之與司隷膺太尉蕃尚書暢更相褒重爲世表而太學生競爲危言深論以激世爲宦官所忿嫉於是鉤黨之禍作而學士無慮多誅僇烈矣始延熹初太學西門自壞平原襄楷歎之曰太學天子教化之宮門無故自壞文教其將衰乎已而果然靈帝溺辭自造皇羲篇五十章開鴻都門學引諸生能文賦者數十人以不次擢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人以充賢

士恥與其列議郎邕上書言古者取士使諸侯歲貢其德行道藝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文武並用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康國理人未有其能陛下即位首先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人之本也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亦復隨輩擢拜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不可復使之從政理民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率從若乃小

能小舍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當志其
大者遠者願幸留意蓋終漢世自天子王侯中國咸
尊六籍爲素王大業潤色遵明其賢者修諸身而見
於世謀王謨國撰著講授咸不詭於宗經故西京醇
厚東漢風節三代而降斯爲美而先漢循吏蜀守文
翁潁川守韓延壽之倫猶能以興學明敎爲大務舉
察辟薦庶幾古州里庠序之化俗漸漬於學而成風
始蜀郡僻陋有蠻夷風郡守文翁誘進之以敎化乃
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智者親飭厲遣詣京師受博
士業學成歸以爲右職又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

縣子弟受學更其繇高者補郡縣吏次舉孝弟力田吏民榮之爭願爲學官弟子繇是學者比齊魯焉潁川多豪強難治延壽欲教以禮讓乃首召郡中長老爲鄉里信向者數十人具酒食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語長老各自歡幸願受令因與定嫁娶喪祭儀品令畧倣古禮而毋過於法又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祭嫁娶禮百姓遵用風化勃然後入爲左馮翊黃霸因其迹而條教益設而大治天子下詔稱揚之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孝子弟

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
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興於行誼。可
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
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穎川有行義民三老力田
皆賜爵及帛有差。施于東漢。流風未泯。蕭亭長仇覽
制科令。勸人生業。至果菜鷄豚畢有數。農事訖則令
子弟就黌舍羣於學。其剽輕遊恣者。督課之田桑。振
器卹窮民。大嚮服化。烝踞悖卒成孝子。蓋其風如此。
漢末凌遲。三國兵爭。始猶沿先代之故。興學講業。正
始而後。王衍何晏嵇阮之倫。扇以玄言。士溺恬虛放

而成俗雖視禮法經視名教流溢無簡貪實溺女祀
爲性然氏羌戎羯交亂于土中波及六季莫之能反
彼其初徒以萬物生於虛無成其簡曠託名教無所
用快其宏論而流乃漫濾底是也晉宋梁隋之間益
之以佛說益宏濶勝大王公崇奉學較淪没曾莫省
顏賀循戴邈王儉之流稍請遵明而習俗益敝終莫
能振當晉時鄱陽內史虞溥獨罰意庠序之事移告
所屬縣招學徒至七百餘人溥作誥諭之畧曰爾文
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講修典訓此大成之
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始學者不好

也比至朞月愽習滋多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不覺大化之陶而入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見其久而渝矣未見學久而渝也夫工人之染先其質後修其色修色積久而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忠信是已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成德夫學不患才之不及而患志之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馬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又曰鍥而舍之朽木不知鍥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時祭酒求更起學舍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孔子射矍相之圃而行禮大樹之下無

爲民費諸猶淳質有漢儒風元魏孝文篤意斯道建
辟雝尊事老更及遷洛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斯文
鬱然復興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大者千餘人小
者數百人周文開府設崇文之觀重戚均之職徵沈
重於南荆禮熊安生於東魯是以天下慕向服儒服
挾先王之道者比肩歸之雖通儒盛業有遜前代而
流風爲競矣道喪千載而王文中子皇然遠覽於周
公孔子之道遵修鴻業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道修
於近治反乎本好而能樂勤而不厭困而不懾窮而
能通而三才九疇屬布衣也當是時河汾之間講義

勸道絃誦詠歌不列於庠序而訢訢休休微言妙論庶幾哉洙泗之風其徒遵其道而受業者數千人有造有立蓋天之厭亂極矣會且開唐宗昌明之治豫爲之設科儲才而房杜王魏之倫因成佐命也唐始受命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有國子學置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勳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勳封之子爲之有太學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朞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爲之有四門學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勳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爲之其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爲之其律書算皆有學律學生五十人書算學生各三十人

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事者爲之。其京尹府有學。學生八十人。京縣五十人。而天下諸道州縣率置學。凡三等。上州學生六十人。中下州以十爲差。上縣學生四十人。中下縣亦以十爲差。國子監生。尚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凡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穀梁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而門下省。有弘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詔宗室功臣子孫學焉。皇緦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實封者、京職事官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之子爲之、亦甚設矣。太宗櫛風沐露。銳情經

術。即秦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旣即
位。於殿左置弘文館。引學士番宿更休。每聞輒召對
討古今。道前王成敗。至日昃夜艾不怠也。貞觀六年。
詔罷周公祠。以孔子爲先聖。封孔子後德倫爲褒聖
侯。顏氏爲先師。制太學四門律書算學。皆隸國子監
聘天下老師淳德爲國學官。數臨幸。命祭酒博士講
論經義。賜東帛。諸生負至三千數百人。自玄武屯營
飛騎。皆設博士授之經。四方秀乂。挾策負素。坌集京
師。而文治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國
並遣子弟入學。凡八千餘人。侈袂方屨。肩摩武接。國

學之盛近古未有也已又命讐正五經訛缺頒天下示學者命諸儒萃章句爲義疏行之因詔前代通儒用其書行其道者宜褒嘉列饗于孔子廟庭方帝即位祕訪羣臣喟然歎承大亂後恐敎化未易達也魏文貞對曰久安之民驕逸驕逸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之猶饑易爲食渴易爲飲也帝然之封德彛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魏徵書生未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而身致太平苟謂俗漸澆訛

則至于今日。當盡化爲鬼魅矣。陛下安得而治之。帝曰善。由是垂意教化。而文治大行。玄宗即位。重儒學。詔羣臣及府州縣舉通經士。而太常馬懷素散騎常侍褚無量以侍讀入勸講禁中。帝讀書有疑義從問質。以無量羸老。造腰輿。使內侍舁之。親送迎待以賓師之禮。已又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撰講議勅有司優給。中書舍人堅頗以爲多費。皆言之。相張說曰。古帝王於無事時。往往肆意於聲色犬馬。今上延禮文儒。垂意典籍。甚盛。爲益者大。爲費者小。陸生之言何不達也。時詔天下州縣里皆置學而先聖孔子褒封

宋崇極不副於帝心乃尊諡爲文宣王封其後襲文
宣公於廟正南面位諸十哲七十二賢皆加秩而顔
子特進兗國公是時祭酒楊瑒爲上言古者公卿大
夫之子弟及諸侯歳所貢俊秀皆入太學漸漬於禮
樂三德四教比學成而後官唐與二監舉者以千百
數當入選考功覆較登第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
下明經進士歳纔百人二監得與舉者無幾是學徒
空費官廩而博士爲濫祿也國家啓庠序廣化導將
有以用之而猥以限約格之也且流外出身及諸色
仕者歳至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十一胥

史浮虛之徒毗先王禮義并得與服勤道業者挈長
度重也而旁羅收之欲望俊乂之在朝也難矣又奏
言春秋儀禮書傳浩繁今習者纔十一二而有司帖
試明經不質大義獨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以困之
將廢無日請帖平文以質大義能通者稍加優仕以
弘獎儒學從之代宗時詔皇太子詣國學行齒胄禮
國子司業歸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而講試無法
欲因以更法復古乃建言天子學曰辟雝水環繚如
璧然其諠言以禮樂明和天下也云爾漢光武立明
堂辟雝靈臺號三雍宮至晉別立國子學以造士今

辟雝獨闕。請以國子監爲辟雝。省祭酒司業。非學官宜稱。請以祭酒爲太師氏。司業爲左師右師。近世明經不課義。先帖經。穎門廢業。傳授道絶。請尚書周易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通置博士一員。皆兼通孝經論語。四品以上各舉德行純絜。文詞雅正。儀矩莊重。可爲師表者以聞。在外給傳。七十者安車蒲輪敦遣。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生徒有差。且條教授法。學生謁師。贄用服修一束。酒一壺。衫布一裁。色如師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修。斟酒三爵止。乃發篋出經。摳衣前請師爲說經大略。然後就室。朝晡請益。二時堂上訓授。示以文行忠信。孝悌睦友之道。旬省月試。時考而歲貢之。天曹

視生徒及第多少爲博士考課殿最有不率教者夏楚之移禮部爲太學生太學又不變徒之四門又不變徒本州學復不變罰役如初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學不成者亦歸之本州禮部考試法請罷帖經於所習經及論語孝經條問大義二十而得十八爲通第二道以本經對三通二爲及第其孝行聞鄉里者及舉解具以聞試闕一二許兼收有詔尚書省集百官議皆以去古久遠制度難分明省禁非外司宜稱周世官稱氏國學非世官不得稱氏崇敬議非是本所議有意乎興學而大都文具無本實故不行其後鄉貢進士李行修上書言臣伏覩漢初經籍所起繇口傳壁匿而煥然明備繇朝廷修廢官立太學朝夕講貫以究聖意歲時程課以嚴師道使然也迨乎桓

靈之世遂能使諸儒扶持元極匡飭頹俗傳委裘以
終大運非儒術已試之明效與近學無專門經無師
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生徒辭之中科不能
使天下辭之致理明矣大宰五經皆然臣獨以詩學
上聞趨所急也夫詩者發人情性之藴故謂之風手
舞足蹈之音作用之崇祖德垂風聲勞歌怨誹之音
作用之察治理審教化是以四海雖大羣生雖廣猶
生人之和氣息乎踵達乎顱而流乎手足猶草木之
豐澤漸乎根窮乎杪而被乎枝葉氣無湮滯情無閼
欝如此則詩得其任風得其性也昔殷周相承俱有

聖治道洽于下告成功於神明德澤衰反謬於禮素文主譎諫而不許其教温柔敦厚而不愚仲尼接于其時謂王者宜以陶治風俗臣下宜以洗濯滓穢乃採詩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非如春秋諸經或革或因相錯而成也志士躬當治亂之時氣有慘舒感於物而後動積於中而後形故言之成文歌之成聲聖人以全動物物從自化未施敬於人而人敬未施哀於人而人哀頑者以之開明躁者以之舒釋道源既失絶而莫嗣獨有楚屈原頗得詩人之風介於子蘭靳尚之間終以放死洎秦姍笑三

代燔燒經籍世儒坑死後學喑呃相授以及漢興離全經者七十年師口說者四三輩漢武篤好立於學官雖章句大修而比興未喻時楊雄司馬相如巽愞觀望勸百諷一推波助瀾文雖有餘不足稱也然以本學寖盛時因災異屢啓旨聲初或不究終得其助厥後君臣道薄詩道陵夷蘊義感激之士至日生何後乎鬱怏嘆喑莫通其源臣伏以爲詩教未隆於時則士不勸風雅未洽於下則言多舛陛下加禮巖穴發揚幽仄以文讓次征伐而不暴以誠明推教化而不浮如此則詩學何爲鬱然積於空虛不用之地乎

願詔公卿諸儒講其同異約其指要其有能列四始之元本窮六藝之粹精講之以多物而無諱蔽之以一言而得旨者使爲經師俾傳而行之其毛鄭不安者隨宜刊正選立博士弟子員如漢故事然後命瞽史納于聰明命司成敎之世子是謂端本繇朝廷被于民庶由京師施之遠方是謂埀化復釆詩之官以察風俗是謂兼聽優登才之選以勵生徒是謂興古四者旣備大化自流則動天地感鬼神德豚魚丼堇荼來異俗懷鬼方推而廣之神而化之無難矣微臣不知時變溺於師言謹昧死以聞而是時皮日休請

立孟子爲學科上書言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有熟
莊周列禦寇書者亦得登科其誘舍雖深而懸科固
未正也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光乎百氏諸子之不異
於道者惟此而已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
以爲方外之士鴻荒之民豈能有益於輔世貞教也
哉此之不列而彼之崇長何也請下有司立孟子爲
學科有能精通其義者視明經選皆尼不行唐自中
葉老佛顯行儒道媮末濫竽顯仕稱儒者顧相助爲
怪神昌黎韓愈始銳然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嚮然
引聖爭四海之惑屢跲復振元和中爲國子博士上

書言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不復原本至使公卿子弟恥游太學而工商凡冗或占上庠宜革正以贊鴻猷請國子舘生員依六典蔭補其太學舘願許無資蔭有才業人以充如有蔭資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錄又言近年吏部所注學官多循資叙不考行能令生徒靡觀不自勸勵請自今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登科人不擬其新授官上日必研試乃授用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後愈爲潮州刺史而潮人未知學乃與士於學牒諸縣置鄉校云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不知以

德禮爲先而輔之以政刑也欲用德禮未有不繇學

較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百十年間不聞有進士

明經業成貢王庭試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

禮耳未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固其所也夫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萬有餘戶豈無庶幾者耶

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勸里閭後生無所從學此亦縣

之耻也秀才趙德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

王之道論說之且排異端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

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莞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

風刺史已出俸百千爲舉本收其羸給學生厨饌而

潮文學始於此時閩越地亦未有學貞元初常衮以故相出爲福建觀察使乃設鄉校興學者召學士與爲客主之禮諸觀游宴饗必召與未幾皆化翕然故潮海閩越之人舉進士仕上國自韓常興學始而後乃駸駸乎中州埒也至于今頌韓常之功不衰自唐世興學而設科專詩賦不要於本實中更兵革已復廢墜天下競於聲偶爲祿利資視梁昭明所輯文選爲六經末益漫漶自楊綰鄭餘慶鄭覃以大儒輔政議抑進士之業復學科先經誼後辭賦然終已莫行五代學廢後周太祖詣孔子祠致奠左右曰孔子人

臣也請無拜。周祖曰。孔子百代帝王師也。其敢不拜。乃再拜。世宗營國子監置學舍。至宋祖尤重學尊先師。嘗歲三詣學。詔有司增脩國子監學舍。塑先聖亞聖十哲像。繪先賢先儒像。尊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十哲公。七十二子侯。從祀先儒伯。帝自爲孔顏贊。命宰臣兩制分撰餘贊儒贊。而國子監言監生徒額七十人。詔分習五經。中繫籍不至者多。請令赴進士諸科者補生徒之闕。詔從之。然世更大亂。學者衰少。亂稍定。儒者往往依山谷講授。徒多者至數十百人。而嵩陽。嶽麓。睢陽。白鹿。四書院爲最著。太平興國中。詔

紹孔子後宜爲文宣公。彌其家租稅。幸國子監。謁先聖。禮畢。張帝幕。召博士覺講經。賜金帛。眞宗東封。詣曲阜。謁先聖廟。服韡袍。酌獻。行再拜禮。仍詣墓奠。追諡玄聖文宣王。後以國諱改至聖。從祀諸賢儒。畢差次增封。詔州縣有聚生徒講讀之所。並頒賜九經。仁宗即位。首命龍圖閣學士馮元領國子監事。且命薦博明經術者以聞。慶曆中。參知政事范仲淹請興學。較重本實。於是下詔言。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此其道博深。而有司操聲病章句拘攣之。吾豪雋奇偉之士。其何以奮焉。夫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

敎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者並進朕甚痛之夫遇八
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更制以尊子大夫之
行盡學者之材。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
學者益進脩無失時。六部使者選所屬充敎授員不
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於是府州縣以次立學
較造士。而宋興亦既八十有四年矣。當是時天下乂
安。取材惟進士諸科爲最廣而貢禮部數絀者。亦具
得特奏名。於是士玩愒不學。帝下詔揚厲之曰學猶
殖也。不殖將落薮遜務時敏厥脩乃來。朕慮天下士
有遺也。念屢舉不中科退者。不能友其閭里故特奏

名而狃于寬恩遂隳棄素業賤甚耻之自今以往其篤
學愛特無習僥倖焉先是侍講胡瑗教授湖州二十
年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於
是推本古聖賢所以治己治人者爲教本嚴條約以
身先雖大暑必公服端坐終日嚴師弟子之禮視諸
生如子弟諸生亦信愛之如父兄解經中至有要義
懇懇爲諸生言所爲治身約心者置經義治事齋其
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
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務之於道藝
學徒或不遠千里而來來以千數日月刮劘爲文章

皆傳經義本師說以理勝尤敦尚行實至是有司言
瑗湖州學諸所爲條科甚具請下湖學取其法著令
爲太學程而召瑗爲國子師瑗既至請擇其徒之已
仕者盛僑顧臨輩分治其教如湖學加篤焉始疑駭
謗蠭起而瑗誨誘精力不怠倦卒以有立而衆大嚮
服也四方士雲集黌舍不能容毎公私試罷掌儀率
諸生會首善堂令雅樂歌詩迨乙夜乃散諸齋以其
間歌詩奏琴瑟而絃誦之聲徹於中外其弟子雖散
居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
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

知爲胡公也方洛學未興而正叔詣太學就瑗學瑗得其顏子所好何學論大異之命分主教事蓋卓然有得於古守約達材之教者如此神宗垂意儒學廣太學講堂齋舍勸學官增置直講爲十員率二員講一經令中書遴選主判官生徒初入學者爲外舍額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人內舍升上舍員百人各執一經從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上中書其正錄學諭官以上舍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判直講薦之中書奏除官始命諸州置學官率給田十頃以贍士置小學教授而程純公顥爲監察御史裏行爲帝言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未大醇風俗未盡美士鮮謙遜之節鄉之廉耻之行刑繁而奸不爲止官備而

材不足用則學較不修師儒不立無以風勸表厲之
而然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今去聖久遠儒學廢熄
人執私見家爲私學經訓支離無復統一道之不明
不行固在於此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方岳州縣之
吏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
其次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以名聞上者朝廷厚禮
延聘次者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宴閑豐其廩餼
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
教自小學灑掃應對進退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
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勸漸磨成就皆有節序其要在

於擇舍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以至於聖人之道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師次以分敎天下之學始自藩省至於列郡擇民之俊秀士之願學者優其廩而蠲其徭自太學及州郡學擇其道成可爲人師者使敎于縣學而千室之邑達於黨遂咸以次修庠序之制敎焉每歲縣令與學之師以鄉飲酒之禮會鄉老推經明行修而材者升之州學郡守又與其師行鄉飲之禮會郡士推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而賓興之太學太學聚而敎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

凡選士之法必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

明學業曉達治道者以充薦舉私非其人者覺免失舉者奪官二等如此則教養之法一出於仁義道德而升進者又專於行實材能諸聲律小碎糊名謄録一切無義理之弊盡屛不用不數年間學習丕變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漸於謹淳王化之本也當是時顥與弟頤得汝南周敦頤所授道學之要而發明光大之會歸于六經顥中和具體頤敬義成德天下師仰爲洛學古學蔚然勃興道業傳數世而關中張載銳然於古知禮義務之道關中人士師尊之躬行之多與洛人並蓋孔子沒至是千五百年矣而

神宗於純公甚信用會相安石柄國欲以其說易天下尼不行巳純公出爲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以孝弟忠信之行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孤煢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置較暇時親詣較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爲易置之俗始甚野不知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教之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又隱然古鄉大夫州黨之教也而陳襄爲仙居令正歲耆老大集告之曰爲吾民者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
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
相助無墮農業無作非爲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
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班白者不
負載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是時藍田呂大防大
臨兄弟受學於程張爲鄉約以導俗爲約四一曰德
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
恤各有條教月朔會鄉民相勸勉意主於化民成俗
時以丕變而用不大行元豐中太學置八十齋齋五
楹三舍生各以差次增廣又新更學制養士以千數

而司教者往往峻要束為煩苛元祐初御史劉摯䟽言學較以養育人材為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宜以法也雖羣居萃聚訓齊之不可以無法而實禮義存焉今法禁比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相疑以求苟免甚者博士諸生禁不相往來教導無施質問無所但月一巡所隷之齋而止豈稱先帝所為造士之意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以君子長者之行應之若遇以小人犬彘之道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為而已矣於是詔崇政說書頤看詳學制而頤議以為學較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非教

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未至學官召而教之不復定
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立觀光法鐫解
額以去利誘。置待賓吏師齋省繁文以專委任。他諸
勵行簡以厚風教者數十條。而議者訾其高濶慕古。
尼不行。始宋興未遑庠序之事。諸名碩條天下事。莫
不以建學明教爲先務。其大患獨以爲任不立不行。
紹聖崇寧間學較之制大設。營辟雝。增學正學錄官。
養士數千人。詔取士一於學較。廢科舉法不用。又立
八行取士法。以三舍遍登時稱爲太學極盛而羣姦
擅國。嚴元祐學術之禁。尊王荆國安石爲舒王配饗

孔子。位次孟軻。學官講業。非新經義若字說禁不得
用。崇尚老莊。絕滅史學。慱士弟子語。稍稍及休兵節
用。即羅禁罔。雖引用尚書制治未亂語。亦以爲訕謗。
擯排之。用典大獄。以爲一道德同俗也。法莫良於學
較。苟非其人。亦不能以自行。況其他乎。建炎初。詔即
駐蹕所置國子監。御史葉林言。光武起河朔。晉元典
江左。於天下僅十分之二三。而急於建學。未嘗以恢
復軍興爲解。皇宋以儒立國。垂二百年。懿範閎規。非
漢晉比。今駐蹕東南。百司庶府。略備。而太學未建。非
所以觀天下也。討太學官吏生徒之費。不過一觀察

使之月俸願謀之大臣咨之宿儒復盛典以光文治
時廷議以爲學制倣元豐則國力未贍苟加削弱郎
自損細請需後迫和議定而太學始建置官師養士
而奸檜用以文太平光宗時吏部尚書趙汝愚請倣
舍法補學徒及諸州學教養課試升貢之法下有司
條上而未侍講熹著議言古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
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
蓋居之者無異處官之者無異路取之者無異術故
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乎德業之不修
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而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

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也今學較所教旣不本於德行
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其又弊則所爲空言
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以敗壞學者之心術治經者
不復讀經之本文與先儒之傳註但取近年科舉中
選之文諷誦摹倣轉相祖述以治經爲經學之賊以
作文爲文字之妖是以人才日衰風俗日下朝廷郡
國有一疑事嘗試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相顧眙愕
而不知所從亦可以知其爲敎之得失矣議者不原
本其所自尚猶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爲大患豈不謬
哉古大學之敎先於致知格物而考較之法又以九

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葢天下之理皆學者所當知而理之載於經者固各有官而不苟相混也况今樂亡禮缺二戴所記巳非正經而治經者又類舍其所難而趨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亮舜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所短者亦豈可不精擇爲趨舍哉至於諸史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而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刑法兵制之屬在焉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者一旦欲盡通其理勢固有所不能惟合所當讀之書分

年而課試之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通其三四之
一則亦宜若無甚難者今欲諸經各立家法主注疏
而討論諸儒先之說附焉以易書詩為一科子午年
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禮為一科卯年試之春秋三
傳為一科酉年試之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論則
分諸子為四科分年附焉策主諸史時務傳焉將士
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德成材達而可為當世之
用若學較之師必遵仁宗之制選士之實有道德可
為師表者為學官而久其任使講明道術而裁減解
額舍選謬濫之恩獨使為之師者考察其德行之實

以聞。而命之官則太學之教不虛而懷利干祿之流自無所為而至矣。諸州縣教官亦皆舉德行人以充使州縣之學稍知義理不但為科舉之文然獨其私議云爾。而文公知南康時數詣學與諸生講繹訪白鹿書院遺址奏復之休暇造焉揭虞書五教中庸明誠五目易損益二大象若言忠信行篤敬等語置楣間。使學者有所持循諸規矩禁防盡脫畧不急而人士渢渢於學多所興起其知漳州采古喪祭嫁娶之儀揭示之命父老解說以風民於禮讓又增損藍田呂氏鄉約以行俗故以浮屠聚會云為傳經亂化者

罷禁之。風施于斯。今則小試之效行之者遠矣。自崇
紹主熙豐。設黨禁以禍宋。而天下賢士大夫尊用程
氏之學。潛居教授。循習承傳。不爲悔。至南渡而程門
弟子楊中立。時尹彥明。焞道成德尊。爲當世表儀。人
士頌師尊之。爲左司諫陳公輔所忌惡。上書言大學
宜以孔孟爲師。中庸爲至。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
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倡爲大言曰。餘則
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死不傳。而傳
之頤。狂言怪語。淫說詖辭。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
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聚游談而長浮僞乞

禁止以端士習天子爲下詔申禁時尹焞方以處士
薦召爲崇政殿說書辭不至勑敦遣旣就道聞之留
不進懇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沒守其
學又二十年矣使濫經筵所敷繹不過其師說使舍
所學則欺君父也遂留不進於是侍讀胡安國力疏
言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深高難
行之說而士學宜師孔孟此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
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
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知其
道可學而至也不然世獨以六經庸孟之言資口耳

取世資微爵祿而已矣今欲使學者師孔孟踐中庸而禁使不得從頤學是猶欲入室而閉之户也夫頤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遺旨而知夫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曰其文孝弟顯於家庭忠信動於鄉里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予也則高視闊步豈曰其行自嘉祐來頤兄弟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欽慕而師尊之爲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乞下禮官討論故事加封爵著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用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

得作於是公輔等交章痛詆其學術頗僻遂罷去而道學之禁始於此初秦檜本從游酢爲程學靖康中虜陷京師與御史馬伸請立趙氏後及柄國姦露爲士論所不與慚之欲反噬以自快右正言何若阿檜意言程頤張載遺書乃專門曲學請戒內外師儒官加禁絶檜從申禁焉孝宗銳志事功以士大夫倡清議矯激爲名高害治也內惡之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得以頤安石之說取士而秘書郎趙彥中攻洛學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士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爲師可矣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辭相高而

別爲洛學飭恠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僞之實
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
在監察御史陳賈入對言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
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
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
徒乃以謂己所獨能是獨假其名以濟其僞耳願詔
中外痛革於聽納除授間擯其人勿用庶多士靡
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實宗社無疆之福此其
說未始不以大經聖賢爲主意若以抑浮僞而不知
謹獨踐履正心誠意之說彼習聞其號曾未嘗一宣

諸心而泰然以爲世所共學也用行其娼嫉豈不謬哉會朱侍講熹召爲兵部郎辭方入對侍郎林栗與論易西銘不合大惡之遂論熹本無術學徒竊程頤張載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百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絕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將置朝列而熹聞命遷延坐索高價門徒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得旨除郎而傲睨不肅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耶緣熹既除郎官於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鈞乞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之戒

帝謂粟言過當相必大曰熹上殿日足疾猶未瘳牽
勉登對非有傲睨帝然之而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
考粟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以私意遂
忘其欺至中所謂道學一語尤利害所繫不可無辯
昔自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目或以爲好名或目爲
立異或斥爲朋黨近又剏爲道學之目以錮之始於
鄭丙繼以陳賈居要津者密相指授見士大夫有稍
慕修潔者輒以是名加之以爲善爲玷缺以好學爲
愆尤於是賢士惴慄中才解體銷形滅影以避此名
粟官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而襲鄭丙陳賈密相

付授之說以道學爲詬病出一熹未甚害第恐游辭一倡讒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願陛下省察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去迨韓侂胄以熹侍講時格內批拒已也欲中其心而未有名奸人逢之言此輩以道學目之何罪獨名之僞學可立盡於是御史何澹劉德秀等言乞勑學士專師孔孟禁僞學將近世語錄之類燔毀而濂洛關閩之書遂爲世大禁有胡紘者故嘗謁熹武夷山中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有加大不悅曰是不近人情有沈繼祖者少嘗掠熹語孟說以自售至是共詆誣熹以

十罪且言熹以喫菜事魔之妖簧鼓後進張浮誕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詔熹落職竄元定道州後禁稍弛紘復言自御札存赦偏建中之說急於承奉者取僞黨次第擢用建中靖國之事可爲永鑒茶馬使丁逢極論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以爲證務扼之俾不通於是顧以元祐黨人爲賢而籍其言斥道學以爲快也時選人余嚞至上書請斬熹以絕僞學參政謝深甫抵其書於地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何罪猶爲有人心焉爾蓋侂胄僞學之禁大設而非久誅竄其黨具獲罪已理宗讀文公四

書集註及諸所爲書尊信之封徽國公宋亡而朱學大昌。張㮄曰。非宋俱以世代爲序。此却不分世代。只以學軰道學分兩㪅。嗟夫士論每公於身後而娟嫉取快於目前。雖其言行能屏斥彥聖排抑賢哲。然直一時之快耳。比於論定。如辯蒼素。又不懲悟踵相掎齕。遺自起奠禍延國家亦何益之有哉。害乎唐虞德有言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庠序而師道爲天下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山澤而師道爲天下私。雖所寄無以異而世之升降繫之洛閩未論。卽漢經師濟南關西瑯琊手乘講習誦傳不屬於庠序而固豈道之所寄也奈

何乎已則不脩而忌人脩如虵傴然見人輒怒而欲芔心之為快乎自漢李膺朱穆蒙宦官之禍太學諸生劉陶等三千人集闕下頌言其寃唐國子司業城以忠信禮教得士心左遷道州太學生何蕃等數千人伏闕下上書請畱之汴宋之季國祉傾側太學生陳東率諸生請斬蔡京等六賊謝天下明年春上皇東幸變請追童貫正典刑丞相綱罷檛登聞鼓乞復起綱安小外後竟以畱綱故論外而士氣愈益振其後諸舉措關國大體者太學生輒往往上章無忌諱即大奸巨憝獨以計柔其心而卒莫敢動也故其時

有無官御史臺之稱嗚呼國重於士論而激極流反
鈎黨捲堂之禍亦濫烈汰矣

明興

太祖高皇帝未　正位時即建國子監興學洪武初即
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
莫先於學校至元其弊極矣先王衣冠禮義之教胥
擅於夷狄人紀蕩然兵變而來人習戰鬬惟事干戈
莫講俎豆欲興化何繇今朕統一天下復中國帝王
之舊內設國子監念不足盡延天下之俊其令郡縣
並建學較以作士師生月廩食有司供饌學官月給

俾講聖道使日漸化於先王之舊焉八年春　詔諭
都御史曰惟致治在善俗善俗視教化教化行雖閭
閻可化爲君子教化廢中材不免於小人近北方喪
亂人鮮務學其選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往各郡
分教使人務學而興材於是選林伯雲等三百六十
人續食遣而時輟翰林院修撰簡討爲郡學官巳復
令按察司精考儒學官不稱者送部別調蓋重郡縣
學如此巳　詔郡縣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程課於
是天下窮鄉僻壤咸有學有社學嚮方矣方
上創業而師行所至往往先詣學謁先師巳乃視事巳

念國學地隘陋不稱登雞鳴山見其下地平敞云甫
朝益遠可營學使士得一耳目專於業莞然喜曰此
天所藏以遺朕與一代學也命工部集百工搆造而
孔子廟建于學東
上數臨視爲位置規畫明年成
上親詣學祭孔子服皮弁執圭再拜獻爵復再拜乃退
御彝倫堂　諭祭酒顒曰天下言道之中正者莫如
儒往古聖哲不儒名而德行實儒孔子生周末身儒
道行儒行立儒教率天下於中正故爲萬世師卿等
位師表當以孔子之道爲教弼天下於道復取尚書

大禹謨洪範親反覆開諭　賜侍臣宴竟日而罷已
命國子生月賜糧給其家先是
上諭博士傚言爾等宜一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毋
以儀秦縱橫巳　命參讀漢劉向說苑及律令葬
勑禮部頒定國子監規條復　手勑諸生言爾太學
生務謙柔恭謹毋縱血氣人我之驟固守仲尼所謂
四非之目積日經旬踰歲月不變則賢人矣既已勑
禮部條陳警戒其勉循毋忽其欽定學規嚴師弟子
臨屬之禮務於整齊嚴肅以禮義相先學主理性明
倫期於適用諸所為防非訖欲之道甚備而天下府

州縣學亦具科條禁令立臥碑其中令遵守爲禮部
奉　欽依出榜曉示郡邑學較生員爲見言事理本
部照學較之設、本欲教民爲善、其良家子弟入學、必
志在薰陶德性、以成賢人近年以來諸府州縣生員
父母有失家教之方、不以尊師學業爲重、保身惜行
爲先、方知行文之意、恥視師長把持有司、恣行私事、
少有不從、即以虛詞、徑赴　京師以惑　聖聽、或又
暗地教唆他人爲詞者有之、似此之徒、縱使學成文
章、後將何用、兄爲人必不久同人世、何也、蓋先根殺
身之禍殺身豈有長生善終之道、所以不得其善終
者、事不爲已、而訐人過失、代人報仇、排陷有司、此志
一行不至於殺身未止也出榜之後、良家子弟歸愛
父母之訓、出聽師長之傳、志在精通聖賢之道務必
成賢、外事雖有干於已不爲大害亦置之不忿、固性
舍情以拘其心、待道成而行、豈不賢人者與、一令
後府州縣學生員、若有大事干於已家者、許父兄弟
姪具狀入官辯別、若非大事、含情恐性、毋輕至公門
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少、愚癡者衆、其父母賢
智者、子自外入、必有家教之方、當愛而無違斯孝行

矣、何愁不賢者哉、其父母愚癡者、作為多非、子既讀書、得聖賢知覺、雖不精通、實愚癡父母之幸、獨生是子、若父母欲行非為、子自外入、或自內知、則當再三懇告、雖父母不從、致身將及死地、必欲告之使不陷父母於危亡、斯行孝矣、一軍民一切利病、並不許生員建言、果有一切軍民利病之事、有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朴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無得阻當、惟生員不許、一生員內、有學優才贍深明治體、果治何經、精通透徹、年及三十、願出仕者、許敷陳王道、講論治化、述作文辭、呈稟本學教官、考其所作、果通性理、連僉其名、具呈提調正官、然後親賫赴京 奏聞、再行面試、如是眞才實學、不待選舉、即時錄用、一為學之道、自當尊敬先生、凡有疑問及聽講說、皆須誠心聽受、若講解未明、亦當從容再問、毋恃己長妄行辯難、或置之不問、有如此者、終世不成、一為師長者、當體先賢之道、竭忠教訓、以導蒙愚、勤考其課、撫善懲惡、毋致懈情、一提調正官務要常加考較、有敦厚勤敏、撫以進學、懈情不律、愚頑狡詐、以罪斥去、使在學者、皆為良善、斯為稱職矣、一在野賢人君子、果能練達治體、敷陳王道、有關

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者許赴所在有司告給文引親
齎赴京面奏如果可採即便施行不許坐家實封入
遞一民間凡有寃抑干於自己及官吏賣富差貧
重科厚斂巧取民財等事許受害之人將實情自下
而上陳告毋得越訴非干自己者不許及假以建言
爲由坐家實封者前件如已依法陳告當該府州縣
布政使司按察司不爲受理及聽斷不公仍前寃枉
者方許赴京伸訴一江西兩浙江東人民多有事
不干已代人陳告者今後如有此等之人治以重罪
若果隣近親戚人民全家被人殘害無人伸訴者方
許一各處斷發充軍及安置人數不許建言其所
管衛所官員毋得容許一若十惡之事有干朝政
實跡可驗者許諸人密切赴京面奏一前件事理
仰一一講解遵守如有不遵並以違制論一欽奉
勅旨榜文到日所在有司即便命匠置
立卧碑依式鐫勒於石永爲遵守 初禮部奏增國
子生
上曰楊雄言務學不如務求師師得其人則材成不得

其人廣生徒何益今民間俊秀可充選者甚衆而祭
酒之人卿等其爲朕詢采天下通今博古才德兼備
足爲人師者以名聞於是起致仕尚書侍郎及四輔
官驛召至皆　手勑署祭酒司業官十四年以　文
淵閣學士宋訥爲祭酒　勑諭之曰太學天下賢士
所關禮義之所自出也自建學而來歷選師儒以居
迄今未臻其效豈士習之難變與抑師道之不立莫
爲變與此朕所夙夜究心者也卿宿學耆德兹特命
爲祭酒尚體朕志使諸生有成士習丕變庶　國家
有賴焉時初設學學徒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

上令曹國公李文忠以勲臣親重領監事助繩糾誨性
嚴重不妄言笑以矩矱自簡撫士恩義至恒寢食
堂廡不休沐私第諄切訓告不遺餘力而
上時時　召與問對亦時時至大學　臨觀一日
上召問卿昨午黙坐廂房色頗厲何也誨頓首言臣荷
皇上恩厚念欲爲　國家效犬馬力造士昨生徒有造
次步傾跌失容者皆臣不能敎迪所致故靜自尅責
上嘉歎誨頓首問主臣臣動息微隱
聖明何從知
上曰朕欲時見卿念學事煩不欲爲數數故遣畫工圖

卿像以來因出像示訥訥感泣頓首謝居久之學錄
金文徵患訥嚴譔於吏部尚書余愱以訥年且老移
文令致仕訥陛辭
上驚問故　召二人面質時
上方嚴贓吏之罰文徵誣訥受公侯餽爲贓
上怒曰禮師父兄盛節儒者之榮也何謂贓文徵又謂
訥餽亦有病生
上曰祭酒本提大綱此自親教者不省錄之過訥何罪
逮文徵愱誅之而　勑祭酒言君子之道猶嘉穀小
人之道猶稂莠二者並存世所不免然天相德人猶

扶植嘉穀故道堅而不磨彼小人之所爲自澌滅盡矣卿勿以是而替威儀竭心力如故詔再稽首謝後

訥病

上遣中使　臨諭言卿禀天地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幽德以脩道敎人將病不病而速瘥也　召其子望江簿麟令侍養二十三年卒于官

上爲文遣奠給喪葬費　勑所過有司致奠三十年

上御門　召國子生　臨諭猶追思訥作人之效爲比諄復不置云當是時

上時時　召儒臣　便殿坐賡咨詢國學官李思廸馬

懿緘不言

上斥去因　勅國學師生言賢者所為務學者欲推行之有裨於國家懷詐自私上無助於君下無補於世學曷故焉如思廸懿朕以其學官召同游期在嘉言善行啓輔朕不逮乃終日緘默朕有問即他人辭說遷就之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與言耶何訪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　東宮亦緘默如故斯懷詐甚矣昔孔孟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世拯生民故歷聘不休今思廸懿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廷之上君就問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顧若是

乎事朕且然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自今師弟子一
以孔孟爲法副朕責望之意諸御大學恩意隆洽嘗
詔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慮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
日久其令歸省 賜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携以
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他諸係息有
堂調視有醫賜予有 特恩而郵喪有著 令諸愛
養至矣當修日曆時遴弟子負俊秀有文者二人攷
義例繕書得義烏黃昶引 見西苑 賜慰問良久
曰爾何人之裔昶對曰文獻公溍臣從曾祖也
上悅遣侍臣出尚方綺裘革履以 賜會

上召誠意伯基學士濂承旨同燕乾清宮之便閣同
被酒還愛昶才賦一詩贈之字大如筆少選
上復召赴右順門目同曰卿醉未醒耶同醒未解前
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秀才謂昶也
上喜問詩安在同對曰在史館命濂亟取以來手
之讀讀已笑謂濂曰朕即和同章賜昶卿當爲朕書
蓋菁莪樂育之心至於是往往命祭酒司業言太
學國家育材之地不專務記誦博洽在簡身飭行
恪遵古聖賢之道已患國家文學之士不如古
命擇弟子負質秀能文者得三十五人命學士濂

敎之日程業課功嘗　召國子生前問之曰爾等讀
書假壹堂習騎射矣乎對曰習之曰熟未對曰未也
上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治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
相而社稷奠安今天下粗平爾等當務學然武豈可
忘哉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文武兼用古之道也
吏部嘗　奏下第舉人授敎官
上諭之曰敎學之方非求速化譬爲層臺必基於舂土
行千里必始於跬步但當勉循漸進若急遽苟且未
得此而志彼非徒學者無益爾亦爲徒勞矣爾等盛
年雖職敎當勉脩毋自滿常見已不若人則所習益

高常見人不若已則業漸於下卽百工盡然况於學
乎當是時
上方創制天下而育才造士顧勤備如此初制郡州縣
里推高年行誼者爲老人凡民間有戸婚田土諸爭
恚事付平決又命戸部天下郡縣里各製木鐸一里
選其耆老行振之夜徇于道路以警衆其詞曰孝順
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
非爲通天下設之在畿縣月朔則京尹引老人坊廂
長至
御前聽宣　諭稍久乃傳　旨禠吉益重愼親比而

御製大誥三編敎民榜文於五常之訓養親祀先敎子
睦族勤生業厚閭里善善惡惡之事言之不一而足
於是令諸色人盡讀大誥爲觀戒其麗于罪有誥能
復習者聽減等無者加一等蓋諄誘至諄已 詔中
書定鄉飲酒禮儀使民歲時燕會做行之習禮讀律
誥敦叙長幼之節歲孟春孟冬有司率鄉士大夫之老而賢者行之學宮其百家爲里
糧里長主之推年最長爲賓餘以齒叙燕每季月行里中定官民服色冠帶室宇
鞍馬品式各以貴賤爲等差諸境內有孝子順孫義
夫節婦志行卓異者里老指實自有司有司上監察
御史按察司覈實聞 奏表門閭如制已 詔定民

間冠婚喪祭儀民百戶爲里里爲之長歲時飲社如
制人戶見丁著業里老督併趨作業令勿惰里中諸
婚姻死喪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春秋耕耨力不給百
家須助之其子弟不率五常作非者里老人若年壯
豪傑會集訓戒之則禮所稱屬民讀灋如族師索鬼
神祭祀如黨正辯施舍行秩叙如閭胥里宰勸農圃
任耕耨樹藝而稽其女功如閭師鄰長使民相受相
糾如鄰長罪儆其意行爲著令則固天下之大教也
國初以春秋上丁祭先師孔子于國子監　命學士承
旨同侍講鳳部撰釋奠樂章舞六佾　命禮尚書諒

定禮儀六年遣御史大夫寧釋奠丞相惟庸言誠意
伯基不陪祭而受胙
上曰基學聖人之道不陪祀使學士何勸旣不與祭而
胙其安之坐奪俸一月寧坐不舉亦奪俸一月七年
春二月上丁日食改仲丁五年詔司府州縣衛學通
祀孔子　頒釋奠儀已又頒大成樂器于天下府學
州縣學從請式焉當是時國子司業濂上孔子廟堂
議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不以古之禮祀孔
子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古主人西面几筵
在西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面再拜開元禮先聖

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古意今襲後制遷神南面非神道尚右之義古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爲菆無像設之事開元禮設先聖神座於堂上兩楹間先聖東北皆席莞尚掃地而祭今因後制摶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灌鬯求神於陰焫蕭求之陽也今用熏薌代古朝覲會同郊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示嚴敬也今以秉炬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也當是時學者各祭其先

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學𭛌旣廢天下莫知所
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顔曾思孟實傳其道尊之以
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當其七十二子宜止
於國學設之餘各祀於其鄉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
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顔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
以顔子闗重愼也今以荀况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
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
融之黨附勢家亦濫厠其中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
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回參伋

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古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尸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爲分也今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晟樂所謂亂世之音也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襍乎雅俗升降時乎左右此類甚多難可更僕若乃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於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

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如是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弁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國天子立學之法也忤

上意謫官五年罷孟子配享踰年而復當是時

上悉正嶽鎮海瀆城隍及古忠臣烈士封號名惟大成至聖文宣王及配享從祀諸賢儒封爵如故已從行人司副楊砥議罷楊雄從祀進董仲舒永樂初

上諭禮部言我

太祖高皇帝內設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選師儒教育
俊秀豐餼廩蠲繇所期待甚重比乃廢弛其申飭如
舊祭酒儀具洪武中所定學規以上
上諭儼曰此學子科條抑法耳爲師範者當正己爲諸
生先講學漸磨以養心淑身又患天下士所爲學言
人人殊殊俗異政無統也 諭學士廣侍講縈幼孜
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妙道傳註外諸儒議論有
發明者卿等其悉采增附其下宋周程張朱諸大儒
所著書可羽翼六經者亦類聚成編務備務精於是
遴朝臣及郡縣學官有文學者開局東華門纂脩光

祿給饌廣等總其事書成　賜名五經四書大全性
理大全　親製序申聖王道治天下之意頒其書六
部國子監及天下府州縣學　勑盡心講究毋虛文
於是進宋儒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禁祀孔子於
釋老宮會鄱陽儒士朱季友詣　闕獻所著書毀宋
儒以自是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遣行人押赴饒州會司府州
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所著書其彰示好惡端士習
如此
仁宗卽位謂吏部臣言此國子生務實學者少固志趣

甲下亦繇師範失職而然今引選國子監官率循資
陞授不聞舉有道德老成之士謂太學何自今其慎
選以克時
上諸青宮舊學咸列翰林備密勿顧問於是進祭
酒儼階勳
上親製誥詞命之署言儼發身經術游歷外職
先皇帝擢之論思密勿之地又簡諭朕德於春宮昭掌
成均仍參經席其議論有本末治官有勞績光
先皇帝之德于無斁爾實有之今特進階勳嗚呼朕方
勵志興學以成俊造庶幾教化復先王之舊爾其欽

哉予惟圖任舊人汝其益殫厥心用光予命而
章皇帝御製儒學箴言君國子民教之育之有育無教
或淪於夷置吏俾育建學俾教爲教之方本乎師道
清脩實踐正學慱聞成巳成物師道用尊爲學之方
體仁繇義誦法周孔亦致文藝化民成俗以善其鄉
成德達材以資于邦本末循循用臻實效勗爾師生
毋忝學較其興學篇一原本於君上之躬行於
德意益深篤矣先是定　都北京國子監仍順天府學
之舊百制未備教戒居養之道闕然士雜居營巷正
統中大學士李賢請修建而廟學益嚴時兩都祭酒

皆得人北爲李忠文時勉南爲陳祭酒敬宗於時有南陳北李之稱時勉崇廉耻抑奔競别賢否爲勸懲士習丕變諸生數千人開導訓誨語經義必窮旨趣俾渙有領解諸生有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瘞者節縮餐錢爲賑給仁義之風行焉督諸生學甚勤旦五鼓令起誦讀夜漏定二鼓方聽寢時潛行省其勤惰一時人士皆感奮興起頌共稱之曰天地之量父母之心太師英國公輔偕侯伯二十餘人至請告詣國子監聽講旣至時勉令諸生各講五經一章講罷燕飲酒諸侯伯咸讓坐惟英國公以耆年與祭酒

抗禮餘皆列侍諸生雅歌投壺如古儀追暮乃散蓋
其風也敬宗力師道自任嚴條教革舊習勵諸生於
進學成德暨宗之政肅於朝廷僚屬挾忿私有訟誣
周文襄爲草疏申理辭少屈敬宗曰不可被誣事小
欺君事大持不上而事亦竟白時大閹振權重震天
下時勉特與抗禮振生日諸大臣皆往賀又獨否振
恚遣人日廉迹其過莫得也彞倫堂故有大樹時勉
嫌其一面陰翳頗妨諸生班稍伐其旁枝振以爲擅
伐官樹供私爨遂矯　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俱
逮方逮時時勉方坐東廂考業錦衣官校猝至掩卷

起免冠受桎梏監諸生皆眙愕失次時勉神色自若呼諸生前徐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非是某勝某縷縷如平時因顧囑僚屬令終事乃行已矯旨荷較國學前較重百斤時勉厄老不任較憊甚諸生司馬詢等百千人伏闕請寬宥有石大用者獨奮請以身代會事聞

呈太后乃得解尋致仕去而敬宗考績至都下不詣振振以禮幣求書程子四箴走筆書而歸其禮幣竟不往故官太學者二十餘年竟不調敬宗意豁如也蓋一時風尚肅正者如此其後天下府州縣學生徒頗

漫漶不簡提調官不能制禮部建請兩直隸　勑御史十三省按察司　敕添設副使或僉事提督學校倣國子監所定科條畫所爲申督者而遣始

文皇帝時天下新脫於鋒鏑湯火之苦俗尚簡質

天子又表章濂洛關閩諸儒先風勸之於學言學者有所統進士陳紀等　予告歸　陛辭

上拳拳以古人務學不厭當益勉進修爲訓已復　申

諭曰鄉里父兄所在爾輩不可以一第故輒生驕慢驕慢凶德不可長也孔子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當是時官峻濤守謹繩墨人尚禮教施于洪熙宣德天

順之間家喻戸曉博士弟子語獨視其粗合經義傳
旨者錄稍戾迕者汰其爲辭簡質猶欲工而不能時
之覽者各往往明經以窮理居敬以反身二者並修
務悖於本實雖中庸之流亦奉訓承式不敢悖蓋士
有三年不課舉子文而日專經學研義理不廢也即
閭巷父兄長老亦各往往誦習小學性理通鑑諸書
及　御製大誥榜文故風習最淳於時大學士瑄處
士吳與弼胡居仁之倫言緯師行純法爲　明儒元
鳴呼盛哉成化中　勑提學各分督所屬官務化導
仍簿錄諸儒生德業爲三等德行優文學贍治事長

者爲上等有德行而經義治事稍劣者次之即經義優。治事長。而德行玷缺者列下等歲課月考非上等毋得應貢舉。欲務士於本實。而例廩生考黜者俱追廩爲民。父兄咸憚。懵不務子弟於學。提學御史閻禹錫請停追廩學。乃與當是時陳恭愍公選督南畿學。言稱古昔動循禮則。先須冠昏喪祭儀若射儀於學宮。令歳時肄習。訓生徒一主於躬行。以變革浮習。所巡行。不居公府。居宿於學宮。端默危坐以莅之。已徐行絺祼。周旋磬折。絃管豆登。洋洋翼翼也。比入夜齋館燈燭如白晝。吾伊之聲鏘然。選時以二燈前導省

勸之。羣士競奮前後三年。章縫士未嘗見其變色之語。折箠之威。卽輿皂不施也。其教人必本朱文公小學書。以達於四書五經及通書西銘性理諸書。諸生翕然乎化。畏信如神明。旣去。思之如父母。以憲副督河南廣東學。一如南畿時。爲　國朝督學使者之冠。蓋先之也。弘治初監規積弛。　詔起侍講謝鐸爲北祭酒。僉事章懋南祭酒。皆宿儒。懋以父喪力辭。特旨爲增置司業一人。署監事以待。以編脩羅欽順爲之。聽懋終制。日赴官時。士多放逸。有差撥爭先者。欽順念以爲放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

精稽考公予奪塡之不能持甚力而謗作巳乃肅然及懋至與謹矩度尚德化勵廉耻明道術著功令祈寒暑雨具冠服危坐終日以聽事諸生翕然日執經質疑問業人人自以爲得師也時鐸先後在兩雍律巳率人皆嚴立規約監故有羨金爲祭酒貴鐸盡籍於官均贍僚屬搆東西樓刻經史列其上北監廟街湫隘益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敎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襚皆羨金不自私一錢請進宋儒楊時從祀斥元吳澄具疏言國家聚英才敎育之備任使郎選諸科貢尤恐未精況邇

年來開納粟納馬之令利未什一害已千百彛倫之
堂爲錢虜交易之地乞禁止以清源具條教人歛才
之法以　上而懋欽順亦疏言臣聞官不必備惟其
人今在監諸生不過七八百人而博士助教正錄等
官乃至三十餘人皆縻餼廩爲　國費况各官爲諸
生表模風憲有缺例於中選授則又風憲之儲也乞
勑該部參酌裁減遇員缺行令撫按提學等官推
選學官中學行超卓訓誨有方者　奏補毋苟爲備
員洪武永樂中生徒動以千計類多俊少而教養之
法至爲周詳以通經積分而出序故其時布列庶位

頗多得人今歲貢非無可學之資而衰遲不振十常
八九舉人下第當入監者宜及時作養顧往往徑自
回籍慮廪歲月故差撥不敷教養難效本末胥病臣
愚欲行選貢之法不分廪增附生負令提學憲臣精
加考選務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者以充適
計天下約取五七百人分送兩監下第舉人寬其違
限之科而要以坐堂之實實坐堂一年之上方准會
試庶生徒充備使臣等得竭駑鈍勉課勸以少逭尸
素之咎
旨允行然是時科舉所取士專一經輒白首餘經史付

度外故學專而識益陋而郡縣學列官闕冗未論即
勤恪其職者亦獨嚴其爲課試蕪爛不經之文蓋程
朱沒至是且數百年矣諸濂洛之微言大義既絕估
俾循誦者非心到自得徒空言乃言理爛然即童子
諳之文俗日漸於文而與時所崇尚性理或問諸書
習久而厭煩以爲樸學弗好也於是諸高明雋異之
士顧往往誦習先秦兩漢之書爲文章嫺矣士爭歸
往王學士鏊至以爲宜別立科必兼通諸經博洽子
史詞賦者倣古制科之選冀以收非常之士其反本
近實者爲窮究物理之學顧蠶絲牛毛棼詰泯遠而

卒無從入也於是新會陳獻章公甫於靜坐中見端倪始復追泝程門主靜無欲之緒而恍有得焉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以勿忘勿助之間爲訣要一時人士醒然心目以爲活孟子復出也其徒湛尚書若水試禮部爲舉首入翰林爲編脩官成均爲國子師皆本師說而庚繹之受學者至數百千人而論者頗訾其質行王文成公守仁謫龍場實始悟知識非知卽本心之知爲知踐迹非行卽本心之眞知爲行而知行固合一也於是專揭程門鞭辟近裏著己爲名爲利淸濁不同而利心則一謙受益靜

坐舍學諸語為學的。巳溪有省於孟子良知之說。大學古本誠意特傳之旨。曰弘廓簡易眞切高明。拳拳以其道易天下。士翕然嚮往。至數千百人。於是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則歸湛。而風習一變。張梗曰。序陳白沙處。以程門主靜為言。敘王陽明處。以程門孟子大學古本為言。其贊揚辯析。可謂精到微婉。文成官廬陵時。獄牒紛沓至。不即斷。射而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委曲勸諭。以勝氣囂訟之非。召父老。俾教其子弟無蕩僻。而囹圄日清。以都御史督撫南贛軍務。塡委。而皇皇聚人士論學不暫廢。闢濂溪書院。居來學者。而行臺左開射圃。政稍暇。即講切其中。令學者時黙

坐澄心游衍適性言有教動有警息瞬有考程時時
於人獨知幾微處指剖以爲是王霸義利誠僞理欲
關也而詩書禮樂益神智而移氣體者畢備於是及
門之士戚戚然有動於其中久之疑者釋憂者懌矜
高者首自俯辯博者口自訥又久之日改月化信聖
脉之在我而默自力也倣古比閭族黨之教立社學
舉鄉約立十家牌以會俗其諭父老言頊頊卒倡亂
震驚遠邇父老子弟憂苦甚豈獨冥頑者之罪吾有
司撫養訓廸之有缺實有責焉而父老所爲倡率飭
勵之平日者無亦有未至與今倡亂者已滅然創今

圖後父老所以敎約其子弟者不可以不豫今特爲保甲之法父老其率子弟愼行之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順和睦爾鄉里輯齊爾姻族德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本院奉　命撫廵屬有哀疚未遑甪匐問父老所疾苦故先遺諭方春父老𠍱保愛督弟子及時農作毋惰以新建伯起平思田又大興南寧學較蓋寓寐於斅學矣其論國家立學較之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宫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始非三代之意也堯舜禹之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本也道心者率性之謂也夫
雖於人無聲無臭微而顯者也誠之源也人心則雜
於人而危矣僞之端也見孺子之入井而怵惕而惻
隱率性之道也從而納交於孺子之父母焉要譽於
鄉黨朋友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
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心矣率是
道而發於用也爲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之和爲三千
三百經曲之禮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
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天下之達道盡此矣舜使
契爲司徒以教天下教以此也孔子之聖所求乎子

臣俞友均曰未能未能乎此也是明倫之學始於孩提之知愛少長之知敬則孩提少長無不能而及其至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慾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而學也者其培壅灌漑之者也扶植芟鋤之者也今之學較必繇此而敎之

而後無忝於建學立師今之舉業必歸此而精之而後不愧於敷奏明試今之仕進必繇此而施之而後無負於行義達道諸語立教之本甚詳其示教讀訓蒙大意曰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矣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蓋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簡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固其理也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以洩其跳號呼嘯

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夫然故順適其志意調理其情性潛消其鄙吝默化其麤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穉者責其簡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其視學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

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偸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以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凡吾所以敎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爲迂爾其務體吾意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焉則其於蒙養者爲已悉矣當是時士習蔑裂於辭章訓詁安以爲學不復知聖功爲何事自文成倡而天下始知立本於求心一時國俊響臻駢聚久益有造其高第弟子鄒文莊守益歐陽文莊德程禮書文德先後爲辟雝師贊闡語說斯爲盛於是名區勝地各往往以王湛所名學建書院羣人士論心質學考業講德于其中游

談聞作而師友之道切劘之益亦因以不墜蓋庠序

爲虛器師弟子爲虛名嚮往者固不得不出於此也

自王文成之說行於時篤守程朱以反身實踐不變

者獨羅文莊欽順呂侍郎柟爲最醇呂爲祭酒時條

監規疏言歲貢入監卽古鄉舉里選六德六行六藝

之士故禮稱四十强仕道明而德立近年歲貢中有

二十上下者其德行焉考甚且禮讓未閑遇事輿爭

各提學官惟取詞章不顧行簡遂使質樸淪墜乞

勑該部轉行提學官當歲貢期於食廩年深二三名

內遴照

祖宗取士參取德行必注其平日某德某行縱無完人庶幾近實所較文唯取其不詩經傳理明詞達而止不專於富麗有蹈襲六朝人語奇怪難讀者俱從黜落而遐荒鄙邑亦取士以充用耶

聖明一視無外之心又舉人在監本以觀光

皇極薰陶德性今查在監實數天下之廣僅止二三十人蓋自會試之後支稱他故駁奔原籍有志者固不廢學餘多交際郡邑關治產業侵陵鄉曲比及試期方攢監簿計水程用規撥歷未仕若此居官可知乞

勅該部將已未入監告回舉人移文行取嚴違限作曠

計月加曠若不許會試之條庶士類知儆畏向於學
矣納銀例貢近奉　欽依聽其依親原籍與考科舉
此以待志士可矣其無志者一旦還里抗揖守令兼
服商賈肆行鄉閭他日入官殃民非淺乞　勅該部
將依親例貢行各提學官考行業類報其逃監及患
病給假三月之外許臣查治重則　奏報削其名籍
夫士必知古斯可通今儀禮一書乃成周致太平之
具世行高堂隆所傳十七篇宋儒楊復為之圖解皆
可習行近臣等選諸士按圖學步自冠射鄉燕至士
相見諸儀使士子閑于周旋進退之節養其中正和

平之氣而此書稀少靡所正據禮樂諸器舊多未完
乞 勅該部重刊儀禮并造前項禮樂諸器以便諸
生游業準古大雅鼓鐘辟雝周禮樂語之義
世宗初載垂意於興學明禮之務 製敬一箴 注宋
儒程子四箴范浚心箴 頒天下府州縣學風士於
正學其敬一箴曰人有此心萬理咸具體而行之惟
德是據敬焉一焉所當先務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元
后奉天長此萬夫發政施仁期保鴻圖敬怠純駁應
驗頓殊徵諸天人如鼓答桴朕荷 天眷爲民之主
德或不顯以爲大懼惟敬惟一執之甚固畏天勤民

不遑寧處。曰敬維何。怠荒必除。　郊則恭誠。　廟嚴孝趨。肅于明庭。慎於閑居。省躬察咎。儆戒無虞。曰一維何。純乎天理。弗參以三。弗貳以二。行顧其言。終如其始。靜虛無欲。日新不已。聖賢法言。備見諸經。我其究之。擇善必精。左右輔弼。貴乎忠貞。我其任之。鑒別必明。斯之謂一。斯之謂敬。君德既脩。萬邦則正。　天親民懷。永延厥慶。光前垂後。綿衍蕃盛。咨爾諸侯卿與大夫。以至士庶。一遵斯謨。主敬協一。罔敢或渝。以保祿位。以完其軀。古有盤銘。目接心警。湯敬日躋。一德受命。朕爲斯箴。拳拳希聖。庶幾湯孫。底于嘉靖。蓋

先天下以聖學如此於是大學士璁疏科目之弊三事一正文體復平實爾雅申國初經義五百字四書義禮樂論三百字以上時務策千二明實錄錄必生儒試文毋有司潤色三字以上慎考官各省鄉試命翰林部屬有學行官主考京官分考毋苟用教職畢關使權歸外簾而大學士蕚疏修明學政尤得古意而近本疏畧曰臣聞先王之教其民也因天地之性順人物之生分土授職統之於鄉州黨族閭里而導之以孝友睦婣任恤故士不出於畎畝而行不外於彝倫管敬仲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呢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此之謂

也。漢書曰餘子遣入序室所謂餘子父在則子餘兄

在則弟餘。故天下生員皆名子弟其職在入孝出弟

而所以教之者莫切於出作入息之期後世岐教養

之政而二之教者不知養養者不知教以致學較之

弊考德行不求之鄉黨談經之謬分司徒以屬之冬

官故一登講堂永恥民事有父兄荷蕢笠而子弟衣

輕裘見達官貴人竦然敬起見胼手胝足雖至親赧

然媿之是雖冠服士人言論道法而其孝友之實曾

塗之人不若矣此風俗之所以日下也乞　勅諭提

督學較官敦本抑末進農民之秀重佑鄉之行凡入

學生徒必求子弟曾知稼穡有孝弟實行者取之每
於考較後咨訪篤實父老如古所謂孝弟力田者量
賞犒以風之設稽行簿付之里老書其敬敏任恤條
報其譽行旌異之其鄉行玷缺者選人不許入序貢
舉不以應科而命府州縣教官集諸生爲會五日一
會先將所當講求經傳手錄之錄畢即將本文諸協
音聲圈點句讀會通章大旨尋繹不得破碎擬題以
壞經義苟有自得錄冊端商之所作字務莊楷次將
身所處倫理閒事未盡分若所遭不如意者務盡心
商處如此將不出畎畝之中鄉庠之内而駸駸然有

復古之漸矣且夫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存其心則與天地爲一一息不存則不與天地相似失久不復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心何以存曰敬敬何以入曰畏旻天曰明及爾出王旻天曰旦及爾游衍敢不敬乎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畏也惟畏而後能敬敬而後心存友朋交切嚴諸此至業舉文字士子所賴以發身者國不待督責而自勸者矣然其業之也粗解章句輒決裂經傳擬題搆文競爲浮華放誕之言以奪有司之目是則雖名士人其設心與壟斷之徒何異放心至此尚何望其讀書窮理以求見聖賢之心

法也哉必申令學官務戒諸生一洗此習先閉門靜
坐整齊嚴肅然後以先儒讀書法取聖賢經書熟復
而近思之體認深至程子曰如讀語孟將門人問處
便作已問將聖賢答處便作今日耳聞又云未讀時
已曉文義大畧既讀後自家見得又別但覺意味深
長今生徒知此味者或鮮矣議者又以爲讀書無益
傳註爲贅正緣其始未知讀書之法未深於讀之之
味後有所得懲之太過而不知此論一開必將至於
尚清談蔑禮教聾瞽一世使天下貿貿焉無所執持
而後已非所開也乃小學之教本古庠序以明教

庠以行禮而視化春氏畢出在野冬畢入於邑餘子畢入序室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堅強其血脉也故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降登疾徐以養其血脉今之教者嚴課程急記誦以傷其蒐強所不能苦其思索以損其蒐而教與養胥病矣臣治縣時闢義倉之右廢寺隙地南北數百步有餘建爲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爲門左右爲塾以篤實長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爲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楊復

所撰禮圖曰接子禮曰童子禮曰冠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鄉射禮立一師掌之諸童子進學即率見先生習升降拜揖坐立之節隨授一圖指示擘畫令其通曉間令展習以辨雜服又次爲句讀堂內榜管氏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圖次以孝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仍爲講說大義約之入身又次爲書算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即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數授之又次爲聽樂堂內置皷鼙笙磬授壺詩章弓矢禮樂之器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

詩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遍而日亦且晡矣自聽樂堂復之書算以次至句讀至習禮皆畧復舊業復於門左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子弟之憂而子弟得養其德性養其血脉養其耳目心志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於以端養正之本而復古興禮時

上用輔臣璁議　詔吏部考察天下提督學較憲臣不勝任者改調罷斥盡劘有存者又　詔禮部沙汰天下生負不許附學過廩膳增廣之數而視聽一新人士務援精極意研索探討操觚文於古格焉　明文

極盛已　詔正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孔子四配曰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殿東西十哲兩廡從祀諸弟子曰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曰先儒某子以顏無繇曾點孔鯉配食啓聖公祠啓聖公者先聖父魯大夫叔梁紇也黜申黨公伯寮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四人增祀后蒼王通歐陽脩胡瑗陸九淵五人而林放蘧瑗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各祀於其鄉歷代所追崇先聖王先賢儒公侯伯之封爵竝革國初祭酒吳沉著孔子封王辯言褒之以王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弘治中少詹事程敏政言荀

況言性惡大悖洪武中從祀黜雄況雄實相伯仲言者併欲黜況宜也申根申棠本一人祀止宜存棖家語七十弟子不及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宜祀瑗於衛祀放於魯寮及冉向宜罷祀禮記傳於后蒼與王通胡瑗皆宜從祀顏淵子思配於廟殿而父坐庭廡非禮宜別立祠廟中祀啓聖王以杞國公無繇朱熹侯黜泗水侯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配下禮官議不可而祭酒謝鐸言宋儒楊時息邪放淫承孟氏之傳衍晦翁之派雖晚年一出不克盡行其志而力闢新經足衛吾道若吳澄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已如此其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乃如彼其榮迹其所爲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況二人皆太學之師乞升時附宋諸賢斥澄下從莽大夫之列乃追封時將樂伯從祀而澄祀未黜至是盡如其言撤諸塑象易木主改大成殿曰先師廟大成門曰廟門東西十哲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東廡七十四位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有若巫馬施顏辛曹卹公孫龍秦商顏高壤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處奚

容藏顏怛句井疆秦祖公祖句茲鄵成燕㴲顏之僕樂欬、狄黑、孔忠、公西蒧、施之常、秦非、串根、顏噲、穀梁赤、高堂生、毛萇、后蒼、杜子春、韓愈、邵雍、程顥、司馬光、胡安國、張栻、楊時、陸九淵、許衡、西無四十四位、宓不齊、公冶長、公晳哀、高柴、樊須、公西赤、梁鱣、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哆、漆雕徒父、商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鄡單、罕父黑、榮旂、左人郢、鄭國、原亢、廉絜、叔仲會、邽巽、公西輿如、陳亢、琴張、步叔乘、左丘明、公羊高、伏勝、孔安國、董仲舒、王通、周敦頤、歐陽修、張載、程頤、胡瑗、朱熹、呂祖謙、蔡沈、眞德秀。而

上親著論言。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其德。王者之德。功。王者之功。事。王者之事也。乃位則非王者之位焉。孔子沒。唐玄宗薦諡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增諡爲大成。夫孔子於其時。諸侯之僭王者。作春秋筆削而心誅之。今不體其心。而漫加其號。名雖尊崇。實月

之爲亂賊之徒也近禮官議增樂舞八佾籩豆十有二
上擬於事　天孔子如在其肯享之乎孔子曰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禮樂不興夫旣以
王者之名横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
配養於堂顏路曾晳孔鯉以父而從祀於廡綱領紊
而百目因之豈不信哉今不正滋來世之非道奇謂
朕以位而淩先師非知朕心者也於是革塑像以主
上皮弁服謁廟用特奠帛行釋奠禮迎送神各再拜樂
三奏舞六佾巳御史瞻得仁疏請以故禮部左侍郎
薛瑄從祀孔子廟下百官議春坊唐順之上議言惟

陛下懋建皇極身作君師惠然留意理學之臣博採庶
論欲以定祀典而彰潛德甚盛心也臣請折衷之祀
典以答 明詔可乎臣聞聖人之道有宗傳有羽翼
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人其德行稱者纔四人而
夫子獨稱回爲庶幾一貫語之參賜而性與天道賜
又自以爲不可得聞則其精微之際心授心受毫釐
不差者固亦難矣所謂宗傳者也然文學政事言語
亦得與德行分科而居皆不失爲聖人之一體至於
門人之辯之勇之藝聖人亦自讓以爲賢於我也且
曰自吾得其而門人加親是聖人與人之周也所謂

羽翼者也此孔門人物之衡亦後世論孔門人物之衡也如使必其宗傳而後可則顏曾思孟而下及於濂洛四三鉅儒而足矣雖七十子猶在所畧而況於經師之口傳與諸儒之疵而未醇者乎然且羣然而俎豆焉則羽翼之故也故曰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至如瑄者以復性爲究竟以持敬凝靜爲工夫非聖人之道不以志非濂洛關閩之說不以存謂其爲聖門之羽翼復何疑乎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一也臣聞衆必安定而成俗必有尚衆志鼓舞而成尚必有倡倡之者始之也祭之爲言報本而反始也我

朝理學彬彬乎盛矣然自瑄以前未之前聞則瑄實倡之比濂洛之倡道於宋雖所自得或有淺深而功則
並之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二也臣聞之記曰凡釋
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解之者曰國故云者若
虞后夔伯夷周周公魯孔子也若漢高堂生制氏毛
公伏生代各自釋奠於其代之人而國又各自釋奠
於其國先師也　明興且二百年絃歌之化暢乎遠
近而璧雝之側至今無一人焉得俎豆於其間非所
以鼓士氣而彰　聖朝棫樸之盛也繇此言之苟爲
聖人之徒者猶宜援而進之況如瑄之學眞可以羽

翼聖門而曰我國之故也而祀焉奚不可哉此瑄之
可附於祀典者三也或者謂其於六經少所著述宜
不得從祀臣竊以爲不然夫聖人作經求諸其心而
已儒者求諸心而有得是真能發揮六經者也且自
古儒者說經之多莫如馬融其體認本心絶不肯爲
六經註脚者莫如陸九淵　陛下嘗進九淵而黜融
矣況瑄所著讀書錄且十餘萬言其爲著述也已繁
又何疑焉或又以爲宋儒之賢若尹焞羅從彦李侗
黄榦皆不得與祀今瑄所得未知其與數子孰賢宜
不得而獨進臣又以爲自濂洛倡道之後羣儒連茹

而出耳目薰染故興起爲易瑄崛起絶學之後其樹立爲難方連茹而出也不得不擇其尤者而祀之其無待而起也不得不援而進之譬繁星麗空非五緯不能以耀芒而晨星相望則維參與昴嘒然而見微顯闡幽之義也安得牽彼以例此乎臣以爲宜如御史臣瞻得仁所疏　詔需後宋學自永樂尊顯而來天下士守朱徽國文公所註經如金科玉條不敢少抵忤而王文成求端於立本揭致良知爲學宗言時與朱異而評論始興又機神天縱不拘故局常往往爲有方士所深疑又自以爲簡易直截之學二千年

始顯號召同學汲汲若不及卽賢儒姗訾之已功高
衆忌而謗議大與嘉靖初南宮發策至斥爲僞學欲
焚書申禁及起平思田卒于師爲冢宰萼以論學異
同故深擠之奪贈蔭卹典且下　詔禁學於是詹事
綰御史延各疏言其學不詭於
聖人皆不報隆慶初大學士階當國用言官請　下廷
議進侍郎瑄新建伯守仁從祀孔子廟庭而先後言
官論互異獨進瑄萬曆中御史詹事講理前議請進
簡討陳獻章及守仁下廷議議者復互異
上日守仁學術與宋儒互相發何得因彼廢此卽集議

歸一　上毋紛紛　奏。部覆議。請并祀布衣胡居

仁。於是輔臣始顯言守仁言致知本大學言良知本

孟子。獻章言主靜本宋儒周敦頤程顥。皆翼聖眞宜

祀居仁純心篤行與論攸歸宜併祀

上口祀之舍。

皇祖世宗毋言王守仁爲有用道學。其獻章居仁俱從

祀見　朝廷重道崇儒。操修經濟。並務尚本實。至意。

嗚呼。溪矣始

祖宗時。重國子儒宗之選。祭酒司業。必簡翰林宿學有

碩望者。以充諸體睠遷。陟於他司絶等。卽博士學正

學錄博聞行修者亦往往補館職列坊局已乃寘丙
臺當是時國學官民軍生非強學登科必積分至十
餘載升上館乃後使歷事敘選而任官其後進士科
日益重舉人下第者冀後舉引他故自便不以時入
監通歲至監者曾不能數十人歲貢生類衰須願就
教為祿仕計通天下郡縣學歲貢入監者視異時十
不能三四其後納粟納馬入監之例啓而 國學愈
淆初例開時猶提學官試文理通而後聽後彌弊濫
郡縣學停降增附若斥退者及民間白丁子稱俊秀
得納銀齒於學於是商賈之子丱角之童以及遊蕩

愚不肖之流咸混迹其中士耻與爲伍而虎闈重地
曾不若郡庠邑序爲猶有推擇也又法裔學者無斥
退于是燕朋僻友恃蓄聚自恣蔑繩法不守即教無
所施雖祭酒司業隆重不異疇昔而養望需陟頗不
屑督廸南北監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官願獨類剩員
資叙漸下遷往往寬縱取妄說於是太學特爲出身
之塗舉人官生入監僅六月以上歲貢生僅八月以
上援例生亦不過終歲郎序撥而司教者即欲進之
歲月冀優游於學不能矣而　國學大壞方
祖宗時特重督學使者之選兩京用御史外省用按察

司風憲官類海內名流國盛時未論道正德末御
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急受欺
不悔副使李夢陽伸士節振萎習士誦義不休而邵
文莊寶提江西學九年忠信結士心士戴如父母後
督學官稍益輕柄任者非必有卓行實學厭士心如
異時事益多故又巡歷或二三歲乃一至至不過浹
旬月獨品所爲較試一日文而止不復關行能考察
道藝郎甄獎德行亦獨案郡縣學官所報三等簿崇
抑之不復有案質又憚巡行勞苦獨高坐引日月至
大比獨委府州縣類考而合試之故士習刓而人雋

於奔趨始。
祖宗時重學官之選往往取耆儒宿學以充後科目法
行取舉人登副榜者選授凡　國家推選坊局纂修
典籍會試較文必與焉其經保薦及九載處優考者
類得授翰林科道部曹官於陟陞無等故廷臣薦士
以起家學官爲美談後久刓弊師儒之職益輕副榜
舉人不屑就而歲貢生年稍邁若貧困甚者乃甘心
焉因取充位精力倦於鼓舞而學術紕謬無能爲諸
生先又倖難自給於是奔走有司結富豪以苟得而
於月考課及上下三等簿率以貲不復問行能蓋冗

蠹甚矣。弟子員各以其意散處相師友。獨月朔望一
詣學而講課缺然。始
祖宗以經術作人。令研磨於義理以簡點身心。文主典
質。諸剽老莊浮華言若鑽奇鬪異者不錄。已文治漸
開。自弘治迄嘉靖而最盛。程式文及名家作者類精
義雅辭有爛其文。後學校所取士。遺棄典實獨取輕
俊。即及經畔義者得錄。又學無師法。經有成說講貫
粗通。即稚子能之。業之者以爲取足行文而止。於微
義奧辭固無俟深解爲也。於是窮年畢力獨取進士
科高等課試之文讀之。他經史未諭。即與時所業專

經亦簡棄不讀獨剪截科場中可爲試目者爲擬題

搆文已然者輒效輾轉摹擬習益靡濫又後天下言

文者宗史漢言學者涉莊老儕佛而經生亦競勦莊

老佛唾餘以投之豈必心解獨弔詭倖售又少俊者

多得雋人用倡狂自恣輕忽長者傲慢同列甚乃淫

伍酣歌伍俳優不耻不復憚名教遵筒押如異時鄉

學又大壞彼其以

國家設科取士貞爲祿利資一旦効高第取右職試官

異時業棄如弁髦卽夙昔受學師升沉稍異忽若途

人長躁進之心傷揖遜之美而風習大潰當是時天

下學士聚講學者亦不復知古六籍四教遜志游心。成德達材之盛獨取近儒一二激世之論如所謂六經糟粕須焚書一遭之語爲至言倡天下於師心自用而名世高虛之士至圓靈自詡蔑棄脩學混楊墨老釋於一途揚波助瀾仕競苟得居營口實幾於晉宋清談濁亂之俗而未知所止也萬曆初輔臣白降詔申勅國家用經術造士爲實學禁剏書院標門戶聚黨爲空談重兩京國子監十三省提學使者之選申勅遣歲貢士若附學生　勅嚴遴選以克然不能有救也先是大理副李承芳著論言近代來害天下之人

心者莫甚於學宮壞天下之士習者莫甚於科舉幸
天下為惡無紀極莫甚於學官可一切廢去惟　救
天下守令於郡邑之內求老師宿儒為一鄉之善士
者令師其一鄉一國之善士者令師其一國而學焉
者必六德六行道藝以立其本經書以擴其用至於
農田水利及錢穀兵甲律令之類皆一一究極之而
可效諸用守令卑躬盡禮其師而勸誘成之其道成
德尊者則舉而加之高位由邑而達之郡由郡而達
之省達之天下庶其可也雖持議已激而痛時弊至
深嘉靖季年王祭酒材故受學呂宗伯柟官司業時

嚴條約。居必於廨舍。守必於矩矱。程課業。敦彝倫。又申明崇讓戒速。規儉勗勤之訓。導誘諄至。少宗伯康太和。以爲諸生始而惕然。終而訢然。不惟不敢犯。且不忍犯也。於是兩都學門堂廳廡畢具。飭街衢房號爲居民侵冒者。清復之。任勞怨不避。考典稽訓。作大學志六編。編爲之序。序各有志焉。其畧曰。自昔帝王膺圖命世。罔不崇宣教學。以爲化本。此三五之代所共繇也。

皇祖初定天下。汲汲焉是圖。崇祀先師。科列維範。登耆授俊。廣籍。庀饔。諸室廬服器之需。庖湢之役。靡不周

具　燕賜之恩給于縫掖衣廩之給下逮厮人所以

勸教作人燦然備矣

列聖相承敦嚮君一右稱盡制莫此尚焉紀典制第一

一典制　建學、祀先師、設官、官民生、生員巾服、經籍、倉庫、官吏俸給、師生廩餼、賜予、器用、徒役、印信、官吏給繇、内外學舍、　自舜命夔契開五倫四

德之原周廸賢能示德行道藝之典固文敷立命辭

出爲經矣

皇祖建學立師廣延胄俊多方戒誘綱目具昭方其創

制天下百度萬幾之殷密劇矣而建學成賢偲偲焉

若家長之於子弟昕夕于衷又時爲策目以課試之

聖神之周貫如此。

列聖嗣休代有明訓，

皇上天縱時敏造極淵微作敬一箴反復幾三百言心

學統宗光昭絕緒繼又取宋儒五箴親爲註釋而主

敬協一之功益明敬一以治心而精察於視聽言動

爲敬一之實是皆啓萬世之堂塗豈眞制一時之準

榘已哉遵道遵路率德厲躬教立化行歸其有極云

漢章天作人斯無已絕謨訓第二。一謨訓、勅諭、學規、誥敕、官箴、策問、敬一箴、五箴註、

禮樂太學所以爲教也三王教世

子必以禮樂則齒胄之大義春秋教以禮樂則時教

之正業也。

皇祖光有天下。亟命儒臣。考禮定樂。辯度審音。時軌

親覈務求近古。

皇上惇崇倫典制益備章。雖議在宗伯。業在奉常。然自

郊廟之外。獲覩其盛者。惟太學。

車駕臨幸。則朝廷之禮樂行焉。春秋釋奠。則宗廟之禮樂行焉。合語合射。則州鄉之禮樂行焉。此其大端。而莊敬恭順。動皆有則。中正無邪之禮。事罔弗由。暢析經猷。相說以解。論倫無患之樂。時罔弗著。瞽宗東序之故。雖不盡沿。而窮本知變。著誠去僞。可以得禮樂

之實矣。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紀禮樂第三。一禮樂、臨雍、春秋釋奠、釋菜、行香、謁廟、祀土神、歲暮各祭、朝賀、禮射、進士釋菜、衍聖公襲封釋菜、習讀公侯駙馬伯釋菜、有官必有政。太學之官則師。其政則教也。官師政教。義並隆焉。師以為官。教以為政。而教固政之本也。德行道藝之導其全。藏修游息之省其僻。燕朋燕辟之章其戒。中以亨行。有發蒙包蒙之吉。術以時用。有鼓篋夏楚之宜。自辯志至于強立。自勞來至于振德。有等有序。古帝王之命教。固已然矣。我

皇祖詳定學規。至三至四。儆礪教學之法。纖悉備周。蓋

義哉禮節而曲成之仁在焉今之學政惟率遵成式而會饌積分良歆或廢雜升速歷數舉應文蓋時遷法弛者今多矣學者憚其嚴論師者亦且謂不必於嚴或乃以敷教在寬之說文之夫寬也者言遲之歲月俟其成不急迫云耳非廢

祖宗之制循時俗之趨爲寬弛也教學日弛抑將如訓典何哉抑崇德重義表儀諸生

太祖之訓也爲師範者務正己以先之

成祖之訓也學政之本固有出於約法之外者於乎政者正也書曰爾身克正乃罔不正紀政事第四

升監、廂儀、講肄、考較、懲戒、差遣　太學。文
歷事、分守、稽驗、官廨始末、鑒戒、

章之府。禮義之宗也。盛世仁賢陳建所及。未始不度衷物則。研志時裁期。以光贊　徽猷。弼成陶範。或貞一察倫。舉前往之闕。或變通盡利裨敎誘之方。列於下而　帝俞。行於今而後守。詎曰枝辭。務取寔攬。蓋惟政術是稽。言正事覈者裁焉。紀論議第五。

正廟祀、簡師儒、廣生徒、增載籍、申惠養、清資途、
汰衰庸、革敝弊、明郵典、酌差歷。大矣哉。

國家作人之教也。夫崇禮師。遴簡登耆碩。龍雲感會。固賢業所以益隆。而鼓淬大鈞。藹藹多吉。殿邦楨國。藹本咸熙。二百年來。不可勝書矣。且今之抗色升壇。卽

昔之執經問甫後之幹調斗咼即前之表黎均雍文

武勳名道德源緒胄林所稱。今在廷彬彬可睹已。惟

皇祖尚教敦儒。

列聖

今皇篤勵無斁。故譽髦之盛若此。詩曰。肆成人有德。小

子有造。紀人材第六。名德、簡遇、職官、題名、髦譽、甄除、科名、歲報、

其典制篇序建學曰。按四代之學。虞商貴在郊。夏周

貴在國。在國以悖禮樂教化之原。在郊以遠朝集市

紛之劇。我

高祖卜大學於南都之鷄鳴山。去朝市且十里。今太學

雖沿元址去朝市如之不越　都闉而夐隔囂闐藹

藹之士合志營道敬業樂羣自禮樂詩書之外無所

干於視聽可不知其故哉乃內外學舍脩復以存

祖宗之制限居以一生徒之業委官以主代承之籍嚴

毁耗之防則今日之事守焉爾序祀典曰凡立學必

舉先師之祀瞽宗右學之典可考已漢氏以前樂祖

經師皆習其道則祀其人蓋未有定祀東京雖以聖

師禮周孔而學未始有廟廟祀孔子於學自唐始夫

盡天地之性明帝王之道修六經扶五教統古宗承

未有盛於孔子矣歷代嚴禋纘服無斁我　國家建

雍作廟。昭揭兩都崇祀儀章光布寰宇。
皇上正名秩禮定先師位號益顯以隆秩祀尚本祭川
先河又推所自出而報祀焉子淵諸賢不先父食大
中羣哲均饗崇報殷禮肇稱無文咸秩惟
皇盡制於是爲不易之典矣序官師曰敎胄之司著於
虞典傳於周官兩漢時立博士官而元長一人爲祭
酒助敎昉於後魏司業監丞設於隋唐正錄則置于
宋自昔爲有道之選
國朝列職太學皆在廷儒臣非大典禮雖朔望有長貳
迭朝之側以施敎授業必專必勤也故有　金閶

之籍而無待漏之勞。優假之若是。今升監儀。

皇祖所欽定。鵠立鴈行。繩趨矩步。自官屬以及諸生肅

如秩如。所以嚴師者至矣。匪由自滿焉取立人。

皇祖之命師儒。曰正心。曰實學。曰崇德重義。正身率下。

曰簡身飭行。守道尊嚴。諄諄焉不欲徒文辭記誦之

爲務。道不可師而居其名。教不務修而虛其職。瘝曠

之罪。豈直若他司比哉。茲可爲栗栗懼矣。享生徒曰。

勑

太祖設國子博士等官敎　皇太子於大本堂時自

親王而下至功臣子弟及生徒之秀者皆得入伴讀。

旣建國學乃令品官子弟及民間俊秀充國子學生
於是有官民生之目自一品至七品皆得與蔭叙皆
謂官生民生則郡縣諸生中論其秀歲升之者也洪
武三年始設科舉士五年選會試下第年少質美者
令入學皆曰民生當是時啓敎雖弘而任官不易非
強學登科則積分將至十餘載而後得歷事授官儌
倖之久如是後貢舉諸生旣盛貴游子弟不得輒錄
宣德以來頗有陳乞聽
上裁可仍令勉學從科舉出身成化初始　詔大臣三
品以上子孫許一人送監照監例出身近歲蔭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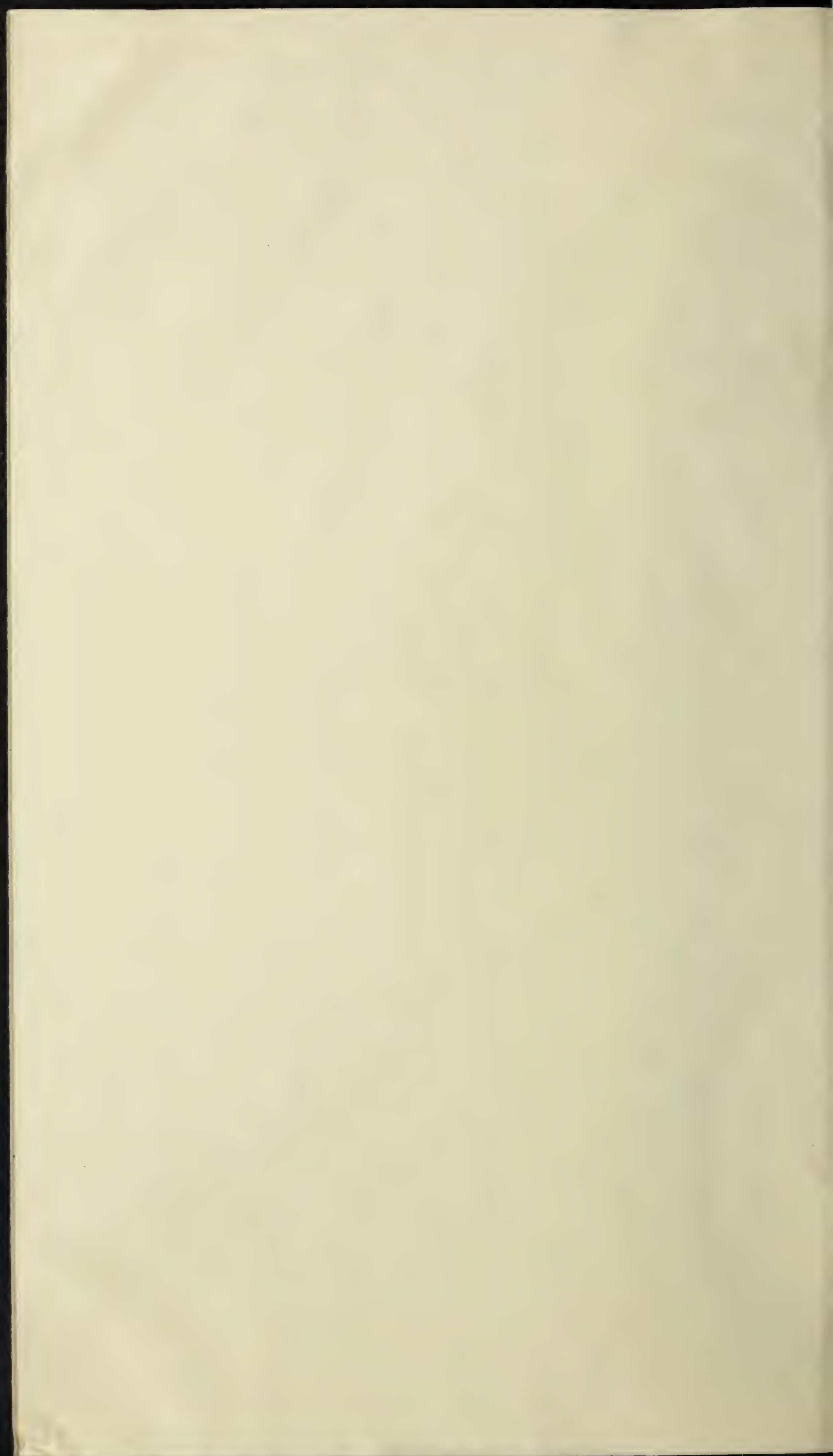
舉復得以次子補蔭而自洪武來効王事者之胤時
間有特蔭其　經筵　儲邸講導之臣有稽勞叙蔭
近歲邊境大臣以功蔭皆曰恩生天啓
聖人復中華於蒙古之世驅氛蕩穢登惟諸夏再瞻倫
執即邊境夷酋以及海外君長梯航相望遣子入學
附之官生其勲戚習讀昉於洪武初令公侯伯及武
官子弟承襲者入國學肄業時盡二百餘人景泰天
順間戚畹諸公主子孫得乞　恩入監成化十年
令公侯伯駙馬初襲授者送監讀書習禮祭酒依學
規教之不幸者奏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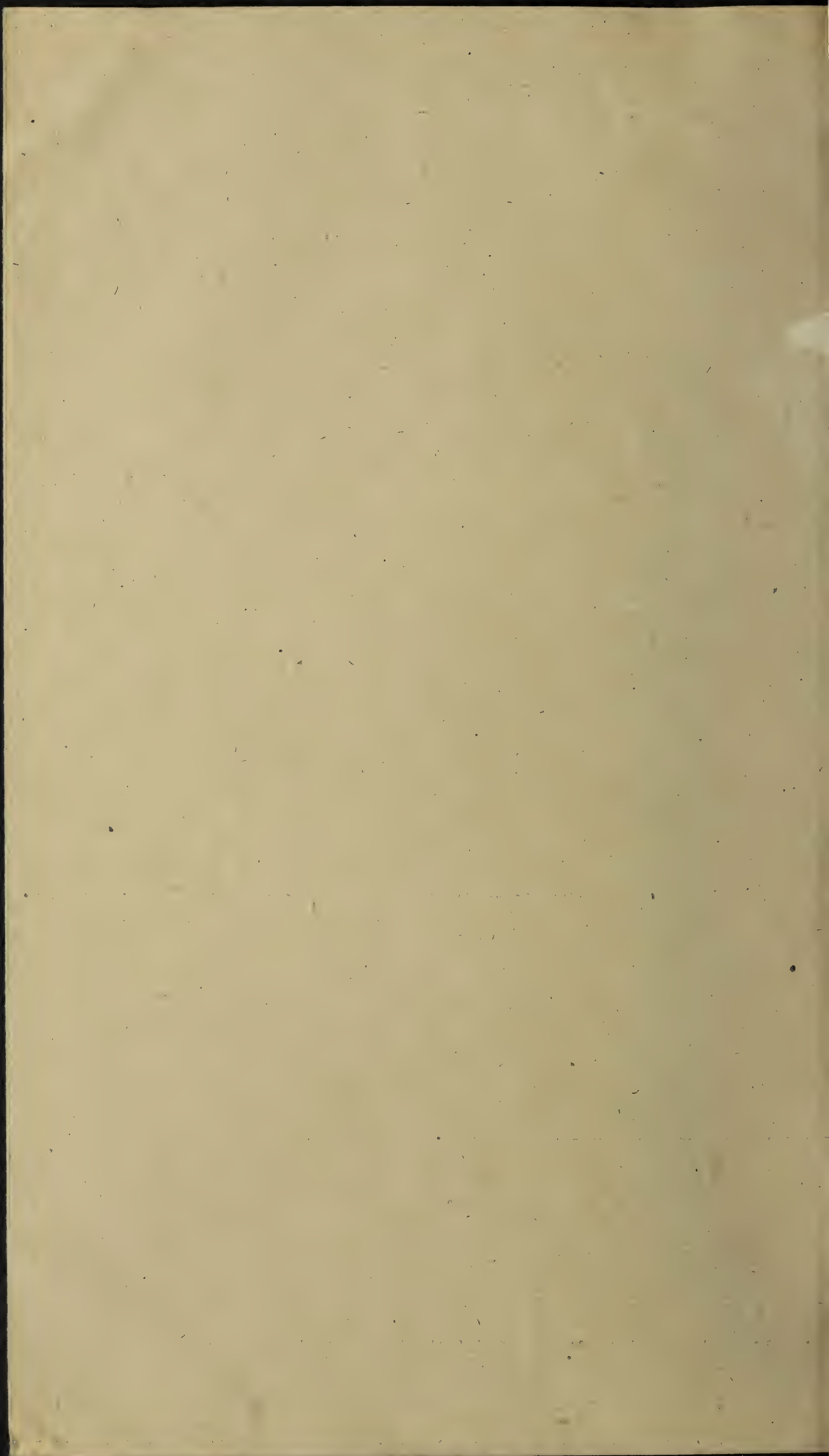
令上設禮部主事一員專教駙馬因不復入監諸勳爵
幼者不及時 題請在監者落落諸習讀之規復有
待於 申勑矣序歲貢生曰 國初令按察司於府
州縣弟子員年二十以上重厚端秀者拔其尤歲貢
入監歲貢之名自此始卽漢歲察法也正統八年
令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考選送監弘治中歲貢中願
就教者仍送監肄業按季考試嘉靖七年行選貢法
十五年禮部復題照舊其在學年老無進者給衣巾
終身復連年開貢以疏湮滯然自是又多衰朽無志
之士就教者日積於銓司入監者無幾夫 國初選

秀不問年由科目未盛行也迄科目既爲世所共趨則歲貢之法自當以處淹滯惟年力過衰神志昏眊者雖鄉較之官亦難之而又束之國學以冀其進不已遠乎議政當如持衡不可以已意爲輕重苟酌二者之中凡鄉學廩生四十而下者可以待後舉四十以上嚴訪其志行試其才力以充貢養之國學俾及時而用其不稱者仍其衣巾不奪其餼復則國學有進修之士鄉庠無頽朽之師而不稱者亦無失所之歎矣庠舉人與呂祭酒柟條議同庠援例生曰自納粟納馬入監之例啓而總州之童侗頑之子亦與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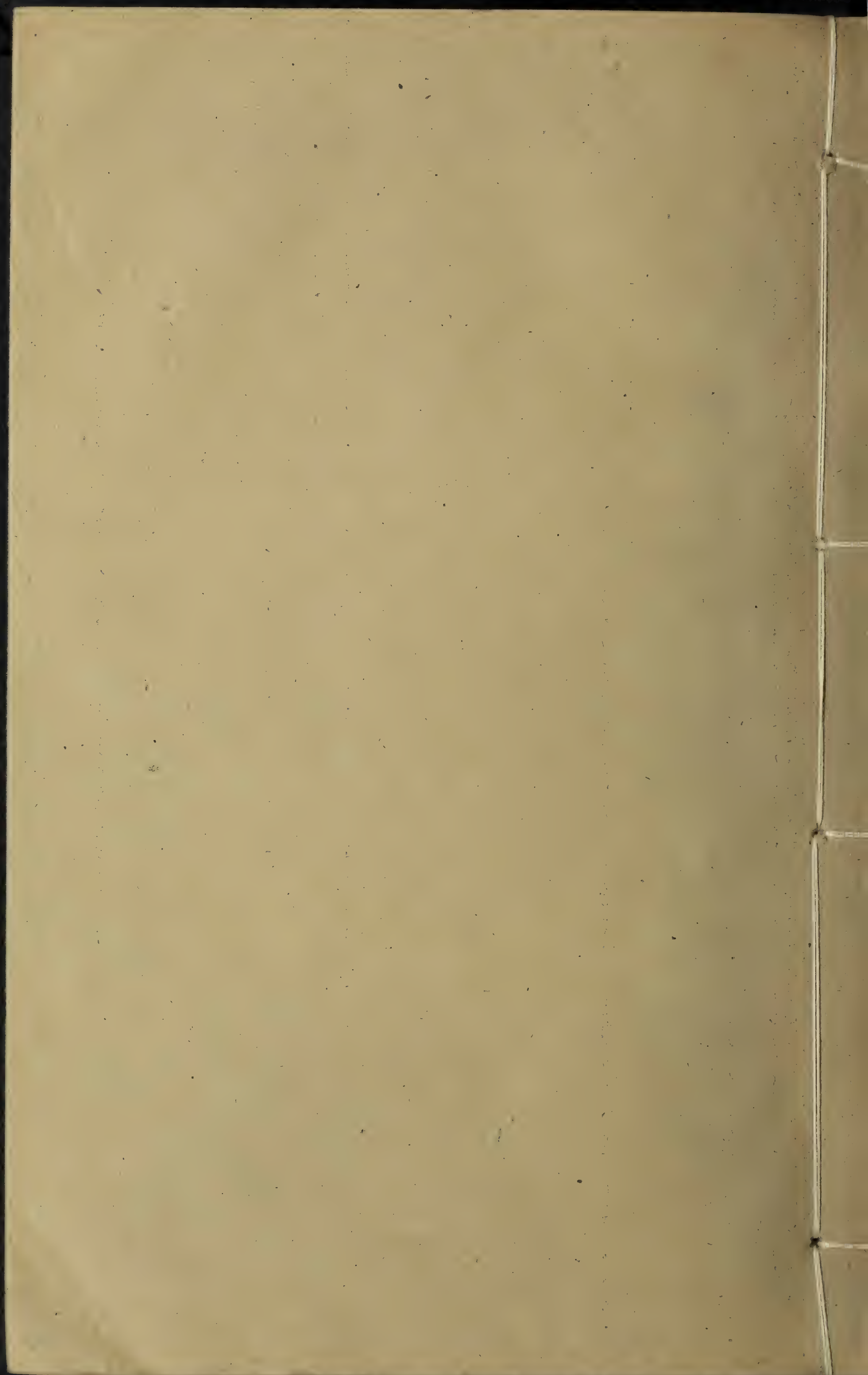
齒胄冐濫甚矣訾算入官昉於西漢唐宋閒行多蘇軍興非其獲已也然輒以貲授今國家雖入貲循必教之學而後使之仕視往代之法爲循愈矣其閒英俊繇以擢名雖千百一二而固未嘗乏也惟職師儒者體朝廷曲成之意而不以貲途棄焉可也其序痡儀曰痡儀有可列者有不可列者今列者舉政之節度教之糟粕焉已也攻堅叩竭非有定時因材當可非有定術發蒙啓滯批軱導窾游心遜業達機裁化其事固萬變而不可窮也若乃水繇孟幻金以範成觀法所從感通有在則本乎德行焉

兩史下編卷之十二終





下十二



函史下編卷之十三

明　邗郡鄧元錫著

經籍記

自天地具神明之德運行四時播序五氣宣明二曜而萬物生焉有萬物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有君臣而後上下禮義於是乎有錯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經五常和天下澤及百世明於原本六通四闢於小大精粗之數而運無乎不在宓犧上聖邃古淳龐河出馬圖聚天地之奚極神明之容爲

易宗於是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物

土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先天圖作焉圖有畫無文首八卦衡

圖次圓圖次六十四卦衡方圓各有圖而諸宇宙壹

簫生成覆幬持載大儀法象若雜撰流形之緼畢具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

四象四象生八卦而富有日新之盛德大業生焉生生

謂易首畫一象乾乾陽物也天太虛無形而專直充盈

不禦無間葢大易無體畫六合爲其體而莫載莫破

也實莫實於此以爲天下之至健故立奇象焉次畫

一一象坤坤陰物也大塊效法中載神氣神氣流行升降出入游焉鬱蒸翕張蓋至無留行藏無遺迹有萬有而無有也虛莫虛於此以爲天下之至順故立偶象焉微哉乎天太虛而象之奇地旁薄而象之偶也象其精也於是兩相摩而四陽之陽曰太陽陽之陰曰少陰陰之陽曰少陽陰之陰曰太陰而天人之大德盡於四也四相摩爲八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而天地水火山澤雷風儀象之大象盡於八也八相盪爲六十四而天地之混闢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絪緼化醇精揹氣凝萌長孕育還

後死生仁昭義立性命貞成具府於其中縱觀之一本雙榦自下而上通六虛無外也衡觀之陽先陰後陽主陰輔盡萬象一體也統觀之天地持衡震巽中萌山澤形用水火神行析觀之愈大愈少彰造化之大用愈小愈繁窮萬有之幽賾而陰陽左右枝比葉偶盡萬類之情性也八卦小成其參天之所爲乎二三而三三矣六畫大成其兩地之所爲乎三二而六矣察性知命原始見終類萬物之情備神明之容其惟衡圖乎其圓圖象渾天天之德通圖渾淪周迴上象天乾正位上覆坤正位下載而位定矣艮西北[illegible]

兊東南澤鍾而氣通矣雷出地奮於東北風行天勁
於西南而相薄矣大明生東爲暑爲晝小明生西爲
寒爲夜精互藏而不相射矣嘗以意顛仰于圜中而
渾天上下四方之象幠覆而宇周郎璣璿游儀之設
不察於此矣旋觀卦運始震一陽順而升歷離兊二
陽上至乾而陰生始巽一陰順而降歷坎艮二陰下
至坤而陽復生四序鱗次五運輻周是天下之大順
也而數往者順矣夫是有奥樞焉坤之三陰也艮坎
之二陰也逆遡其所繇來實始巽一陰乾之三陽也
兊離之二陽也逆反其所繇生實始震一陽則窮陰

之窟躡陽之谷迹神化之所繇來以知天地之蔽也來爲難知是其逆也而易本衡圖其爲數逆數也一陰一陽綿綿伊始不見不聞大本大始以一而神自下載起爲變化之宗爲復往之紀則易之爲易盡之於逆數矣故一衡圖也規之爲圜圖而上下四維往屈來伸之大用指諸掌可覿也規六十卦爲大圜而坤孕乎復乾鬻乎姤冬春夏秋晦朔弦望日長短至晝夜分可候而測也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陰在陰中陽在陽中畢順行而好醜有類也徤順誠明造位天德動止入說時行不忒動靜應軌消

息準度好惡有鄉喜怒以類清寧平康玄聦黄中來
以逆知性守其宮往以智藏而寓諸庸其取諸此乎
故曰乾坤縱而六子横易之本也說卦傳、天地定位章正釋圓圖其
方圖象地儀地之德方析衡圖而八積而六十四虗
莫拆坦有截其方圖從中起震巽其始恒益綸綸四
卦衡從爲中方兩慈以生日晅而泰既未濟持功神
農盛呂通十有六卦爲次方兌說保合艮止勿過咸
損見義通三十有六卦爲叉次方於是乾以君主始
坤以藏主成而六十四卦方圖成焉從其積而衡觀
之其下卦皆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

八而貞不易也從其積而縱觀之其上卦亦然而悔亦不易也上下四維靜正汞宰風雨露雷變化充盈纖芒入蒇廣慱無垠東西爲綈南北爲經人敬正以直而復見其心方不過物而巽以隱稱器故大備心不踰矩其取諸此乎說卦傳雷以動之章五釋方圖於是周圓圖其外納方圖其中而天包地外地處天中地儀有限天體無窮貺諸掌矣故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熯萬物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則變化萬物而旣成之矣然必定位通氣相薄不相射

而後能職二儀相依附也非是之謂乎說卦傳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黃正釋圓外方中圖是故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天地合并神靈以謀天其運乎卦氣爲之行地其處乎卦體爲之止闔天爲宇闢宇爲宙傳厚高明無疆以久圖象爲之紀故圖先天而天莫之違圖無文而天下之至文出焉易其五經之原乎其天地鬼神之奧乎而經籍昉此矣伏羲氏沒神農黃帝氏作實始有書契代結繩之政而書闕不傳軒轅氏沒放勳重華文命三聖帝者作實始官三才府萬物欽天授時亮工熙載

九功敘而萬世永賴。有書以紀事曰典。典言常也。謂天地人之常道極則也。二聖五臣格心闡德明道彰化。論思可列之語紀言之史詳焉。曰謨。謨言謀也。安止幾康。密勿精微。不專於格事曰謨也。禹平水土封山濬川。志九州之土貢。其書曰禹貢。湯順天應人。放有夏而新命。諸德其書曰湯誓。曰湯誥。其時伊尹阿衡傅說之倫。攝政綱。誨命官。戒德之書曰訓。曰誥。曰命。代各具有其書。詩本性情。匹夫匹婦因性術之變極哀樂憂思之感。咸有作以暢志。如各言其傷。於是命太師陳之以觀風。司徒因之以施教。天子射於明

堂爾觀而考政治焉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而美
風俗代代各具有其詩自郊廟朝廷吉凶軍賓以達於
閭巷自會朝燕饗以至於冠昏喪祭人道始終之變
緣情制則因性作儀代各具有其禮乃互易連山首
艮明定乃能應商易歸藏首坤示藏而後發上契於
道符孔子曰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得
坤乾焉蓋善之也而於易已備矣至周文王德純天
載古易大甄而演之於羑里法伏羲先天圓圖以序
卦更先天方圖爲圓明天行尊乾坤旁列六子因父
母六子圖明人紀而設卦觀象著彖繇以前民用而

易道復興序卦首尊乾於天以冠經經繇備四德以統經配以坤致用以坎離泰否尸其交剥復見其心是故天尊地卑乾坤位而易行日東月西長短至而時平於先天圖四正之卦合四正卦者貞觀貞明貞一之象反覲之不變者也下經主四偏卦首咸恒咸兌艮合恒震巽合也咸恒若山澤風雷男女夫婦鬼神陰陽之道也山澤通氣二少感應以相與而爲咸風雷不交二長敵正以相守而爲恒夬姤謹其微漸歸妹極其變震艮先巽兌後而别與序章焉於先天圖四隅之卦合四隅卦者乗除蹄羸上下降升一不可

爲經。反觀之則變者也。上經天道。故乾健知始。坤順成物。坎誠中實。離明中虛。性諸天而法天。下經人道。故咸以虛受。恒不易方。震作艮止。巽入兌說。修之人而盡人。易知大始。簡作成物。命天性也。有孚心亨。明麗中正。性天命也。咸虛以受。恒不易方。戒懼成德。静止居方。始巽以入。終說而解。則人道以盡性至命。爲其常也。故易之言易也。以二體反對爲其耦。爲交易以一體反觀成兩耦。爲變易。而交易變易。如環不窮。不易者常。易常易者未始或易也。此易之情也。其圓圖本先天方圖。先天方圖起動撓次潤暵而兌若艮

說之止之也。乾坤從君藏焉。五運周而歲功成。此規之使圓遠以寘諸天帝出乎震。帝天帝也。出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其盛德在木。陽氣奏地而出而鮮潔邀齊也。離也者。明也。南方者夏。夏之言假也大也。盛德在火。萬物皆相見。雨潤日晅養之長之而大也。坤也者。土也。土寄旺四時。中央土。則冲氣之府王莫王焉。土潤暑溽。火暵金伏而育神。此育復命。此復也。譬母鬻子乎羸以爲充。勤顧復而致養之也。是致役也。兌正秋也。西方之卦。萬物之所說。西北陽之窮也。方圖乾位焉。曰戰。謂死生分而爭。而即死即生

也。坎也者水也。北方之卦。天地之大德藏焉于産室
乎宴勞之。艮。東北之卦。爲地統衡。萬物之所成終而
郎終郎始。爲不窮之通。故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
得天地之用乎。上應天之行。下法地之經。五氣順布。
萬物砰砰。出入生死於其門。聖人秉規矩權衡。制天
下而不劌。方圓以平。其取諸此乎。說卦傳帝出乎震章正釋此　乃
父母六子圖。嚴父於天。親母於地。而乾坤上位矣。六
子者。索之乾坤而各得其一體者也。萬物資始於天。
萬形資始於親。資之也者。索之也。乾純陽。震索而得
其初體爲長男。坎索而得其中體爲中男。艮索而得

其末體爲少男陽主而陰從合之故乾道成男而稱男坤純陰巽離兌之索之也亦然則主陰而陽從附之故坤道成女而稱女其位叙秩然而易序卦以之首乾坤尊乾坤也天地父母尊之也中坎離終既未濟重坎離也坎離得天地之中也均是男女而嫡子婦以體禮爲其正也故上經初主坎上經中主離二經終主坎離交其震艮兌巽卦互內外經分上下縱析衡合先後疏附體父母佐嫡冢有序有別有恩有禮有節有權而綿經故曰明人紀也說卦傳乾天也故稱乎父章釋

此於是乎設卦觀象明三極晝夜進退之道察人事

得失憂虞之故各繫之吉凶悔吝无咎利不利之辭以明吉凶而易道大興乃其慎明德肅雝以刑厥家后妃配之求賢審以輔君子寶仁儉美德義以章助内教關雎葛覃卷耳作焉因被之管絃用之房中而化行召南夫人愼始重正亦崇厥化鵲巢美焉采蘋采蘩草蟲作焉俗用滋美而化章及受命爲西伯伐崇遏密薄伐玁狁而采薇出車杕杜作焉以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且服事殷也故曰可謂至德也矣武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相成王鑒于二代製禮作樂以風化天下而周禮以經官建冢宰之官以儀天建

司徒之官以象地。建宗伯春官以成仁。建司馬夏官以成聖。建司寇秋官以立義。建司空冬官以幹事。而六官三百六十屬上法乎天。行爲之冠以重成人。爲之昏以合二姓。爲之鄉飲射以教德讓。而王侯卿大夫畢各爲之器。既夕。葬以哀死。器爲之禋祀實柴槱燎。以事天神。爲之血祭貍沈疈辜。以祭地示。爲之肆獻祼饋食時祀。以事先王先公。達士庶人。而聯邦國之交。秩上下之等。又有賓禮焉以通之。至其內心外貌。思慮視聽。食飲裳衣之有其節。若語默進退取舍死生之有其介。與凡親疎貴賤交際事使之有其體。

谷品節之以立教焉。蓋周禮制而儀曲有官。儀禮制而人義有紀。曲禮制而人道有理。三禮者周公明天道察民故以興人治之大順也。至其作樂。念王業始基。以二南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爲化本。而因列國山川封域。禹迹職方。次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檜十三國之風。列樂職。以導化而匡俗。周太史所爲歌之第次是也。其王朝賓師友燕兄弟洽群下勞使臣。以至于興賢育士遣將命戍。畢各因其尊親之義。上下之等。愛敬之殺。其次爲燕饗之樂。歌奏之時。撫而旁用焉。命之曰小雅。其王國會朝。若祭祀受釐陳

戒則又原天命之明赫揚祖德之盛隮為樂歌以格王正事命之曰大雅其郊祀柴望祀先王先公至于羣祀又各為登歌之詩主唱嘆無淫泆以交於神明大司樂掌之以祭以享以祀命之曰周頌蓋其禮有五曰吉曰凶曰軍曰賓曰嘉宗伯掌之其樂詩有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太師掌之其樂舞有七曰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司樂掌之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內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則固其守官也蓋詩書禮樂大備而各備其官乃太卜掌三兆之法曰玉兆曰瓦

兆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
百掌三易之法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其經卦皆八
其別皆六十有四而簭人用筮焉又觀天下之動分
周易卦之各爻觀會通以行典禮爲繇辭以盡時物
之變而易道大興觀易朴著王享西山明夷著箕子
之貞則知爲公繫爻無疑也故三代之隆教自京師
首善下逮於州閭鄉黨官自司徒樂正下達於庠序
之師均之立四教崇四術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至三易則天子寶之爲國大訓三公論焉以燮理寅
亮國有大故從龜筴受命焉則學校之設於經籍豈

非致一之理而道之符哉先師孔子統一聖眞洞明於天人之極而下學於好古其自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又曰我好古以敏求其歎人之莫知也曰我下學而上達者也於是乎覽觀終始之變觀大道於皇羲觀大順於唐虞觀大備於成周而祖述憲章刪六經立隆以爲天下極其序書以爲上世荒忽不可放而原也故斷自唐虞標典謨爲經首以欽明文思安安於恭讓爲德元以安止幾康爲心要以危微精一爲學的以欽天若采修府和事知人安民爲治統以二帝之德爲不可尚也故贊堯曰

大贊舜曰君贊禹曰無間然用爲世儀矩而極四代之故以著變敬明若淑者昌從逆逸豫者亡而夏后氏之祗台告功殷王之丕顯造邦周王之集命武成他諸元聖碩哲之謨訓範誥咸在而終之以二誓費誓伯之端秦穆霸之修也錄二誓明欽明未嘗亡而過可改已焉蓋詩禮春秋之統盡於書也書本古書敘而次之者仲尼故首粤若稽古敘唐虞之道宏以奧敘夏商直以簡敘周致嚴又間有微辭所謂其奧繁亂翦翳裁浮辭舉宏綱撮要删明治亂之統者也書百篇皆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帝王之制坦然

明白可舉而行於詩樂悅周公六詩之義適周訪之於萇弘聞韶於齊得采考觀道既老而自衛反魯芟夷蕪穢屏斥靡濫語太師以樂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雅頌者詩也詩也者樂之章也蓋存樂於詩也於國風表二南爲風始諸列國詩有繫於善敗失得之故爲興替存亡之紀足觀省而垂勸戒者頗更定其第次表其嚮應樹之風楨用究其治化所極而正人心移風俗之大權在焉詩雅表周公所製會朝燕饗樂歌爲正雅明政所自出雅道廢而政爲不舉詩人傷之而有作刺失導微依大小雅以爲文者則以爲

變雅分從附焉頌尊周頌昭穆清以交神明爲之本而以魯頌頌君以燕之篇附焉商頌終焉明尊周重魯視所代而儀鑒於殷故風者風也上感下下化上莫敏於風而風自下起故詩莫先於風家人風所自出閨門其隧也故風莫大於閨門風之起也渢渢乎泱泱乎感人者微而被焉者立解故詩莫切於賦莫美於比莫深於興而莫大於風風始于家而化成於國故端起於夫婦序以爲一國之故繫一人之本是也風之自也政始於朝廷而達之天下故綱始於君臣序以爲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是也雅同風之

道也。風始於夫婦。故二南。風本也。和而有則。樂而不淫。則風移而俗易。政始於君臣。故二雅。政本也。君讌享以慈惠盡下情。臣會朝以道德襄上志。則政善而民安。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君臣。有上下。而禮義有所錯。夫婦。天地之大義。人道之終始也。故風先雅。君仁逮下。則下忠事上。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故小雅先大雅。二雅明一王之道。而推其成功於頌。被之管絃。諧之舞佾。而王於升歌。風主情。足以興。雅主性。足以正。頌通神明。則至於命極矣。故詩以頌終。孔子之自言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

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
木之名本人道在閨門以二南爲風始其謂伯魚曰
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
面而立也與本王道在賓臣以鹿鳴爲小雅始本王
道在格天以文王爲大雅始喟然歎之曰仁不可爲
衆也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之後王道極於神明大
於郊廟以清廟爲頌始又歎之曰周公升歌清廟苟
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故仲尼三
百始終於周乃其觀周道適周於柱下史學禮焉歎
之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

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儀曲禮。威儀經禮。歎道盡於禮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夢寐志周公之事。迨既老而歎之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故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諸與君大夫若弟子縱言。必及於禮。乃其縱觀於尚古大同小康大祥之世。而本仁陳義。體信達順。一之乎禮。其推極乎道之眇微。三至三無。五起極於三無私。亦一之乎禮。告顏子以爲仁。惟克巳以復之禮。其言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

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禮無不體者仁也文
言曰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
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官
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之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
其宜明禮無不體者理也其告哀公曰古之爲政愛
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明禮
無不敬而已矣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而敬始
於大昏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妻也者親之主
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三者百姓
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妻以及妻敬之至矣大

昏爲大。其禮有本務也與。故禮者事之治也。物之則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觀物察則之謂也。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持身不以禮。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矣。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則焉往而宜適哉。其以約言志

之心曰不過乎物物則之謂也君子言不過辭動不
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是故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
過乎物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大哉
深乎至哉禮乎故學始格物也蓋夫子晚而好易又
晚而作春秋曰吾志在春秋春秋王統也王道一天
天以一元統萬象廣運而不宰並育大生而不私翕
闢變化時行而不匱故四時者天之行十二月者天
之量日星者天之紀萬物其散殊也莫不正形性而
命於天春秋以天道綱紀王事故事繫日日繫月月
繫時時繫年而一統之於天王之道其天乎配天地

之德備神明之容並日月爲明同四時爲序並覆兼
愛而無頗不怒也中和爲極典禮以度好生乃祥大
順爲富建公侯伯子男以經之列公卿大夫士以緯
之設禮樂教化以齊之其用歸於上若天行下奠地
輿中植人紀俾君臣民事物靡不各得其極以無失
乎天地之性而已矣春秋以天道正王王統故王御侯
侯帥伯子男王御卿卿率大夫士王圻御侯甸侯甸
修男采衛而一之於王天有温凉燠寒以經二氣王
有慶賞刑威以達二志好喜志也怒惡志也喜志陽
也怒志陰也陽氣萌黃鍾之宮物始動於下不得春

之和不能生。生而長之。假之斯極矣。陰氣起長至之候。養始美於上。不得秋之和不能成。成而揫之歛之斯極矣。故生養者。天地之大用。中和者。天地之至德也。德莫大於和。而道莫美於中。講信修睦。人之利也。王有朝聘會盟以達喜。以潰於齊盟而亂。爭奪相殺人之患也。王有征伐會盟以飾怒。以殘於戰攻而極。則處其極之過也。春秋以天道正人心。與人之利。辟人所患。反患以致中。貴同以處和。長善於微。救惡於忽。愛始公人。惡反自復。喜怒以類。循物不逐。而一統之於心。故命之以春秋。故春秋者。中和傳心之要典

也。蓋昔者大道之行。三代之英。面稽天若而大一統也。典謨訓誥紀其政。五典六官齊其教。國風雅頌播其化。於是乎天道洽。人道得。而王者貞一之統昌。周東而王統絕矣。呂刑明刑。典誥亡矣。二誓明兵。誓命亡矣。况五禮曠行。六職失官。又將茹周公之典何哉。故天子幽。諸侯僭。諸侯陵。大夫奪。大夫微。陪臣畔。中國衰。夷狄橫。而莫甚於定哀。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有易象春秋也。是周之所以王。若周公之德。而道之所存也。於是乎作春秋以續明王之統。尊元后。轄諸侯。正大夫。總夷夏。

屬辭以著敎。比事以見義。其屬辭也。意溢於言。慮先
於事。卽會以觀通。本經以運權。微言而旨逾顯也。深
言而測深厚彌遠無盡也。不言如天。然而時行物生
示人者獨至也。渾渾乎如天道然。雨潤日晅。雷震霜
拆。而彼蒼於穆之體自若也。其比事也。舉本稽末。卽
始要終。本始有起。末終有窮。舉其故而事權有重者
可推也。啓其端而事變所極者有至也。錯其事而義
連類比。得失是非。燦其可鏡也。蓋昭昭乎如天用焉。
陰陽晝夜分。而昏明燠清截如也。山川草木形。而夭
喬[illegible]下秩如也。類聚群分異。而吉凶善敗燦如也。故

辭屬而敎著。事比而義章。繹其辭可以深於敎。觸其
事。可以怵於義。有感有創。有動有變而懼心可作。非
心可格。良心從可復也。故繇其敎。格其志。克其義。盡
其道。則元首股肱指臂。各得其官而不相亂也。天文
地理人事。各奠其所而不相悖也。夷狄禽獸草木。各
安其常而不相戾也。俾六合之內懷生之類。老終。幼
長。男分女歸。各順性命以正生死。而不夭札疵癘也。
故詩書禮樂亡而受之以春秋，斯義也。觀上之歎。發
其感。老安少懷朋友信。著其端。夏時殷輅周冕韶舞。
大其用。而其自言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文中子

見之以爲王道之權衡也顧不諒哉其渙然於易而贊易贊贊而不敢論贊庖犧氏先天諸圖揭圓神方知易貢之妙歎之曰大哉乎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贊文王序卦張圖繫辭之旨歎之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其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

其贊蓍之德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示人學易也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其自名則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比五十而韋編三絶於性命之奥洞然曰吾五十而知天命故易盡性至於命之書也學不可以已也又曰吾於易也沒身

而已焉。於是即文王周公所繫卦爻辭。卦闡其消息變化。化裁之以爲斷。曰彖上下傳。以八大象。造化交重變化之象。君子效法之以致用。曰大象傳。爻觀其德位比應當否。推行之以爲通。曰小象傳。以周易乾坤象天地易簡之善。運之乎四德而純粹精也。是天人之合也。而天德聖功盡於此。作乾坤文言傳。以二經之弘綱大體。未易以究而原也。標易知簡能之精。通極於天德而成位乎其中。推貞觀貞一之神。體備於人道。而成能於仁義。諸凡其立象設卦。裁變制占。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作統言究宣之。曰繫辭

上下傳原羲爻圖象之精闡旡方之象盡不言之言作說卦傳以易卦名言之序消息進退往復正反皆時之相生而可與幾也作序卦傳以易卦即三十六爲六十四反對之妙叓其序繇乾坤而窮之於井困繇咸恒而反之於姤夬明易之不可窮也後作者復以夬而受於無窮作雜卦傳終焉將雜卦傳布爲三十六宮圖即復是一部孔易是謂十翼其用歸於使人通志成務不遠天不過物盡性命之致而已矣故曰大哉易也人叓四聖世歷三古故書以表德元之府禮以爲嘉會之府詩樂爲和義之府春秋爲貞幹之府故聖人之有五經

也猶天之有五運地之介五方人之品五常也易握
奥符其諸元命乎用能以萬世爲土通之於一息而
持載覆幬於無窮文中子歎之曰大哉乎仲尼之教
也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矣謂之曰自生民以來未
有夫子也詎不諒哉當是之時三千之徒各從受業
而七十子之賢蓋身通焉而魯曾參子輿獨得其宗
以爲人道莫先於孝夫子嘗與之語至德要道盡於
孝述孝經人盡道莫大乎學記夫子嘗與之語三綱
八目統於學述大學夫子之孫子思伋從受學憂道
學之失其傳也原天命之性極修道之教以明天人

之統紀舉九經三重而約之一誠作中庸他諸孔子所自語若其與時人弟子語者非一日語非爲一人語非罕言及其所不語者門人各以其所聞記之曰論語又曰家語而門弟子相與言若承聞於夫子者間附焉又百餘年而子思之門人孟軻思以道濟生民又不肯枉道求合諸凡與其時王侯大夫言皆述唐虞三代之德述詩書述仲尼之意類次之爲書作孟子七篇而七十子之徒各往往傳五經之意爲之傳子夏有易傳詩傳治禮學者或記録舊禮之義或録變禮之繇或兼記體制或雜序得失編録之爲記

曰禮記獨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於當世多所刺

譏襃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七十子之徒受

其傳旨弟子左丘明恐人妄其意不覩其事實而失

真則取仲尼所得魯史記之舊文系之經爲傳曰是

春秋之案也蓋周衰文勝史繁志寡仲尼盡刻其事

辭獨以其微言志之歸簡質以尚忠而丘明則以舊

史所記國事之所考信辭之所從屬也傳之俾人繇

其傳察其義因其事探其用優游厭飫於深切著明

之文而得其心故傳之豔而富也史氏之舊也所謂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者也乃左自著文言約

而義微。文其後子夏之徒。齊人公羊高魯人穀梁俶。一名赤各以所受師傳旨意爲之傳與左氏並爲三傳蓋公穀即春秋屬辭著教者深言之闡其志左氏即春秋比事見義者條記之備其文各指所之以爲言而未相從質是也故時有牴牾然三傳最古故傳五經者莫近於春秋當是時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百家之學散於天下而設於國中者時稱而道之。已天下大亂聖賢不作陰陽道德名法儒墨九流百家各得其一察焉以自好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譬之耳目鼻口皆有所明

而不能相通判天地之德析萬物之理終鮮能通易
簡之善稱神明之容者是故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
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爲而自爲方悲
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學者不幸不見天
地之純古人之大體而道術遂爲天下裂重遭戰國
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
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
古之罪道術𥈞是遂滅于時唯獨卜筮醫藥種樹之
書不禁以爲是民用不可缺於國體王術故無當也
而易賴以全蓋自魯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歷數百

十年不廢。豈天愛道原。秘之使繩傳不絕與。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人無禮無學。于時獨有一叔孫通定漢禮儀。列奉常爲九卿。而陸賈於上前時時稱引詩書。天子初以干戈定四海。尚未遑經籍之事也。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文皇帝實始求能爲尚書者。天下亡有。聞濟南有伏生。故爲秦博士。治之時伏生年九十餘。老矣。召不能行。於是詔掌故鼂錯。往從之受書。伏生老病。語蹇不能端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而錯齊人。語與潁川異。所不知者十

二十三略以其意屬讀之或曰非也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後兵起失漢定天下求其書獨二十九篇竇公者故魏文侯樂工也年百八十歲矣來獻書名見問父何自爲樂其對言臣年十三失明父哀其瞽不能業衆技教鼓琴以遂爲樂師問父年高登有術延年乎服餌乎對曰學導引無服餌奏其書乃周禮大司樂章也蓋樂經亡矣而天子閔禮教放失聞魯徐生善爲頌容也徵以爲禮官文集傳士諸儒討前代典制各奏所聞論次之曰王制蓋五禮在王朝者皆亡獨高堂生所傳儀禮嘉有士冠婚鄉飲酒燕射大射

凶有士器既夕虞器服吉獨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有司徹賓獨有聘有公食大夫有覲有士相見凡十七篇蓋闕逸甚矣於是時伏生始以尚書教齊魯之間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漢朝之儒傳學多通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時廣川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深明於天人之統勸天子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於是表章六經疇咨俊茂廣厲文學之路立五經博士書歐陽禮后蒼易楊何施孟春秋公羊詩申公開弟子員設科勸以祿利然後鄒魯梁趙詩禮春秋先師並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

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或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十
集而讀之言易者或治章句或專卜筮雜占候而不
通其本故諸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憫焉
而是時侍御史倪寬見帝語經學帝說之曰吾始以
尙書爲樸學弗好也及聞寬說說可觀乃從問尙書
一篇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
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孔氏先世所藏經於
屋壁之中有逸禮逸書論語孝經春秋左氏皆古文
舊書多者二十餘通皆蝌蚪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
金石絲竹之音乃不敢毀宅悉以書還孔氏時蝌蚪

書廢已久人無知者諫大夫孔安國以所聞伏生之書推讀古尚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更定爲古隸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於顧命復出此篇幷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靡滅弗復可知悉上送官藏之秘府有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而尚書滋多於是矣當是時王公大人獨河間獻王德修古學好古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而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多浮辭小辯獻王所得率古文先

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毛氏詩左氏春秋之屬
王與諸儒生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記入
朝獻雅樂八佾之舞漢經學殘缺叔輯完補獻王有
力焉宣帝故説學少受詩於東海澓仲翁聞武帝尊
公羊春秋衛太子好穀梁問丞相韋賢少府夏侯勝
史高三人皆魯人乃言穀梁本魯學當立於是召善
爲穀梁者郎蔡千秋令與公羊家並説帝善穀梁説
愍其學且絶擢千秋諫大夫選郎十人從受學會千
秋病卒徵瑕丘江公孫爲博士代授經復病卒徵周
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業積十年明習帝召

五經名儒議殿中平公穀同異。各以經處是非。咸多穀梁。而穀梁大行。已復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諫大夫蕭望之等平奏。帝親稱制臨決。立施孟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傳士。元帝時立京氏易。然是時大毛公萇所傳詩。本出於子夏。最善。不得立。左氏春秋。本親見孔子。公穀在其後。獨傳聞之辭。顧得立。而左氏不得立。禮古經出魯淹中。地名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合。增多三十九篇。及孔氏學七十篇。有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於后蒼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

然莫能宣明也大小戴者信都太傅德延君九江守
聖次君也始后蒼說禮數萬言及傳前代儒所記禮
三百十有四篇曰后氏曲臺記多蕪冗大戴刪爲八
十五篇小戴刪爲四十九篇而小戴所刪特精與近
經多孔門微言亦未立學官哀帝時奉車都尉劉歆
親幸白左氏春秋宜立帝納之以問諸名儒諸儒皆
不對歆數見丞相孔光爲求助光不應於是歆移書
太常博士顯讓之略言先帝憫學殘文缺陳發秘藏
較理舊文得古文尚書逸禮左氏傳凡三事內外相
應皆有徵驗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及

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
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慨然惜憫綴學之士苟因陋就
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
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
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
獨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
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
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
上繼統揚業憫文學錯亂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
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

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絶之。欲以杜塞餘道絶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竝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絶哉。若必專已守殘。黨

同門妒道真違明詁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於是諸儒並疾恨歆出補吏而後之言左氏者皆本歆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氏詩古文逸禮古文尚書本奏白自歆自公孫弘起布衣以通經術爲漢相其後韋賢匡衡張禹孔光平當之倫各相蹱在位爲三公爲帝者師天子尊禮隆特風於海内謨經宗雅具有其質文而經籍大昌施于東漢元帝時安昌侯禹以博士入授太子經成帝即位賜爵拜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大將軍鳳輔政擅朝權而帝富於春秋謙讓鄉經學敬重師傅於是禹

數稱病上書乞骸骨欲以退避鳳帝手書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爲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領諸事推以孳孳無遺朕意加賜黄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餼侍醫視疾使者臨問明帝爲太子時受經於桓先生榮學旣通傳榮言師說已盡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道幽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先師謝弟子者有之矣上則通達經旨

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労不敢
有辭。願君侯慎疾加餐。重愛玉體。其重經學尊師至
於此。章帝時。命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下詔言
蓋聞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襃顯儒術。建立
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别名家。
孝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
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顔氏嚴氏春
秋。大小戴記博士。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
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繁多。欲議减省。長水校尉儵
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

今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下太常。將大
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儒諸生會白虎觀講議朕親
臨決焉。已又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
離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絶。非所以重稽古求道
眞也。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穀梁春秋古文尚
書毛氏詩以扶微學廣異議焉。先是司空徐防上疏
言。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科以勉學者今太學
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不依章句妄生穿
鑿輕侮道術寖以成俗非詔書本意夫敗薄從忠三

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策試。宜從
其家章句。開五十難試之。以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
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者。皆正以爲非。
建武初。茂陵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愛
寶之。雖遭艱困。常抱以自隨。及東歸。出示東海衛宏
河南鄭興等。太息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遂泯
絶。何意復傳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
然願諸生無悔所學。於是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
作註解。古文尚書。遂大顯於世。成帝時。侍中劉歆於
秘府得河間獻王所上周禮六篇。信以爲周公致太

平之書宣明[illegible]及莽[illegible]爲奏置博士建武中廢元
平時周官傳士咸盡惟緱氏杜子春尚在年九十餘
能通其讀識其義而鄭大夫興若子司農衆及賈逵
馬融從受焉其時林存斥以爲末世黷亂不經之書
作十難七論以排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惟
北海鄭玄從融受學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爲之註
而周官盛行或頗以二經後顯爲疑然周官井井外
職共功以六典裏大道禹謨伊訓說命旅獒諸篇微
言格論異代儒疇能言之哉抑聖典猶天運然顯晦
有時耳自漢興言易者宗田何後别有焦氏易其說

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晦明爲候各有占驗梁京房用之尤精夫易道廣大悉備盡神理占候者得之以卜筮則神是時東萊費直長翁者治易無章句獨以彖象傳及繫辭等十篇解說上下經尤得易本而未嘗立於學官東漢後言易者稱馬融荀爽鄭玄皆轉相師多溺於象數互體飛伏以求通而滯象失真至魏山陽王弼始一暢以義理爲古今論易冠冕然時雜以玄言自是學者無慮稱老易蓋尊老於易推易於老適名理而止其究爲清談其言春秋者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卿之倫

尚左氏而任城何休守公羊晉杜陵杜元凱預著左氏經傳集解其序言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制下以明將來之法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身爲國史躬

覽載籍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周公經國之制史之舊章而仲尼微顯闡幽裁成義類據以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用以成一經之通體者也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則起新舊發大義謂爲變例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蓋又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謂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如稱族尊君命

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文具意見、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其後順陽范甯武子始不主一門。徵聖經以詰衆傳。其序言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義。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至言幽絶。擇善靡從。庸得不竝舍以求宗。據理以求通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叉安可以得當之

雜。而自絶於希通哉。則知父子異同之論。石渠紛爭之説。廢興繇於好惡。盛衰寄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若二子者有志乎春秋矣。自是南北分裂。經籍道散。著録傳承。鮮或深洽。迨隋而王文中子。實始講素王之業於河汾。以萬古爲兆人。以五常爲四國。以三才九疇爲朝廷。以詩書禮樂爲政化。以易爲司命。以春秋元經爲賞罰。而統一於聖眞。秦漢而來。未或際斯者也。

語具文中子訓中當是時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

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玄齡魏徵受書

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春秋元經非專

經者不以授也而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

義以能翕受旁攝砥德礪材迄貞觀而用著于廊廟

唐興天子垂意儒學傷五經去聖遠繆缺詔諸儒頗

師古孔穎達司馬才章等攟章句爲義疏使士有所

統一而穎達所疏易主王輔嗣尚書宗孔氏古文於

詩本毛傳鄭箋於戴記皆主鄭康成於春秋分左公

羊穀梁茲爲三經各有傳注而覆審諸說爲義贊已

賜名正義。傳、傳也、紀其事傳諸遠也、又本經意傳其義、訓道也、詁通古今之言也、通作故。注、註也、解其意所注也、箋表識也、謙不敢言注、表識其不明者、疏、託也、條陳之也、書成詔中書門下于志寧長孫无忌等爲考正損益行之而賈公彥儀禮周禮本鄭注爲之疏。而六經略備然所爲疏者之注獨毛公爲先漢餘皆漢晉末師。不復能遠討西京經學承傳之統西京帝孔匡劉之說盡廢不復可得聞又自是桊經者傳相誦習獨通解所疏而止。無復師承著録擊困攻堅如異時又踵隋制舉進士專詩賦而進士科最盛高才生皆精文選工小技藉資取膴仕其舉明經爲學究者材下劣乃爲之皆帖

括誦記片文隻辭而止去經學逾遠迄五季極壞歐陽公修五代史不復列儒林其儒生効官者甚乃入雜傳中悲夫宋興藝祖實始重學隆儒臣而經學萌起當是時慱士聶崇義表所著三禮圖上之下詔言古禮器禮儀相沿承用浸歷年祀寧免違謬崇義服膺儒業討尋故實疑訛刊正有足嘉者下學士平議太子詹事尹拙多所駁正崇義復條釋以對帝甚嘉說已又召處士王昭素入便殿講易乾卦經學風焉太宗留意墳典文學之事命學士諸儒較定唐九經注疏頒天下州郡縣若名山大澤書院廣經學之路

仁廟恭仁睿意特盛。士釋褐入見。取戴記中大學中庸儒行篇郎賜。亦時以賜儒臣風勵之。於是文治洽而濂洛之學大興。程純公顥與弟正公頤。始從周元公惇頤所聞大道之要。已大求之六經而合也。與關中張明公載。西都邵堯夫雍。皆本所躬諸心通者爲得。上契於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之統。交發互奮而學昌。迨紫陽而五經之論撰大備。又秦漢諸儒未有也。易自孔顓王王輔嗣。列學官盛行。而諸家說盡廢。其時傳習者。以簡袠輕省易誦習。見目爲小經。至周元公作易通。實探誠神幾之原。會歸於太極。

而稱易爲五經之源天地鬼神之奥程正公序所著論易傳以爲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而聖人開物成務之意曉然其高第弟子尹和靖焞每以爲易傳乃先生成書求先生之學求諸此又曰先生踐履皆大易傳述而成之而邵所傳先天諸圖象則造化生成自然之次第燦然實始傳羲畫於是內外相應顯微並烙而人始知易爲崇德廣業窮理盡性至於命之書而又知象固辭之本也其後朱文公熹因邵易作啓蒙因程易作本義而作五贊具述其大都而本義終以爲易爲卜筮而作文周繫辭本卦爻之

象而繫之占以爲言。自漢經師所傳易本周易上下經及夫子所傳十翼爲十二篇費直以彖象文言本說上下經、分而雜附焉、唐孔頴達又本王輔嗣言傳本釋經、宜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之下、便誦習程易因之作傳宋晁以道欲復其舊、而未能盡合古文呂祖謙伯恭、乃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盡復孔氏之舊、朱子因之作本義云其於書疑今文多艱澁古文乃平易。殆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訛之。而先秦古書所引經已然。或以爲記録多其時方言世語。於古爲易曉。於今世覆爲難知。誓命則史官所潤色雅辭。故易曉。然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更得所易。以爲不可知。欲讀者姑務沈潛反復其所易。而毋穿鑿附會其所難。蓋實疑今文。至其命蔡仲黙沈作

傳篇各著古文今文有無同異而並爲訓釋蓋其[illegible]
也。至　國朝崔文敏銑則以爲今文委情鉅典後人
不能摹也。古文諄誨複戒。然後可倣依爲之。故孔子刪
書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晉人晚出
之書傳疑可也。則又疑古文。豈宋文嗜平質故申古
文近文尚奧尚深古。故古今文各郎所習而安之。與
要特其形已也。察之則古今文高厚奧鉅各具有其
眞。逅後人能髣髴哉。自齊詩傳曹魏而亡。魯詩至西
晉又亡。惟韓詩頗存。然無受傳之者。而天下學者並
遵誦毛公詩。諸儒爲毛詩者至衆。亦皆廢。惟鄭箋盛

行。亦以他疏義相沿踵率。不能出二氏之區域故也。至宋而歐陽公劉侍讀王荆公蘇黃門各以其意說詩。而程正公張明公門人。亦各記其師說以傳。蓋三百五篇之微辭奧義始可得尋繹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言詩者。柴已知不專於毛鄭矣。其後臆說者愈衆。無復祖本而詩又以病。東萊呂伯恭氏著家塾讀詩記。總衆說而融貫之。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一語。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雖其斷以己意超然前人意慮之表者。亦謙讓遜托。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蓋其慎也。朱文公深歎以爲有得於溫柔

敦厚之教至其作詩集傳以言關雎取匡衡釋栢舟定以爲婦人之詩取劉向坐詩有聲無辭取儀禮上天甚神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取左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取國語陟降庭止取漢書賓之初筵取韓詩禹敷土下方又證諸楚辭一洗經師專己守殘之舊其閎議眇指多卓然獨得於千載之上者其自序以爲本之二南求其端參之列國盡其變正之於雅大其規和之於頌要其止而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修身及家以平均天下之

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可謂曰詩然大小序相傳以爲卜子夏作或以爲出於孔子或曰非也蓋國史明得失之故而著之或以爲衛宏作或曰非也宏自有毛傳序非小序也序本自爲篇至毛公分以寘諸篇之首而蘇黃門疑小序非經旨獨存其首一語而餘皆削去朱文公本鄭漁仲辨妄之意以爲小序首句巳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妄爲之說者乃復合小序自爲篇而條辨其失若以爲可廢者然番陽馬端臨貴與以爲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雅頌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馬氏曰詩書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

儒多叛之至朱文公解經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

尤多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後人所作藉令深得經意亦不過巳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如雅頌之作能發明所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則序猶可畧至於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叙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蓋詩之難讀者多矣夫芣苢之詩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捋芣苢之狀而已黍離之詩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捋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若捨序以求之則四詩非子雲美新之賦亦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

之乎、鴇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叙飢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此其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卽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辭也、出於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黨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亦既如序者之説、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必以爲奔者所自作、使聖經爲錄淫之具乎、且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泆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如桑中、溱洧、月出東門之墠、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

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它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簡之人、發而爲放蕩無耻之辭、夫子猶存之而不刪、則不知所刪者、果何等篇也、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以爲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也、愚又以爲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録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削之而已、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於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源輩、作爲樂府備狹邪妖冶之趣、其詞非不艷麗可喜也、而醇儒莊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詞、家不畜其書、懼其爲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録之於經、又煩儒先爲之訓釋、使後學誦其文、惟其義、則是通書西銘、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並讀、而後可以爲學也、且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今市井小人、有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懟且譁者、則知禁之使不爲、不若愧之使自知其不可之爲愈、此鎮張揄揚之辭、所以爲閔惜懲創之至也、

此詩之訓也、古禮經存於世者。周禮經五篇儀禮經十七

篇。士冠 士昏 士相見 鄉飲酒 鄉射 燕 大射 聘 公食大夫 覲 士喪 既夕 虞 器服 特牲饋食 少牢饋食 有司徹 小戴記四十九篇世所傳三

禮是也。而周禮亡冬官。河間獻王以考工記一篇。其

記也。附其後。與大戴記八十五篇書具存。而漢人所

得逸禮三十七篇終亡。自文中子亟稱周官。以為先

師謂王道極是也。蓋夢寐欲行之。而漢劉歆佐王莽。

頗遵用以更張而敗。宋王荊公安石尤主之。奉詔上

所撰三經義。頒行而自董周官。已造新法。欲一二追

復而又敗。蓋世異久矣。於是人士言周禮者。諱其敗。

一歳以爲非經程正公則以爲有關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至哉言也張明公載以爲天官之職必心量弘大方能讀若不大其心以體之而欲於事上窮究湊合知其難也朱文公以爲周禮乃周公建太平之書皆從廣大心中流出又爲孝宗言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翊成王垂後世之大法至深切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實學驗諸此葢尊信如此然未有論撰而儀禮冠昏喪旣夕虞皆士禮惟大夫而上無冠禮他諸諸侯大夫大昏喪葬禮皆亡惟饋食有少牢有有司徹則太牢亡也特牲少

牢惟饋食則饗禮亡也。聘有公食大夫則公再饗大夫禮亡也。禮大問曰聘使大夫則間於事相朝禮亡也。至王覲止覲則春朝夏宗冬遇殷見衆頫禮亡也。推斯而言。禮闕廢甚矣。蓋孔子適周學周禮。而王朝禮紊不展於邦國。諸侯憚行禮。又自去其籍。惟士鄉禮以習行而存。今觀漢中世諸生猶以時習禮於孔氏。而孔子廟堂車服禮器猶存可見已。其存者又文辭古奥。易行難誦讀。其所稱宮室堂奥冕弁裳衣飲食用器。非今世嘗及見。卽進趨拜跪辟讓揖遜周旋之節。又異宜而莫之行。自唐韓愈已苦其難讀。而歎

以爲文武周公之法制具在惟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其間又自鄭注賈疏而外諸儒先舊說不復得見蓋廢久矣及是朱文公實始尊儀禮爲禮經經進時奏劄言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先壞漢晉諸儒悉力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昏祭鄉射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士猶得誦習以知其說自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而悖士諸生又

不過誦虛文以應舉。其間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迷莫復知其原。國有大禮大議。耳學臆斷而已。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附於本經之下。而具列註疏諸儒之說。釋之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籍。閱無人謄寫。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以未就。至於樂之[illegible]文絕無師授。律尺長短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舉莫知其說。而士友中間亦有得其遺意。欲更加參考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亦復未具。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諸書。

自行掄集舊學十餘人授之閒館令其編類雖有官
人亦不繫銜請俸但量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謄
寫人下詢安府撥貼書二十名候結局日量支犒給
別無推恩於公家無甚勞費而可以興廢舉墜垂之
永久斯文幸甚會去位不果行退而推前意編纂爲
家禮二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
曰儀禮經傳通解凡三十有二卷未成卒而子壻外
府丞黄榦成其志取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
諸書補其缺而王侯大夫之禮略具其門人溫陵楊
復嘗及事文公受禮學與纂修且撰儀禮圖式一卷

事因圖顯。而禮學粗完。春秋公羊立學官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漢藝文志。猶標古經。平陵賈逵有經訓詁。李鉉馮沆。有古經三傳異同。後左氏大興。學者專治傳。迨唐初。經無復專行。好古者頗從杜解中錄出經文。而二家擯不録。惟陸德明音義頗兼存之。至啖助陸淳。實始探聖人筆削之志於三傳之上。唐初獨杜解猶抄出經文、二家無有、貞元末、陸淳纂例、列三傳差繆、凡二百四十一條、潼川謝疇、取三家所傳遺經心以爲是者大書之、仍細書其不然者於其下、曰春秋古經行焉、眉山李氏曰、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十萬八千字、遷誤也、今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尚爾錯誤、況聖人筆削之旨。宋熙寧中。王荊公安石。悅詩書爲著義。頒學官於

春秋不解也以爲是斷爛朝報廢不列而程正公頤
獨深明其旨作傳以明之其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
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
敎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
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
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
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孔子當周
之末以聖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
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
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顔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灋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而造其

微則三代可復然是後黨禁嚴峻經傳蕪穢至不復
得知建炎初天子頗好讀左氏謂給事中胡安國曰
聞卿深於春秋欲資勸講手左氏傳授之令點句正
音安國對曰春秋乃仲尼手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
奧陛下宜潛心聖經爲出治大原不宜耽翫文采虛
廢光陰高宗曰善令專以春秋進講且命作傳以進
初安國少好春秋究心者有年已得程子所爲傳讀
之精義微辭多所默契乃渙然信以爲聖心從可質
也益潛玩而傳成 左氏爲案見本末質公穀爲斷
探聖意大綱本孟子而微辭一以程氏之說爲正云

明興

高皇帝神聖遊覽遐紹于皇帝王師之統造觀心亭時致齊其中召學士宋濂謂之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為難朕罔敢目暇逸况有事於　天地廟社其敢弗虔是用致齋日端居斯亭反視却聽體道凝神誠一弗二庶幾對越在天上契於穆清蓋心學皇皇乎開源矣當是時承元季兵亂天下學士多失業奔走惟婺台二州徽國文公之承傳具在

上克婺召耆儒許元葉瓚玉胡翰吳履等日會食省中輪二人日外講經史陳治道闔四方有通經學古之

儒輒以幣敦禮聘致之賜坐咨訪嘗讀書洪範太息
以爲是天人之大統也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
四時成百穀皆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
陳之武王猶自謙曰此五帝之道也我未有能焉朕
每爲惕然命儒臣揭　御座之側朝夕時覽觀已
親御翰墨爲訓釋新殿成　命毋藻繪命編古人行事
可鑒戒者書殿壁書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學衍義于
廡間
文皇帝嘉宋學自洙泗來爲道正統也簡儒臣集宋儒
五經四書傳註纂修之易主程傳朱本義詩主朱集

傳以武夷蔡沈傳尚書番陽陳澔注小戴記侍講胡安國傳春秋本程朱主焉而學庸語孟主朱章句集註尤嚴其諸儒先論說於傳註互發若足其所未備者分註其下不合者不取惟周官儀禮不課士置科無列焉書成賜名四書五經大全書其儒先言理性命之要足羽翼聖經者彙爲編賜名性理大全書

上親爲製序刋布賜六部　頒兩部國子監及府州縣

學　諭禮尚書曰此書皆聖賢精義妙道學者之根本朕旦夕披閱不倦所益弘多古之志於學者苦得書籍難今學者得此書而不勉自力研討是自棄也

爾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士令盡心無視爲虛文當

是時天下新脫鋒鏑湯火之苦民俗惇質而

天子聳尊顯宋濂洛關閩之書風厲之於學以上達於洙

泗俾學者有所統一故其時士謹繩墨官肅法守施

于熙宣天順之間循習誦傳諸儒書守其義句遵

其訓如金科玉條尺寸無敢自踰越雖所守近隘而

士習朴淳言純師行純法之儒往往輩出於世其後

風氣漸開聰明漸擴耳目心知漸廣往往嗜新喜異

厭樸學弗好而濂洛之微言又絕學者糾纏於文義

支離於章句窮年矻力以爲是所以窮理而致精於

聖賢大訓。稍涉高遠者。又以爲此上達未當學。姑就下學者學之。固陋支辟。於聖賢主靜存誠日用實功。茫無所從入。成化中新會陳先生獻章始求之靜坐。澳然於貞靜無欲之體。以爲是聖功之本。而無大於外也。著論言六經。聖人之書也。學者苟誦言而忘味。則六經一糟粕也。未免於玩物而喪志。苟不但求之書而求之吾心。察動靜有無之幾。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觀書。則隨處有得。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諸皆效詰

心得。一時人士回視易聽而約之於本。至王文成公守仁標致知爲致良知異知識之知語益真切簡易旁皇周洽。而教大昌。致知本大學而良知之蘊實自孟子發之。自漢戴氏記禮家言大學中庸書二篇頗以存。而知者蓋鮮至程純公顥始尊信表章以爲是古者繇學入道之大法帝王授受傳心之統宗也而頗疑其編簡失次非其舊更定之時發其指歸而所爲說者不傳會稽石簣子重彙其說雜見於門人所記錄若門人所自爲說者爲編曰輯略傳焉朱文公又疑大學書有放失補格致傳更加考定而中庸一

依其舊文。二篇各有章句。又取石氏書。刪其滛於老佛而過高者。存其可信傳者。仍曰輯略。而記所爲論辨取舍之意。爲或問附之。然後二書之旨貫。注如經脉。始終鉅細畢舉。如碁布詳略淺深。相因如引繩。而諸說之同異得失。亦曲暢旁通。如導川入河海也。然所補者傳。終於聖經高簡弘厚之體不類。而八目等級。亦微若已峻然。至王文成旣有悟於致知之旨。信大學舊本出戴記者。爲本無脫誤。與中庸各爲完書。無所事更定補綴爲也。而誠意特傳。諸目合傳。三綱八目。實貫於誠意特傳之中。切磋語學則格致也。琢

處自修則誠意也恂慄正心之訣威儀修身之統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則齊治均平之效也通朱傳格物九條之說一統之於慎獨中庸以不覩不聞莫見莫顯名中和極位育之用歸之於慎獨獨之者天德良知也蓋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要在於慎獨而經文高簡深渾通造化之體乃復完文成之論六經曰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弗具弗同無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

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與別若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弗具弗同無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長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

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弗具弗同無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

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記籍者特其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于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

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爲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其論禮曰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

人何必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巳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旣巳墮於空虛滯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制度數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在於是是豈爲得禮之意哉其原本仲尼刪述六經之意以爲欲天下反朴還淳見諸行事之實非欲美其文辭以嘵嘵於世爲也蓋自伏羲畫卦而來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不知凡幾而易道大亂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

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
一書自典謨而下詩自二南以降而九丘八索之屬
非經失正者又不知其凡幾而禮樂之名物度數至
是亦不可勝窮於是舉虞夏殷周之舊删削而是正
之然後其說始廢今觀詩書儀禮孔子未嘗措一辭
於其間意可識矣至於春秋雖稱所作其實皆魯史
舊文筆者筆其舊削者削其繁其用歸於删繁就簡
正人心之流濫而已矣當是時增城湛太宰若水實
師事陳先生以所當禀質曰隨處體認天理爲學宗
衍繹其說曰天理吾心之中正也六經註我奈何註

六經爲乎會　廷議薛文清公瑄當從祀與否而論
者頗以薛無著述尼之於是湛卽諸易書春秋禮經
傳四子各以其師旨爲測瀾然繁富矣夫文沒質傳
溺心斯其弊已久新會餘姚闢之至痛深於是學者
實始知實詣深造不求經於經而求經於心主靜研
幾謹獨之爲要而以經書爲培擁灌溉之資以輔之
其說終主於卽心卽性卽心卽經而六經在吾心也
於孔門欿然無我好古敏求以上達天德微若與過
然末流益弊於是深者研知之爲良研天理於勿忘
勿助之間旣窮深極微莫知所止而不踐其實淺者

信良知爲至足天理卽吾心師心自是至謂物無理
專求諸内而莫擇其精又其下恣心以行猖狂自恣
浮淫矜誇將蹶惡終然且蔑棄修學而自謂得不傳
之學抽不抽之緒也所至輒以其說敷繹刋布日新
而月盛頤獨忽前經爲糟粕憒之而不耻謂世教爲
格式略之以爲快於是乎束書不觀獨游談無根而
已矣然後知古聖王之世循之於四教六藝俾學者
優游漸漬於其中上焉者據德依仁日漸於大成中
下者有學有造日躋於有立不蔽器而道存錄踐迹
以入室則固古之教萬世不與易者也昔詩書言天

人之際綦詳極備矣易明天道以前民用禮承天之道以治人情春秋本天道以正王統故六經者天人之大命而神明之符也故經以載道道不得則不章經以著教教不得則不刑經以表心心不得則不盡故記籍非庫藏產業也而固庫藏產業之命也人生而蒙長而無怙恃以愚顓侗寡闇否則逸諺且誕令不按視其記籍以考其家之庫藏產業而徒以其意臆之謂先人予我之庫藏產業自足而坦然居之庫藏產業何知焉而疇與有之亦終為窶人丐夫而已矣自太史公叙九流知各有弊而知其不可廢也班

志加詳焉略言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經留意於仁義
原本堯舜師尊周孔助人君明道而視化者也於道
爲最高故樂和神人仁之表也書以廣德知之術也
禮以明體禮之節也春秋以斷事義之用也五者蓋
五常之道而易爲之原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
一經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故日力寡而畜德深後
世諸儒章句之學興箋解義疏轉相祖述而爲說已
繁惑者旣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
以譁世取寵傳學者不惟闕疑闕殆之義務碎辟以
逃難覊其本實後進彌以馳逐故童守一藝歷白首

而無聞。終以自蔽。是以五經乖析。不合不公。而儒學浸衰。道家者流。蓋本易而出於史官。其道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宗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而知常曰明。其術以深爲根。以約爲紀。以虛極靜篤爲至。以因循爲要。深根寧極。秉要執本。以御萬物。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而有餘。巋然而有餘。故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神者生之本。而形者生之具也。人之生也。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寶慈寶儉。寶不爲物先。以定其形神。於道也合矣。嗟夫。不先

定其形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繇哉其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所長也乃其以本爲精以末爲麤以有爲爲不足掊絕禮學搥提仁義卷婁堯禹黜桎周孔靳詆儒學以自肆其悖也傷敎蓋敎裂而道敝矣
其宗老道德經莊南華經列冲虛經陰陽家者流亦本易而出於羲和之官易道陰陽其言四時八紀十二月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是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推五德之終始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順之者昌不順者不死則亡夫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不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其明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使人拘而多畏。舍人事而任鬼神。漢武帝時、聚會陰陽家、問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大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以生者也。自漢來、已紛雜無統宗如此、墨家者流。亦本易而出清廟之守。墨子汎愛以天下無非我者。故不自愛而兼愛也。其稱說堯舜禹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鉶。糲粱之食。藜藿之羹。禹湮洪水。決江河。通四海九州也。親操橐耜。而爲湯

百川腓無胈脛無毛其道以自苦爲行尚慈實儉濟利而非鬭養三老五更以貴孝選士大射以尚賢宗祀嚴父以明鬼順四時而行故非命以孝示天下故尚同墨子眞天下之好也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然見儉之利因以非禮則尊卑無別也推兼愛之意而不殊親疎同至親於途人則無父也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爲恐不愛己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雖墨子能獨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夫世異時移事榮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 高子略曰韓非子謂墨子

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離爲三其說依經據禮而孔子排之不遺餘力者以其言近僞行近詐害不可勝言也

法家者流本春秋而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禁邪暴輔禮制其尊主卑臣明職分令不相踰越此其所長及刻者爲之則薄教化去仁恩不別親疏不殊貴賤而一專於法欲以致治將蔑親而廢仁故嚴而寡恩其術出商鞅韓非慎到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治國者不務覈其名實執勢以御其臣下求人任覽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故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失也警者爲之晉灼曰警訐也師古曰警訐則苟鉤鈲析亂

師古曰鉶破也音普革反、又音普秋反、使人苛察繳繞不得反其意專

決於名而失於人情。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公孫龍爲堅白之辨、假物取譬、冀君感悟、正其名實、劉劭以人之材撿志尚不同、當以九徵八觀審察而任使之是也、縱横家者流。

蓋本詩而出於行人之官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

其後世亂尚權詐則操翕闔弛張之權用之於捭闔

飛箝詭紿揣訐尚詐諼而棄信。鬼谷、陰符、戰國策之類、襍家者

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見王治之無不貫此

所長也。蕩者爲之則廣取汎與心目督眩多愛失務。

漫羡而無所歸心。呂氏春秋、淮南子之類、農家者流蓋出詩豳

風書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稼以足衣食孔子曰所

重民食是也鄙者為之欲使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誖上下之序謂許行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閭里小知之所及輒綴而不忘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然致遠則泥厖雜而弗經齊諧博物志之類諸子中佛最晚出而說益宏勝其書無慮數千萬卷多中國所苛譯乃其微言老曇不能難也言無生則空有兼遣卽嘗䁀抱一猶末也論法界則玅明融徧卽清淨本然無際也論慈憫則普度弘濟卽兼愛尚同有意也而要之平等日用不卽不離於斷滅枯槁者殊科然窮大不經雕龍騶角之論視之爲隘過人𨚗焉諸輪迴因報升

況起滅以誑誘愚俗皆聖者所不語妄者假之崇虛尚鬼爲誣惑益滋自世之衰聖學熄而道術無所統。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故九流百家蠭起各安所見崇所善以馳說取合雖言人人殊而道無不在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反者道之動故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相成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之所向而辟則惑惑所辟而倨自足則爭爭則亂而不相爲謀其說之昌且率獸而食人哀哉學者誠深於六藝之旨究觀周公孔子之敎卽百家騰躍終入寰內可以通萬方之略矣他諸執技事上以其術自

名者亦復數家時有用也而不可倚也曰天文歷譜家本易五行家本書而領於天官天文家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探知吉凶之象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五行家本五行之形氣五星之變動推之爲吉凶書洪範貌言視聽思得失而五氣之僭若因之是也然星紀遷變庶徵雜揉天道幽眇非湛審者弗能繇也觀景以譴形本隱以之顯非明主不能聽也以不能繇之臣諫不服聽之主是以兩恒患焉道之亂也患在於小智強欲知天而謬於其統故道術破碎而難知其裔餘爲雜古本易洪範著龜神物因用卜

筮以前知吉凶通志而成務易曰占事知來是也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禮有大卜筮人占夢之官至衰世解於齊戒舍本憂末而妻煩卜筮筮瀆不告易以爲訓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詩以爲刺故其官失而其傳泯焉又其裔爲六壬遁甲形家星命之流壬遁家本大撓甲子容成律曆推八門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三奇六儀以知軍國興敗得失趨避非必然也人和上矣地利次之天時曷故焉智者時用之倡勇敢禁祥而去疑星命家本五行干支生旺克制休囚之度或乃步日月五星順逆躔辰首尾之躔用

占人壽夭貴賤死生先處其利不利時是亦多言豈不倖中而於得喪何加焉惑者聽之浪憂喜而失正甚且不信道安命馳於苟得而希冀非望則自瀆之道也唐呂才曰宋忠譏司馬季主云夫月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今更研尋本非事實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時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何以處焉形家者流大者本詩篤公劉之陟巘降京逝泉瞻溥定方中之升虛望楚景山與京觀九州山川形勢以乘其環會或本易河圖八卦依三垣天星貴艮亥爲氣之所生以立城郭宮室廬舍以定陵墓宅兆以殷阜富壽其人民而死者亦得安體魄而

蔭遺體紐者。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形室廬器物之具以其形容聲音度量而定其吉凶貴賤死生之斷。形依氣氣附形其數然也蓋時有中焉或者溺焉。恬其形不守之以道安危利菑以取滅亡妄者謂奪神功而敗天命使人眩瞀而失守甚者不安分命不敘昭穆怙執力以規營構窮險巇以請墓地則大亂之道也。呂才曰、近代葬書一術、至百二十家、各說吉凶、競爲妖妄、傳云、王者七月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庶人逾月而葬、先期謂之不懷、後期譏之殆禮、此葬不擇年月也、春秋、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乃克葬、此不擇日也、禮云、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大事謂喪葬也、春秋鄭葬簡公、司墓大夫室當路、毀之平旦而窆、不毀、日中而窆、子產

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在國都之北、域兆既有常所、而死者北首、向亦有定位、是不擇地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擗踊之際、擇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時以規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而對賓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葬書敗俗、一至於此。夫易之道大、百物不廢。鬼神之德盛、體物而不可遺。諸凡巫史百工小數小術、豈顧能解免自外哉。必且依託五行、假於鬼神時日卜筮、矯虔而稱引之。而此理孔神、支離覆逆、必且可推之而通。譎者因爲神姦、逢人情喜忌、以吉凶恫喝之。微利誘、不驗則屢變其說、外託師傳、內稱篤悟、展轉增加、蠱眩以疑衆、愚俗怵焉、助爲譸張。民用大惑。闇義命之致、咸靡靡於趨利辟難矣。故術不可

不慎也是教之流失也明王之所坊禁君子之所不
道也一不慎者瘝矣醫家者流本周禮醫師原人血
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察天五運並時六氣眡人五
聲五色九竅九藏之動以探百病之原決死生之分
而度箴石湯火之所施爲之經方本草石寒溫之性
量疾病淺深度氣感輕重假藥味五苦六辛之滋調
水火齊和之宜以通閉解結致五味五穀五藥之養
而反之於平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
失理以熱益熱以寒益寒精氣內傷而見於外以愈
爲劇以生爲死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巫家者

流本周禮司巫掌男巫女巫凡以神仕者掌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以致天神人鬼地示物魅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瘥國大旱以雩歲時以祓除疾病冬以堂贈春以招弭稍後因爲符章咒水號呼以禱祈攻說禬禜今之巫覡既闇其義何明之見何法之行正神不降憑於淫厲依爲神姦苟貪貨食以誣神人兵家者流本書春秋而出於司馬之官自黃帝有涿鹿之戰而風后有握奇之書下及湯武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而太公兵法作焉世所傳司馬法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

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用而孫武子猶知本道法天
因地任將制法。先計後戰因形用勢。察彼已。措勝於
無形。於是本陰陽者推德勝。順時日以制敵。尚技巧
者。習手足便器械以立勝。識形埶者靁動風舉。離合
背鄉。務變化輕疾以信威。視王官之武備益遠而戾
者得之。以逆天而殃民。乃漢志志神僊志房中頗以
爲神仙者。祖老氏玄同清虛保性命之真而游於方
之外者也。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聖王制外樂
以禁内情而爲之節文。若猶有美然。然世主甘心者
衆。誕譎恠迂之文彌以益多。而遙興輕舉終道無繇

至乃術淫於樂丼心以其身從之快意生疾而隕性命者多矣未見其有和平壽考而節以長生者也是以聖王絶之蓋九流百家方技各具有其書於四庫隷子書自黃帝時倉頡沮誦實以史建官夏殷之世有左右史以紀言動周禮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之官諸侯之國亦各設官掌記載之事晉乘楚檮杌魯春秋是也仲尼因虞夏商周之史述尚書因魯史舊文次春秋皆削其煩重制義法明天人之統其事辭史也而其義經也故曰聖人述史三焉以憲萬世而為經左丘明依魯史以作傳所不盡載者各以

其國志之作國語曰外傳或曰非也蓋左氏未傳
博采草創之書因卽之爲傳其後楚相鐸椒趙虞卿
秦呂不韋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采取成敗以著書
不可勝記又雜史之所起也遭秦滅學而始皇惡史
記燒燔之尤甚漢興陸賈述秦漢間成敗興亡之故
作楚漢春秋而世本戰國策呂氏春秋之屬頗以其
間出矣漢武重文事而河內司馬談爲太史令典其
官時天下郡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乃上丞相遺文
古事靡不畢臻於是欲論纂書春秋左國之文及當
世名卿賢大夫之業成一家言未就卒且死執子遷

手而泣屬之成會遷相繼爲太史令傷父志乃綱羅舊文原察終始觀盛見衰上記軒轅下至天漢作十二本紀明天下治亂之統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明興廢久亟之變禮樂律歷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憂當世之務述先令諸侯卿相輔弼股肱之任忠信行道以奉主上若卿大夫賢士以翼戴其世者作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曰史記而後代正史本祖之其書原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意協異傳齊百家而著論壹折衷於仲尼而紀表志傳遂爲後世正史法後漢扶風班彪

固父子纘纂因以爲前漢書固稱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迄於孝平王莽之誅爲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典重鉅麗議論頗不詭於儒亦間有微意焉而繇有史籍以來未有如太史公之所記弘深高古通造化者也蓋自孔子没至是四百餘年漢興又七十年矣自劉向楊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謂之實録宋呂祖謙稱其指意深遠寄興悠長微而顯絶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

而起義於彼。非拘儒曲生所能驟而窺也。今觀三代高紀贊明天統。逼忠質文之變。呂后立紀。而贊稱孝惠皇帝。呂后之時。正名實之斷。武紀闕矣。而八書具著其事。各寓其匡救之忠。禮述漢儀本秦故。而旨末附荀記。明美德也。樂旨陳賡歌。至於流湎。而襄以汲直之諫。戒佚淫也。律書紀律同聽軍聲。施及兵禍。風佳兵也。封禪究觀方士祠官之意。開惑志也。河渠嗟勞人也。平準傷并兼爭利末也。歷尚夏正。天官紀百年中五星無不變色逆行。令覽者懼然懼焉。可謂至忠。而誹者以爲謗書。謂言易知哉。獨其陳道與汰往

往出事詞之表。比事連類。時推引古哲先憲之文寓
已意。故覽者忽焉。其傳夷齊老子孟荀屈賈皆微眇
有深味。其文緩。則其旨愈遠。其事繁。則其辭特簡。至
其述天下異時性情慘舒。事端出沒之變。形神具出
俾後世如目見然。則夫人慕誦之矣。獨採摭經傳。多
分散其事。故頗疎畧。又時有牴牾。其激而寓言也。是
非時謬於聖人。記繁志寡。昔賢病之。至班史述其所
自傷。以為宵雅巷伯之倫。而雜其明哲。此與眡目睫
何異。嗚呼。事始末未易言。太史公歎之矣。宋蘇洵之
稱二史曰。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

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知如廉頗。辨如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知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

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比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吾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也故於傳詳之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哀七年公會吳于鄫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夫庸得不載乎若越區區於

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之會盟。而用夷俗名以赴。絶之矣。後觀之者曰。不知中國之禮義。雖勾踐之賢。不免絶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王若侯其。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名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目名之耶。不目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謚名。殺一等矣。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則是以同姓列侯而從異姓之例也。察其故蓋元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非

天子自封之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莽封之故從異姓之例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後觀之者曰權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人衆得爲善之利直而寬則人知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知中國禮義之爲貴微而切則人知强臣專制之爲患其能爲春秋之繼而後之史無及焉以是夫後漢史自胡廣蔡邕掌續綜不能成書迨宋范曄約謝承司馬彪華嶠等七家所記爲後漢書類次精整剜精剗采體晦而文削蜀陳壽父嘗以皋爲丞相諸葛亮所法蜀亡

壽請褒表亮祠墓其撰三國志頗有義法而傳亮事特詳以晉承魏因主魏而不詳所自出載夏侯惇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侯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詳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不得其死也猶微耶有指世以其評諸葛將畧非長及他闇昧疵之非其質矣且夫損賢者不必兼將不兼將不害其爲賢而將畧固賢者之所時短也自是南北分裂各有史以記事南梁沈約撰宋書（本何承天裴松之裴子野所撰）蕭子顯撰南齊書（因江淹沈約新記）唐姚思廉撰梁陳書（本思廉父察爲梁史官推其意及謝吳等記[illegible]之）其在北則魏收撰後魏書（本鄧彥海崔浩李彪所記）唐李

百藥撰北齊書（本父德林所記）唐令狐德棻撰周書（本[illegible]牛弘所記）而李延壽本父意以南北互詆無所統一。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北起魏盡隋三百四十年。爲南北二史。刪繁補闕。叙事簡勁。過本史遠甚。而先南北史有晉書。後此有隋書。粗稱混一。其書皆唐太宗命房文昭玄齡魏文貞徵等所修。（晉史本何法盛等十八家巽修）時雜以制旨。而人各用其所長。故志載差有倫。（如晉書天文志出李淳風所修是也）嗚呼。南北六代之變亟矣。又其時文衰於靡薾。作史者猥采諸小說傳。以其意至一人之身。稱譏雜揉。前後乖刺。記載繁紊。多謬於事情。更改破析。雕刻藻

續之變日新而其文每下諸其立國皆偷爲一切非
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於後
世宜無足采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
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
終之所以亡至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刑威職官州郡
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不可以不考
也其時之士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
以爲世戒而况於壞亂之中蒼皇之際士之安貧樂
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絶於其
間此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

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後哉美矣乎宋曾子
固因陳史而推言之也可謂曰史矣唐初溫大雅撰
創業起居注貞觀中命相玄齡為國史監修帝謂玄
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斯何也對曰
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或恚其傷直取罪
故不進也帝曰朕為心則異是欲自觀史知前日過
失為後戒公等可撰次以聞於是給事中許敬宗等
相與撰次以編年體為實錄上之龍朔中敬宗以宰
相領史職而人實儉鄙所作紀傳或希上旨或釋私
憾毀譽多失真中宗時時相蕭至忠等領史事秘書

少監劉知幾子玄病不得其職爲書上至忠求去略言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如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衆功而成述作者也惟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而纂述之故著作無主條章靡立爲後嗤笑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欲記一事載一言則閣筆含毫相視而不敢斷故首白可期汗青無日此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illegible]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初集公府亦上蘭臺史官所修於是爲備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

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討沿革於臺閣視聽匡
詳簿籍莫考藉令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況以中
才安能遂其博物此不可二也近代史局逼籍禁門
者欲杜顏面而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非能齚舌儻
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絶口朝野具知夫孫盛實
録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
乎此不可三也夫尚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
之義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
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曩賢得失之林良史是非
之準也頃史官記注取禀監修法春秋　則云必須

直辭宗尚書者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
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非
古也而其意可知也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列傳
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
刊削之務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
等如某袠某篇付之此某紀某傳歸之彼明立科條
審定區域則人思自勉此銓配之 也今監之者既
不指授修之者無所遵奉用使爭[illegible]推避坐變炎涼
此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猥多顧謝簡書以避賢
路於是委史事於後儀與競退而撰史通內外四十

九篇或問自古史才甚寡何也知幾曰史有三長才學識是也。兼之罕矣。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楠。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賢辟良臣。見而知勸。驕君賊臣。覽而知懼。乃爲史耳。時以爲篤論。開元中。張燕公說當國。領史事。覽天后實録。叙張昌宗誘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聽許。賴宋璟激發。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說讀之。慙忿不能堪也。知秘書兢所爲。書欲儶之謬以歸知幾。嘻笑謂兢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借。已甚也。兢對曰。此兢實書之。今草具在。不可使子玄受怨地下。說默然。已屢造請。蘄少刊其文。兢曰。儻狥公請。亦何名實録。平卒不改。蓋堅正如此。唐書本石晉相劉昫等撰

世呰其蕪冗。至和中，命學士歐陽修爲紀志，宋祁爲
列傳，刊修。范鎮、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等修。故事書成進御，獨署官
高者一人銜名，曰臣某修。時宋出守鄭，歐陽公位宋
上，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用力於此書甚深久，何可
沒也。遂本各所撰，署銜名上之。舊書本五代時作，識
早而氣弱。新書非出一手，而宋獨精小學古文，文不
無促迫以未善。韓魏公琦當國，屬歐公更刊修，歐謝
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人所見何必同，寧能盡如已意
哉？竟不復刊修。退而修五代史以見志。本開寶中盧多遜、扈蒙、李
昉、李穆、劉兼，於五代梁不絕其爲君，而不沒其惡，使

人知爲君者終不得掩其惡而原本於女禍明患怨於忽微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故從其號與姓作紀而作家人傳別其家見號同也家不可以不別也以別嫌而明微自開平訖乾德終始五十三年天下五易姓士不幸而生其時欲全節而不二亦已難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焉曰死節傳其初非有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事者得十有五人焉曰死事傳其仕不及三代者各以其國繫曰梁唐漢晉周臣傳其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者曰雜傳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

而怪五代時可遺者何其少也。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又以世亂亡離。文字殘缺。而不可得知。得四五人焉。作一行傳。論著往往師春秋之意。而不襲其文。其傷自古宦官。當世朋黨之禍至深痛。下及伶人。其於諸傳六臣贊著之。其著論往往以嗚呼發端。致亂世之感焉。雖其深渾雄厚。遒造化。有謝左史。而守經程義。章好示惡。庶幾哉。成一家之言。李夢陽曰、歐陽人雖名世、唐書新靡加故、今之識者賤故而廢新、五代史成一家言是矣、然古史如畫筆、形神具出、覽者踴躍卓如見之、歐無是也、自唐與倣前代。以給舍為起居注。紀人主言動。武后時。宰相撰時政記。記朝堂

許謨貞元初相執誼以國史撰於私家非制也令月
終録所撰上舘中日曆昉馬而世各因起居注日曆
爲實録成緘之金匱石室儒臣纂實録中諸可傳誦
者宣布之曰實訓宋初内庭日曆樞密院録送史舘
然所記不過朝見謝辭而止至君上言動人臣善惡
之迹莫或紬書淳化中史舘修撰張秘以爲言置起
居院復左右史之職而國史常以宰相一人爲監修
別置國史院於宣徽北院東置編修修撰等官而非
諸司供報即所聞見不敢書有欲書而不得者直史
舘歐陽修以爲言請得據所見聞具書書不敢進呈

寘舘中已詔儒臣即太祖太宗真宗實録以史例修之曰三朝國史呂夷簡、王旦、王珪、蒲宗孟、李清臣等修。英仁曰兩朝國史楊億等修。旣成帝以付曾鞏使損益爲成書鞏謝曰五朝史皆先正大臣道德文學士所勒成臣何人敢當此命不許會鞏以憂去而罷元祐初修神宗實録鄧温伯、陸佃、林希、曾肇等修、頗不直熙豐紹聖中諫官翟思阿惇卞意言元祐間相大防提舉修史史官范祖禹黄庭堅等刋落事迹變亂美惡爲誣誣先烈詔曾布等刋定於是主安石所爲日録卞所傳益者刋修而大防再竄元祐史官皆得罪元符初詔刪修爲京卞所持而

罷紹興中昭慈太后孟以誕辰天子爲置酒宮前上壽甚歡昭慈忽泣數行下慨然謂帝曰吾老矣國家多難猶幸見今日也有一事當爲官家言吾不言死不瞑矣帝頓首請太后曰吾逮事宣仁古今母后之賢罕有其比姦臣怏其私憤厚加誣謗建炎初雖下詔昭雪而國史未經刊定謂後世何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官家也帝頓首受教明日以語輔臣命學士范冲等刊定焉冲祖禹子也初曾布修定神宗實録舊本用墨書新增者用朱書刪去者用黄抹每一卷成納禁中蓋將滅其迹而使新録獨行也及梁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體頗招延元祐諸家子弟爲道之諸家子幸其書尚存因勸令傳録師成如其言而舊本遂傳及是冲刪修爲考異明

示去取、舊文墨書、刪去者黃書、宋亡元命脫脫等修新修者朱書、世號爲朱墨史云

宋遼金史時議以元代金有中原以金滅汴宋因予金正統意尊元山陰楊廉夫力爲書辯之申宋爲正統終論無所定於是宋遼金各爲史而兼載不倫高皇帝既平燕盡輦勝國典籍歸京師得所爲十三朝實録者於是詔修元史召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趙汸陶凱高啓等十六人同纂修宋禧、陳基、趙壎、曾魯、張文海、徐尊生黃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文儒在官者無得與

諭之曰自古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蓋行事見於

當時是非公於後世不可誣也元主中國垂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略與天下休息號稱小康然闇於先王之道溺胡虜之俗禮樂制度無聞闕矣迨其後嗣荒淫權臣跋扈兵興民困而國亡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多可稱者國可滅史何可滅也今命爾等纂修事務直書文必明白毋艱深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自元統至正間事無可據遣儒士歐陽佑等詣北平采訪明年續修仍濂褘總裁而以趙壎朱右貝瓊張孟兼等十五人同修朱世濂、王廉、王彝、高遜志、李懋、張宣、李汶、張簡、杜寅、俞寅、殷弼、前纂修

諸儒不與時　御

上勵精著述諸儒竊旦夜編摩每成卷輒進

上見文深古者輒塗去曰惡用是獨即舊志爲書可矣

於是諸儒生人人茫然自失凜不敢自見而著作之意

荒又以筆削咸取

上裁不以諸儒生所不能爲之病（語出趙子常汸送操公琬歸番陽序）獨

據諸所移文槩謄取具而辭義兩蔑矣

高皇帝神聖起在位即以宋濂爲起居注修古記言動

之官七年大明日曆成凡　宣諭征伐禮樂刑政

國諸務暨群臣功過四夷朝貢之事咸具又取直

政體要機者列七類若干條曰 聖政記其後秘書監弘文舘等官竝董。而定翰林院修撰編修簡討爲史官代纂實録以勳臣官高者一人爲監修閣學士爲總裁翰林學士爲副總裁詹坊經局官與焉弘治初編修何塘上疏言臣以菲薄待罪史官月受俸錢日支廩給然乃朝參之餘退安私室旣失官守是爲素餐每一念及惶灼無已臣聞
太祖時劉基條答 天象之問 命付史舘
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起居録是推之史官之職在 國初未失也不知因循廢墜始於何時

沿襲至今未克修舉今　山陵既畢政治維新聖
勑令修撰編脩簡討番直史館凡　陛下之起居臣
工之論列政事之因革弛張令畢記載於紙尾書臣
某記藏之以待纂述史職既修　國典斯備上則
聖君賢臣嘉謨嘉猷日有記載而不至遺逸下則憸夫
小人懼遺世譏亦有懲警而不敢縱恣公則明
朝廷無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幸甚或
謂館閣之地以儲異才不責職守臣竊謂養才之道
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而後可以備他日之用今於
國家政事初不聞知即欲練習其道無繇若令史館

得職庶事咸綵他日任用不至疎脫是於課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疏上報聞萬曆初。閣學士居正言

國初設起居注官。後定官制。設翰林院脩撰編簡等官。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詳。非有所罷廢也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

累朝史文闕略。

世宗皇帝嘗諭大學士張璁曰。古左右史。即今編簡等官。今居此職者弗盡乃事。何也。是紀録之職本自備官。而臣下曠廢之耳。邇者纂脩

世宗皇帝 穆宗皇帝實録。臣等祗事總裁。凡所編輯

不過諸司章奏稍加刪潤檃括成篇至於使前柱下
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入是以
兩朝之大經大法罔敢或遺而
二聖之嘉謨嘉猷多所未備此皆史職之廢致然也我
皇上聰明天啓濬哲性成踐祚以來善政鴻猷斑斑可
述類非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録奚以章闡盛
美垂法無極今日講官密邇 天顏見聞真切又每
從閣臣後出入 便殿即有密勿謀議非禁秘不可
宣泄者皆得知聞宜令講官日輪一員專記 起居
錄 聖諭詔勅冊文及 内閣題稿其 朝廷政事

見諸司章奏者。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員。分六

曹編纂。仍遵照

祖制。除　御殿外。例用史官侍班。常朝列班六科給事

中之上。午朝列　御座西稍南。專記注言動。凡　郊

祀耕籍。　幸學大閱諸大典。有舉輒書。其不時宣召

及大臣　秘殿獨對。恐有宣泄。則自紀　聖諭。及奏

對始末。封送史館詮次。其諸司章奏。該科奉　旨發

部。即全抄送閣轉發史館。其紀錄體例。祗備事繇顛

末。日月先後。待異月之考質。所貴核實。不尚文詞。不

得妄以巳意。及輕信傳聞爲褒貶。每月終。史官編草

稿爲七册。一起居六册六曹。于册面記年月。記史官姓名。差閣驗訖。即投小櫃用文淵閣印封鎖歲終。內閣同各史官。開取各月草稿。収入大櫃印封如前。永不開視。

古允行。自司馬遷著史記。以本紀世家列傳表志立科條。代宗其體爲正史。勢不能微約其辭。多複重甚者至疣辭贅義不可以觀。漢獻帝時。荀侍中悅。奉詔準春秋編年記事之例。事繫月。月繫年。爲漢紀二十篇。凡君臣事物。治亂成敗。天人災祥之故。雖互見錯出而一時一人一事。本末必備。義類燦然徵顯闡幽。括倫鑒之要。其自序以爲有五志焉。一曰

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
表賢能辭約事該時稱嘉史自是晉袁宏爲後漢紀
王隱虞預爲晉書于寶有晉紀褚裒有晉春秋徐爰
沈約有宋書裴子野有宋畧皆編年至文中子閔後
史之詎繁志寮失書春秋之吉也於是取漢詔制志
策章帝範取漢臣命訓對讚議誡諫表臣棻曰續書
傷帝制亡起晉惠之世法春秋作元經始帝晉卒授
魏明天命之有在書晉宋齊梁陳亡哀中國之無人
卓然於明道而其書不傳今元經存殊駁野蓋僞書宋治平中龍
圖閣直學士司馬光患史籍猥多人主不能徧覽觀

也乃準編年法約戰國至秦二世爲通志八卷上之英宗愛其書命就崇文館借龍圖天章秘書三館圖籍給御府筆札續次其事許辟官屬與俱神宗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親爲之序自是六轉閑資皆聽以書局自隨於是光與劉貢父攽劉道原恕范純夫祖禹分綜之託始周威烈王初命韓魏趙爲諸侯明王道自此而盡也而原本智伯之亡實上繫左氏之卒章如相授受下訖五代貫穿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爛然指掌依托古義抉摘幽隱諸凡明良治道之切劘德禮刑之張弛威福盛衰之本規摹利害之效于

人相與之際休咎庶徵之原與凡吏治兵體忠臣節
士皆斷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辭令淵源論諫深切
靡所不備朱文公歎以爲偉哉書乎自漢而來未始
有也光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簡尋爲目録三十卷參考羣書評其異同爲考異三十卷又患其書浩大難於領畧晚著通鑑舉要八十卷又爲圖每年一行六十行爲一重六重爲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爲通鑑曆年圖又自宋一天下接于熙寧爲百官表乃威烈而上書契已來論纂成書爲稽古錄云然事以年繫而事首尾散見於數十百年之間離
而不屬讀者病之工侍郎袁樞機仲作通鑑紀事本
末俾觀人考事者什五如引繩以錯綜温公之書而
文公綱目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義例法書以提

要分注以備言一倣之春秋元儒金履祥本劉道原
外紀上泝洪荒下逮戰國中詩書春秋之旨斜子傳
誣失曰通鑑綱目前編至　皇朝成化中命大學士
商輅等依朱文公義例即宋元史大綱細目權衡其
事爲續通鑑綱目云乃後世朝野覊窮放陑之士慱
記所聞見爲書雖所據巳淺捃摭微細通之于小説
家通方之用然芟蕪酌雅辨德彰隱通人君子時亦
所不廢焉嘉靖中鄭端簡曉法正史作吾學編於
昭代
九朝及遜國時事揭　皇綱曰大政記表列爵封世

奪以明功罪表　內閣以崇政本表太宰以重銓衡傳文武各臣以垂景範紀遜國臣節以獎忠義述天文以嚴修省述地理以觀經略述三禮述百官以秩祀典觀職掌考四夷比虜以大聲教嚴邊備義類森然為明史記陳東莞建做荀氏漢紀撰　皇明通紀於人才風俗政體邊防三致意焉視宋李燾長編有過無不及矣蓋正史編年史霸史若野史總之於四庫隸史集本漢劉歆輯略而名。然代未嘗以集名書東京後乃有撰集古昔若當代人所為賦頌箴銘古近體詩若書疏序記他雜文類編之曰類集人各集

所著撰爲輯曰別集然總之二端辭令論叙本乎著作導揚諷詠達乎比興著作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要主於典厚精純深理義爲之本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咏歌商周之風雅要在温柔敦厚調性情以爲經蓋周官教國子以六詩被以成化春秋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咸以微言相感稱詩以喻志而識者用以別其人之賢不肖觀國盛衰於爲繫已重而夷考其詩則二南十三國風雅頌之辭也非必其自賦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謂其感

物觸事幾應言適辭非已出音聲心生可觀可群可
與圖事故可以爲大夫也故誦詩三百以達於政而
能言其後聘問詠歌不行於列國而賢人逸士齊窮
戚楚接輿采葛婦失志自傷之辭作則已漸於楚聲
矣及楚臣屈原旣放逐而離騷作焉離騷者猶離憂
也屈平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誡桀紂之猖
披傷羿浞之覆敗正志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而
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
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義兼之矣自疏濯淖汙泥之

中蟬蛻濁穢以游於塵埃之表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充斯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宋景文歎之曰離騷爲辭賦祖猶至圓不能加

規至方不能加矣其後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出而楚聲大昌

漢興高皇帝尤好之行幸沛召父老故人子弟飲沛

宮縱酒帝擊筑自爲歌詩今大風篇是也湯湯乎風

漢聲此洪源哉又傷戚夫人不得志而悲哀爲作鴻

鵠歌亦楚聲當是時唐山夫人依楚聲造房中樂然

無二南風化之本獨主於饗神孝惠二年使樂府令

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而賈誼枚乘各善爲

辭賦猶之古風逮武帝定郊祀之禮制樂府有練時

曰。帝臨青陽朱明西顥玄冥惟泰元諸篇皆侍臣司馬相如等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蓋時假雅頌多爾雅之文而依違於楚聲其軍樂曰鼓吹鐃歌曰短簫鐃歌鳴笳以和之。簫鐃如鈴無舌、周禮以金鐃止鼓、以鼓吹作鐃止之而名、其上之回戰城南之篇好公戰激義死皆漢聲雄高蓋漢都關中本秦敢毅武戰之風而高文景蓄力靖民者三世。武帝因用激發爲雄武故民忘其死焉。漢樂有四、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燕群臣、有殿中御飲食舉七曲、大樂食舉十三曲、本小雅、而辭皆不傳、惟短簫鐃歌、乃鼓吹之一章、亦以錫有功、準采薇杕杜迄今存焉、其相和曲、絲竹更相和、而執節者爲之歌、其琴曲九引十二操、曰琴操、而後世平調、清調、瑟調、清商曲祖焉。當是時天子好音樂而

甚嫺於辭。既封禪。發卒塞決河。閔焉有顧神憂民惻怛之心。作瓠子歌。幸河東祠后土。燕中流歡甚賦秋風辭。皆楚聲。善端此其萌哉。而時樂府總齊楚趙代之音。命協律都尉李延年以曼聲協焉。而漢聲大備。然崇雅黜浮視國風已蔑矣。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豔浮歌曰哇徒歌曰謡、廣雅曰聲所陌里巷相和曰謡、皆總之樂府、王僧虔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敘事成文、故諸曲調解、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趣有亂、辭者其歌詩、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是也、豔在曲之先、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前有和後有送也、是時相如為上林子虛大人等賦。侈麗宏衍。視楚聲稍劣。而自為漢賦之祖。楊子雲少好詞賦。悉力模擬之。而晚乃大悔曰。雕

蟲小技壯夫不爲也或曰諷揚子曰諷乎諷諷一而
勸百也或問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
淫如孔門用之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不用何
有志乎其言之也蓋古詩亡久矣獨楚傅韋孟依於
諷諫義主匡君比其在鄒進退之際確如也可謂曰
詩玄成自劾又其次也而是時蘇李枚乘實始倡五
言今觀十九首若錄別諸篇至情篤義深裕冲悠婉
轉附物圓渾無迹温柔敦厚有六詩之遺焉李善謂十九章
詞兼東都非盡乘詩其冉冉孤生竹一篇則傅毅之
辭也○詩也者持也所以持人之情性而止於理義
也銘者名也觀器正名辨物審用貴盛德也箴者鍼
也所以療疾防患喻鍼石也頌者容也美盛德形容

也讚者明也颺言明事而嗟歎以助辭也湯盤有銘武刀劍戶牖席左右端皆有銘臧武仲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則銘之變也用以永名也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爰有虞箴頌主告神義必純美讚亦頌之變也皆詩之旁軼依韻以立言者也至建安黃初作者衆奮差謝深渾而骨力適上魏武智沈而勇深用能以樂府之雄高發四言之沉鬱徐禎卿曰美哉乎壯而猶曖曖也王弇州曰曹公莽莽古直悲凉短歌苦寒憫勞盡下憂思慕賢以能得天下之材力而成其功上者錯宵雅之辭於巳篇用如巳出何識力之兼詣也子桓小靡聲變而哀其公讌諸作晉連光景宋梁風浸浸乎開源矣又衰世叔運終鮮粹才應瑒巧思逶迤

失之靡靡陳琳意氣鏗鏗之風人之度仲宣流寓荆
楚思禮度義慨慷善懷有風人之思馬旣爲丞相掾
賦從軍詩尊魏公元后有從吏而無匡拂又何靡也
陳思處危疑之際沉於酒自晦而讓德莫白終蒙其
難扼腕流涕轉徙悲歌而不能已今觀瑟調怨歌煮
豆曲贈白馬浮萍等篇當凜不自保之時恭順仁惻
終無一毫怨尤之心可謂達理矣甄后塘上朴茂眞
至猶之古聲而魏其亡乎兄弟夫婦之間又何其已
甚也嗣宗身處魏晉之際憂讒畏譏故每有憂生之
嗟廣以曠達時有風刺而文多隱避百代而下難以

情測也。鍾參軍嶸曰嗣宗詠懷之作。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斯爲不侫矣。晉混三維。天告不饗。宣淫搆亂。生民焦爍。哲士幽藪。而風危以哀。茂先勵志。言良於行矣。而華實不副。太冲述史。振衣濯足。思壯難任。而風人之度遂微。其時乎。其時乎。至劉越石盧從事贈答之作。則愴其傷焉。（王弇州曰磊塊一時涕淚千古）亡徵見矣。乃宋齊梁陳諸國風。君艶於彌藻。臣托於放慢。俗淫於泆。女姤也。玄言終焉。色澤至。新聲代變。而玉樹後庭花靡靡之樂作焉。蓋開源於王何。夷曠誕弛。至六代而極。元經傷之曰。晉宋齊梁陳亡。蓋傷之也。

傷中國之不復競也掃地而求更新乃符秦元魏風
則氣骸志雄虎視狼息矯不可回恢恢乎車鄰鐵駟
之遺焉傳稱倉大事者必於東南而收功實者常於
西北不其然耶其陶徵君乎崔文敏有言陶靖節潔
身如嵇康而安遜保如孫登而平放志如阮生而法
六朝無良材詞浮靡而論玄虛出言深靚希志洙泗
數百年間斯文而已唐宗邁迹基運昌明混一六季
俯視百代時之作者其旭日始旦雝雝鳴鴈乎薛少
保郊陝篇遂綷有古風陳拾遺倉倡高雅研精名理
思旨微矣至明皇帝諸詩親親賢賢文經武緯儉約

勑巳良牧撫人九經三重之道略具張曲江應制賦
函谷關過晉陽宮送餞張燕公送採訪朝集使諸篇
柔澹者思冲雅其音溫文洽以懌也至在郡諸作憂
危慘慄則緐然悲其不終詩可以觀不其然乎大都
貞觀末品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至開元而體法
風骨大備近代推挹乃古詩於漢魏亦旣離而去之
雖自成唐調高者猶可被管弦入咏歌而十九章之
溫柔建安之典厚殆盡其近體於古體又去而遠之
雖自成唐調而上局聲病下嚴俳儷性情益邈古道
湮焉明皇晚好溺音薰被成俗令才人依樂工拍節

爲辭短長而度曲焉謂之新聲亦曰詩餘淫艶猥褻而漢樂府之道又盡乃其代擅偏長人操獨至則有之七言古詩其來自古栢梁燕歌倡之上飯牛四愁諷之下然而未暢也乃至唐而暢李白遠別離蜀道難等篇窈窕惝怳參差詰曲遠托騷人近涉樂府幽錯思語寄興不測使人一唱三歎旁皇哀慕而有餘思杜甫大篇短章層見猛起意有獨造辭無不可奇正開闔雄飛雌伏倒垂直上各極其態大者攄忠宣憤使人忼慨激烈欷歔欲絶而有餘悲沈佺期宋之問沿梁陳聲深研精練穩順聲勢爲律詩祖王弇州曰律猶音律法律

天下英嚴焉、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雲臺、材木銖兩悉配乃可、五言律差易得雄渾加以二字便費力、雖曼聲可聽、而古色漸希、七字爲句、字皆調美八句爲篇、句皆暢穩、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

開元天寶間漸格而上神境旁薄與寄綿邈李翰林之俊逸王右丞之高秀岑嘉州之奇峻高常侍之深厚竝稱正宗而杜公絕識宏力意完神全有聲有色有骨有力有香有色而臭味和之其開闔宕蕩足擬史記論贊豈無利鈍而懷古秋興諸將等篇足以命令前人掩抑千古矣至五七言絕雖爲近體實本樂府古辭王少伯李太白特稱高妙神境混合澒洞無迹雖其季晚託意愈深寄情彌遠句眇韻約

而抑揚開闔之間有足泣鬼神而感千古者楊用脩
謂唐樂府本古題而意或近其絶句體本近而意實
遠欲求風雅之彷彿者惟此近之非虛語也槩之則
初唐如晨光霽色霞綵熹明盛唐如芳野春工匪直
鮮妍展其勃益元和而降漸於靡薾施及有宋終莫
能振故漢之無騷也唐之無賦也宋之無詩也天也
雖欲反之道無繇至譬之春禽入夏而變響秋蟲撫
節而增悲與運推遷莫之自覺而體格聲音之變盡
於此矣唐音旣闕宋風不競而有學有師騤騤爲盛
邵翁闢天倪而擊壤有集朱苞絡宇宙而感興成篇

夫非詞人之詩也而固儒人之詩也交譏則雙美交

形則兩傷其輕之靡後其軒之非揚乃詞家頗以理

語誹之古烝民物則之詩不理語乎則旣與關雎覃

葛列之經矣尚論者毋亦左袒于斯焉以上詩集自虞廷

命九官命十二牧肇命官之制後因爲册爲誥爲勑

其湯誥盤庚大誥多士多方敷大命於天下詔制昉

焉禹徂征胤征而訓戒有誓禹皐陶益稷矢謨阿衡

陳訓太保旅獒而上之諭告璽書批答下之論諫風

諭章疏權輿於此矣以至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箴

銘祝誄則禮總其端傳記銘檄則春秋表其義他如

雜文各有禀質無非經者自周衰王迹熄而訓誥命誓不及於天下僅見於左國所載諸諭告論諫之辭寥乎耗矣然先王之遺澤未泯士習深厚風諭論議婉而章肆而隱曲而中從容委曲而意獨至其陳制典明道秉義忠而無諂直而有體庶幾哉誾誾侃侃之風格人碩哲清明開先覩影識形見微知著所謂國有司命匪神惟人也哉雖其億中時獲亦知類通達何其遠也乃劉康公之語中語命齊司空之語敬語學北宮文子鄭子太叔之語威儀語禮魯敬姜之論勞逸懿哉粹乎於道也篤深下及戰國樂生之

報燕惠李斯之諫逐客爲近代書疏之首一則直攄肝膽忠貫天日一則曲譬事理義挌暴主亦其羨也漢承秦滅學之後復於簡質而風氣以完高皇帝詔令恢恢乎有朴略弘遠之風文皇帝仁默恭恕祗上天體群臣子萬姓不異四夷之至意愍然結乎人心而敬明內恕迄彌留不替也於制詔爲近經武帝選言弘奧制策典則多爾雅之文體大而思深郎賜侍臣嚴助吾丘等書又何雄厚也王言之體斯爲盛其時儒雅踵生鬱有鴻采賈傅之雄高董相之雅馴太史公之雄深渾厚爲漢文極盛施及宣元匡稚圭劉

子駿揚子雲之倫裕王正事罔非經義墓墳宗典溫
文各爛如也詎非世近古俗醇質未靡濫士無異學
滑之而然與當是時。人未有別集史未列文苑高文
大篇獨班班見之漢書中而後世類先代爲輯畢前
茅標焉則實之不可掩也故先虞之無文也非無文
也夫人而能爲文也後漢書實始傳文苑競新濫而
文益下衰至陳隋而極然江統之徙戎裴頠之崇有
陸機之序豪士賦干令昇之論晉紀治軌百代保國
長世恒必繇之亦可謂得理事之閫範矣唐承六代
之弊文麗猥不振貞元元和中詩始降而文昌昌黎

韓文公愈挹群言之統渟畜磅礴柝奇奧傳而深養氣爲之本其指事陳理辨異端尊孔孟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柳柳州之奇偉李文公之雅奧亦其次焉至五季隨靡宋歐陽文忠脩本以德心弘度襄之直節偉榦而極意於孟韓其文往復百折而條達無難色急言極論而紆徐容與有不盡之思曾文定鞏宗經正學若有聞於道之槩者其文如三代宿儒復起九原矢口所陳皆盛世禮樂人未或前聞也當是之時蘇氏父子起眉山以文章震天下而其學合縱橫虛寂而一之其陳政指事甚辨而危言劇上古爭

臣難焉。王荊公安石。文稱峻潔。矯世厲俗之意嶄然。乃卒驟於用。蓋道散久矣。人士類闇於道之大原。各以其識之所及為至。輒自持論。即聖經天道不信。顧牵以從已。雖高譽名儒患之。故議論有餘。事實不足。視漢文渟質簡遠之風。又遠矣。崔後渠曰、南宋之文氣浮而詞削靡。故國盆蒻甚者。如秋楊之華。祇章其索然。○王弇州曰、六經也。四子也。理而辭者也。兩漢也。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六朝也。辭而辭者也。錯以事而已。大都唐宋來誥制奏疏之文代有。而習俳識陋。遠遜於古。往別集所著。獨精於序記論著碑誌之文。又其一變。以昌黎之古心直道。當史職不任。而苟為具文。於順宗實錄見之。柳柳州誹之。

宜文之不振也。按秦更命曰制、改書曰奏、漢初定儀王言四等、一曰策書策封王侯、二曰制書、施於赦命、三曰詔書、詔告百官、四曰勅書、勅戒州郡、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勅者、正也、而詔誥職在尚書、其賜四夷若廷臣、鄭重其事、封以玉璽曰璽書、文帝賜南越王佗璽書、答鼂錯璽書、是也、唐宋曰批答、其政化得失、宜制策大廷問焉、其臣下陳言、亦有四等、曰章、曰奏、曰表、曰疏、章者、明也、詩曰爲章于天、奏者、進也、曰奏劄、曰奏狀、皆敷下情進于上也、表者、標也、謂標著事緒、如表標景而明也、疏者、疏也、科條事目、如疏川理河也、議之言宜也、盡諮詢之用、審事宜也、其陳便宜愼機密、慮有宜泄、囊封以進曰封事、其應詔陳政獻說、曰對策、曰射策、而糾罪邪有按劾、曰奏、曰彈文、唐宋及今、名體時異、均以宣上言而達下情、其書記序說論解原七發問對之類、皆依文立義、周民用焉、書者、舒也、臣僚敷奏、知舊往復、以舒布其胸臆者也、記之言志也、主記事、備遺忘也亦本經有記、記經之大意、若所或遺也、序者、緒也、本詩有序、以言有倫序而名、亦序事也、論者、倫也、彌綸羣言、條絡往故、而研諸一理也、說者、釋也、述也、或目

悅也解釋義理以已意述之資悅懌也易有說卦傳
解以解剝爲義評以評騭爲體辨以決剖疑難原以
攄本宗遡諷以警其違贊以明其意引題辭以佀其
端題跋識以標其尾曰發曰對曰問皆攄意往復以
盡其辭曰雜者則隨文以標其旨者也其用之公府
則有奏記奏牋用之黎庶則有譜籍簿録用之徵信
則有符契券疏用之百官則有關有牒有移文用之
萬民則有辭有狀用之軍旅則有符檄有露布牋者
表也記者志也規書表而名譜者普也記序世統貿
周普也籍者藉也藉者借也春秋司籍歲借民力條
之板也簿者圖也文書類聚史簿之列情僞如草木
區以別也録領也以編簡領名數也徵召防僞曰符
三代王瑞漢世金竹符是也契者結也券者束也堅
明約束備情僞也古一書而中分之稱判書小券短
書曰疏疏者布也移者易也短命貿移命易以解也
關者闗也闗審庶務出入猶門關也牒者牒也議政
未定短簡編牒咨之其咨事曰籤籤者咨也狀者貌
也品列事情可見如狀貌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
人者也檄軍書也師行指時鞏事章勝昭威以壯先
聲曰檄師有功書勳伐次第露板不封昭布視聽曰

露布也、其大者敘事之辭曰傳、傳者傳也、美其人德銘勳名故傳而示之也、本史列傳而名、碑者碑也、在宮廟本麗牲有碑而名、在丘墓本豊碑以窆而名、皆列其事勒諸石、使不朽而名也、誌者記也、狀者貌也、先賢表謚並有行狀、謂記其善行形容也、謚議者議謚也謚者行之迹美不可溢故議之、以懲惡而勸善也、表者標表之也、碑碣表揭於外宜詳、誌瘞於中本直述其世系歲月名家爵里而已、埋銘墓記又其畧也、誄累也哀死累其行誄之、亦曰哀辭、而祭死者有文祭神亦有文則人道生死幽明終始之故備矣、

聖代鴻朗登於周漢。

高皇帝神聖天授方微時。日不徵書。下集慶後顧嘉意於文事。長歌短篇。操筆輒韻。鏗鏗有建安風。　親撰制詞。簡質高古。一洗俳偶之習。而是時佐命謨猷之臣。宋文憲濂。以文章名世。磅礴深渾。已時漸於先漢

浩博之文詩始萌芽而劉文成基取裁漢魏高亮峻
朗亦時軼宋唐而上之他如高季迪啓劉子高崧黃
子邕蕭之倫上者格力深重不卽風調諧美光嶽合
而六音復完斯孰爲之也
仁宣二聖右文崇儒而楊文貞士奇敦厚先質以文雅
潤色鴻業迨于
英憲之世風氣未開士俯首程式剗心理語迷文顯則
猶欲工而未能後盛熙洽至
孝皇之世而文治大呂李文正東陽爲次相最久招徠
徵引既工且富而一時名勝或慕其龍或悅元和文

宗歐陽高乃韓柳。猶未能漸格而上。於是李北地獻吉何信陽景明徐吳郡昌穀之倫。出盟鷙於先秦兩漢之文。游精於秦漢。剳正於六朝。執笏於雅謨。參變於諸子。則北地其大矣。其時心學崛起。下視詞章而習摹近代爲文詩者。頗詳其意卑語塵爲文章飣餖然浮曜之氣。結爲英華。莫可闕抑。迄于嘉隆之世。濟南江東。拔茅以前。家有結撰。人競揚奮。鉅者垂天。焜者曜日。高者岱霍。卑者鄒嶧。自辭賦樂府。迫于歌行律絶。自碑銘金石。迄于危言襍說。上宗經誥。下乃秦漢遠尚屈宋。近乃古選。李憲使攀龍有言。擬議以成變

化而盛德日新爛然於左馬曹劉氏烈然矣嗚呼上世之文典以厚其義精叔世則麗猥盛世之文深以渾其氣完衰世則淤肆治世之文簡以朴其旨遠亂世靡濫而已矣惟人也亦然才士之文晦其失也傲頑賢則謹達士之文曠其失也誕格人則核俗士之文節其失也戾元夫則平牿於見者其氣爭憑於勢者其辭溢濫於欲者其義鄙殉於能者其志矜乃心天而遊則文約義博氣沖旨淵窮高之而測深原至矣不可有加矣經是已故考其文知其世察其言知其德觀於集而道其可知也彼以辭焉而已者陋已盧

事已。已而為文者。游淫而已矣。類書本史書志。志天官。地理。禮樂。政刑。典章。經制之務。代有因革。而廢興理亂。條貫終始。求始不相因也。儒者綜絡古今。原本終始。類聚臚列之而百世可知。施於文為通儒措之事為達政。斯其美矣。唐杜佑通典、宋鄭樵通志、宋馬端臨通考之類、即分門類物。而采古今文詞傅附之。得用者如取若携也。唐藝文類聚、初學記宋玉海之類韓子曰。記事者撮要纂言者鈎玄。昔謂是乎。曲士游於事而不知其道。悅其華而忘其實學彌廣志彌惑多而愈亂。此坊書而雜成。譜諜家出春秋而掌於內史。與繫世之官。自炎黃肇姬姜之姓而

因生賜姓。胙土命氏。雖天子之子。不皆著姓焉。蓋其重也。章俊卿曰、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土而命之氏、諸侯命族、以字爲氏、以謚爲族、元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益姓曰姜氏曰有呂、禮傳曰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以氏之所聚而已、然氏又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又言庶姓別於上、則氏與姓、一也、氏又謂之族、故羽父爲無駭、隱公命爲展氏、則氏族一也、蓋別姓則爲氏、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之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戚族、是族無不同氏也、其後或以國。虞夏殷周齊魯宋衛之類或以邑。祭尹蘇毛樊甘原召之類或以官。司馬司寇宗符史尹之類或以謚。莊文康武桓戚閔簡之類或以族。楚昭屈景之類或以王父之字爲氏。魚展豐狐之類而族姓漸廣。周衰或以所居東門桐門以門傅稽蒙橋以山

之類。或以生次。孟仲叔季第五之類。或以德。冬日老成之類。抑又廣迫戰

國兵爭。列國臧世。其民各以舊國爲姓。漢而下。則又

有賜姓。以人皆有姓。又後世益崩亂。百宗蕩析。華夏

夷貊冠冕輿臺之姓。混爲一區。益冥莫知其原。唐張

說元行冲韋述宋鄭樵爲譜學。引源著流。爲姓族著

錄。然研覈有之。而猥雜何得盡信也。大都古姓氏必

推其本同而後世必别其末異。寶所世傳。謹所可知。

以原本追遠。類族辨物。見親疎之殺。恩義之等。固其

重也。談者述本始以爲博。僞者冒所附以自揚。甚者

假郡望以自蔽。謬矣。小學蓋古比閭族黨。少儀內則

之教。而領於司徒之官。教之謹言動。正容止。習動作進退禮義威儀之則。習誠慤恭讓。端聖功之本。而開廣知識。時教之六書。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象形者、規形成象、日月之類是也、指事者、形不可象、則事可指、上下之類是也、諧聲者、以形事意取聲相成、江河之類是也、會意者、比類合誼、止戈爲武、人言爲信、是也、轉注者、轉音以注、因爲別字、老壽考耇之類、是也、假借者、類言同字、借爲別用、能朋之類、是也、蓋史頡所著五百四十字、今說文偏旁是也、許愼分居每部之首、斯謂字母、故六書有子母相生之義焉、有文字相間之辨焉、象形指字文也、會意諧聲字也、轉注假借文字俱也、象形指事、一也、象形別出爲指事、諧聲轉注亦一也、諧聲別出爲轉注、二母合爲會意、一子一母爲諧聲、而要之以象形爲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又不足而後假借生焉、

與五射五御五禮五樂九數之文皆小學而教今不
傳世傳爾雅以爲周公之書蓋用釋經而周史教學
童有史籀篇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傷其寖不止也秦李斯
作蒼頡六章趙高作爰歷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
學七章皆明六書漢興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
以上乃得爲史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上尚書御史其
後司馬相如作凡將篇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楊雄
作訓纂班固續之爲百有三篇無複字而六藝群書
所載略備東漢許愼作說文十五篇首一經亥各有

部屬而制書之義益詳宋王安石因之。殫其意之所悟為字說二十卷上之楊祭酒時條闢之以為害道蓋傷其說多謬巧。雜以佛老。非盡倫於理也。然於字學則思過半矣。其序言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形聲有義而一本於自然之文其表言書之用於世久矣先王立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喻之禁誅亂名豈苟然哉凡以同道德之歸一名法之守而已蓋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為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為言述以為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為也人則效此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法也衡衺曲直耦重交折反缺倒仄自然之法也發斂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

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負、思之所不能至、雖非即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惟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乃朱文公類古今立教明倫敬身之要

而廣之稽古徵之嘉言善行爲書俾始學者有所與起。固小學指南矣。字畫本於卦畫而畫於史官。蓋伏羲畫八卦。如儀象森然。爲文字之祖。黃帝時。史頡剏文字以代結繩。用以遂滋。宣之王迹。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用施于三代。伏羲時有能瑞、命朱襄氏作能書、神農感嘉禾之瑞、作穗書、黄帝感卿雲見、作雲書、高陽氏作科斗書、古以竹梃點漆書竹簡而名、自是堯作龜書、禹作鐘鼎書、時有務光者、作倒薤書、周史佚感騶虞而作虎書、感鸞鳳赤雀火鳥作禽書、感白魚作魚書及周宣王大史籀。取倉頡形意損益同異。轉相關

合。爲大篆。亦曰籀篆。今石鼓文是也孔子修六經皆用科斗古文。戰國殊軌。文字乖別。有芝英鳥迹款識諸書而異體文字興矣。秦而下。篇趙簡易。爲小篆爲隸。李斯取籀篆省改爲小篆、世謂之玉筯篆、又下杜人程邈逮于理、從獄中上章言、文牘繁多難用篆、請爲書、趣約易取便、隸佐曰隸書、又曰佐書、始皇大悅、出以爲御史使定書行之、爲八分書曰漢隸。上谷王次仲已鍾繇王羲之。變體爲今隸。復推秦爲古隸。其後變。益新巧。爲楷法。史游爲急就章。損隸規矩存字梗槩。本草創而名草。取篇名以別之。謂之章草。潁川劉德昇。以眞幾於拘。草成於放。介兩者之間爲書。謂之行。言簡易可流行也。蔡中郎邕見役夫以堊帚成

字。心悅之。歸而爲飛白書。宮殿題署用之。勢既尋丈宜輕微不滿日飛白而六書之變極是矣。大都科斗籀篆。如古治象隸佐行草。每下彌放。則古今重愼輕肆之辨也。周宮六藝。孔門游之。烏謂非道哉。程門以耽書札爲喪志。而純公作字時甚敬。曰即此是學。嗚呼深矣。晉衛恒字體贊曰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曁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眞僞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苯䔿以垂穎、山嶽峩嵯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簡、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

下頹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鳴鳳高飛遡邈邈翩
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緜緜是故遠而望
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
堂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
曾玄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先是蔡邕作篆
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眞
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舒體放尾長
短複申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藏身揚波振
擊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舉內投微本濃
末若絕若連水露渌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
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
之象鴻鵠群游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
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
郤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篆籀之
首日蔡斌斌其可觀摘華艷於紈素為學子之範先
喜文德之弘懿愠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
略而論旃其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
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如雲布
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
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蜿蜒膠戾或長邪用

趣或規旋矩折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批濃點錯落其間若鍾虡設張庭燎飛煙嶄巖崿嵯峨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惟體大之難覩抑將祕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俯仰有義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點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斜附似蜩螗挶技絕筆收餘綖糾結若杜伯揵毒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崔焉若阻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畧舉大較髣髴若斯自隸書之行已久加之行草紛然間出反以篆爲怪離固知昔意雖六藝舊文傳寫失真便俗而已晉江瓊唐

李陽氷竊志騁而終莫能有振諸善書者並以真草
名如漢張伯英芝鍾元常繇晉王逸少羲之子子敬
獻之唐初率更令歐陽詢金吾長史張旭顏魯公真
卿之倫張在京洛有求法者第言倍加功力久當自
悟真卿往從學者月餘懇求之旭不言良久乃左右
盻睞拂衣起真卿從入東林竹院小堂旭踞牀坐坐
真卿小榻謂之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
詎可與言今以授子可須思妙乃曰夫平謂橫子知
之乎真卿思而對曰常聞長史示令每為一平畫皆
須令縱橫有象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已而又問
曰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必縱之毋令邪
曲之謂乎曰然均謂間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間不
容光之謂乎曰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築鋒下
筆皆令宛成不令其疏之謂乎曰鋒為末子知之乎
不謂以末成畫使其鋒健之謂乎曰力謂骨體子知
之乎曰不謂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
之謂乎曰輕謂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鉤筆轉角
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為闇過之謂乎曰決謂牽掣子
知之乎曰豈不謂為索為擊決意擇鋒使不怯滯令
險峻而成乎曰補謂之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結

構點畫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謂乎曰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趣長筆短形雖不足常使意勢有餘矣乎曰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令有異勢乎曰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大字蹙之令小小字展之為大兼令茂密所以為稱乎長史曰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煥乎有古字外之奇言不能盡世之書者宗二王元常不睥睨筆法之妙謂獻之古肥旭謂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頗反芝鍾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逸少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疎守緩譬猶楚晉習夏不能無楚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子其勉之工精力勤當自妙矣真卿又請曰幸蒙長史傳授筆法敢問工書之妙如何得齊古人旭曰妙在執筆令其圓轉勿使拘攣其次在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諸變適懷縱捨規矩五者備矣然後齊於古人子筆法傳之老舅彥遠曰昔者悅書苦學有功而跡不至褚河南曰用筆如印泥畫沙思所以未[illegible]後於江島遇沙地平淨令人意悅書偶以利鋒書[illegible]勒

險之狀明利媚好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
乃沉著當其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真草用筆悉
如畫沙其道至矣真卿再拜逡巡而退遂以名世其
後長沙僧懷素姓錢氏精心筆法魯公見之深加獎
歎好事者咸作歌詩以贊之張禮部謂云奔虵走虺
勢入座驟雨狂風聲滿堂盧員外舟云初疑輕烟澹
古松文似山開萬仞峰王永州邕云寒猿飲水撼枯
藤壯士拔山伸勁鐵朱處士遙云筆下惟看激電流
字成只畏盤龍走許御史瑤云志在新奇無定則古
瘦纚纚半無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復書書不得
戴御史叔倫云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歴狀翻合宜
人人欲問此中事懷素自言都不知魯公嘗問懷素
曰草書豎牽似古釵脚真卿微笑不應經數月辭去
真卿曰師竪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乃大詫服
曰貧道觀夏雲奇峰悟變化無常勢又遇壁拆之路
悟一一自然宋興黄太史庭堅米南宮芾書體尤縱
恣觀之變化揮霍莫可控搏若非法度所得拘攣者
徐而察之俯仰向背之理固森然於法也 國朝起
善書致大官者永樂中有華亭沈學士度宣德中有
南城程侍郎南雲嘉靖中姜侍郎必江度書婉麗飄

逸、雍容矩度、兼善篆八分、八分尤高古、渾然漢意、有雲四體具稱善、時宣宗留意文翰、至手撫其背、視其書、然度禁宇澄澹、風韻蕭散、貞靜不苟附、南雲亦小心楨密、緒主知、爲時所稱、其後雲閒陸學士深以爲經術之不明、繇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繇六書之無傳、於是取前代書家之論著輯之、作書輯十篇、王大理世貞、上述書源、下述書體書品書評書估、旁釆咏贊八法文詩、泛紀書蹟金石刻、述古今法書苑十三篇

韻學本於音律、而董於樂官、自文字生而有形。有形此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字主形爲母、韻主音爲子、形形也、禮也、音聲也、樂也、形以目視、音以耳聽。音也者、禮樂之總、文字之命、聖人所以達耳目聰明之用於天下者也、故周教六書、諧聲其一、漢樂府有七始華始之文、則七音具焉、依在古而來、江左偏安。

辭競流麗爰有韻書實惟四聲平上去入蓋其徧也其後

梵法流入諸夏用譯佛書實始通七音以盡文字之

變牙角、舌徵、喉宮、齒商、唇羽、舌齒之閒、半商半徵、於是四聲體縱爲經如四

時五聲體橫爲緯如五運以三十六字爲母六十音

爲子如環無端相生於無窮　昭代同文總齊聲韻

復古四始七始之音而頡倫之制復完三十六母、見經堅、全清

溪輕牽、次清、　群勤乾、全濁、　疑銀研、不清不濁

皆牙音角、　端丁顛、全清、　透汀天、次清、　定庭

田、全濁、　泥寧年、不清不濁、　皆舌頭音徵　知珍

邅、全清、　徹辰禪、次清、　澄陳纏、全濁、　娘紉聯、不

清不濁、　皆舌上音徵、　影因煙、全清、　曉欣軒、次清

匣刑賢、全濁、　喻寅延、不清不濁、　皆喉音宮、　精

津煎、全清、　青親千、次清、　從秦前、全濁、　心新先、

全清、　餘餳涎、半清半濁、　皆齒頭音商、　照諄專

全清、穿與撳、次清、牀榛潺、全濁、審聲躧、全清、
禪辰常、半清半濁、皆正齒音商、幫賓邊、全清、
滂繽偏、次清、並傳便全濁、明民綿、不清不濁、
皆唇音重羽、非分畨、全清、敷芬蕃、次清、奉墳
煩、全濁、微文樠、不清不濁、皆唇音輕羽、來鄰
連、日人然、皆不清不濁、半商半徵、爲舌齒音、
司馬温公曰、母取其聲音之正、立以爲本、本立則聲
音䋣此而生、故曰母、以三十六母、演三百八十四聲
取子母相調之義、是故、一氣之出、清濁有次、輕重有
倫、合之以五音、運之若四時、故始牙音春象也、其音
角、次舌音、夏象也、其音徵、次喉音、季夏象也、其音宫
次齒音、秋象也、其音商、次唇音、冬象也、其音羽、宋學
士濂洪武正韻序曰、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
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
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爲角徵宫商羽、以至於
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
權輿乎、夫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
勉强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謡、姑未暇論、至
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
賤隷、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

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為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逮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為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與恭惟

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 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待制臣王禕修撰臣李淑允

編修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
典籍臣孫蕡、臣答祿與權、欽遵明詔、研精覃思、壹
以中原雅音爲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
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
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謄
藁、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
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
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書奏、賜名曰
洪武正韻、勑臣濂爲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
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
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
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
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不知衡有
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爲
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今
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
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
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宮
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
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 唐寅曰、邵子

謂物理无窮音聲亦无窮惟无窮乃可以配无窮故以音聲起數佈天下古今物理之變聲則起於甲止於庚多良千刀妻宮心之類是也音則起於子止於戌古黑安夫卜東乃走思之類是也與沙門神珙之法稍異神珙則以內外公攝總其聲三十六母總其音法雖不同其於聲音則括盡而無遺矣然有字有聲者雖多而有聲无字者不少必皆以翻切之翻者翻出其音切者切出其聲如徒公徒丁顛東丁顛謂之翻徒東謂之切也其他无字之音聲如水聲風聲皆可翻切○李滄溟三韻類押序曰僻之車韻者歌詩之輪也失之一語遂玷成篇有所不行職此其故蓋古者字少寧假借必諧聲無弗雅者書不同文俚始亂雅不知古字旣已足用患不博古耳博則吾能徵之矣今之作者限於其學之所不精苟而之俚焉屈於其才之所不健掉而之險焉而雅道遂病然險可使安而俚常累雅則用之者有善不善也薛君所爲累押字不見經傳者屬俚見經傳而僻若不可單舉者屬險凡以復雅道而陰裁俚字復古之一事也○鄭樵論梵書曰梵書流入中國代有譯潤之宮不能盡通其旨華一音該一字梵一字貫数音故從

衡正倒展轉成圓無非自然之文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書甚簡只是數个屈曲差別不多而有無窮之音焉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文有日根功悳少耳根功悳多之說文曰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人爲賢智不識字人爲愚庸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梵僧欲以其教傳天下故爲此書雖重百譯之遠一字不通之處而音義可傳華僧從而定之以三十六爲之母重輕清濁不失其倫天地萬物之音備於此嗚呼自上古造書契而來曷嘗不寶文籍爲世大訓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山墳氣墳形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夏后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

索者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周官内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盖其重也遭秦播絶至漢武之世設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廣秘室之府外置寫書之官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向較經傳諸子詩賦步兵較尉任宏較兵法太史令尹咸較數術侍醫李柱國較方技每一書竟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上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於是歆總群書而奏其七畧曰輯畧、曰六藝畧、曰諸子畧、曰詩賦畧、曰兵書畧、曰術数

羣、曰方技羣。爲書[三萬三千九十卷]、而孔氏之舊頗多亡者。光武篤好文雅。天下初定。輦遺書入洛陽者二千餘兩。後於東觀及仁壽閣集群書藏之。使班固傅毅等掌焉。明章及和時。臨幸觀閱。經董卓之亂而盡。魏氏采掇遺亡。藏之秘書。而秘書監荀勗分四部總焉。[甲部總六藝小學等書。乙部總諸子兵法術數。丙部總史家雜家。丁部總詩賦圖贊、]至永嘉又燬遺書稍流江左。宋文梁武敦悅斯術。王儉任昉先後部集。而北魏道武。隋開皇頗廣購以存。[魏道武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益人神智。先對曰。莫如書籍。帝曰。書籍凡幾。如之何集之。對曰。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今不可計。人主所好。何憂不集。乃命郡縣收送平城。隋開皇初。用秘書監牛弘言。遣使分行求遺書。上書一卷者。命酬絹一疋。較寫訖歸之]

而興書往往間出已平陝嘉則殿藏書至三
十七萬卷武德初有書八萬卷而重複相揉貞觀中
博購書命大臣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至開元而藏
書彌盛命昭文學士馬懷素崇文館學士褚無量整
比而著錄之初懷素無量言內庫舊所藏書漸遺逸請繕寫刊較南齊前墳典舊編王儉有
七志後著作弘多隋書所志曾未詳備或有書近出
闕而未編或近人浮淺猥雜見錄請撿括著錄於是
詔於東都乾元殿及麗正殿廣采天下異本繕寫之
勅二人集天下該通文士尹知章等分剖撰錄凡五
萬三千九百餘卷唐學者自爲書又二萬卷各有正
有副天寶之亂尺簡不存文宗時相鄭覃請四出搜
採而四庫之書復完宋平諸國盡收其圖書貯三館而庫陋不
稱太宗改創于昇龍門東北曰崇文院中建秘書閣
徙三館書籍充焉嘗臨幸覽觀賜從臣及直館宴尋

命以開元四部書目閲閣中所闕者四出購之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者甄録酬奬餘第卷帙多寡爲差次優賜之不願送官者録其副慶曆中以災故改作命儒臣集四庫爲籍命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靖康俶擾起紹興至嘉定遺書始十出入九而直尚文之會自朝廷至於草野著作紀述之繁頗倍於往初非久蕩然歐陽脩曰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之道備故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精粹閎博各有其造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其能使好奇傳愛者所以不能忘也然非久磨滅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與而俚言俗說猥有存焉亦其

有幸不幸與蓋歎之也我

太祖高皇帝伐燕初　詔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典籍

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理戶口版籍既

定燕　詔求遺書散民間者永樂中購遺書之官四

出　蓄甚富正德間閣學士儲迁和白請　命監生

入秘閣較正得叙勞入官而秘書往往流逸於民間

世宗時國子監司業言成均載籍鮮少請遣官博求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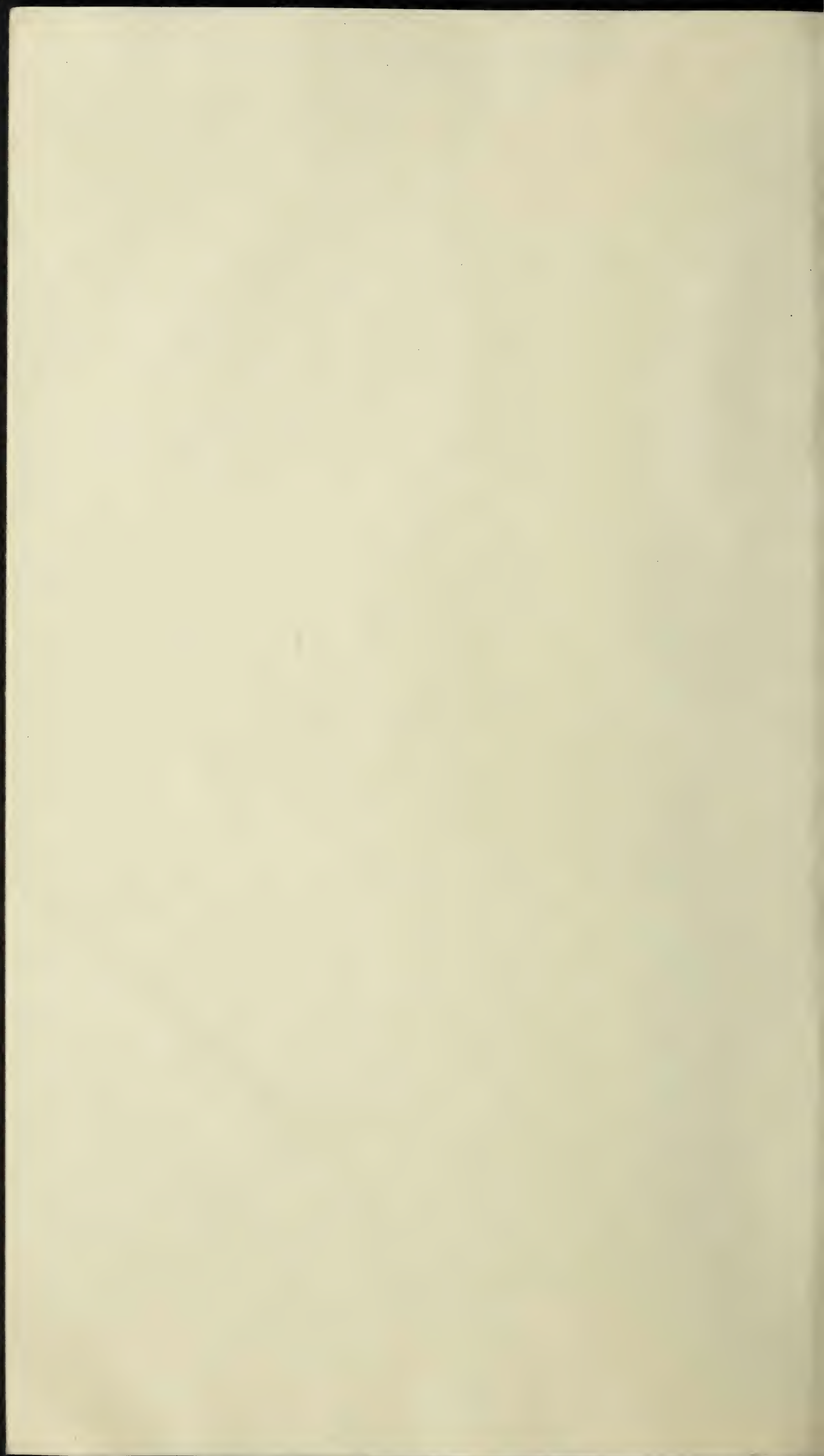
業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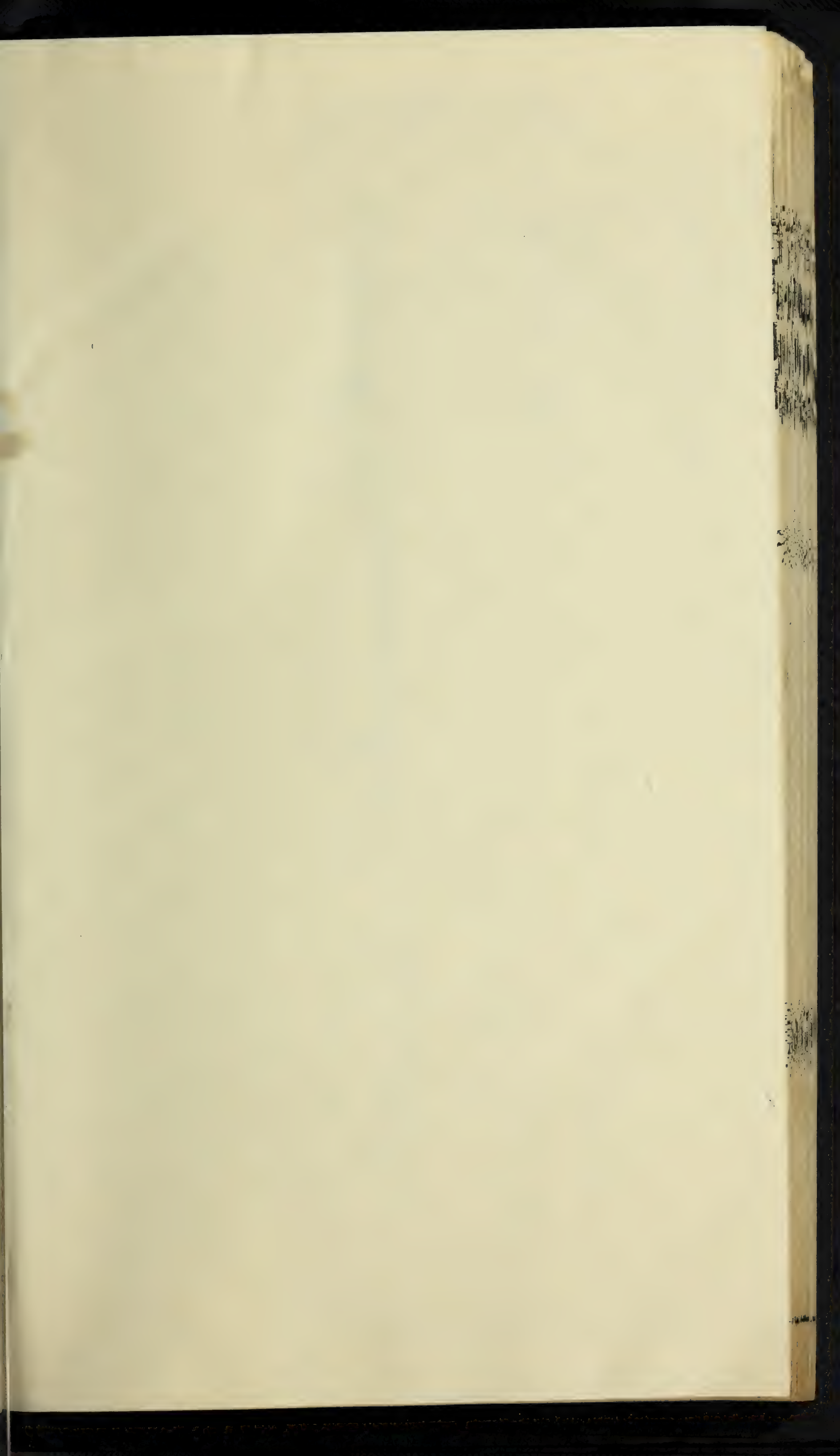
上批答言經籍充棟學者誠尊所聞實踐之即六經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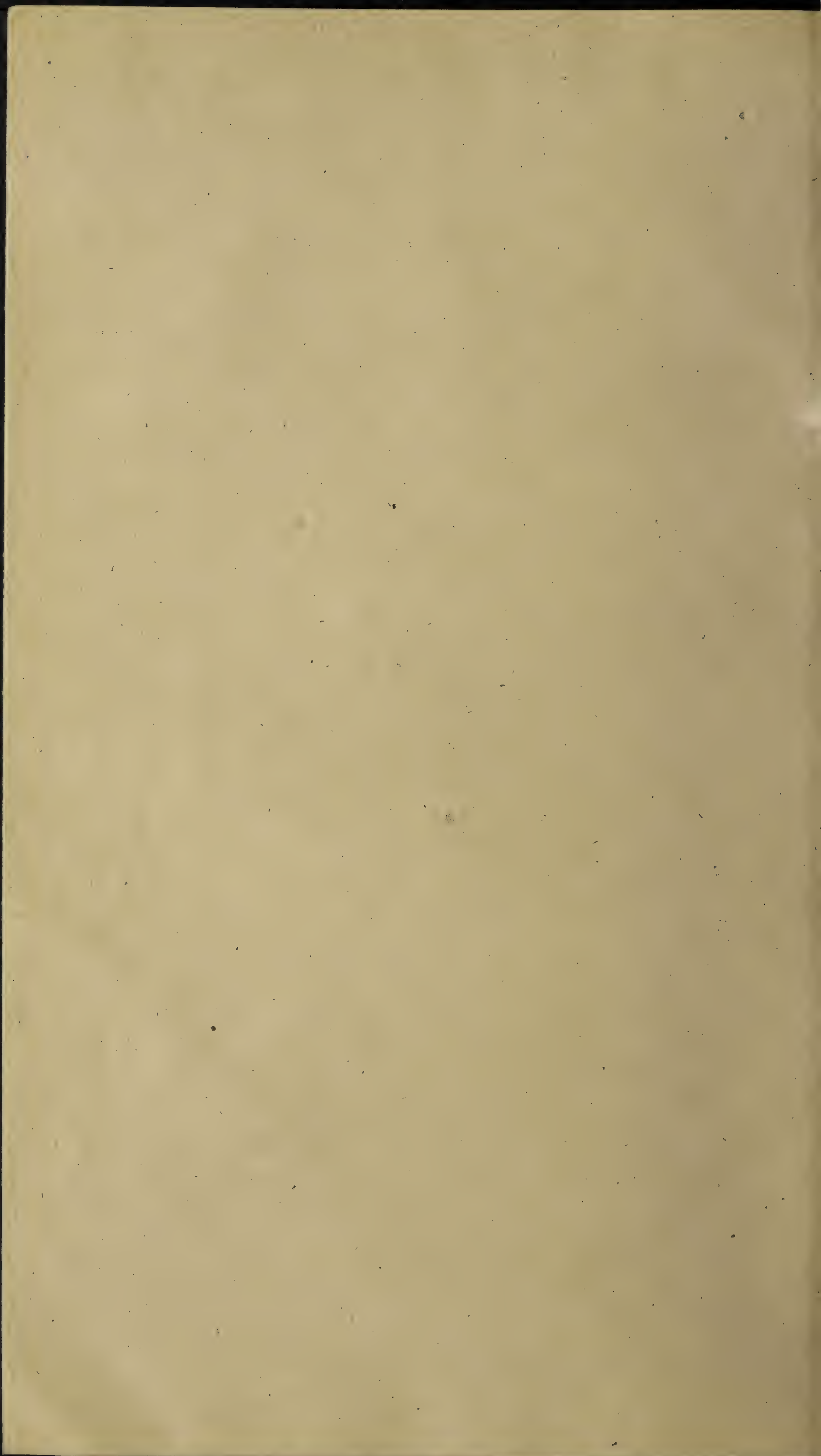
足如不能廣求何益要歸於空言罷勿遣大哉

聖謨信萬世學士指南矣

函史下編卷之十三終







下十三

19

函史下編卷之十四上

明盱郡鄧元錫著

禮儀志上

記禮者有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美德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太史公曰。嗚呼。此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以作儀。其所繇來尚矣。天地具神明之德。陽垂日星。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月生。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

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而性命各正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物則有定矣。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躋。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交盪。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故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群物皆別。故禮殊事而合敬。百物皆化。故樂異文而合愛。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明於天地之性。而後能制禮樂也。蓋昔者大道之行。天下爲公。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而至禮原此矣。大道旣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於是乎大人者作。閑之世及以爲紀。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矣。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故謀由此寢。而兵由此弭。禹湯文武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

以著其義以考其信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繇此者雖其在勢者與衆去之以爲是衆之所殃也爾此夏殷周之所以康也而去帝者之世則遠矣故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而大同湯放桀武伐紂而小康時也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饗帝于郊順也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咸在左右而王中心無爲守至正也故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蓋言順也謂順其自然禮也者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故禮者人之大端所以固人飢膚之會筋骸之束而持其心者也人體便安逸爲之大路越席以養其體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養其目耳悅五聲爲之和鸞舞象采齊肆夏以養其耳口甘五味爲之庶羞調劑養陽養陰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禮義文理以養其意依以作儀

而皆以防其淫泆。救其彫敝。故耳目手足百骸五體者。形也。足容重。手容恭。口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目以定體。足以從之。目以處義。足以步目。皆心以攝其形而踐性也。禮之善物也。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故朝聘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

序也。婚姻之禮。所以辯男女之別也。故禮之已亂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敗。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倍畔侵陵之患作矣。故禮之爲教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夫禮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禮義。禮之文也。甘受和。白受采。苟無其質。禮不虛行。君臣上下父子兄弟。

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故禮也者。體也。體也者。理也。理體物而不違。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知有禮。以不過乎物。其善物也。故郊禱于天子。祉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辯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牲而祭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辯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葢言稱也。器。祭之用。賓客之交。羔豚而

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蓋言稱也。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察物而不繇禮。弗之得矣。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禮也者。物之致也。大饗上玄酒。俎上腥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饗尚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大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太羹。一也。利

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侑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斂也。一也。大路之素幬也。郊之麻冕。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唱而三嘆。縣一鍾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略也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極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張埏曰、禮器中時順宜稱四字、各有所指、此編更不拘泥、雜引各書、自成一片精論、其於四字、或點綴在尾、或點綴在腰、或點綴一字、或連綴數字、其次段落、或濶或狹、或半濶半狹、變化圓融、莫知端倪

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辯至察有以説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故禮之貌誠深矣堅白異同之察入焉而溺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説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爲高之屬入焉而隊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法禮蹊禮者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蹊禮謂

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鶩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旁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高者禮之崇也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明者禮之盡也夫禮本於大乙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

天也。太上貴德。於為禮尚矣。自伏羲立媒妁。用儷皮以別親戚男女。而嘉禮萌芽。炎帝播種。教民燔黍捭豚。汙尊抔飲。蕢桴土鼓。致其敬於鬼神。而祀禮昉。有黃帝建六軍。與蚩尤戰于涿鹿。而軍禮興。制裳衣。與九牧倡教。而賓禮作。及其死也。升屋而號。曰皐某復。悼愍其親。而野委將且為蠅蚋狐狸食也。反虆梩掩之。而喪禮生。則知禮也者。情性之自然。豈有強哉。至於唐虞。類帝禋宗。望秩徧羣神。而吉禮基。泰階五載一巡狩。輯瑞修禮。羣后四朝。而賓禮昭。明祖征誓師。贊德班師。釐降嬪虞。遏密慕思。而嘉事　若凶軍之禮。莫

下大備。孔子贊之曰。煥乎其有文章。上嘉之也。其命伯夷以秩宗典禮。和神人上下。命之寅直以清立三禮之本。皋陶陳安民之謨。勑典庸禮。命德討罪。一歸其秩叙章用於天。故承天之道。而彌人之性。禮之大宗。百王之所慎守也。成周典在周官。經等在儀禮。曲殺在曲禮。爲嘉會極盛。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吉禮十有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

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凶禮五。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賓禮八。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軍禮五。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嘉禮六。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

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天純陽。統元氣焉。氣臭陽也。實柴槱燎。升臭陽。凝精于冥漠。以報陽。故以祀禮接焉。祀之言事也。天爲大德。於報祀無窮已也。蓋事天明也。地純陰。統元形焉。血體陰也。貍沈疈辜。貴血陰。順其性之含藏。以報陰。故以祭禮接焉。祭之言至也。察也。地爲至德。祭以致之。蓋事地察也。人得陰陽之交以生。統元識焉。故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各以其時之物享之。祼用氣臭。獻用血腥。肆用血氣之革也。而黍稷專陰陽之和。精凝其陰。氣升其陽。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敬欲其嚮。愛欲其饗。著存勿忘。欲及交

於惚恍也。故以饗禮接焉。饗之言鄉去聲也。鄉之斯饗之。此三者。先王所以接三才之奧也。周禮。冬日至祀天於圜丘。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天子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史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太宰總禮官戒之曰。某日有事於昊天上帝。各揚其職。不恭徦大刑。乃習射於澤宮。選與於祭者。是日王致齋於路之寢室。玉府共食玉。鬯人共秬鬯給淬浴。祀之前日。太宰及執事眡滌濯。大宗伯蒞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小宗伯贊之。大司樂既宿縣。遂以其聲展之。祀之日。

鷄人夜嘑旦以䚫百官巾車鳴鈴以應之典路出玉路贊駕說王皮弁以聽祭報小宗伯告時于王告備于王王服大裘而冕戴冕藻十有二旒玉路鍚繁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龍章而設日月樂奏王夏王馭玉路犯軷遂驅之所過之處人各於田首設燭不命而聽上掌次先於圜丘東門外道北張氈案設皇邸王即次立於丘東南西面大司樂乃奏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以迎神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禮神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如其玉

之色。牲用一犢。幣用繒。積柴於丘壇之上。太祝逆牲入。太宰贊王牲事。王親牽牲而殺之。實牲體幣帛于柴而燔之。謂之禋祀。乃掃於丘壇而祭。尸服裘而升。尸。說者以爲稷尸也。小宗伯逆齍。大宗伯奉之。小臣沃王盥。爵用陶匏。蒲越藁秸以爲席。司徒奉牛牲。大祝執明水火而號。其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奏思文。祀后稷以配天。故郊禋。大祭也。精意以享。精氣氤氳以爲享。不假夫物也。正月之郊。以祈穀。記曰。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元

辰。天子親載耒耜以耕。其詩曰。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記曰。啓蟄而郊。郊而始耕。是也。蓋周人之正歲建子月也。迎長于郊以報饗。其正月。建寅月也。啓蟄而郊以祈穀。正月而郊。郊而東作焉。正歲而郊。郊而受朔焉。蓋其重也。季秋則大饗帝于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之。詩序有合饗天地之樂。而以昊天有成命當之。是也。合地從天饗。分各專饗也。不合不專不分不尊。判合天地之大義。王者父天母地之道也。冬至物之始升中于圜丘。大反始而配以祖。季秋物之成。合饗于明堂。大慶成而配以禰。祖。人之始。禰。人之所自成也。

其四立日若長至則饗五帝于四郊令先立春三日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迎春于東郊立夏迎夏氣亦如之夏季迎黃靈尊土德亦如之立秋立冬之日迎秋氣冬氣亦如之是也天一氣而五運合之惟一分之則青黃赤白與黃靈而五總之則大神示也仲夏則大雩帝用盛樂孟冬則祈來年于天宗蓋王祀天歲十舉而郊爲尊若國有天裁大故則旅于上帝柴旅者類也倣郊所祀帝之禮而行之其巡狩所至則柴燔于上帝告至焉非典祀無常數矣王自立社曰王社爲群姓立社曰大

社。王社在王宮之右。爲王宮社報也。王考室於國中。
立社於右。地道尚右也。對左宗廟言。右陰也。天子專
之。大社在郊。爲大地報與萬姓與之也。夏日至于澤
中之方丘。致地示（祇同）物鬽（音魅）。四時春祈穀于方社田
祖。夏大雩。冬大蜡在焉。其詩曰。以社以方。以御田祖。
以祈甘雨是也。其王社。王出必告。行反必舍奠。四時
必祭。國有大故天災。則禱。事已則祠。大師宜于社。小
宗伯。祝奉社主。以從軍行。必告。戰必禱。師不用命。戮
于社。軍還獻馘焉。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
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
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
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改

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康子曰太皞氏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問五神曰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龔工氏之子曰勾龍為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龍兼食於社而棄為稷神易代奉之無敢易者明不可與等亦德不可與多也孫宣公曰歲九祭皆主於天至日圜丘正月所穀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大饗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因民播種而祈穀夏恐旱暵而大雩秋則明堂冬則圜丘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陳氏曰祀天南郊之圜丘地上之丘也丘圜而高以象天所謂為高必因丘陵也祭地於北郊之方丘澤中之丘也丘方而下以象地所謂為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

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爲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爲圜泰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爲之壇折所以盡文楊氏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者有與天異以致其辯者皆禋祀皆服大裘其所同也兆帝圜丘兆五帝四郊其所異也周禮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太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示也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氊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王氏曰天無心一陽之生天心於是而見故冬至以祭天帝無形五氣之易主宰於是而見故于四孟季夏祭五帝然因其方氣不同禮物亦異非天實有五也至配以人帝則以繼天受命各得其氣之盛者當之而以其時神明之佐世執其功者從焉蓋元后者天之元

子故事天之禮一視其祖考是故冬至之郊視禘五帝之祀視時饗其餘大故大哉大師之類告禱祠皆與祖廟並舉一如子孫之事其先王也後人唯失其爲上天元子之意若疏遠而不屬甚有五年一郊者誤矣○張栻曰此言周祀地之禮中間條目俱與祀天處相顯而繁簡懸殊意態各暢　他神示之祀春秋迎氣之日祭日于東郊祀月于西郊春分朝日秋夕夕月仲秋祭靈星於國之東南靈星者歲星也他若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畢兆之于郊而時祀之其記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中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中春天子鮮羔開氷若嶽瀆若方社若山林川澤之祀他次祀小祀各倣

禋郊血地報陰報陽之禮以行而降殺其儀古天子宗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謂始封之君蓋依古而來。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明德盛者流澤遠之義也。迨七世則去廟而祧而推其有功德者宗之。其廟不毀書無逸所稱殷三宗是也其在周尊文王爲文世室武王爲武世室不迭毀而後王祧主各以昭穆敘藏其夾室中其四時之饗春開冰而祠夏蒐獻禽而禴秋始殺而嘗冬閉蟄而烝其四時祭祀之序與其禮宗伯掌之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如郊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如郊太史與

群執事讀禮書協事如郊事親如天也小宗伯毛六牲須于五官使共奉之辯六齍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辯六彝以待果將辯六尊以待酌獻籩人共薦羞之籩實醢人共薦羞之豆實醯人共五齊七菹凡醯醬之物鹽人共苦鹽散鹽甸師共齍盛共蕭茅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帥六宮之人共齍盛亨人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隷僕掃除糞灑以待事祭之前日大宰及執事眡滌濯大宗伯涖卜小宗伯省牲司烜以火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明齍明燭明水大樂正宿縣遂以其聲展之世婦比具掌次張旅幕

張尸次祭之日鷄人夜嘑旦以嘂音叫百官巾車鳴鈴以應之閽人設門燎蹕宮門廟門酒正共五齊三酒實八尊冪人以畫布巾冪六彝世婦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肆師表齍盛告潔展器陳告備太史執書以次位序典路出路贊駕說脫王衮冕入立於阼奏王夏后副褘入立西序奏齊夏大祝逆尸贊尸禮尸服衮冕入奏肆夏王及於室而不迎春祠夏禴祼用鷄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祼圭有瓚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灌之陳之以贊祼詔祼將之儀與其節沃王盥王執圭瓚以獻尸尸以祼祭之啐之

而奠之王后以瑋瓚亞祼尸祭之啐之奠之如初是謂果獻灌用玉瓚臭陰達於淵泉而獻始此也此初獻再獻王乃袒而迎牲於門牲入門奏昭夏王親牽牲太宰贊之公卿大夫執幣從大司徒入告於庭曰博碩肥腯王乃麗牲於碑執鸞刀啓毛血以授祝祝入告幽全乃殺牲尸出於室坐於户西南面王在西東面太宰乃取牲膟膋燎之爐炭入詔神于室於是王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墮于主謂之制祭言王親制之以祭也貴肝肝臟之首也乃升牲首於室中北牖下尊首也尚體之元也太宰贊王洗玉爵酌犧尊

醴齊以獻腥。王后薦朝事之籩。堂上歌以夾鍾。堂下
應以無射。作大武之樂。王后以玉爵東酌犧尊之醴
齊。介馬。是謂朝踐。謂詰朝而踐位始行事也。（此三獻四獻）
於是羹且定矣。大宗伯省鑊。諸子正六牲之體。熟其
殽。羹定。詔於堂。籩人設饋食之籩。小宗伯逆齍。祝執
明水火而號。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
席黼純。席在户内西方東面。尸在其北。遷所設於堂
上之饌于前。祝以斝酌奠。奠饌南。迎尸。主入室。即席。
舉奠斝。將祭。祝詔王拜妥尸。尸答拜。祭酒。泲以菁茅
曰縮酒。尸啐之。奠之。乃坐。於是王以玉爵酌象尊盎

齊以獻后薦饋食之籩以王爵酌象罇醍齊以獻是謂饋食謂饋而食之追而養之也五獻六獻尸食訖王以王爵酌朝踐獻尊之浣齊以酳尸后薦加事之豆籩介馬尸飲七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乃設王酢席於户内尸授祭王祭饌祭黍稷嘏假做福王王祭之啐之以出量人與鬱人受卒爵而飲之内宗薦加籩醢人薦加豆酌象罇以獻尸尸酢后如王是謂朝獻七獻八獻則孝慈之盡也於是諸侯來助祭者以王爵酌昔酒備卒食之三獻合九獻而禮成凡王及后獻各四諸侯爲賓者一也尸飲五王洗王爵獻公

尸飲七獻卿尸飲九獻大夫士九獻王降冕而摠干舞大武之樂以樂尸九獻之後爲嗣子舉奠與諸臣進獻更行三爵爲加爵用璧散璧角而旅酬無算之爵行酬事訖太祝令徹樂師帥學士而歌雍尸出嗣子餕厥明更以一牢繹而祊繹明日之祭也巳祭矣繹思之不厭更於廟門外西堂接尸曰繹於廟門外西室求神曰祊其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蓋堂側塾曰基也記曰於彼乎於此乎則繹祊之義也自天子諸侯禮闕逸不可考唐開元本周禮散見六官中者類次之如右又推大夫士少牢特牲禮而上臆天

子禮宜然云爾。然郎少牢特牲禮互異者觀之動變

不居。以上推天子。其義其數。要有不盡於揣摶窺臆

者矣。王氏曰、祠禴、春夏祭名、祼、謂王以圭瓚酌鬱始求神、后以璋瓚酌亞祼、所謂一獻二獻也、鷄春畗、為春祠之彝、朱鳥夏七宿、為夏禴之彝、皆有舟、謂彝下承盤、以承載名舟、且以況溺為酒戒也、三獻、王薦腥、四獻后薦豆籩、此謂朝踐、曰朝踐、前此求神、至此始行祭享薦之也、獻讀為犧、犧尊為犧牛形、兩之者、朝踐王與后所用之尊也、五獻、王薦熟、六獻后薦豆籩、此謂再獻、曰再獻者、對朝踐王后初獻言、籩人所謂饋食也、象尊、尊為象形、兩之者、饋食王及后所用之尊也、罍從缶、瓦器也、祠禴皆有之者、加事後諸臣之自酢用之、不敢與王之神靈同尊也、嘗烝、秋冬祭名、斝祼降神之彝曰斝、畫禾稼、象秋成、烝祼降神之彝曰黃目、取冬為黃鐘之宮、以黃金畫目其上、目者清明之氣、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皆有舟、與春夏義同、朝踐王與后用兩著尊、著尊者、著於地無足、其饋食用兩壺尊、言以壺為尊也、皆有罍、言嘗烝皆

有之、亦加事後、諸臣之所酢也、其殷祭曰祫禘。三年而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曰祫也。五年而禘。禘具如祫。又推太祖所自出之帝。於太祖之廟而祀之。而玄鳥降商。履武啓周。玄鳥生民閟宮三詩。具言之所自出之帝。莫可名。命之曰感生帝。饗焉。則報本反始之盡也。記。不王不禘。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掌乎。難言之也。徼通天人。徹上下。冥性命之精者。宜不能與於此矣。禘得兼祫。祫不得干禘。故禘大於祫也。國大師旅會同。王前期造于祖。反皆告至。皆有奠宅。諸獻籩獻

含桃。嘗麥。嘗麻。嘗稻。嘗黍。蓋皆倣時祭儀而損益其、

文。通典曰、王三年器畢、禪祭之後、祫太祖、來年春、禘於群廟、將祫祭、前期十日、肆師告期、太宰大宗大史、帥執事而卜日、既卜、司隷隷僕、修除糞洒其廟、祭前夕、於太廟南門之外、視牲、庖人告牷、太宰眡滌濯祭器、掌次於廟門外之東、設王及公卿以下幕次、尸次兼設幄、百司所供之物、皆至廟門外、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司空奉豕牲、廟各一牢、司烜氏以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加五齊、籩人陳四籩之實、朝事之籩、鱧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蓤榛實、加籩之實、菱芡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兎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醯人共五齊七菹醯醬、鹽人共苦鹽散鹽、卜史叙昭穆之俎簋、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鐏、司鐏彝共斝彝黃彝、冪人共畫布巾以冪之、烹人共鼎鑊、及大羹鉶羹、舍人共簠簋、甸師氏共齍盛及蕭茅

凡后所陳薦玉齍玉敦等物、皆九嬪共之、獻尸之璽爵等、內宰共之、天府陳國之玉鎮大寶器、陳於東西序、九服內諸侯、及夷狄等來助祭、所貢方物珍異等、皆陳於庭、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司服共先王尸衮冕、共先公尸鷩冕、凡百司所供之物、皆太史較數之、及教所當置處、王所乘輅、雞人呼晨、司樂宿懸等、一如圜丘、其日夙興、陳酒齊等室中、近北陳鬱鬯、鬱鬯之南陳明水、明水之南、室戶之內、陳泛齊醴齊盎齊、室戶之外堂上、陳醍齊而已、次堂下陳沈齊、沈齊之南陳玄酒、玄酒之南陳事酒、昔酒清酒、於是大宗伯出高祖以下木主、守祧出先王先公祧主、皆入太祖后稷廟中、於室中之奧西壁下、東面、布太祖后稷位、尸在東北面、太祖之子、於席前之北南面為昭、次昭之子、在南方北面相對為穆、以次而東、孫與王父並列、直至禰、其尸各居木主之左、凡七尸、王服衮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褘從王、入、奏齊夏、尸入、奏肆夏、王乃圭瓚、酌斝彝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為一獻、次后以璋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亦祭之啐之奠之、為二獻、次奏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簇

寫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
德之歌、九韶之舞、皆爲求神、謂之二始、以周人尚臭
故以鬯臭也、次王出迎牲入、奏昭夏、王親牽牲、太宰
贊執幣而從、乃以牲告庭云、傳碩肥腯、王乃親執鸞
刀、啓血毛以授祝、祝入告神于室、幽全之義也、乃延
太祖尸主、坐於室戶外之西南面、主在其右亦南面、
昭在東、穆在西、相向而坐、主各在其右、王乃親射牲
而殺之、以行朝事之禮、迺延尸於戶西南面、取牲膟
膋燎於爐炭、洗肝于鬱鬯而膰之、以詔神於室、又出
以墮於主次、乃升牲首于室中、置於北墉、乃薦腥肉
於尸主前、謂之朝踐之禮、王乃以玉爵酌泛齊以獻
尸、謂之朝踐之獻、爲三獻、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時
堂上以大呂之調、歌清廟之詩、堂下以黃鐘之調、作
大武之樂、奏大武之時、則歌維清及大武之詩、獻后
稷尸時樂同、降神樂章歌思文、獻先王先公、大司樂
云、先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樂章、則歌天作、
獻文王尸歌清廟、獻武王尸歌執競、樂同先王先公、
后薦之後、遂以瑶爵酌著罇之醴齊以亞獻、爲四獻
也、於是堂下樂作時、王從東階而西酌獻尸、后則從
西而東酌獻尸、至將薦熟時、先以所薦之饌、設於堂

以告尸主、時祝以斝爵酌奠於饌之右、此時又取膟骨及黍稷、焫於蕭蒿、令臭陽達於牆屋、旣乃延尸入室、各卽席、祝取向時所奠斝爵將祭之、祝乃詔王拜尸以安之、尸遂坐、祭酒、啐之奠之、於是王又以玉爵酌壺罇盎齊以獻尸、謂之再獻、爲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豆籩、薦訖、乃以瑤爵酌壺罇醍齊以亞獻、爲六獻也、尸乃食、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著罇之泛齊以酳尸、謂之朝獻、爲七獻也、后乃薦加事豆籩、尸飮訖、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乃設酢席於戶內、於是后以瑤爵酌壺罇醍齊以獻尸、謂之再獻、爲八獻也、太祝乃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以索祭、名爲祊、旣九獻、王乃冕而揔干戚、率羣臣、王在東、舞大武樂、皇尸、又皮弁而舞大夏、兼作六代之樂、遂行加爵爲旅酬之始、加爵者、謂太子及三公之長一人、九卿之長一人、用璧角酌沈齊、各行一加爵、然後燀胞翟閽等、皆有所賜予、於來日又祭、名爲繹、亦謂之祊、其禮先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而事尸於堂、其祭室之禮簡、而事尸禮大、以孝求神、非一處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其禘祭、血腥爓熟之先後、告堂告室之差次、膟膋制祭、祊室繹堂、一如祫祭、其神主位、奠

玄禘祫志云、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其昭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以下昭主、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　其記曰。天子

祭天地。祭四方。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歲徧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祀其先。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折、旋之義、祭地也。用騂於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祖迎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

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產百材者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不祭也。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大禮必簡。內心而貴誠也。以天下之物。無足以稱其德者。故用之也。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莞簟之安。而蒲越藁鞂之尚。明之也。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牲及幣。各如其器之色。報之以其類也。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

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宮。聽誓命。受諫戒之義也。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

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及祭。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

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

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

天道也。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掃反道。鄉為

田燭。弗命而民聽上。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

也。大報本反始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神氣。庶

物露生。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

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地

坱然太虛。神氣充焉。爲風爲霆。震動發生。故大社必

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勝國之社屋之。不受

天陽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

故封土立社。示有尊也。五穀衆多。不可徧禮。故尊稷。

稷得陰陽中和之氣。五穀之長也。惟爲社事。單出里。

惟爲社田。國人畢作。惟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

始也。故禮有五經。莫大於祭。莫尊於郊。莫大於禘。莫

隆於齋。而祭莫重於齋。致齊三日。散齊七日。致齊於

內。散齊於外。齊者。專致其精明之德。以交於神明也。

典。三禮之本也。天子大蜡八。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

大索群物而饗之也。傳以爲蜡神八。昆蟲與焉。諒乎。非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先嗇。神農。司嗇。其播種之官也。祭百種以報嗇。嗇。穀神也。饗農。先農之力嗇者也。徑畛涂道路以坊水。曰坊。遂溝洫澮川以道水。曰水庸。爲旱潦備。相穡也。於田之畷。建郵樹表焉。居田畯息耕。曰郵表畷也。禽獸謂貓虎。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虎。爲其食田鼠田豕也。皆有功於穡者也。故蜡之八也。先嗇一。司嗇二。農三。百種四。郵表畷伍。坊六。水庸七。貓虎八也。其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宅。則神得職之效也。

既蜡而收民息矣。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故蜡之祭也。合萬物爲一體。聚而索饗之。是仁至也。饗各當其功能。是義盡也。年不順成。八蜡不通。義之盡。亦仁也。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而國有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合樂。是禮之殷節也。他諸凶禮。以哀邦國。其別五。一曰喪禮。以哀死亡。死者人終事。國大喪。公卿大夫若士喪。各有含襚小歛大歛殯奠。若含襚賻贈之禮。哀之以慎終。葬當大事。則有塋宅啓殯朝薦車馬明器。及飾棺。

祖奠。遣奠。窆。復土。虞。卒哭。祥禫之禮。哀之以厚終。又制爲斬衰。齊衰。期。齊衰三月。大功。小功。緦五服之制。哀之以送終。國有饑饉疫癘曰凶札。國逢孽火濕雨曰禍烖。則有荒禮弔禮哀之。以振邦國之民。國有城圍師衂。外寇内訌之變。則有襘禮恤禮。更其所畏。援其將危。以同邦國之憂。皆主於飾哀。是凶禮也。皇皇乎成周。豐豫泰矣。而不諱圖敗寇亂之爲慮。至明之極也。有賓禮以親邦國。其别八。春朝而圖天下之事。圖事者於春。則春以發慮。秋覲而比邦國之功。比功者於秋。效秋成報功。夏宗陳天下之謨。陳謀者於夏。

夏者大也謨用大作冬遇而協諸侯之慮協慮於冬冬者終也慮終者微也其非時而見曰會會以發禁其發禁各以其職來見曰同同以施政其非時遣卿大夫來聘曰問問以諭志王國有慝侯國卿大夫畢以其故來頫曰視視以除慝賓客至各以其禮禮賓之賓之也者親之也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是也是賓禮也有軍禮以同邦國其別五國九伐有大師焉國均地守地政地職有大均焉國城郭溝池以爲固宮室以爲安有大役焉若講武而田須國邑而封皆以車人之士伍行之以伍兩卒旅之法制之以

禮將之以用衆衈衆簡衆任衆合衆而衆可用也禮

衆之紀也其大師田大司馬主之大均大役大封司

空主之皆司徒率民徒而至宗伯掌其禮是軍禮也

嘉禮以親萬民其別六禮起於飲食以飲食親宗族

兄弟世降一等綴之恩而後天親敦禮始於夫婦男

二十而冠女二十而笄冠笄已而昏冠以成人昏合

二姓之好而後男女親成王爲世子時齒於學有故

舊朋友焉於燕射立之賓與賓射卑歡好而故舊朋

友和而親四方之賓客至饗於廟燕於寢饗訓恭儉

燕示慈惠而後遠人懷王同姓兄弟之國國大祭則

以其廟祧之脤膰殞之。明福同其慶。以交福。王異姓昏媾甥舅之國。有慶喜之事。則有賀慶之禮。以贊喜。嘉與天下和親。而後能以萬國康。故吉凶軍賓之有嘉也。猶五釆之有素。五味之有甘也。所以成人於人道之美。而約之於和樂之極也。而天子有三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國大事御焉。二曰治朝。夏官司士正其位。王朝夕以視政。三曰內朝。謂路寢之朝。王視朝畢。適路寢聽政。天子路寢五門。其最外曰皐門詩曰。乃立皐門。皐門有伉。是也。次二曰雉門。雉門旁有觀。春秋書雉門兩觀災。是也。次三曰庫門。以內有

府藏而名。次四曰應門。詩傳曰。王南門曰應。象天文端門。次五曰路門。則路寢門也。外朝在皐門之內。雉門之外。王南面。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達疲民。右肺石。達窮民焉。朝士帥其屬。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而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一詢國危。二詢國遷。三詢立君。若有詢。則擯以其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蔽謀。治朝在路門之外。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而北上。王族故士虎士。

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王出入。太僕前正位。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掌其政。以待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御僕與御庶子。王不眠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朝辯色始入。王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百官。百官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月朔。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敬之至也。故夏后殷周之盛。官三才。府萬物。備六官。皆命之曰禮。自宗廟社稷百神之祀。宮室車服旗常之制。冕服裳

衣飲食賓祭之節。下逮於州長黨正族師閭胥。各掌其州黨族閭之教治政令而一之於禮。鄉師以正歲稽其禮器。比其吉凶之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冠昏喪祭家之禮也。鄉相見鄉之禮也。無非禮者。而莫嚴於朝廷。孔子曰。郁郁乎文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蓋歎之也。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秦起西戎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曰僭端見矣。其後秦竟以戰攻并天下。而禮學熸滅。漢興高祖起。禱豐枌榆社興師。始徇沛爲沛公。祀蚩尤於庭。以釁鼓旗。以十月入秦。至霸上。立

爲漢王因以十月爲歳首色上赤二年冬東擊項籍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王者對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説於是高祖曰吾知之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黒帝祠名北畤與故四帝祠而五皆有司進祠帝不親往悉召故秦祠官復置大祝大宰如故儀令縣爲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致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祠之如故後四歳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枌楡社常以春具羊彘祠之於長安置祠官女巫祀百神其祠然高祖不説學所祀祠不質經多

襲故濫濯。時新并天下。悉去秦苛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讙呼。拔劒擊殿柱。叔孫通知帝益厭之也。說帝起朝儀。高祖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損益可知。言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帝曰。可試爲。令易知。度吾所能行。於是叔孫通自往使魯。盡徵魯諸儒生以來。魯有兩生者不肯行。曰。公所事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興禮樂。夫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

行矣。無汚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
與所徵三十人。及帝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爲綿蕞
野外習之。月餘。請帝試觀。帝曰。此吾能行。乃令羣臣
習肄。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先平明。謁
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官。設兵
張旗幟。傳言趨。殿上郎中俠陛數百人。功臣列侯將
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
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幟
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
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禮畢。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

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
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
者於是帝乃歎曰吾今日方知爲皇帝之貴也乃拜
叔孫通太常賜金五百斤通所定漢儀尊君抑臣朝
廷濟濟依古以來然大抵皆襲秦故初高祖令諸侯
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惠帝即位令郡國立高廟
後以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武庫南叔
孫通請曰陛下何自築複道是高寢衣冠月出游高
廟地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
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願陛下爲

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也。於是詔有司立原廟。而廟益狠繁。文皇帝在位十三年。制曰。朕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其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又詔祕祝官故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大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茲。曆日彌

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陶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祀諸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十五年。黃龍見成紀。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于民。歲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朕勞。於是夏四月。始幸雍郊見五帝祠。衣尚赤。又采方士新垣平之言。立渭陽五帝廟。親郊祀

平受誅。廢親祠。命祠官以時待祠焉。當是時。賈生數

為帝言漢當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禮樂之事令草具其儀而大臣絳灌之屬皆害之雖帝亦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事遂寢景帝即位詔宗祀孝文皇帝下群臣議議者言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父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制曰可於是詔郡國各立太宗廟諸侯王列侯侍祠武帝即位始招致文學儒術之士議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封禪巡狩儀改歷律服色而尤敬鬼神之祀元光二年行幸雍郊見五帝後常以三歲一

郊。郊獲一角獸。有司言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天子言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下有司。太史談。祠官寬舒議。於是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帝親祠。如郊雍濟北王以天子且東封。上書獻泰山旁食邑。天子以它縣報償。而常山王以罪廢。常山入漢爲郡。然後五嶽畢具在天子之郡中。當是時。諸方士言神祠。誕不經無數。而古郊祀宗廟山川之祀。亦因是稍舉。不盡廢。然內史黜而贊帝以爲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於治無益也。宣帝以武帝正統興在位。尊武帝廟爲世宗廟。嘗所行幸

郡國皆立廟告祠十二年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脩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於是始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祠后土制詔太常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然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祠江海雒水爲天下祈年自是五嶽四瀆皆一禱而三祠云戾太子者武帝皇太子據也娶史良娣產子曰史皇孫皇孫妃曰王夫人皆以巫蠱事及於難而宣帝以皇曾孫得立初即位下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丞相義等議以爲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

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以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謚法曰謚者行之迹也臣愚以為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國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妃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閺鄉邪里聚為戾園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廣明成鄉為悼園改葬焉後八歲丞相相等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葬以士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時薦

亭。益奉園民滿六百家以爲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民各三百家元帝時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於陵旁立廟并爲百七十六園各有寢。有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而月一游衣冠昭靈后武哀王（高祖兄）昭哀后（高帝姊）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祠御史大夫貢禹上議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他諸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於是下詔曰朕聞明王

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平遠方未賓因廣親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御史大夫弘等七十八人皆議曰臣聞唯聖人爲能饗帝唯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尊親之大義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

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
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不經宜無修於是罷郡國祖
宗廟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
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已復下詔言蓋聞明
王制禮立親廟四而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
祖敬宗著親親也朕承祖宗之重大禮未備戰栗恐
懼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
夫博士議丞相玄成等七十八人奏議言禮王者始受
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祖廟不毀下五廟而迭
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蓋禘祫也祫

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不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其親盡也。立親廟。以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故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祖而下。五世則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數不過五。其道應天。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序昭穆如禮。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除誹

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
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
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
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廟。諫議大夫更始
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
是帝重其事。為依違者一年。乃下詔言。高皇帝為天
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削亂秦
之迹。興三代之風。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
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
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孝景

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高皇
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
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
盡不宜毀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
園孝惠帝爲穆主遷太祖廟寢園皆無復脩奏可明
年玄成復言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薦於寢身
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宗廟大禮孝文太后
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而玄成薨匡
衡爲丞相帝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帝少弟楚孝
王亦夢焉詔問衡欲復之衡深言其不可已帝疾久

不平。衡皇恐禱祠于高祖孝文孝武廟。其陳所爲改作應五典之義。且言如今所改。并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佑福。又告謝毀廟。而帝疾終不瘳。乃盡復諸所罷寖廟園。皆修祀如故。元帝崩。丞相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所罷祠。卒不蒙福。請罷祠勿修。已與御史大夫譚奏議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祭天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北郊。即陰之象也。天於天子。因其所都而告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雲陽立泰

時祭於宮南今常以行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孝汾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雲陽行谿谷中阸陿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供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繇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願與群臣博議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古兆於

南郊。定天位。祭地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各在王都之南北。明王聖主。以事天明。事地察。而神明章矣。長安聖主之居。皇天之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等。復奏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宜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觀。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稾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

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有當唯至
誠爲可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
皆勿修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
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
非禮所載術也漢興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今
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五帝畢陳各有位
饌祭祀備具異時秦所妄造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
時所立不宜復脩天子從焉是歲衡譚復條奏長安
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十
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

或複重請皆罷勿修奏可明年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祠祀者而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之日天大風壞行宮折拔時中木十圍以上者百數天子心異之問侍中劉向向對言家人尙不欲絕種祠物久則神況於國神靈舊畤乎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時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禮敬敕備神光尤著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當來時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下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雊此陽氣舊祠及漢宗廟之儀皆祖宗所立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

至重難以臆說正也前始納貢禹議後因動搖易大
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帝意頗
恨之後以無繼嗣故復甘泉河東雍陳寶祠如初哀
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言永光五年制書高
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
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諸迭毁之次當
以時定非今所爲穳議宗廟之意也臣請下群臣雜
議奏可而中壘較尉歆議以爲記王制及春秋穀梁
傳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
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

之序也。與廟數相應。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周公無逸。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傳矣。今言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言中宗高宗。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棠。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至于祖宗之序。多少之

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昔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旣已建世宗之廟。表陳功德。宣布天下。臣以爲武皇帝功烈如彼。宣皇帝崇立如此。又以七廟言親未盡。不宜毀。制曰。可。歆又以爲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祖禰日祭。曾高月祀。去祧時享。壇墠歲禱。大禘終王。親親之殺。彌遠而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墟。於禮意殊失。司徒掾班彪曰。漢承秦絕學之後。祖

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郊兆宗廟之議。數紛紛不定。何者。禮文微缺。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可以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始成帝未立定陶王爲皇太子。已即位。是爲哀帝。於是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帝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爲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事下有司。左將軍師丹以帝師傅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

以詿誤聖朝大不道帝新立謙讓納莽丹言免宏爲
庶人乃立楚思王子景爲定陶王奉共王後傅太后
大怒日夜泣要帝必稱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爲共
皇帝尊傅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郎中令
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
皆不宜復引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宜稱皇又宜爲共
皇立廟京師帝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猶言
丹獨奏議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故尊卑之禮明則
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
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佑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

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以定陶共皇爲稱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皇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之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

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
也跣上忤旨譴罷歸於是爲共皇帝立寢廟京師序
昭穆如帝者儀徙定陶王景爲信都王示不得爲共
皇後也而丹以丞相博劾奏妄稱說抑貶尊號虧孝
道免爲庶人其後哀帝夭絶平既嗣世新都侯莽白
皇太后發傅后丁后冢奪璽綬以民禮葬之定陶隳
共皇廟諸造議泠褒段猶等皆徙合浦免高昌侯宏
爲庶人而師丹以執忠節據聖法端誠於國見褒封
義陽侯本丹持議獨以依世則違道寧違俗危殆不
謂禍福乃效於其後也莽憤失權報忮以虐禍施于

中山太后衛氏見東豈不誖哉平帝時王莽奏請復
長安南北郊如丞相衡言而頗改其祭儀以為周官
天地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鐘五聲
八音六舞大合樂禮天神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享
先妣先祖四望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
海廣大無垠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地則地理
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
妣配地其義一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而
以地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嚮同席地在東共
牢而食高帝高后配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

牲用繭栗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悌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集此天地合祀而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樂九變而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樂八變而地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合饗此各以其時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合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宜稱天神曰皇天上帝兆曰泰時稱地祇曰皇地后祇兆曰廣時分群神類相從爲五部兆焉

時三十餘年之間天地之祠五徙而王莽篡漢世祖中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其外壇爲五帝位色皆紫象天紫宮外爲壝重營而日月星辰嶽瀆之祀咸秩在列配以高祖二年乃營北郊別祀地祇從以嶽瀆配以高皇后而分高皇后者孝文皇帝母薄太后也蓋始遷呂后于園不得配郊兆在雒陽城南七里依於鄗五帝與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外壝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群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合四百六十四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十醊中宮四門五十四

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中營神、五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嶽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立高廟於雒陽、四時祫祀、祀高祖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餘諸帝以四時祀。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盍一歲五祠。三年立四親廟於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七年議者言周郊后稷、漢系宗堯、當祀堯以配天。下公卿議。侍御史杜林議以爲周興祚緜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傳曰法祖、謂祖宗故事、今所宜率循也。乃定制以高祖配。後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中壇上、西面北上、天

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青帝赤帝共犢一白帝黑帝共犢一用犢六日月北斗共用牛一四營群神共牛四凡用牛五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五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醊其後五官中郎將純張純杜陵人安世後太僕浮朱具疏言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事太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非禮意也昔高帝以身自受命不繇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顧私親故爲悼考立廟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則二帝之舊下有司議於是大司徒涉大司空融議以爲王者統承大宗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當爲親廟宣元二皇帝尊爲祖

考宜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祠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如悼考廟祭上逮節侯群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時議異者史不著）於是下詔言今宗廟處所未定祫祭於高廟行成哀平祠祭長安故高廟中京兆尹侍祠南陽舂陵歲時因故園廟祭太守侍祠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所在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孝宣皇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世奉祠而天子行幸長安謁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行幸舂陵祠園廟以爲常二十有六年詔問司空純傳考古祫禘禮典以聞純對言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

祭也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漢制
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於高廟存廟主不列而禘於
元始五年嘗始一行夫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歲再
閏而大備故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也諦定昭穆尊
卑之義也禘以夏四月夏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正尊
卑之義也三年一祫祫以冬十月冬者終也五穀成
熟物備時成斯合聚而饗食之宜以時如典禮舉行
後鄭玄又以禘爲太祭圜丘之名祭圜丘謂之禘者
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亦名禘者審禘昭穆百
官也圜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祫故言禘是又以禘
爲圜丘之祭祫專時祫也魏王肅以爲禘大於祫皆
宗廟殷祭尚書難肅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群主皆
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答以爲禘祫殷祭群主

皆在、舉合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
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言禘者、以禘大祭、故欲
觀其成德也、禘祫大祭、獨舉禘則祫亦可知也、於禮
記則以祫爲大、於論語則以禘爲盛、一進一退、未知
其可也、光武時下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
祖、祫者、唯未毀之主合、鄭玄以爲禘各於其廟、原其
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
大禘之歌是也、至周改夏祭曰礿、直以禘但爲殷祭
之名、袁準曰、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
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
也、禘祫同貫、諸侯亦不得祫、然則禘大而祫小、謂祫
爲殷祭者、夫於四時之祭、亦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
過繭栗、烝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羊傳曰、
大事者何、祫、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
合食乎太祖、何謂也、曰禘及壇墠、則毀廟也、與祭毀
廟、但所及異耳、所及異、毀與未毀則同、此論者所惑、
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也、劉歆賈逵同
毀與未毀、是也、不別禘祫遠近、則非也、後晉武帝以
肅外孫得位、郊廟禮、自是三年冬祫。五年夏禘、陳毀
一本之肅議以行、

主祭之高廟以為常。太祖東面，惠文武元為昭，景宣為穆，非殷祭，惠景昭不祭。蓋

世祖定京師于土中，營立明堂辟雝于京師，未及行。

而明帝卽位，以光武皇帝撥亂中興，更起廟，上尊

號曰世祖。而宗祀於明堂，配五帝。以元帝於光武為穆，尊以考故，雖非宗不毀以為常，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位，皆如南郊之位，光武配位，在青陽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樂如南郊。

詔三公曰：朕以闇劣，奉承大業，親執圭璧，

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

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

而嗣子無成康之質，盥洗進爵，踧踖惟慙，素惟頑鄙，

臨事益懼。其赦天下殊死以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

[illegible]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民。已。又采元始故事。兆五帝郊于雒陽。終帝之世。興學重禮。忠養三老五更于辟雝。威儀文物。於是爲盛。而遺詔謙讓遵儉約。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於是有司言。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功烈光美。而深執謙謙。無起寢廟。埽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臣竊以爲室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號曰顯宗。四時禘祫於光烈廟。如孝文皇帝祫高廟故事。餘閒祀具於室。進武德之舞。如別廟制。曰可。然自是終漢之世。國大器。不復起寢廟。循故事。

皆藏主世祖廟中亦已貶抑沒禮矣建初七年章帝酎高廟禘祫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禮畢下詔曰書云祖考來假予末小子固質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得識昭穆之序寄追遠之思今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雖祭亡如存而空虛未知所裁庶或饗之豈無克謹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蓋郊禘賜賚始於此始殤帝生二百餘日而崩鄧太后以帝尚嬰孺不列主於廟祭陵園寢後沖質二帝皆以幼沖崩梁太后攝政太常馬

防請案殤帝故事諫大夫呂勃以爲應序昭穆于廟先殤後順下公卿大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僖公薨文公祀太廟躋僖公於閔上經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禮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傳曰順事先公而祈焉此萬世之法也今殤帝雖幼禮爲君爲父順帝嗣之禮爲臣爲子昭穆之序誠不可以意亂諫大夫議是於是下詔曰孝殤皇帝雖弗永休祚而即位踰年君臣之禮旣成孝順皇帝承統襲業而前世躋

恭陵於康陵之上先後相踰非所以奉宗廟垂無窮之制也春秋善順祀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序親秩禮爲萬世法靈帝時四時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爲后三陵安帝追尊祖妣宋貴人曰敬隱皇后皇妣左氏曰孝德皇后順帝追尊皇妣李氏曰恭愍皇后西京高廟成哀平三主亦親盡不祠惟殷祭之歲奉祠初平中董卓在政有司議迭毀議郎邕上議言漢承滅學宗廟制不稽古每帝登假輒立廟廟無數元帝時丞相衡始建迭遷之議孝宣議崇武帝廟稱世宗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格之至成帝時議猶彿定古人攄正重順不敢私其君父如

此其至也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
參迹文宣廟稱顯宗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
稱肅宗方之前世得禮之宜孝和而下功德無殊而
過差時有義不應宗嗣帝殷勤欲褒崇所親而臣下
莫敢有夏侯之直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孝和
以下穆宗威宗之號咸宜省改於是詔群廟主五年
殷祭始合食太祖以遵先典然逆卓恣睢和安順桓
親未盡而遽毀誖也甚矣自漢興叔孫通定漢禮儀
未盡備而卒儒者賈誼董仲舒王吉之倫數建白述
舊禮明王制建萬世之業皆寢不行成帝時犍爲郡

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說帝
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具疏言禮以養人爲本
如有過差亦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至於死傷今之
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筆則筆削則削救
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
養人也爲俎豆筦絃之間小有不備因絕而不爲是
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刑
法禮樂重而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
所恃以爲治也刑以助治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
非所以致太平也今俗至敝壞自京師有悖逆不順

之子孫至陷大辟受刑戮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斯其義也帝以其言下公卿議終莫能將明會向卒又罷元和中章帝有志於禮樂之事下詔饋興於是博士曹褒自以世傳慶氏禮承上意欲緒就之上疏言皇天降祉嘉瑞並臻此制作之符宜定著漢禮丕彰祖宗功德之盛下太常太常以爲一代大典至尊至重非褒一人所可得定帝意終向之復詔言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

鳳鸞仍集龜龍並臻甘露嘉穀赤草之類紀于史官

朕夙夜祇畏無以彰于先功漢遺秦餘禮壞樂崩因

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以裨大典

褒省詔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皆人

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

遂上疏具言禮樂之本制作之意下三公未上帝召

問玄武司馬班固固以爲京師諸儒能言禮意者多

宜廣招延共平得失帝知世儒者多拘攣難與圖始

乃慨然太息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議禮之家

名爲聚訟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於是擢褒侍中俾

專領其事襃乃序次禮制依準舊典撰天子至庶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爲百五十篇上之頗襍五經讖記之文會帝崩終不見施用而罷三國分裂吳魏始嘗一郊後不復行晉五郊同稱昊天而各爲之座以宣帝配時議者本王肅言五帝卽天以五氣時異而殊號非實有五也又丘郊不應異處宜合方澤於圜丘從之其後摯虞上議言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明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

堂之際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道故
配以近考兆位異體質文殊趣天上帝非一神又明
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沒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
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而兆之於四郊
報之於明堂是爲五帝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
者也禮曰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非天
抑又明矣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明堂而郊始從
異議除五帝之位今宜復祀奏可其後本漢鄭玄周
禮疏以北辰耀魄寶爲天皇大帝以青帝靈威仰赤
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爲

五精之帝命曰六天而郊祀雜讖緯方士家之言又
本鄒衍五德相勝之說以爲天之五帝迭王而王者
之興必感其一故五精帝祀感生尤嚴代承沿莫廢
矣始曹魏廟僅同堂四室晉武初旣追尊祖考爲皇
帝有司請備七廟帝難其役命權一廟於是群臣議
以爲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周制七廟辯叙宗祧
陛下深宏遠迹上世臣等愚不能及往舜承堯受終
文祖後月正元日又格于文祖此虞氏不改唐廟之
證宜依虞故卽魏廟祀祠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
豫章府君頴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景文于魏廟爲

三昭三穆已乃改營七廟如儀元帝建宗廟于江左舊儀驃騎尚書僕射刁協議兄弟承代得爲世登懷帝主而頴川當遷下公卿太常賀循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孝成別立廟使臣下奉祠此前代之明典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當上繼世祖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而惠帝爲別廟以遷蓋下世未祔上世乃遷未遷相爲對代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今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頴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

求之古義未見其比且惠帝當出猶未敢輕況上毀二祖而無義類乎夫七廟倣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六世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至尊繼統豫章六世頴川五世俱不應毀今上毀二世則於王氏三昭三穆巳闕其二甚非宗廟本所據承也時循與傅士傅純並以為惠懷愍宜別廟而太常恒以為廟室當以容主為限無常數殷世有三祖三宗若以七室為拘則當祭禰而止矣宜復豫章頴川全七廟之數於是元帝手詔言吾雖上繼世祖然懷愍二帝實北面為之臣今祠太廟不親執饋奠當如情禮何具議太常

恒持不可而驃騎長史温嶠議兄弟不相入廟禮無其文光武奮一劒自起不策名於孝平不得爲比且其時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非篤義也又古世別爲廟今上執義以策名爲言於光武殊科宜別廟奉烝嘗則體統正而情安矣詔從嶠議後元帝崩豫章遷而元帝神位在愍下故廟有十室後成帝崩康帝繼實始以兄弟爲一世祖不遷而增室爲十一簡文繼元帝世盈進而頴川京兆二主復還武帝時追尊祖母會稽王太妃爲簡文宣太后議配食太廟太子前率徐邈祭酒臧燾曰不可太后生未嘗伉儷先帝

而配食是子孫爲祖考立配也尊號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廟建則尊稱之義得且繫子爲稱又明貴所繇一舉三義不亦善乎。乃別廟宋齊梁陳皆沿晉七廟而後魏起漠北始鑿石爲祖宗之廟明元立道武廟於白登山時親奉而七廟故事不親謁至孝文始依古以四孟月謁祠蓋南北分而禮廢極矣自漢文遺詔聽群臣日易月除服景帝誤此率遵用而天子諒闇服喪之禮遂廢晉武始一行而未盡喪於禮馮太后者元魏文皇帝嫡祖母也帝孝出天性而卓然垂意於三代禮典之盛馮太后崩勺水不入口者五日。

哀毀過禮部郎楊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爲進一粥焉於是王公表請罷紀有數宜以時定宅兆帝曰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其徐之王公固請乃聽營葬事十月葬永固陵大尉丕等進曰臣等老朽及奉列聖國家舊事頗諳之矣願抑至情以奉舊典帝曰祖宗精專武略未修文教朕仰承聖訓慕惟古道制卒哭之禮授服衰之變皆奪情以漸今旬月之間而及即吉得無傷於禮乎對曰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此金册遺旨也帝曰朕惟中代三年之喪

所不終遂者繇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未正故身襲衮冕行即位之禮固其所也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而不循通喪之制遂哀慕之心使情理俱失顧不恨耶閻等請曰昔杜預有言古天子無三年之喪蓋漢文之制闇與古合所以重宗廟也帝曰金册之旨群公之請亦不過慮廢政事而然朕今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惟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庶幾於古三年之喪如預所論豈其然乎秘書丞李彪曰漢明德太后保養章帝功德弘深及后崩不淹旬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明

德不損名且春秋烝嘗事難廢闕願陛下察之帝曰朕所以眷戀不從公議者實情不能遠并欲以苟免嗤嫌巳也春秋烝嘗先朝恒以有司行事朕蒙慈訓始親饋奠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宗廟之靈亦輟歆祀朕行薦饗恐乖冥吉且平時公卿每稱四海晏安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今乃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晉魏何恥李彪曰今雖治安然江南不賓漠北未臣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如有不虞魯公帶絰從戎晉侯墨衰敗敵亦聖賢所許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而廢喪紀哉古人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

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惟當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擇朕當不言之日不應喋喋以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慟哭而入群臣亦哭而出遂罷議故事卒哭後三日迎神於西禳惡於北行吉禮帝曰若以遺事神不迎自至苟失其道雖迎不來此在平日所不當行况居喪乎不聽明年三月謁永固陵設薦於太和廟追感哀慟終日不食自是始進蔬食又明年九月祥祭于廟有司請卜日詔曰筮日求吉乖敬事之志違永慕之心其用晦前一日是日夜宿于廟帥群臣哭已易服縞冠革帶黑介幘

白絹單衣華帶烏履遂哭盡一夜明日易祭服縞冠素紕白布深衣繩屨侍臣去幘易帽既祭出廟立哭久之乃還十月謁永固陵十一月禫祭始服袞冕會冬至祀圜丘大饗猶樂縣不作焉當是時郊宗廟社之禮多所更定而朝日夕月議者請以二分日禮於東西郊帝以月餘閏有無中氣時若執以秋分日行夕月禮必且有月卒朝於東時豈謂夕哉具議秘書郎薛謂請朝日以朔夕月以朏從之蓋是時元魏之典禮文物爛然唐武德初詔追尊高王父曰宣簡公曾王父曰懿王王父曰景皇帝考曰元皇帝立四親

廟於長安廟各有祔位而定令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奉景帝配五方上帝天皆從饗（上帝及配帝用蒼犢各一五方帝及日月犢各如其方之色內宮以下加羊豕凡九兆於京城明德門外東二里四成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日月內宮中宮外宮及衆星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第二等內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三十五座在第四等外官百一十二座外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壝之外）夏至日祭皇地祇於北郊方丘神州五方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從饗景帝配如郊（地祇及配帝在壝上神州在壇上第二等五嶽以下於壇下外壝之內丘陵等十座於壝外地祇配帝牲用黃犢二神州黝犢一岳鎮下加羊豕各五）正月上辛祀感生帝靈威仰于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

季秋大享明堂皆祀五天帝奉元皇帝配高祖崩將祔詔議廟制弘文館學士朱子奢建議言自漢丞相韋玄成議奏立五廟而劉歆議當七廟其後鄭玄論本玄成而魏王肅宗歆夫天子七廟諸侯五降殺以兩禮之正也若天子與子男同則間無容等非德厚流廣德薄流狹之義也請依古爲七廟若親盡則以王業所基爲太祖而虛太祖夾室待無疆之迭遷中書侍郎岑文本等具議言按春秋穀梁及禮王制祭法禮器咸具天子七廟之文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有國之茂典不刊之鴻烈也若遠經從疏則天

子之禮下比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不同名數亦異者也於是增修太廟祀弘農府君奉高祖祔并舊四室而六四時各以孟月享廟室、各一太牢太常薦新不出主有司行事仲春薦氷亦如之、以太祖未及迭毀徐之業定爲七廟規矣而圜丘明堂北郊皆以高祖配惟感生帝奉元帝配焉是時諸儒議明堂者不一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象数爲倣擬終莫能遵明禮尚書豆盧寛議從崑崙道上層以祭天下層以布政太子中允孔穎達駁之言基土曰堂樓居曰觀未聞重樓之上有明堂者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於飛樓浮閣不類且樓上祭祀樓下視朝閣道登降以祭難於步陟侍衛百司何從供奉此理所必無也秘書監顏師古言周書叙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明堂即王者常居其青

陽、總章、玄堂、太廟左右室、皆路寢之名、且明堂之門有皐庫、豈宜施于郊野、要當近在宮中而明堂之祭、特寓於圜丘、求徽初太宗上祔而弘農府君以世次當遷、時議者王肅玄成言主當瘞禮尚書許敬宗以爲天子嘗所宗享而瘞之非神理所㤄、雖禮有去廟即祧去祧即壇墠之文、亦義所未安、惟宗廟毀次咸尚右、請奉遷王納太祖廟右夾室、得所尊爲當詔從之、而祀明堂、從有司請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顯慶二年郊大尉長孫無忌等上議言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文、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祭太微感帝於南郊、祭太微五天帝於明堂、按玄所

稱本皆星象非昊天上帝之稱也其註月令周官皆謂圜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曜魄寶說孝經明堂以爲太微五帝幷謬皆雜緯書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故知辰象之非天猶草木之非地也毛詩傳云元氣昊天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天以蒼昊爲體非辰象甚明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群儒咸駁其誤又簡太史故所傳圜丘圖昊天上帝坐外別有北辰坐與鄭義不同比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圜丘自在壇上北辰在第二

等與北斗竝列爲星官內座之首此乃羲和所掌觀
象制圖推步有徵相沿不謬者也又案史記天官書
太微宮有五帝本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是其人主
之象故況之曰帝如房心爲天王之象非以謂天周
禮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非穹昊之際也
又孝經郊祀后稷別無圓丘之文王肅等皆以爲郊
即圜丘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而分爲兩祭此皆違
經棄典所宜改革者也又案宗祀明堂本以嚴父而
嚴父莫大於配天故郊以尊祖宗祀以親考其義一
也歷稽往故竝無父子連祚配祀之儀而春秋傳凡

禘郊祖宗報五者爲國之典祀則郊非一祭也伏惟
高祖皇帝躬受天命奄有方夏創制改物爲國始祖
圜丘昭配鬱有舊章太宗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黷
拯率土於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準詔書配宗祀爲
當於是詔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饗皆祭昊天上
帝高祖配郊太宗配明堂而感生帝罷勿祠乾封初
盡復舊而郊明堂高祖太宗竝配高宗升祔又以高
宗配武氏改物更制郊廟諸黷亂甚不足數也神龍
初議立始祖廟議者欲尊涼武昭王爲始祖太常博
士張齊賢議以爲古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

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也至祫祭則毀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但商自玄王後十四世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後十七世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世代旣遠遷廟祖皆太祖後故合食有序而尊卑明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實始以高祖爲太祖而太上皇不合食爲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以武帝爲太祖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以宣帝爲太祖宇文及隋皆本其功業之所自起國家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而代數近在三昭三穆之列故太廟六室弘農府君宣光二

帝尊於太祖而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弘農太守重耳爲弘農府君生宣簡公熈諡獻祖獻祖生懿王光皇帝諱天賜諡懿祖懿祖生景皇帝虎爲太祖太祖生元皇帝爲世祖伏尋禮經太祖即始祖非太祖之外復有始祖也今議者欲立凉武昭王爲始祖竊伏以爲凉武昭王勲業未廣後王失守國祚不傳景皇始封實本明命義同稷契今乃舍封唐之盛烈崇西凉之遠構殆未可也且武德貞觀之時去武昭之世亦近耳使其時當立胡寧不立今年代寖遠方復立之竊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荅非祈景福之道也請準勑加太廟爲七室享宣皇帝以上備七代其

始祖不當復有尊崇而傅士劉承慶尹知章復以爲
太祖以功建而昭穆以親崇有功者不遷親盡者迭
毀古之制也景皇帝濬德基唐代數猶邇號雖崇於
太祖親尚列於昭穆以故太廟未合有七今以太祖
代淺廟數未備乃欲於太祖之上立當遷之主以足
七廟之數非古誼也詔如彝贊議而六室如故已尊
故太子弘爲孝敬皇帝祔廟備七室中宗當祔中
書令姚元之曰敬帝不當列昭穆而葬在洛州請別
廟東都有司侍祠於是中宗入廟而光皇帝不遷反
睿宗崩傅士陳貞節蘇獻等上議言古兄弟不相爲

後以兄弟相代昭穆之位同也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至於祖若傍容兄弟上毀祖考則事變何常天子必有不得事七世者矣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宜如殷陽甲出爲別廟祔睿宗以繼高宗朝議多主之伊闕人孫平子爭以爲春秋譏躋僖公以兄嘗臣於弟不可躋也兄臣於弟猶不可躋況弟臣於兄乎今先帝親臣孝和以兄弟同昭而出孝和置別廟非禮也下禮官時論是平子而禮官持初議於是立中宗廟于太廟之西其後創太廟九室上三祖尊謚而中宗主復還廟室中獻祖、太祖、懿祖、世祖、高祖、太宗、高宗、

中宗、睿宗開元初左拾遺張九齡疏言天者百神之主王者所由以受命也自古繼統之君莫不以郊祀爲上務未聞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若他故而或闕其禮者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時行其禮不暫廢他可知矣漢丞相匡衡有言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不郊而祭山川失序逆禮春秋非之陛下御極光太平之業而闕大報之禮非所以敬天報所受命也猶未及行十一年始親享圜丘中書令張說充禮儀使議奉高祖配罷三祖同配從之將還都說復言汾陰后土之祀久缺歷代莫能行陛下紹隆典爲三農祈穀萬姓

之福也從之以睿宗配後行幸河東輒一行時議者以武后所造明堂爲非典當毀而堂麗以固必毀之勞人乃改爲乾元殿而迄唐世季秋大饗皆寓於圜丘自武后天册中始合祭天地於南郊後以遵用而開元末天子方好仙用方士言玄元皇帝降丹鳳門始建玄元廟天寶元年春二月辛卯享玄元皇帝廟越三日甲午親享于太廟越二日丙申遂有事于南郊本享廟特以爲郊配請而廟享儀若他廟饗闕然又三日間郊廟咸事亦數促甚矣而迄唐世將有事於郊必先有事于玄元廟享太廟已乃郊以爲常永

泰中從禮儀使杜鴻漸言季秋大饗以考配奉肅宗皇帝配而迄唐世大饗以考配起居舍人王仲丘言傳稱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詩序噫嘻以爲春夏祈穀上帝之樂月令亦曰上辛祈穀于上帝則祈穀本以祭天也而鄭玄以感生帝當之非是月令大雩大饗帝用盛樂則貞觀禮以祭五帝顯慶禮以祭昊天上帝宜兼用稱大雩大饗之義而迄唐世天子親郊稀闊於禮爲已疏矣（高祖在位九年親郊四太宗在位二十三年親郊四高宗在位三十四年親郊二玄宗四十五年親郊五惟肅宗四年親郊三他帝率不過一再行）先是肅宗之六喪畢而祫明年禘自是禘祫各計年不相通凡七祫

五禘至二十七年而禘祫合於一歲有司始覺其誤

乃主䫉徐邈言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數二禘相

去為月者六十中分三十月置祫焉而五年再殷祭

之義疎數適均矣。先是太常卿韋滔奏宗廟之奠每座籩豆宜各加十二又酒爵罍一

合執持雜請稍令博大尚書省集議太子賓客崔沔

議曰祭禮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

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汙樽杯飲

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嚴其

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

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能測也祭禮致

敬可備而不可廢也是以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云

備物猶存節制國家孝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

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

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

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

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

但當申勅簡怠增鼎實誠新鮮肥醲盡在是矣不必求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登登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今器也蓋有古食而盛於時器者矣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罇未有時食而追用古器者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盡天下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清廟貴儉所務求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文稱酒爵須大竊據禮文有以小爲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有司之失其傳也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也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而天子下詔言祭神如在傳諸古訓以多爲貴著在禮經故腆嘗之尚質是吉之盡誠其義一也自今享太廟加常食一牙盤令所司務盡豐潔焉建中初吏尚書顏眞卿

言上元中政在宮壼始增祖宗之謚爲彌文玄宗季年姦臣竊命有加至十一字者案周之文武聖矣文

上稱文不稱武武王稱武不稱文豈其德有不優乎

稱其至者而已所謂節以壹惠也請自中宗而上皆從初謚睿宗曰聖眞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孝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而敦本下百官集議而定會祫饗而太常傳士陳京建議言今年十月祫饗于太廟故事并合饗遷廟獻懿二神主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太祖正位東向子孫序昭穆于南北牖無毀廟遷主不饗之文蓋周以后稷爲始祖而毀主皆其子孫禘祫時無先於太祖者故太祖常東向統之而從也國朝祀典與周異制當攄魏晋故事太祖太廟常東向定

其尊獻祖懿祖別立廟禘祫及焉重其本今德明興聖二皇帝（涼武昭王暠　暠子歆）曩既立廟禘祫時當用饗謂二祖二主就興聖廟祫享因遂藏祔爲宜稱下百官太子少師顏眞卿充禮儀使上議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合食與太祖並列昭穆虛東向之位三謂二祖祫禘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尊宜以二主祔德明廟然於人神皆未有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矣至禘祫時暫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神明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況晉蔡謨等有成議

不爲無據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尚順爲萬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別享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於是還獻懿主祫於廟如議貞元七年復下群臣議工部郎張薦等守眞卿議如故太子右庶子李嵘等七人主漢帝玄成太上皇親盡瘞園之議本唐興三祖祝不稱臣之制請藏主西室以應祭法遠廟爲祧去祧而壇去壇而墠之文吏部郎柳冕等十二人言周官有先公之祧有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是周未受命之祧也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是周已受命之祧也無不祧者其二祧

則二廟之謚也今自獻祖而下猶先公自景皇而下
猶先王請別廟以居二祖亦猶行古之道而司勲員
外郎裴樞請建石室於園奉安遷主采漢晉舊章祫
禘率一祭以爲安惟同官縣尉仲子陵議言永閟寢
園臣子之心所不忍權居正位太祖之尊無可伸且
興聖之於獻祖乃曾祖也昭穆有序饗祀有時此爲
大順或以別廟非合食爲疑臣以爲德明興聖二祖
祫禘歲亦皆饗薦不以分食爲嫌於二祖何疑焉而
左司郎中陸淳亦主祔興聖以爲得變之正帝未有
以决也十九年復祫而右補闕京復白發其議左僕

射姚南仲鴻臚卿王權乃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
命與國之鴻構無嫌於遷祔興聖則順尊太祖則正
於是紹廣興聖廟定遷二祖而諸儒無後言葢自京
官傳士時發議端至是彌二十年官屢遷而議乃堅
定。賜緋衣金魚馬貞元初昭德皇后之喪詔下議皇
太子服紀左補闕穆質請依古禮朞而除太常博士
栁冕張薦等奏議言準開元禮子爲母齊衰三年此
王公已下服紀也皇太子爲皇后喪服無聞焉昔晉
武帝元后崩疑太子所服杜元凱奏議曰古天子諸
侯之禮當具矣惡其害已而削去其籍今存者唯士

喪禮一篇雖以叚正皇太子配二尊與國爲體宜卒
哭而除服山濤魏舒竝同其議歷代遵行垂之不朽
臣謹按實錄文德皇后以貞觀九年九月崩十一月
葬至十一年正月除晉王治爲幷州都督晉王即高
宗在藩所封文德皇后㓜子據其命官當已除之義
也今請依魏晉故事皇太子爲大行皇后喪服葬而
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終制庶存厭降之禮事
下中書宰臣名問曰語云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
飽也今豈可令皇太子縗服侍膳至於旣葬乎宜準
今群臣齊縗給假三十日即公除議之薦請依宋齊

問皇后爲父母服三十日公除例爲皇太子畧服之節請正內墨衰歸本院縗麻如故穆質持請行古之道必周朞爲斷詔詳定可否傳士晁對曰準禮三年畧無貴賤一也豈有以貴賤而差降父母畧服之節乎然禮有公門脫齊縗開元禮皇后爲父母服十三月禀朝旨十三日而除皇太子爲外祖父母五月從朝旨五日而除所以然者恐喪服侍奉有傷至尊之意也故從權制昭著國章公門脫縗義亦在此皇太子今若抑哀公除墨衰朝覲歸至本院依舊衰麻酌於變通庶可傳繼宰臣請依晁議制從之憲宗時德

宗上祔。禮儀使杜黃裳言。國家準周制。廟太祖比后稷。高祖比文王。太宗比武王。皆不毀。而高宗在三昭三穆外。當遷。詔從之。德宗祔。有司以中宗中興。不當遷。爲疑。史蔣乂曰。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爲反正。晉孝惠孝安是也。中宗在位。春秋壯。爲母后所移奪。賴張東之等復卽祚。是名反正。非中興。有司議曰。五王有社稷功。若遷中宗。則配饗絕矣。又曰。禘祫。功臣乃合食太廟。中宗廟雖毀。而禘祫益陳。則五王配食如故。議乃定。而中宗乃遷。厥後憲穆敬文四世祔。而睿玄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當遷。於世次爲高祖。不得遷。禮官始覺其

誤於是言兄弟不相爲後誼不得爲昭穆引晉元明之世豫章頴川旣遷復祔爲比謂代宗主當復引晉景文同廟六室七主謂敬文武當同爲一世於是迄唐世三昭三穆與太祖高祖太宗常九代十一室焉

始隋大業中房杜及魏文公徵竝事王文中子受學稱高第而文中子不許以禮樂曰賢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後逢明主必愧禮樂及貞觀初天子志三代禮樂之盛臨軒引群臣入宴酒行帝慨然曰朕聞設法施化貴在經乆秦漢而下不足襲也卿等其悉三代損益之當明以告朕無患不行諫大

夫徵在下座房杜目之越席前對曰夏殷之禮旣不可詳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孔子稱之陛下誠擇前代憲章綱紀王道臣請以周典爲宗帝大悅立命取周禮讀之翼日召房杜及徵等俱入帝曰朕夜讀周禮眞聖者作也篇首云惟王建國辯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大哉深乎旣而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矣公等可盡慮以言因詔宿中書省集議數日不能定而退自是帝不復言而意常惻惻閒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有志不就古人所悼昔漢章眷眷於曹褒今

朕汲汲於卿等良有以耳徵自以無素業懇謝頓首曰漢文以清淨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委任責成肅宗重學尊師陛下明德獨茂兼而有之亦千載一時矣惟雖休勿休斯爲美禮樂度數可徐思其宜帝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等毋退有後言徵慙悵而出玄齡退謂徵曰禮樂非命世大才不能及也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夫使董薛在適不至此蓋是時玄齡徵與禮官學士因隋禮增益曰貞觀禮而未盡合於古高宗節太尉無忌等損益之雜以令式爲顯慶禮而時李義府許敬宗方

率多希旨爲傳會用傳士蕭楚材言禮不豫凶事國大喪非臣子所忍言遂焚貞觀禮國恤篇他諂諛類是後不盡遵用國有大事輒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訂行之開元中通事舍人王嵒疏請刪定禮記舊文傳以今事爲憲典使世得遵行詔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宜折衷爲唐禮行之亦一代之制也乃詔集賢院學士蕭嵩起居舍人王仲丘等撰定凡百五十卷爲開元禮而唐世五禮之文大備後代遵用雖時有損益終莫之能過焉一日吉禮其儀五十有五一冬至祀昊天于圜丘、

二、正月上辛祈穀于圜丘、　三、孟夏雩祀于圜丘、
四、季秋大享于明堂、　五、立春祀青帝于東郊、　六、
立夏祀赤帝于南郊、　七、季夏祀黃帝于南郊、　八、
立秋祀白帝于西郊、　九、立冬祀黑帝于北郊、　十、
臘日蜡百神于南郊、　十一、春分祀朝日于東郊、
十二、秋分祀夕月于西郊　十三、祀風師雨師靈星
司中司命司人司祿、　十四、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
后土司　十五孟冬祭神州于北郊、　十六、仲春上
戊祭太社、太稷、　十七、祭五嶽、四鎮、　十八、祭四海
四瀆、　十九時享太廟、　二十、祫享太廟、　二十一、
禘享太廟、　二十二、拜陵、　二十三、太常卿行諸陵
二十四、孟冬吉亥享先農耕籍　二十五皇后季
春吉巳享先蠶親桑、　二十六、有司享先代帝王、
二十七、薦新于太廟、季夏祭中霤于太廟、　二十八
孟冬祭司寒納氷、　二十九、興慶宮祭五龍壇、　三
十皇帝視學、　三十一皇帝太子釋奠于孔宣父、
三十二、國學釋奠于孔宣父、　三十三、仲秋釋奠于
齊太公、　三十四、巡狩告圜丘、　三十五巡狩告社
稷、　三十六、巡狩告宗廟歸格疑附、　三十七、皇帝
巡狩、　三十八、封祀于泰山、禪于社首山、　三十九、

時旱祈太廟、 四十、時旱祈太社、 四十一、時旱祈
嶽鎮以下于北郊報儀同。 四十二、就祈嶽鎮海瀆
四十三、諸州祭社稷、 四十四、諸州釋奠于孔宣
父、 四十五、諸州祈社稷、禱諸神禜城門、 四十六、
諸縣諸里祭社稷、 四十七、諸縣釋奠于孔宣父、
四十八、諸縣祈社稷、及諸神、 四十九、諸太子廟時
享、 五十、三品已上時享其廟、 五十一、三品已上
祫享其廟、 五十二、三品以上禘享其廟、 五十三、四
品五品時享其廟 五十四、六品以上、春祠、 五十
五、王公以下拜掃寒食、拜掃附。○二曰、嘉禮、其儀五
十、 一、皇帝加元服、 二、納后、 三、皇帝正至受皇太
子朝賀、 四、皇后受太子朝賀、 五、皇帝正至受皇
太子妃朝賀、 六、皇后正至受皇太子妃朝賀、 七、
正至受群臣朝賀、 八、皇帝千秋節受群臣朝賀、
九、皇后正至受群臣朝賀、 十、皇后受外命婦朝賀
十一、皇帝於明堂讀春令、 十二、讀夏令、 十三、
讀秋令、 十四、讀冬令、 十五、於太極殿讀五時令、
十六、養老於太學、 十七、臨軒冊皇后、 十八、臨
軒冊皇太子、 十九、內冊皇太子、 二十、臨軒冊立
王公、 二十一、朝堂冊諸臣、 二十二、冊命內婦、

二十三、遣授冊授官爵、二十四、朔日受朝、二十五、朝集使辭見、二十六、皇太子加元服、二十七、皇太子納妃、二十八、皇太子至正受羣臣賀、二十九、太子受宮臣朝賀、三十、皇太子與師傅保相見、三十一、皇太子受朝集使參辭、三十二、親王冠、三十三、親王納妃、三十四、公主降嫁、三十五、三品以上子冠、三十六、四品以上子冠、三十七、六品以下子冠、三十八、三品以上婚、三十九、四品以下婚、四十、朝集使禮見、四十一、任官初上、四十二、鄉飲酒、四十三、正齒位、四十四、宣赦書、四十五、羣臣詣闕上表、四十六、羣臣起居、四十七、遣使慰勞諸蕃、四十八、遣使宣撫諸州、四十九、遣使諸州宣制、五十、遣使諸州宣赦書、

○三日、賓禮、其儀有六、一、蕃國主來朝、二、戒蕃國主見、三、蕃主奉見、四、受蕃使表及幣、五、宴蕃國主、六、宴蕃國使、○四曰軍禮、儀二十有三、

一、親征類于上帝、二、宜于太社、三、告于太廟、四、禡于所征之地、五、軷于國門、六、告所過山川、七、宣露布、八、勞軍將、九、講武、十、田狩、十一、射宮、十二、觀射、十三、遣將出征、宜于太社、

十四、遣將告太廟、十五、遣將告齊太公廟、十六、祀馬祖、十七、享先牧、十八、祭馬社、十九、祭馬步、二十、合朔伐鼓、二十一、合朔諸州伐鼓、二十二、六儺、二十三、諸州縣儺。○五日凶禮儀十有八、一、凶年振撫、二、勞問疾患、三、中宮勞問、四、皇太子勞問、五、五服制度、六、皇帝爲小功以上舉哀、七、勅使弔、八、會喪、九、册贈、十、會葬、十一、致奠、十二、皇后舉哀弔祭、十三、皇帝太子舉哀弔祭、十四、皇太子妃舉哀弔祭、十五、三品以上喪、十六、五品以上喪、十七、六品以上喪、十八、王公以下喪、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豆籩上下陛降之序。爲郊祀録十卷。元和中秘書郎常公肅又録開元巳後禮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卷。太常博士王彥威又採元和以來王公士民昏祭喪葬之禮。爲續

曲臺禮三十卷。杜岐公佑作通典纂前代典實沿革舉端振末有說有議有評為禮典而開元禮畢具備其中方開元撰修時大臣仍辟國恤章不録而山陵之禮遂世無所執國大器皆摭拾殘缺附比倫類以苟幸襄事事已輒斥去崇豐二陵。不間歲仍搆禮儀使杜黄裳起太常為相於是命太常丞裴瑾傅士辛秘詳考以行内之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斥土復土因山之制上之顧命典策文物以示萬國下之服制節文皆羅絡旁午於百代之異同於是瑾取所奏復于上辯列于下刊定者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太

常君子以爲愛禮而近古焉矣乎歐陽子志唐史禮樂言之也其言曰繇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繇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祀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爲朝覲聘問懽欣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繇之以敎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閒蓋其朝夕從事無非此者此所謂治出於一而

禮樂達於天下。故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用秦故。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於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卽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期會獄訟兵食之爲急。曰此政也。所以爲治。至於三代禮樂。則具其名物。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禮也。所以立教。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禮之末節也。而自搢紳大夫。皆莫能曉習。至天下之

人則終老死而未嘗見也況欲其曉然於禮樂之盛諭其意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而又不能備具也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較冠婚喪祭之禮與存者幾何此所謂禮樂爲虛名也哉故唐史諸志標禮樂爲之首見志焉斯已遠矣宋初建四親廟尊高祖曰僖祖曾祖曰順祖祖曰翼祖考曰宣祖祀止四世皆上皇帝號妣皆上后號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新三年一禘以孟夏五年一祫以孟冬而廟制仍近世同堂異室之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

月上辛祈穀于上帝孟夏雩季秋大饗明堂幷感生帝皇地祇神州之祭而七感生帝卽五帝之一自北齊隋唐皆祀之禮官言宋得火德奉赤帝爲感生帝壇於南郊郊以僖祖配兵尚書張昭言宣祖皇帝積累勳伐基王業請奉配應嚴父之文從之其有司侍祠以四祖迭配親郊奉宣祖升侑他社稷嶽瀆朝日夕月祀九宮貴神祀高禖先蠶祀大火壽星靈星祀風伯雨師祀司寒司暑及馬祖七祀蜡酺皆秩祀如前文圜丘壇在東都南薰門外四成十二陛三壝設燎壇於內壝之外內方設皇帝更衣大次於東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壇之成高廣皆用乾九九之數開寶禮云元氣廣大稱昊天人所尊莫尊於帝稱上帝乾德元年冬十有一月甲子郊先期七日

帝致齋崇元殿明日詣太廟朝饗質明乘玉輅赴南郊齋于帷宮又明日服衮冕執圭合祭天地于圜丘以皇弟開封尹光義亞獻興元尹光美終獻示薦之天也禮成大宴廣政殿曰飲福而率五年或六年一親郊以爲常太宗始郊以宣祖太祖更配親郊奉太祖升侑其後用扈蒙言嚴父配天郊以宣祖配大饗明堂以太祖配已詔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孟春祈穀孟冬神州季秋大享配以宣祖冬至圜丘夏至北郊孟夏雩以太祖眞宗時親郊太祖太宗並配冬至圜丘夏至方丘孟夏雩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大饗太祖配上辛祀感帝孟冬祀神州地祇奉宣祖配親郊奉太祖太宗配咸平初太宗祔禮官言按爾雅有考妣有王父母有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父母之文繇此觀之考妣惟

稱父母者得稱也今請僖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依爾雅高曾祖爲稱而太祖廟稱皇伯爲正下尚書省議戶尚書張齊賢等奏議言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安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稱之者唐五代失之也請太祖室稱皇祖皇帝稱孝孫諸祖室竝稱孝曾孫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下禮官禮官言禮父子昭穆異而兄弟昭穆同此明兄弟繼統同一代也書盤庚稱商及王史記陽甲至于小乙皆兄弟相繼亦稱之明弟不繼兄也祖太祖而考太宗不可請太祖室稱皇伯考后稱皇伯妣而祝稱孝子

於太宗廟同文詔復議尚書省主前議言古者祖功宗德皆先有其實而後其名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纘承大統皆百世不遷豈有祖宗之廟分二世而昭穆爲一位者而翰林學士院終以皇帝於太祖稱孫爲疑禮官言七廟之制祖功宗德者百世不遷之祀而父昭子穆者千古不易之典也議者引爲人後者爲之比失其倫矣審如所言皇上於太祖稱孫則太宗於太祖當稱子太宗享祀太祖二十有二載祝稱孝弟庸可得追改乎唐玄宗稱中宗爲皇伯考德宗稱皇伯祖何得云廟中無伯氏之稱也臣等參議合祭

太祖太宗同位異坐皇帝於太祖稱皇伯考稱孝子爲允制恭依焉而眞宗時東封西祀秩無文始三年一郊以爲常仁宗即位嚴於天地之祀謂輔臣言郊祀重事朕欲於禁中展習令禮官具儀聞旣郊擇日詣景靈宮謝禮官請節廟樂帝曰三年一饗朕其敢爲勞其如儀皇祐二年郊而日至在月晦禮官請用建隆故事辟不饗以季秋大饗于明堂更之而天子言明堂爲古布政之宮今大慶殿是也其即於大慶殿爲明堂即堂分五室成禮焉御書明堂二字飛白明堂之門四字祠巳藏宗正寺時判太常宋祁等議專祀昊天上帝無從享且

攄他典禮條上帝不㮣下詔曰國朝三歲而郊合祭
天地祖宗竝配而百神從之以美報也今祀明堂而
禮官所定儀祭天不及地配坐不合祖宗未合於三
朝之制且移郊爲大饗以爲民祈福而圜丘之禮不
盡列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於是合祭皇地祇奉太
祖太宗眞宗竝配百神竝從饗如郊而赳元老舊德
畀陪位于廷蓋大饗已踈比親饗而群祀不見答非
禮意故詔加重愼焉其後禮官言明堂參用南郊百
神之位不應法又言前一日親饗太廟停孟冬之薦
禮宗廟時祭未有因嚴配而輟者請薦廟如儀郊尊

祖配帝義之至者然不可以瀆郊無二主而三后竝
侑非所以嚴帝而寧親制曰可而南郊定以太祖配
以爲常嘉祐四年歲當祫前三月帝下手札言祫享
著於禮經追孝奉先斯爲重親享之廢歷年居多朕
深惜之具儀上蓋宋以三歲一郊禮成輒大賚費巳
浩難繼故天子獨朝夕奉御容禁中以致虔而廟祀
廢久矣於是宰臣具儀上而降赦推恩竝準郊示等
廟祀於郊然不節之於彼顧仍汰之於此安禮之滋
不行也禮官言唐廟配皆一后惟睿宗二后以昭成
后明皇帝之母也而續曲臺禮因有別廟皇后合食

之文蓋未有本室遇祫享而祔于祖姑所以順也今
國家四聖既有定配而四太后並列禘祫非禮意請
依奉慈例於本廟承祀便學士承旨孫抃等八人以
爲祫之言合也祖宗時祫日別廟后主皆升合食他
年有司攝事亦合食今甫親祫而四后見黜非所謂
承志遵法也傳曰祭從先祖臣等愚以謂如其故便
學士歐陽修吳奎等九人言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
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
又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於配后
之下非惟於古無文又於今有四不可焉淑德太宗

之元配也而列元德之下章懷眞宗之元配也而列章懿之下不可者一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諸后以本室樂不可者二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册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享不可者三升祔之後聯席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絕不可者四也章獻章懿於奉慈廟遇祫禘時於本廟致享最爲得禮四后如之則尊自申而禮無所失苟以爲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終無復是正之也修等主禮官議最合而帝春秋高異議者以爲禮官意帝拜起艱造此議逢上帝頗聞之待制劉敞露章以爲言且曰羣

臣不能明順陛下廣孝之心而輕議宗廟久行之儀欲擯隔四后使永不合食臣切恨之夫宗廟之位安可使有後悔哉帝矍然曰朕初謂禮實當然苟以拜起爲煩朕猶能行之其何敢憚焉乃詔別廟四后祫如舊大禮畢別討論聞英宗即位禮官議奉仁宗配明堂知制誥錢公輔等言三代之法南郊祭天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故郊以后稷明堂祀帝以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明堂以文王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以孔子之意褒周公之孝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制成王之禮則

嚴祖也。嚴父嚴祖，其義一也。方是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烏在其必嚴父哉。我將之詩是也。漢明帝始建明堂，以光武配，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文，而章安二帝因之而弗敢變，最爲得禮。唐中宗時，以高宗配；玄宗時，以睿宗配；永泰時，以肅宗配，是乃禮官不能推明經義，務合古初而然，非可爲訓也。願詔有司博議，使配天之祭不繆於嚴父，嚴父之道不專於配天。而觀文殿學士孫抃等言：易稱先王作樂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蓋冬日至，物生之始，故配以祖；季秋，物成之始，故配以禰。易之配考，孝經嚴父，歷代之所守。

不可謂嚴父嚴祖其義一也仁宗繼體守成置天下於泰安四十有二年功德極盛今祔廟之始抑而不配帝甚非所以宣章嚴父之孝諫官司馬光呂誨等亦主公輔言奉仁宗升侑然本周公制禮以武王受命本始於文王故推武王嚴父之意以文王新受命而尊用配天匪成王之謂也乃眞宗緣嚴父之文得越太宗升侑即仁宗何間焉於以上侑固其理也而周禮終遠矣濮安懿王者英宗本生父也帝旣即位覃慶於天下大臣百官竝進爵秩貤恩於存亡而宗室諸王亦畢加贈封於是中書言安懿王禮不可與

諸王同請議所爲追崇典禮者帝謙抑未敢遑也旣
禫除下兩制禮官衆相視未發知諫院司馬光奮言
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贈期親尊
屬故事贈以高官大國爲當衆讓令趣草具草言先
王制禮尊無二上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
是以秦漢而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
所生之父母爲帝后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
引以爲聖朝法又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
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
廟之重祗承天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

大恭者也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統承祧光有
天下濮安懿王於陛下雖天性之親有顧復之愛而
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使子孫萬世相承不
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竊以爲王宜準先朝封期親
尊屬疇以高官大國而兼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
攷古今爲宜稱草成學士王珪命吏以光手所草爲
案存之中書言故事贈官及改封大國制策命有令
式制當曰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册當曰皇帝若
曰咨爾某親某官某册命爾爲某官某王而王於上
父也未審制册何稱及名與不名願下兩制禮官詳

歲珪等覆議言王於仁宗屬稱兄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時參大政歐陽修柄議言按儀禮喪服傳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服朞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朞爲其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生所後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未聞有改稱皇伯之文又歷簡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衰亂之世不可以爲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主也皆稱父爲皇考而皇伯之稱在古無稽乃具古今典禮及漢宣光故事并録皇伯之議下三省與臺官集議而臺官持初議甚力至詆中書違經叛禮

忘先帝爲負遂罷議。初帝以太后意拂、命罷議、臺官引前議固爭、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有之、此事體至大、況人主謙抑、已罷議、令少需、當有何過而必論列、於是持不下、而臺官愈益恚、引董弘朱博事、劾參政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陷陛下於過舉、請下修於理、且正首相琦傅會之罪、時兩制與臺官翕然爲表裏、諸以皇伯議爲非是者、有一言、即其指爲姦邪、中書患之、再具詔草上、畧云、濮安懿王、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追崇、而義無爵位、其令中書門下、即塋爲園、即園立廟、王子孫歲時奉祠、帝覽之、畧無難色、曰、甚善、族自太后行之、會南郊、臺議稍息、而帝以未白太后、未即行、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將前所呈詔草復進、乞降詔、是夕、忽內侍降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王稱皇、妃稱后、與中書前所進詔草語絶異、是日琦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歐陽修在省、讀之相顧愕然、請就齋所召琦同取旨、琦至前對曰、臣願盡其愚、未知可否、帝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事可奉行、而稱皇稱后、乞辭免、別降手詔、以臣等前所進呈詔草施行、帝欲然允行、而臺論顧愈激、呂誨言、長君臨御、

萬幾出宸斷何必假母后之命鉗公議之口政府雖巧飾百端終爲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識違典禮而失人心皆徼諂待罪於是誨純仁呂大防范鎮傅堯俞皆罷詔其事本末牓朝堂而崇封之禮竟寢　本

禮官重太宗之議固正而稱皇伯亦非質經文中書本生親之文固禮經百世不與易也臺官聚訟至詆名德元老以扶其說而快其直過矣熙寧初歲當親郊詔兩制議兩制禮官具按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以謂當郊而請郊而景靈宮禮神諸所用鹵簿鼓吹及扈駕諸軍樂皆備而不作從之比郊帝齋于郊宮罷游觀幸苑囿百官肅穆焉先是仁宗初眞宗祔廟有司言禮天子七廟親廟

五祧廟二而僖順二祖當立祧廟迭遷判太常宋祁言。鄭康成一家之說未足據自荀卿王肅等皆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降殺以兩則國家七世之數固不主康成之說也僖祖至眞宗方及六世不應祧周漢每帝各立廟晉宋來多同殿異室國朝以七室代七廟相承巳久不可變其神御法物寶盞鈿牀請別爲庫以藏自是室題廟號建神御庫焉及仁宗升祔禮院請增廟室禮官忭等以爲七世之廟據父子昭穆而言兄弟昭穆同不得爲世數國朝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眞宗稱孝子太行稱孝孫而禘祫

國太祖太宗同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請增爲
八室備天子事七廟之禮禮官盧士宗司馬光以爲
太祖已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而推漢魏之制過六
世則遷故漢元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之世
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
廟遷豫章府君蓋太祖未正東向之尊則上祀三昭
三穆備七廟之制太祖正東向之位則并昭穆而七
也大行皇帝祔即僖祖親盡當遷祧等持不可復議
言周以上太祖非始受命之主特始封之君既百世
不遷矣僖祖雖非始封亦廟始祖廟數未過七世而

遷之古無其比寢不遷至英宗祔乃遷藏熙寧中相安石言臣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契稷非簡嚳以上而遺之也以自有本統相承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而加其祖考此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而上世次不可得知則僖祖有廟與契稷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主於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事亡如存之心也下兩制詳議於是學士元絳直舍人院許將等上議言自古受命之王旣以功德享

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先祖故商周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而祖之謂祖有功非謂必有功而後祖也如必以有功而爲祖則夏后氏不得而郊鯀矣太祖初受命立四親廟自僖祖而上世次不可得知則僖祖之爲始祖無疑儻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爲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功加其祖考也禮無不順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食於太祖誠尊祖也今遷僖祖之主下藏太祖之室則是四祖祫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不順莫大焉謂宜存僖廟爲祖廟於禮意合而學士韓維

等別議言。昔者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自起。奉以爲太祖。所以重天命之本始也。正考父作頌，追道契成湯高宗。著商之所以興。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是也。後世有天下者。既特起無所因。故各遂爲其一代太祖。所從來久矣。太祖皇帝靖大難。垂統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於太祖爲高祖。而仰迹功業。未見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所始。似未可引契稷爲比也。矧今廟室於古殊制。古也異宮。今皆同堂。而西夾室實在順祖之右。無嫌下降。請遷藏僖主。正太祖東向之位。天章閣待制孫固等

議以爲本朝之興與商周異商周之王本繇稷契契
布五穀稷播百穀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蓋言
德也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
祖光武中興不敢祖舂陵而祖高帝我宋之興無周
之后稷而配南郊不先之創業受命之主此豈先王
之禮而近人情也哉請特爲僖祖立室繇太祖而上
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當禘祫時奉僖祖權居東向
之位太祖順昭穆之次而從之則僖祖之尊自有所
伸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也若以僖祖
世遠不可立廟則周人別廟以祀姜嫄者非歟時天

子意頗主維固等議而相安不持初議甚堅下禮官
禮官衆從之惟判太常張師顏張公裕梁燾等復議
言國家繇太祖肇創洪業異乎商周僖祖有廟實錄
太祖今欲以有廟之始爲始祖竊以爲過矣況國初
以議者不能遠推隆極之制廟止四親故僖爲高廟
若使廟數備七則應上推再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
何在其爲始祖乎唐韓愈有言事異商周禮從而變
建隆親郊崇侑不及歷世大祭東向虛位則固祖宗
已行之意不可易也必以藏主不順爲疑請略倣周
官守祧之典唐興聖德明之制築一廟藏僖祖神主

大祭之歲祀於其室郊配仍奉太祖順之大者也不聽奉僖祖爲始祖遷廟饗祀感生帝奉侑遷順祖夾室下禮官具儀行是時天子加意神示宗廟之享議所建官命樞密直學士陳襄等詳定郊廟儀帝意以天地合祭圜丘爲非典而詳定禮文所官上議言臣謹按周禮祀天神於冬日至者以一陽來復爲天氣之始故黄鍾爲宮六變而天神可格圜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地示於夏日至者以微陰滋萌爲地氣之始故函鍾爲宮八變而地示可出函取其容以象地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槱燎燔以祀天禮以蒼璧以血

祭沈薶疈辜以祭地禮以黃琮皆所以順陰陽辯時

位而倣其形色此二禮之所以異也漢元始中姦臣

妄援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而禮之失始此矣陛下

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既罷合饗則南北二

郊自當別祀或以古齋居近儀衞省用度約賜予寡

故雖一歲徧祀國不費而人不勞今齋居遠儀衞繁

用度賜予廣多雖三歲而郊猶或憚之況一歲而二

郊乎於是欲以三歲而迭祭之臣竊以爲過矣記曰

祭不欲疏疏則怠三年迭祭是莫尊匪天歷六年而

始一親祀也無已怠乎記曰凡舉大事必順天時二

至之郊。順之至也。捨是而從後王。非禮矣。惟陛下鑒聖哲而舉曠典。約儀衛以幸祠宮。均郊賚以給衛士。蠲青城不急之務。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等得講求故事。參究禮經。正儀注謬譌。裁鹵簿緐冗。以大篤恭對越之意。成一代之典。下禮官議。分南北郊而北郊不親祠。上公攝事焉。帝意以合宮所祀六天爲非禮。詳定禮文所上議言。周禮有稱昊天上帝者。有稱上帝者。則天於上帝一也。其稱五帝則昊天上帝不與焉。繇是言之。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與周禮所稱上帝同。非五帝明矣。易詩書稱上帝非一。

皆不可以五帝言請罷五帝祠稱古尊天配帝之意詔曰可帝意禘爲審諦祖之所自出譜牒學廢祖所自出莫可得知宜可廢於是詳定禮文所言舜禹祖高陽系出自黃帝故虞夏禘黃帝以高陽氏配商祖契系出自帝嚳故商人禘嚳以契配周祖文王亦系出帝嚳故周人亦禘嚳以文王配虞夏商周所禘皆以帝有天下世系自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遠也藝祖受命逮四親廟推禧祖而上所自出者譜失其傳而有司仍舊禮三歲而禘綴食於始祖非禮矣今禘禮當闕必推見祖系所出乃禘詔罷禘享當是時諸

郊廟釐正之文甚具。詳定禮文所言記曰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又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配位亦特牲。書曰用牲于郊牛二，是也。求儀注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之位各設三牲，俎非尚質貴誠之義。請親祠圜丘方澤正配位皆用犢，不設羊豕俎及鼎匕，有司攝事亦如之。記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樽用白木，以素為質。今郊祀簠簋籩豆皆非陶，又用龍杓，未合禮意。請圜丘方澤正配位所設簠簋尊豆改用陶，仍用樿杓。夫祀天之有禋柴，猶祭地之有瘞血，享廟之有祼鬯，皆歆神之始，非謂於祭之末，燔燎胙餘也。至後世之燔瘞牲幣於祭末，而不知致神於其始，是備於後而闕於先也。請南北郊，先行升禋瘞血之禮，至薦奠畢，即如舊儀於壇坎燔瘞牲幣。北郊祭禮地祇及神州地祇為坎瘞埋。今建壇燔燎，非禮也。請祭皇地祇、祀版牲幣並瘞於坎，無燎壇瘞寧祀儀准昊天上帝皇地祇高禖燔瘞犢首，自感生帝、神州地祇而下無之。記曰升首報陽也。首為陽，則脅與髀為陰可知矣。報陽宜以陽報陰宜以陰，各從其類。請自今昊天上帝感生皆燔牲首以報陽，皇地祇、神州地祇、大社、大稷凡地祇之

祭皆瘞牲左髀以報陰古天子祭宗廟有堂事焉有
室事焉按禮祝延尸入奧灌之後王乃出迎牲延尸
主出於室坐於堂上始祖南面昭在東穆在西乃行
朝踐之禮是堂事也設饌於堂復延主入室始祖東
面昭南面穆北面徙堂上之饌於室中乃行饋食之
禮是室事也請每行大祫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
東面之位古者宗廟九獻王及后各四諸臣一自漢
以來為三獻后無入廟之事相循至今若時享則有
事於室而無事於堂禘祫則有事於堂而無事於室
室中神位不在奧上堂神位不當扆有饋食而無朝
踐請室中設神位於奧東面堂上設神位於戶外之
西南面皇帝立于戶內西面祼鬯是為一獻出戶立
于扆前北向行朝踐薦腥之禮是為再獻皇帝立于
戶內西南行饋食薦熟之禮是為三獻以備古九獻
之意王制祭宗廟之牛角握周禮小司徒凡小祭祀
奉牛牲天子之祭無不用牛者郊祀録稱宗廟社稷
等祭悉用太牢今三年親祠而八室共用一犢及祫
享盛祭有司攝事則不用太牢非稱也請三年親祠
并時享有司攝事太廟每室並用太牢古人君臨祭
立于阼阼主階也人君涖之行事示繼體祖考親親

之義，且以尊別於臣庶也。今朝享于太廟，設小次於殿下位之東向，設皇帝版位於廟東階之東南西向，乃是古者大夫士階祭之位，殊失禮意。請自今太廟行禮，並設皇帝版位于東階之上西向，更不設殿下版位及小次。古者薦新于廟寢，不卜日，不出主，奠而不祭。今擇日而祭，非禮也。月令：一歲間八薦新。開元禮加五十餘品。景祐中，禮官言：呂紀簡而近薄，唐令雜而不經。於是依詩禮月令外，增多十有七品。今刊定，孟春薦韭以卵，羞以葑；仲春薦冰；季春薦筍，羞以含桃；孟夏嘗麥以彘；仲夏嘗黍以雛，羞以瓜；季夏羞以芡以菱；孟秋嘗穀，嘗粟，羞以棗以梨；仲秋嘗麻，嘗稻，羞以蒲；季秋嘗菽，羞以兎；孟冬嘗粟，羞以鴈；仲冬羞以麕；季冬羞以魚；季春薦鮪，以應經義。其凡新物及時出者，即日登獻。

始唐有事于上帝，則百神從享，皆遣使祭告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日奏告，謂告將奉以配也。惟南郊為正饗天，實議以為告者，上告下之詞，非所宜稱，改稱朝獻

朝饗而奏告之名遂廢至宋册稱恭薦歲事於是先
景靈宮朝獻次太廟朝饗末乃有事于南郊太常丞
呂升卿言有天下者莫重乎享帝歷考載籍未聞有
祀天致齋乃於其間先廟享者也獨唐天寶間祀老
子太清宮將郊以二月辛卯先躬享焉祀用青詞饋
用素饌甲午又親享于太廟丙申乃郊終唐世奉行
論者以爲失禮然考其初致齋七日自辛卯至于丙
申殆且五日乃得雍容休息以見上帝爲猶愈也今
致齋三日於大慶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禮焉則其失
彌遠矣記曰齊三日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

何居蓋先王於祭祀之齋如此乎其謹也今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見其可况非全日乎以奉宗廟則齋之日爲不足以事上帝則齋之儀爲不虔殆未稱翼翼昭事之意也論者曰宗廟之禮未甞親行故因郊展薦不則愈流失矣臣竊以爲七世聖神儼在清廟朝廷不時講行歲時親饗之禮乃因大享帝而用之非臣之所聞也謂郊禮宜如故事致齋於大慶殿徑赴祠宫宫廟朝饗並乞寢罷必欲至廟亦止告太祖一室以侑神作主之意撤樂舞以盡尊天致齊之義而別修太廟躬祀之制遇廟饗則罷景靈宫朝謁

之禮事尼不行自元豐分南北郊之祭而北郊之儀壹未嘗親行元祐初宰臣呂大防為太后言古郊祀必親本朝祖宗直以郊必覃恩四海大賚將士非三歲行則國力且屈今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祇不設非禮也乞下議於是鹵簿使蘇軾上議言昔舜之受禪也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無地祇之文武王之克商也庚戌柴望亦不言地蓋古祀上帝必并地祇言上帝而地祇可該也蓋詩序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此合祭之明文議者乃謂始於王莽

而廢之非其質矣後漢建武二年制郊兆於洛陽中
爲重壇天地位其上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
元始故事而行之況於今乎禮當論其是固不當以
人廢也且議者欲天地之分祀以爲禮也臣請言周
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二明堂饗帝者一
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於宗廟皆天子躬親其
他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又
皆親祭是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命肇造建隆初郊先
饗宗廟乃祭天地自眞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
景靈饗于太廟是國朝之禮也夫周禮親祭如彼其

多。歲歲行之而不以爲難。今禮親祭如此其少，三歲一行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天子之出入也儀物不繁兵衞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廟非止時祭而已蓋其時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唯以賓祭禮樂爲政事守此而天下自服。今世所行。三年一郊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郊而肆赦自后妃以下至文武皆有賜賚軍有優賞皆非周禮皆因之不敢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於圜丘祭也此何義哉王者父天母地不可偏異。事天則親之事地則簡之是子於父母有隆殺也。

或謂易以嘗郊歲之十月此非臣之所知也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郊天是又先地而後天也且今所以議者爲欲行周公之禮也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以爲權而可則合祭圜丘胡然而不可乎是時軾兄弟主合祭最力從之者五人學士承旨劉安世主分祀從之者四十人詔今歲圜丘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冉始見之禮候親祠北郊依元豐六年禮行夫天地尊高厚之位以絪緼判合而易行聖人制禮以崇報因其法象故天地之祀歲十行而分合饗具有之精之至也宋三年一郊於禮也潤

矣。乃浮濫費不節，而區區於分合之爭不已，未乎紹
聖羣邪詆誣元祐，以為踵王莽謟事元后故事，阿宣
仁而薄地合天。何其悖也。政和五年用相蔡京議，作
明堂于寢殿南，正臨丙方近東，稱福德之地，為容悅
從秘書省建之京。兼明堂使，日役萬人。再踰年而後
成。而神告不饗矣。元豐元年，詳定八廟異宮之制，以僖祖為始祖居中，翼祖太祖太宗
仁宗為穆，在右，宣祖真宗英宗為昭，在左，皆南面北
上。神宗祔，禮寺言，七世八室，已有定制，請祧翼祖于
夾室，祔神宗于第八室。自英宗上至宣祖，以次升遷。
從之。禮官李清臣建議言，哲宗升祔，宜如晉成帝故
事，於太廟殿增一室。候祔廟日，神主祔第九室。詔下
侍從官議。時清臣為禮部尚書矣。論者多傅會，惟蔡京
謂哲宗父子相承，自當為一世。若不祧遠祖，則三昭四
穆，與太祖之廟而八。陸佃曾肇等亦謂古無八世之

廟、室上遷宣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義、淸臣辟說、推力、帝迄從之、已、禮官請復翼祖宣祖以備九廟、於是增太廟殿爲十室、復翼宣二祖焉、　南渡抜蕩宗廟無主建炎初祫享祖宗于溫州紹興五年建太廟臨安凡九世十二室十三年合祭天地于南郊以太祖太宗竝配而郊廟具建于臨安自熙寧尊僖祖而太祖列羣穆於人心終不慊至是吏部員外郎董棻言仰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混一區宇功德之盛比周后稷因時特起擬漢高皇晉魏而下未有倫比所宜郊祀宗配祫饗東向傳千萬世而不易者也仁宗皇帝親行祫享詔有司詳議太祖東向之位是時在廷洪儒碩學僉謂必

受命之祖。乃克居之。爾僖順翼宣四祖親未盡。故大祫列昭穆。而虛東向之尊。意實有待。終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也。王安石用事。奮其臆說。尊僖祖爲始祖。肇居東向。蔡京祖之。爰立十室。循沿至今。大祫之歲。太祖尚居第四室。處昭穆之列。上無以當天地神祇顧歆之意。下無以答億兆臣庶尊仰之心。正厥違誤。宜不可緩。下禮官太常寺丞王普言。臣謹按宗廟前事。禮失之甚大者有二。則太祖之名不正。而大禘之禮不行也。古者廟制異宮。太祖居中。而羣廟列其左右。後世廟制同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

左祫享朝踐于堂則太祖居東而諸室皆列其西饋食于室則太祖東鄉而昭穆位於南北後世祫享一於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唯以東鄉爲太祖之尊若夫群廟迭毀而太祖不遷則百世不能易也謹按太祖之稱本以廟之始祖而名是廟號非謚號也我太宗嗣服之初太祖廟號已定雖更累朝每於祫享必虛東鄉之位以爲非太祖不可得而居也熙寧尊僖祖爲廟之始祖百世不遷祫饗東鄉而太祖常居穆位名實紊矣苟以熙寧之禮爲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則雖三尺之童知其不可而太祖

不得東鄉廟號徒為虛稱則行之百六十餘年習而安之抑何理哉此太祖之名不正其失一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記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知有父矣大夫學士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矣然有祫無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唯天子得行之則禘王者之大祭所以下別於諸侯大夫者也國朝熙寧萠宣祖為太祖之所自出而猶在七廟之數故以其合食嘗之雖禘未能如古然而不敢廢也其後尊僖祖為始祖而僖祖所出之系序不著故禘禮因廢而宗廟之祭遂至三年一祫而止

則是以天子之尊而儕同於三代之諸侯也。是大禘之禮不行其失一也臣愚乞斷自聖裹定七廟之禮成一王之制自僖祖至于宣祖親盡之廟當遷自太宗至于哲宗昭穆之數已備奉太祖神主居第一室每歲告朔薦新止於七廟三年一祫。則太祖正東鄉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鄉爲昭。眞宗英宗北鄉爲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于太廟而以太祖配焉於禮經庶合議者徒以奉安之所祭饗之期爲疑。不知宣祖而上正。如唐之獻懿景靈係宗奉聖祖之宮亦德明興聖之比也四祖神主宜放唐禮。祔景靈宮。

天興殿而太祫之歲亦即於其宮享之則旣足全太祖之尊又足極追遠之孝矣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則是四親二祧止於六世在成王時以亞圉太王文王爲穆以公叔王季武王爲昭幷太祖后稷爲七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擧其總數而言非謂七世之祖未毀也今宣祖已在三昭三穆之外當迭遷諸臺諫禮官集議不果行孝宗升祔吏部尚書鄭僑等據以爲請諸儒樓鑰陳傅良皆翕然附議而相汝愚主之於是自昌陵祔廟踰二百年而後正太祖之位創一殿于大殿西曰四祖殿禮官

侍祠。景靈宮於大中祥符、以聖祖臨降而名、然本周大禘。實以玄鳥生商帝武降禹、無主名故以所自出之帝命之其義難知則天、之際微也此後世祀感生帝之所始而夯法謬以嘗當之非其義矣、時朱侍講熹王安石議狀條僖祖不可遷者有四畧言祖宗之主、既不可下藏之子孫之夾室、然事卽遠、有毀無立、又不得別立新廟、藏之天興、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遇祫時、別廟而享、卽幄而享、又何以謂之祫乎、竊詳議者特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暫東向之故、而實無益於太祖之尊、徒使僖祖太祖、兩廟神靈、若相與較強弱於冥冥之中、今但以太祖追帝之心推之在天之靈必有所不恐、而不敢當矣、况僖祖神主、遷於治平、未及數年、而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元祐大儒程頤議論與安石每異、而論廟制、則深以僖祖爲不當祧、議者特以司馬光韓維之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

而安石以變亂穿鑿、得罪公議、遂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當取者而廢之、惑已、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詘恩、以快夫臣子之願、孰若詘義伸恩、以卹慰太祖皇帝之心乎、

自濮議作而安懿王追尊之典竟廢、熙寧初臺臣復以爲言、韓魏公琦尚在位、言於神宗曰、此臺諫必欲求勝、稱皇伯而然、願已之、先帝旣不敢爵父、陛下又豈容爵祖、事遂寢、高宗時、選太祖後宗室子偁子伯琮育禁中、更名瑗、封普安郡王、已進建王、更名瑋、已立爲皇太子、更名昚、音慎詔廷臣議子偁封爵號名、戶部侍郎汪應辰議、當定稱皇子本生親、帝內降言、皇太子本生親、可封秀王、謚

安僖母張氏爲秀王夫人而萬世禪繼之典卓然獨當矣明年詔皇太子卽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辭讓不敢當趨殿側門逡巡避帝商諭數四乃止於是上皇出御紫宸殿輔臣率百官斑殿門外拜詔畢上皇先還宮頃之羣臣復入斑殿廷內侍擁帝至御榻前帝却立不敢前當坐輔臣率百僚賀帝起謝曰君父命出獨斷予小子不得辭自顧棻然不足當大位羣臣頓首言上以大德嗣大位最宜稱禮成太上皇卽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披輦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

謝再三令左右扶掖還退太息久之曰付託得人吾無憂矣已帝日朝太上皇于德壽宮辭自是月四朝以爲常十四年秋九月太上皇帝有疾冬十月帝罷朝侍疾赦太上皇崩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號慟擗踊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宋自祖宗來國大喪公除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素服終三年及是帝諭宰執欲毋循易月令如晉武魏文實行三年喪相淮言晉武帝雖有此意後宮中亦深衣練冠帝曰此當時羣臣不能將順之過司馬光所以譏也且自我復古庸何傷淮曰御殿時人主衰絰羣臣從吉非稱也

帝曰自有等殺乃内批朕衰經三年羣臣自行易月之令小祥日淮等復以請帝流涕不許衰絰御輦設素仗詣殯宮帝毀甚軍民見者咸感泣比禫日百官請聽政不許引康誥被冕服出應門爲比三表請許之旣百日宮中猶麤衰御延和服白折巾布衫過宮則衰經而杖比啓攢帝服初喪服發引毀甚甲戌虞旣廟祔下詔言前群臣屢請雖有祔廟勉從之旨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終制爲允宜體至意勿復言時執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説諫官謝諤禮官尤袤必知其當然而不能自盡惟勅令所删定官沈清臣再上

書願力全聖孝示百官以刑四海帝納用焉孝宗崩光宗以疾不任喪皇太子卽位詔行孝宗喪三年有司請易月外循前制用漆紗淺黃朱侍講適召入具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使三綱淪喪千有餘年于茲矣壽皇聖帝實始追復古往易月之外猶執通喪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羣臣不能以遵明易月之外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制復遂廢壞臣竊痛之今已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攢發引禮當復用初喪服則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望明詔禮官稽禮律豫定不報。方熹上議時、門人有

疑者、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爲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畧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法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爲祖後者服斬、小記云、祖父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父在而承國、於祖服、固斬也、方上奏時無文字可簡又無朋友可問、故獨以禮律言之、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無他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今見此、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向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決也、

咸淳二年郊議者以高宗中興請升侑禮官洪燾等言物無二本舜郊嚳商郊契周郊后稷所以原本始也遠而尊者配於郊近而親者配於明堂所以明有等也請如舊從之自三代廟制其詳不可得聞後世爲同堂異室之制禮益紕繆

一朱文公熹著論言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廟皆在中門之左外爲都宮內各自爲門堂室寢垣宇周焉太祖在都宮中之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蓋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至其遷祔則太祖百世不遷商周之契稷是也其宗無數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數亦百世不遷殷三宗是也餘三昭三穆之主則以次遞遷而各以其班祔父昭子穆而孫復

爲昭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蓋自其始祔而已然至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邘晉應韓爲武之穆雖其旣遠而猶不易也凡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及祫於太廟之室則惟太祖東向自如爲最尊之位群昭入皆列于北牖下而南向群穆入皆列于南牖下而北向南嚮者昭明故謂之昭北嚮者穆深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南爲穆而北爲昭此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位亦因之以爲序也漢承秦敝不能深考三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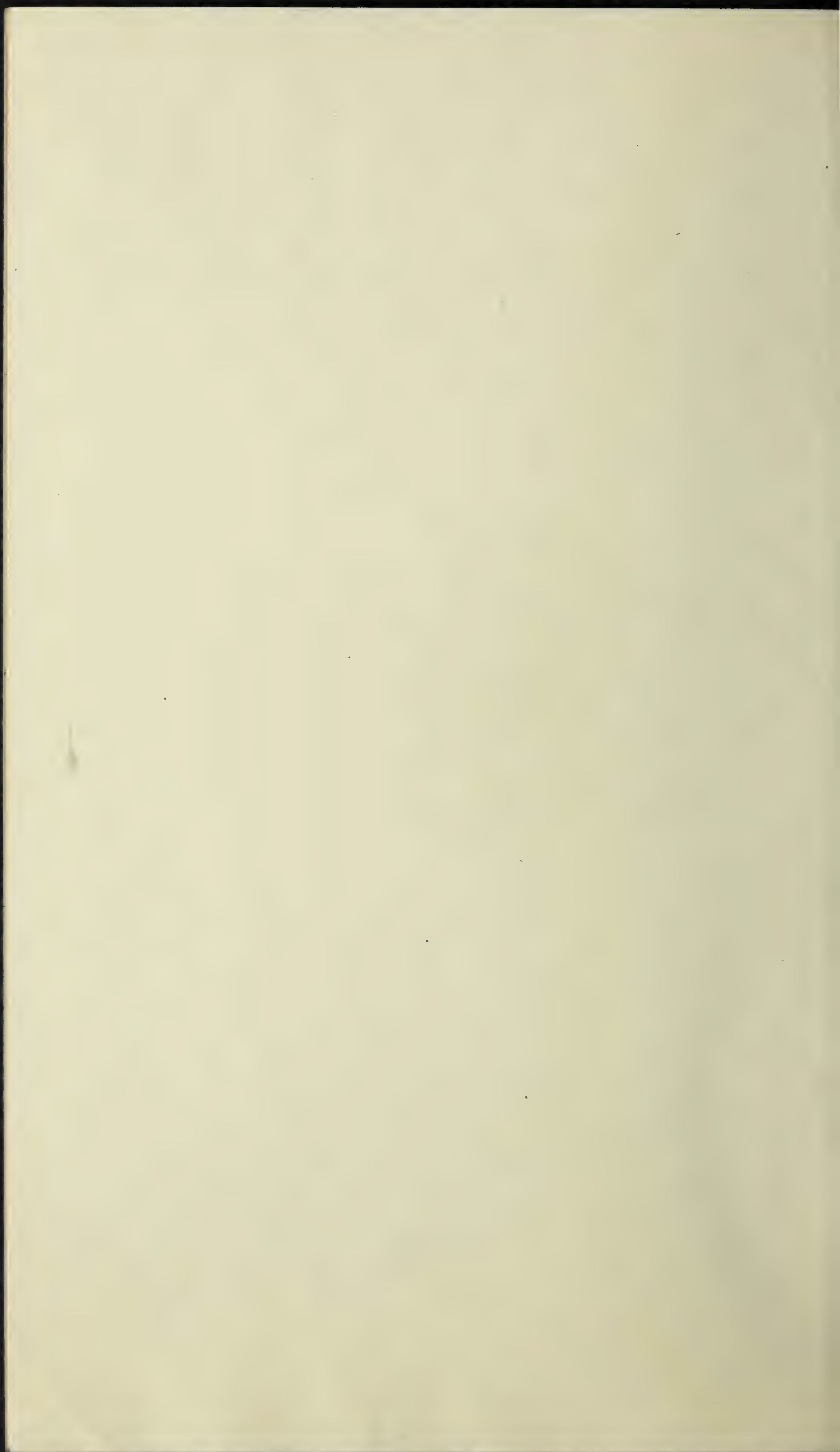
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其
後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毋起寢廟但藏主於光
武廟中更衣別室後世不敢加焉而公私之廟皆爲
同堂異室之制自魏晉以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
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
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
爲七廟之尊群廟之禮又上厭祖考不得自爲一廟
之主以人情論之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
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
子順孫之心於此宜有所不安矣我神宗皇帝始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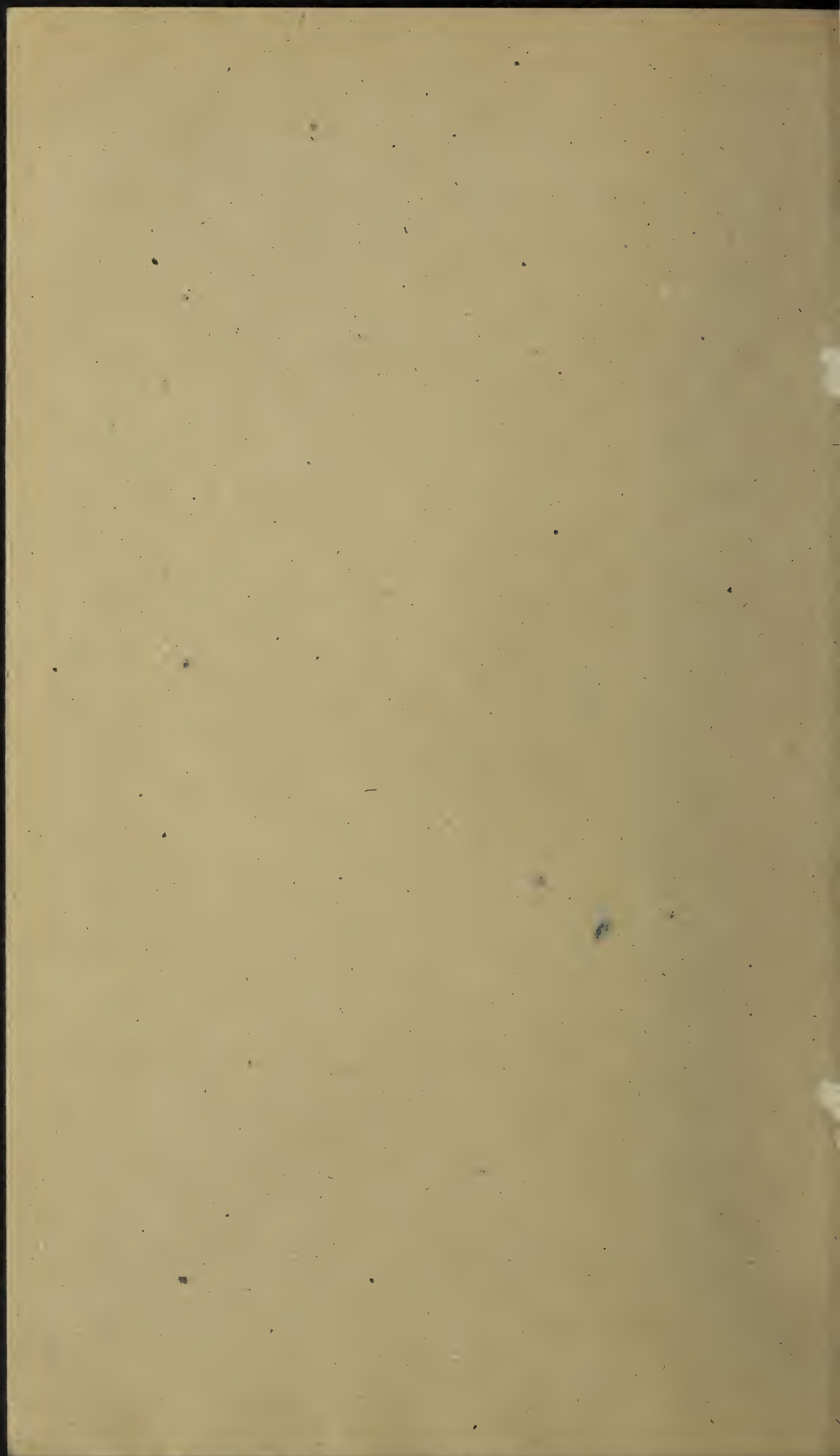
慨然詔儒臣討論舊典將以遠迹三代之隆正千古之謬而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以詔萬世也豈不惜哉大都宋去古益遠學士守經義者往往滯偏文隻辭不通於大方而世異變時異適禮當與時而宜之者又膠定制而不知其極其溺俗習苟安者又麗雜卑瑣而不經國大事大議往往執所見自固而互相陵高鄗聚訟不齊也記稱讓而後對孔謂其言不讓史謂誾誾侃侃得禮之容斯謂禮意哉張批曰此段本結宋事而三代秦漢隋唐併結本言宋禮未善絕不明說於末數語露之在朱子本為有叙之言而入此編則彌深渾矣宋初沿用唐開元禮而劉

溫叟和峴扈蒙補輯遺逸通今事曰開寶通禮行之大都本開元嘉祐初知太常歐陽修請命姚闢蘇洵續纘其事王開寶禮而紀其變禮曰太常因革禮元豐中學士蘇頌宋敏求等復以開寶禮及近所詳定分有司儀註沿革爲三門曰元豐新禮而韓杜程張司馬諸大儒始各緣天性人情之不可易者本三代遺意依時世爲節文各往往行之家南渡初高宗感晉武平吳後以廢禮而亂也即搶攘中加意不廢迨孝宗時禮家如王普董棻等續編紹興大常因革禮以行朱文公熹居母憂自始死以至祥禫參酌盡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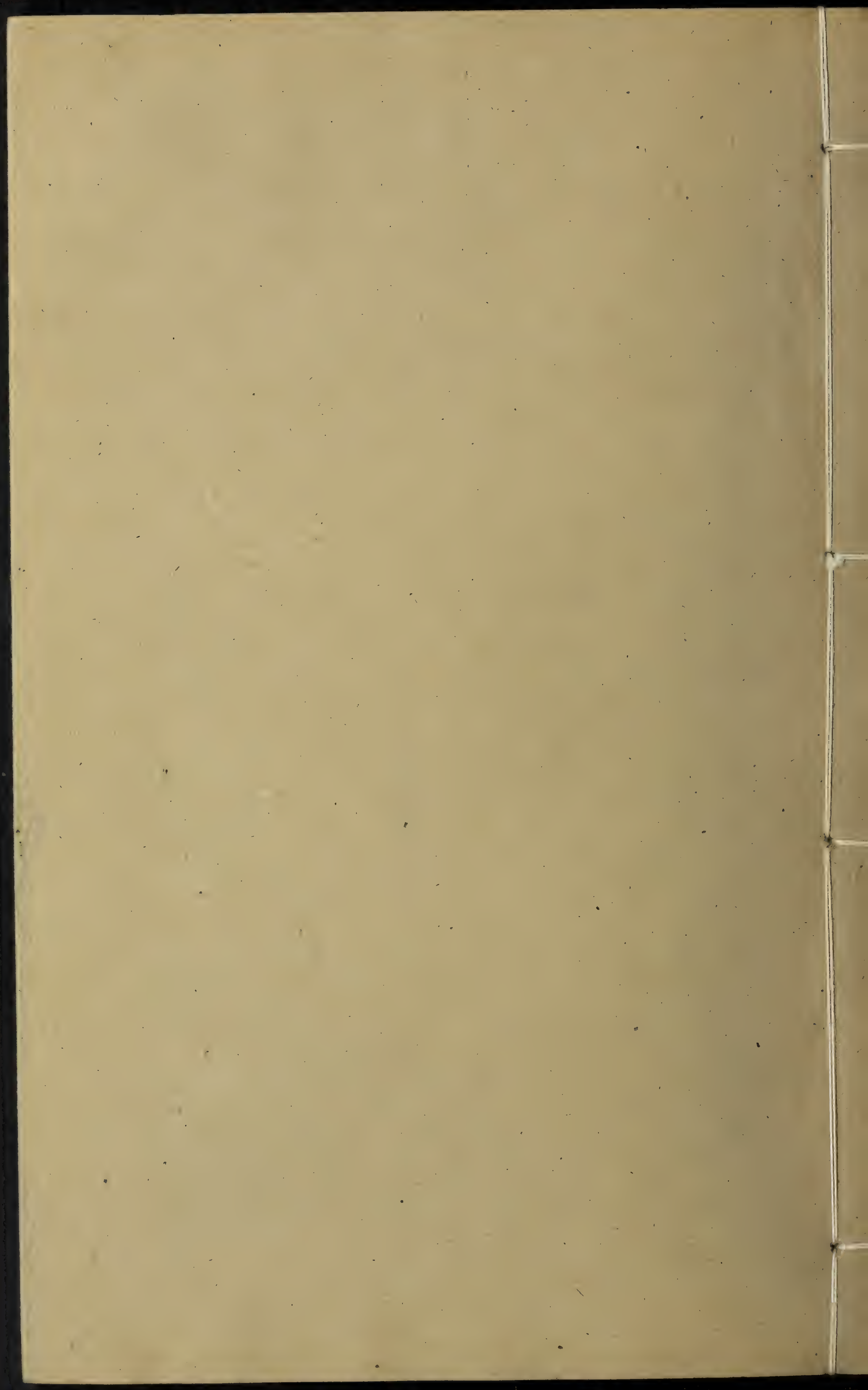
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冠婚。而成編曰家禮。冠禮則多取司馬氏。婚禮則參司馬氏程氏。喪本司馬氏。後又以禮侍郎高閌抑崇之書爲最精。多采用焉。書成。一侍子竊之亡去。而未及有修改。已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定爲王朝卿國公卿大夫士庶人之禮以行。而未克成編。比疾革。門人請後事。曰用溫公禮乎。曰疎。書儀乎。曰未問。儀禮領之。則知士喪禮古經固萬世不能易也。蓋熹沒而家禮書復出。而近世尊其學類遵用其書。其自叙曰。三代之禮。其宮廬器服出入起居之制。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有意乎禮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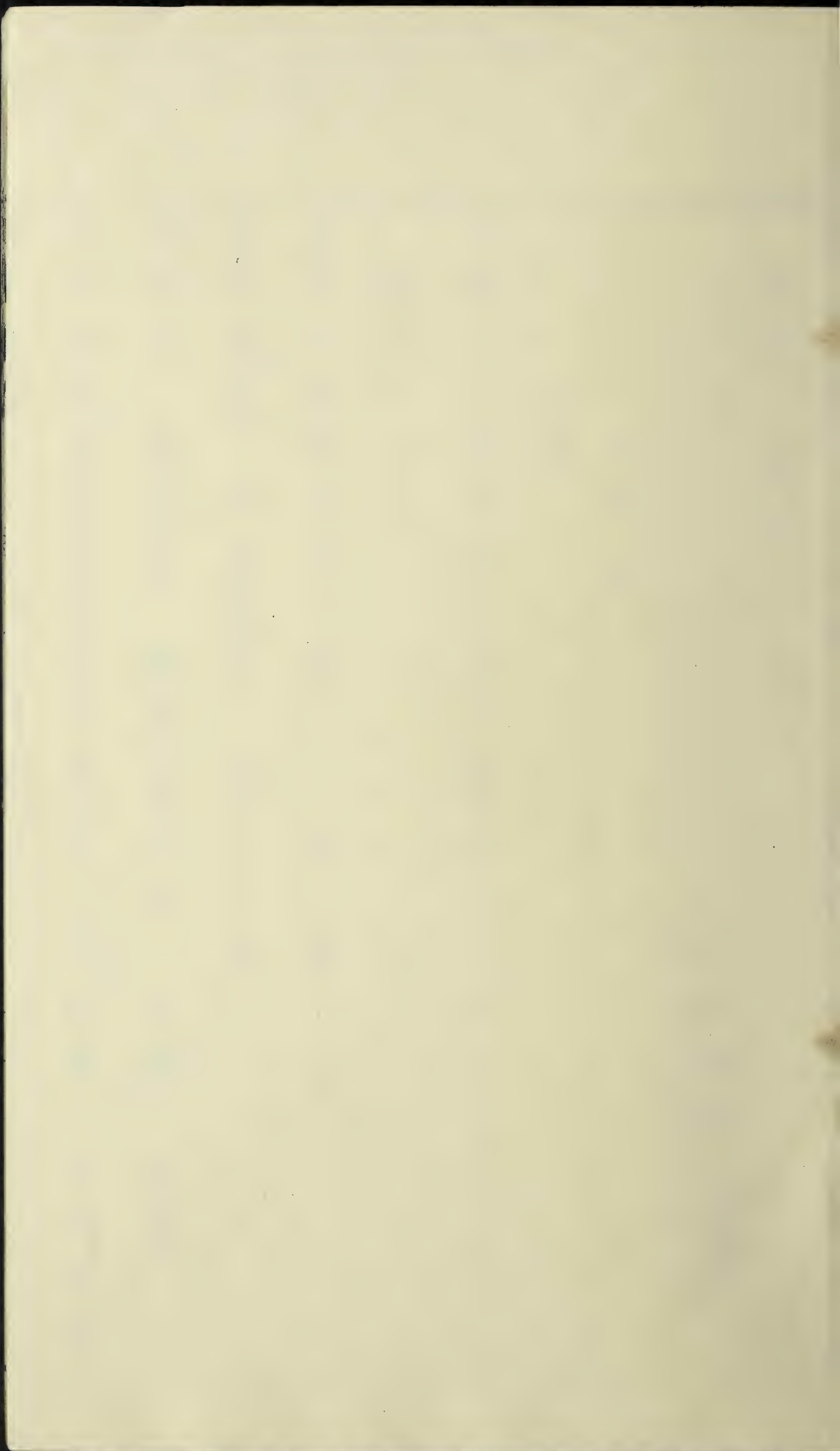
遺其本而務其末緩其實而急於文若其難而不能舉其要也其困於宴貧者尤患其終不能及於禮焉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禮少加損益爲一家之書其大體之不可變者則以謹名分崇愛敬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畧浮文敷本實以附於孔子從先進之意誠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施行之古修身齊家之道愼終追遠之心庶猶可得復見而國家崇化導民之意或其有小補云





下十四





函史下編卷之十四下

明盱郡劉元錫著

禮儀志下

明興。

太祖高皇帝敬共百神之祀。吳元年。建圜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

昊天上帝。建方丘于鍾山之陰。以夏至祀

皇地祇。建 四親廟于 闕左。中奉

德祖。東 懿祖。西 熙祖。東下方 仁祖 廟與

主皆南向。東西有夾室。有廡。有三門。門建二十四戟。略

如古都宮之儀。洪武元年正月乙亥。祭告
天地于南郊。即　皇帝位于　郊壇之南。建　國號改
元明受之於　天也。追尊　四代考妣為帝后。勑
禮官言自昔聖帝明王。內致誠敬。外盡儀文。嚴於祭
祀朕膺　天命。首建　郊社　宗廟。顧草創之初。典
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靈貺。其博考古今定儀
聞。於是丞相善長。學士安。太常卿惟庸等奏。國有大
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若他諸中祀小祀。
各具沿革以進。於是祀　天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
太歲諸神從饗。祭地方丘。以嶽鎮海瀆諸神從饗。而

前代太一感生五帝諸不經之祀。俱罷。撰二丘樂章。

定　宗廟儀。以四孟月歲除凡五享。而清明端午中元冬至祀如儀。祝稱孝子皇帝。不稱臣。遣皇太子祝稱遣長子某。不稱皇太子。撰　宗廟樂章。三年。奉

仁祖配　天地。位西向。而　四親廟。孟春。特享。三時奉

三祖合享于

德祖之廟。　德祖南向。　三祖東西向。初獻。各奏其

廟樂。餘奏　德廟樂。

上親郊。　皇太子居守。親王戎服從。七年。以大祀獻終乃分獻未安。學士同濂言。請初獻奠玉帛。已分獻官。

即初獻亞獻終獻亦如之。

上曰。嘗八年定大祀登壇脫舄禮。學士樂韶鳳奏曰、禮、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而舉之、屛於側、注、屨賤、空則不敢陳於尊者之側、長者在堂、則脫於階下、在室、則上堂而不著入室也、漢魏以後、朝祭則跣襪、蕭何劒履上殿、宋南郊、皇帝至南階、脫舄升壇、入廟、脫舄升殿、宋開寶通禮、太廟饋食、并禘祫、皇帝至東階下、解劒脫舄、今議於郊祀廟享、前期一日、有司以莞席藉地、設御幕於壇東南門外、及設執事官之次門外西側、祭日、大駕臨壇、入幕次脫舄升壇、執事導駕、讚禮讀祝、并分獻陪祭官、皆脫舄外次、升供事、協律郎樂舞生、跣襪就位、畢、降壇納舄從之、九年改

建大廟。前正殿。後寢殿。殿翼兩廡。寢殿九間。間一室。中室奉德祖帝后神主。懿祖東一室。熙祖西一室。仁祖東二室。主皆南向。几席諸器備具

如生儀。而建 奉先殿於 乾清宮左。
上日焚香展敬。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用常饌。行家人
禮祭焉。十年春旦。郊
上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對。喟然嘆。採古明堂遺制。
即圜丘舊壝。作 大祀殿。定合祀之制。而是歲即
奉天殿行焉。十二年殿成。祀
昊天上帝 皇地祇。位南嚮。 仁祖配。西嚮。六宗五嶽
四瀆之神。各壇壝以從。壇十有四。禮成。
上作大祀文并歌文。略言。朕聞太極之化。天開於子。地
闢於丑。位極既定。虛其中為寰中。而人生於寅。人生

滋多非聖莫馭天生君主爲民立命洪荒之時莫知誰始今載於書開天立極首與彝倫者伏羲神農黃帝是也法三皇而守行者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其損益禮樂大備其文者夏商周也下至秦漢以及於唐宋元嗚呼天惟自然而常者三綱五常也聖人度人情而措彝倫不逾其性務從于善每聞昔君欽若昊天莫敢有怠朕即位以來於是命三公度土工部役梓人於南郊創大祀殿合享祀　天饗　地奉　宗廟社稷當齋期必有風雨臨祭乃歛每以爲憂京房有言郊祀鬼神必天道雍和神乃答若有飄風驟雨

是爲未善朕度古人南郊祭天以陽生之月北郊祭
地以陰生之月獨以義起不知至陽祭之至陰之月
至陰祭之至陽之月於理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
遠尚質不華令天地之享與人大異將人之饗亦執
古不變乎古則汙尊抔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今可
行乎殆必不然因定歲祭天地於首春三陽交泰之
時合祀　天地前期致齋五日內二日以告
仁祖三日正齋風和日煖及夜升壇山川草木不搖江
海不波太陰中天神怳臨降故合祀宜也朕雖失學
無文特述其事而詠歌文多不能載已罷朝日夕月

熒星之祭弁諸從饗者歲八月各祭于其壇廟而制
郊社大事國有三年器不廢　廟饗值國喪樂備而不
作云當是時
上於　郊丘　宗廟之禋祀執鬯秉圭夔夔兢畏儼神
明降臨將告祀南郊　勅百官天高聽卑鬼神幽顯
通一無二之道甚具令竭誠盡慎已　詔中書言祀
禮肇於聖王諸周旋上下進趨獻酹之節慇懃至矣
朕親循行其無乃失之瀆而過飾乎過飾是不誠也
孔子有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且人不
誠者衆暫誠者有之永誠者鮮已令措禮設儀而過

飾能有終乎朕周旋神所十有一年未見其當於是更儀殊式合祀　天地神乃權中書下翰林院令儒臣紀焉

上嘗以

仁祖忌辰詣　廟祭訖　御便殿泣數行下不自休謂起居注詹同言往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二十二日亡一月間三喪相繼人生何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因悲咽不自勝左右皆感泣不能仰視已定　仁祖陵號禮尚書亮請下太常行祭告禮博士孫吾與持不可以爲陵有號所以識別先陵而已

不以告。亮曰。加上陵號。歸尊先世考之如漢光武上先陵號曰昌。宋太宗上高祖陵號曰欽。曾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尊其祖考亦尊崇其陵。旣尊其陵。必以告。禮緣人情。加先帝陵號不以告。非人情也。臣以爲宜告。　命侯　碑成。遣太常祭告。　國初太社太稷。異壇同壝。皆北向勾龍后稷配。東何已。

上乃言社祀五土。稷祀五穀。土主發生。五穀用以生。乃各壇而祭。是土穀不合同以生也。義何當焉。又祭先社固當。乃先奠社配。已奠稷。何居其一壇合祀二神。

神乃我答而罷勾龍后稷氏配配以 仁祖壇成禮
尚書張籌言書稱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
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則社稷於神祇宗廟崇禮一
也後世列爲中祀失之矣祭之日或具通天冠絳紗
袍或以皮弁制未有定今
陛下稽古左祖右社之制奉 仁祖配至尊至重宜升
爲上祀冕服以祭從之壇上層方五丈二層方五丈三尺高五丈四出陛用五色上隨方築之社主用石高五尺闊二尺上微尖半埋土中其門垣亦以其方色飾之 國初建
山川於天地壇西爲正壇者七曰太歲曰風雲雷雨
曰五嶽曰五鎮曰四海四瀆曰鐘山兩旁從祀六壇

左京畿山川若夏冬季月將右春秋季月將若都城隍神而壇西有先農壇東有旗纛廟壇南耤田在焉已大正天下祀典神祇之號名　下詔言朕惟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有唐歷代崇加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開闢至于斯今皆受職上帝玄妙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得加瀆莫甚焉雖忠臣烈士惟當代褒勵封號爲宜今依古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號名止以山水本名稱神與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從當代本封無從其溢名庶幾神人名正言順焉已禮官言太歲風雲雷雨嶽

鎮海瀆及天下山川都城隍天下城隍皆祀於城南屋而不壇非禮也唐制以立春後壬日祭風師於城東立夏後申日祭雨雷於城東南以今觀之天地生物動之以風潤之以雨發之以雷本一氣使然至於海嶽之氣流通暢達何限隔之有宜以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及山川諸地祇合爲一壇春秋專祀制曰可壇成 親祀後遣官祭之日

上服皮弁服 御奉天殿降香中嚴以待祭畢獻官復命始解嚴還宮後於壇北建祭殿五間又北建拜殿五間備風雨焉 國初禮官言太歲者十二辰之神按說文歲从步从戌木星一歲行一次

應十二辰而一周天、自子至巳爲陽、自午至亥爲陰、所謂太歲也、陰陽家又有十二月將、十二日時所直之神、名不經見、唐宋不載祀典、元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直、今定祭太歲于山川壇之正殿、而以四月將分祀兩廡、何孟春曰、太歲實統四時、而月將四時之候、寒暑行焉、古人有時與寒暑之祭、是其神也。○ 永樂初建今 京師山川壇、左祀鍾山、右天 國初壽山之神、以兩都主山、且陵園託焉故也、

祀三皇太牢、勾芒祝融風后力牧配。巳命官考古帝王臨中國安養民有功德者祠祀之、擇名臣從祀。巳。

禮官言、古帝王祠父子祖孫合一廟而食、非禮也、請爲廟同堂異室、歲春秋禮三皇五帝夏禹殷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其守成賢君、令所在有司歲春祭於陵。 制曰可。巳定

歷代名臣始終全節者三十五人從祀帝王廟黜宋趙普進漢陳平馮異宋潘美已以文王雖基命而守終臣節唐高祖有天下皆太宗力可勿祀祀於陵增隨文是歲以廟災改建於欽天山之陽去隋文已著令子午卯酉年傳制祭于陵廟祭停焉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已又頒大成樂器于天下已立功臣廟于鷄鳴山已著令祀　太廟諸功臣與饗而　郊　廟社稷山川國大事遣官祭告當是時國學釋奠若古先賢祠若古功臣忠臣祠若先農城隍旗纛馬祖五祀大厲京倉諸祀祠皆遣官祭而百

神咸秩鄭尚書曉言
太祖勤民育物敬共明神博考經義釐正祀典二丘始
分而終合四廟先異而後同明堂肇於周經我則郊
焉而侑　仁祖太公遺於漢祀我則廟焉而祔宗人
有其舉之至存佛老之宮無可考矣寧缺禘嘗之義
蓋酌今古通幽明絕地天和上下殷殷乎秩秩乎不
可以有加矣當其時李善長宋濂詹同陶安崔亮牛
諒陶凱朱升樂韶鳳諸君子皆能尋則夷彤取衷萃
渙條之品式以授祠官雖損之益之未盡復古聖王
之舊而矯誣妖誕奇袤巫覡諸不在祀典者莫不峻

制而曲防之亦可謂仰贊聖猷一洗汙俗矣豈非獨
夏之禍烈於九黎棐常之功艱於二正時與勢實然
乎必欲咨三禮於四岳倈兩生於百年亦爲迂遠而
濶於事情矣建文元年奉
太祖神主 祔寢殿西二室南向 正殿神座位次
熈祖東向祀圜丘撤 仁祖奉
太祖配永樂初循行
上巡北京 皇太子攝郊禮成部尚書驛赴 行在復
命已定 都北京建 郊廟如留都歲 親祀而
留都壇廟 國有事乃遣官祭告焉洪熈元年奉

文皇帝　郊祀配　天位
太祖皇帝下西向而　太廟祔東三室殿座次
仁祖祭社稷定用仲春秋月上戊日本周公卜洛戊申社春
太祖　太宗同配自是百年間　郊廟百神之祀大
定歲　勑舉如儀而成化弘治中有　慈懿葬祔
孝穆登饗之儀　慈懿皇太后者
睿皇帝后也錢氏而　貴妃周太后實生
憲宗憲宗旣卽位閣夏時倡言　錢皇后久病不當上
尊號獨尊
上生母爲皇太后輔臣贒爭曰不可

上新卽位四海之望曰遵　遺詔從事庶順天理服人心閣學士時曰公言是　朝廷所以服天下心者惟綱常今獨隆所生損　聖德不細請入對少選閣傳仁壽宮旨曰予爲帝母稱太后固當豈有無子而太后者且宣德中自有例閣學士時曰今日事與宣德中異宣德中　胡皇后表稱疾讓位居別宮故正統中尊號不得而加焉今名分固在安得引爲比若臣子詖從如得罪天下萬世何且

宣皇晚年每以胡后事爲憾居恒歎此朕少年事大誤與宋仁宗廢郭后事正同不可諱可鑒也且所爲不

敢不極言者非他爲欲全
皇上聖德故耳即欲全聖孝獨　兩宮同尊爲宜於是
議始定而　皇太后加慈懿以別嫌是時會議者慮
忤　內旨頗觀望引默賴輔臣而定抑本
上仁孝事　兩宮如一得典成于周焉四年夏
慈懿太后崩下大臣議葬祔大學士時曰此定禮無可
議者梓宮當合葬　裕陵主當祔廟部尚書姚夔贊
之曰禮也閣時復有嘖言大學士時曰
太后母儀天下三十年即臣子何恐異議事關繫非小
一異議謂天下後世何內臣洶洶爲危言聳之曰

上御文華殿。召輔臣入。問所當時對如前。
上曰。朕知遵正禮行固當。獨恐傷　太后心。學士定之
進曰。孝子從義不從令。
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孝也。若因是失　聖母心。亦豈得
爲孝。其安之。時曰。
皇上大孝。當以
先帝之心爲心。　先帝待　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厝
梓宮於左。虚右以待後來。即兩全。庸何傷。時
上雖未允。而容色甚和。時請退。具本上。
皇上得以臣下公議。委曲申勸。終大孝。即日閣學士輅。

禮尚書夔等各疏言　山陵宗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之所繫不可不慎也　大行慈懿太后止位中宮事

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未有違命則婦道全矣

皇上嗣位　尊號慈懿未嘗有纖介之過聞於中外則母道全矣今其崩逝　陛下爲之括髮跣足朝夕奠臨舉大喪一依　孝恭皇后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子道全矣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喪今一旦　梓宮不合葬於　裕陵　神主不祔享於　太廟人心疑駭臣等所爲悼懼也

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懇前召面對固已洞燭禮義之
經但迫於 皇太后之命欲順承則義有未安欲從
衆則恩有未忍展轉宵旰未賜允斷萬一義不勝恩
或違典禮臣恐在廷百辟將有言天下後世將有言
即遂行之能保將來無據禮而正之者乎伏望
皇上以臣等所言致誠盡孝開諭 太后俯從衆議以
光 宗社天下幸甚下百官更議百官言時等言是
內批猶未允於是輅時等帥百官伏 文華門號哭
不起聲聞 大內 母后為感動於是傳 温旨諭
如議乃退而 孝莊皇后祔 裕陵弘治十七年

周太后崩上尊謚如皇后儀而大學士健等疏請下禮
官議
上御西角門召健等出　裕陵圖　孝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違數丈而中隔不通曰非禮也當釐正健等
對曰臣等初不預知今
皇上欲釐正仰見　聖孝盛德出前古遠甚
上曰是皆內臣所爲先生輩豈得知內臣中識達理道
者幾人昨閱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　先朝大臣
大都忠厚爲國如此因論祔　廟禮健等具言先年
奏議定　孝莊太后居左今　大行太皇太后居右

俱祔　陵。俱配　大廟。臣不敢輕議。然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

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法也。

太皇太后鞠育恩厚深。朕豈敢忘。獨　宗廟事關綱常。至隆至重。豈容有毫髮僭差。我

祖宗來。惟一帝一后。今並祔。從朕始。後恐雜亂無極。

孝穆太后。朕生身母也。止別祀奉慈殿。今　仁壽宮前殿寬。欲奉　太皇太后於此。奉　孝穆太后于後殿。歲脩祀如何。東陽稽顙曰。

皇上言及　孝穆。尤至公至正之心。

上曰。此事須先生輩愼慮以行。並祔則違禮。不則違
先帝旨。朕思之。夜不能寐。但
先帝旨固重。
祖宗典制尤重耳。健等請熟議 聞。叩首退。於是禮尚
書與寬本前禮官周洪謨議。上議言。周之姜嫄爲帝
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章。魯頌閟宮
之篇特見其名。蓋著之也。春秋考仲子之宮。皆於禮
爲別廟之證。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
謬。然皆諸帝生而繼配。非子孫追尊之比。惟宋李宸
妃。殁仁宗傷悼用追尊而祔。難引爲比。諸別殿崇祀

爲當疏上。

上復召輔臣問議何若當否。健等對曰禮也。

上曰仍太皇太后稱得否。對曰既別廟即尊稱不嫌。

上出殿圖裏中指殿東一區曰欲於此建廟遷

孝穆太后祔祭則如何。健等言甚當。問位序。對曰太

皇太后中一室。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

上曰左虛右以竢後來。於是別建廟奉

孝肅中室。奉孝穆左室。嘉靖中奉獻皇帝母

邵太后右室。具稱得禮云。先是

憲宗崩。九廟之制已滿。議所祧。禮官倪岳等言昔周

以稷爲始祖。文武爲世室。皆百世不祧。餘以次序祧。
前乎周則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
周。則宋以僖祖爲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宋雖
時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僖祖爲得禮。
國家自　德祖而上。世次莫推。則　德祖視周后稷。
不可祧。明甚。
太祖　太宗視周文武。又萬世不遷。
純皇帝升祔。則　懿祖皇帝神主。義當奉祧。宜於　太
廟寢殿後別建　祧廟。如古夾室之制。歲暮奉　祧
主合饗爲當。而吏部侍郎楊守陳。議以爲禮。天子太

廟祖功宗德。國初上祀　德　懿　僖　仁四祖。
爲四親廟。非祖功之意。郊祀配天以　仁祖。取嚴父
之義。固未嘗以　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配天也。
太宗嗣位。尊
高皇帝爲太祖而配　天。其意以　四祖親盡當祧而
太祖則如禹之於夏。高祖之於漢。固百世不遷也。且古
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而
全其尊。時享盡然。惟祫祭。則太祖東向而尊。餘左右
分。何而卑耳。今　國家時享之禮。皆
德祖南面。餘東西分列。已儼然古祫禘之儀矣。今以

德祖爲始祖，永居南面之尊，則
太祖旁列，永居東西向之位，臣子仰瞻，寧無悽怛，必且
有傳聞洽禮之儒，昌言以排其失，尊
太祖而後已。唐宋之事是已。况今別廟，於　太廟伊邇，
祫祭，則　德祖猶居南面之位，不失其尊，非如唐遷
興聖宗還四祖殿，遠隔而別饗也，亦何嫌於伸孫屈
祖之云也哉。臣愚請祧　德　懿　熙三祖，自
仁祖而下爲七廟，以應古制，異時親盡，則
太祖以功德而時祭，有常尊，而大祫以尊　德祖，庶功
德崇而恩義亦備，無悖於禮者也。議上。

上從禮官議。建別廟於寢殿後。藏 懿祖神主神座。而
熙祖寢主遷東一室。殿座遷西向一位
憲宗升祔西四室。殿坐次
宣宗而 仁祖以下遞遷。
孝宗升祔、祧 熙祖。
武宗升祔。祧 仁祖。巳奉
獻皇帝祔。而 德祖不容無祧。於是
太祖高皇帝實始正九廟南向之尊。歲大祫。
太祖與四祖並南向。 列聖左右序東西向如初。
世宗皇帝以神聖繼 大統。初元。 勑禮部下百官議

典獻王崇祀號名固將闢秦漢以來諸儒之議。而祖其意於唐虞繼統三代世及之上。閣學士廷和欲重大宗尊尊爲正紀。援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禮官曰。是正典當據。有異論爲熒惑者斬矣。禮部尚書毛澄會公鵬舉。侯孫杲。駙馬蔡震。府部翰林科道官六十八人上議言。昔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立楚孝王孫爲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兼至。今

皇上入奉大統。宜別立 興獻王後主祀事。宋英宗議濮安懿王追崇典禮。知諫院司馬光白。請尊以高官

大爵稱皇伯而不名。大儒程頤是之。今　興獻王於

孝宗皇帝弟也。

皇上考

孝宗。於王當稱叔。當别爲殊稱。曰皇叔父興國大王。

興王妃稱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凡祭告若上箋具稱姪

皇帝名而以倫序。　命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襲

封興。爲　獻王後。稱考妣。禮宜稱。

上意内卻之。下再議。大學士廷和尚書澄各守前議。録

宋儒程頤說以上。且言。　上篤念　興獻王主祀非

血屬。請令崇仁王暫主　興王祀。需異時　皇嗣繁

衍。仍以皇第二子爲　獻王後則情理得矣。

上復命慱考典禮求至當。廷和復錄魏明帝重大宗詔

以上。詔曰後嗣有孫諸侯入奉大統者當明爲人後之義不得顧私親敢爲導諛建非正之號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干正統者誅無赦書金策著令持不下。廷和因入見力言之。

上曰。朕奉大統非所願。獨謂庶幾得尊崇父母爲至榮。

今若此。徐之需朕意少釋。乃下。時進士張璁知

上意隆本生。欲將順。首疏言。臣聞孝子之至莫大乎尊

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

皇上嗣極。勑議追崇　興獻王以致其尊。奉迎　聖母

以致其養。此孝子尊親養親之心。不能自已者也。慈

朝議考

孝宗而叔

興獻王不過執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耳夫漢哀帝宋英宗當成帝仁宗時皆豫立爲皇嗣養之宮中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之其時猶曰是爲人後者也今

武宗嗣

孝廟巳十有六年矣比

崩遺詔遵

祖訓兄終弟及之義迎

皇上入繼

大統比之預立爲嗣者較然且

皇上

興獻王之元子也又

獻王所生惟

皇上一人。利天下爲人後。而稱以叔父質之鬼神。固不
能無疑。　興獻王妃　聖母也。令止稱皇叔母。將以
君臣禮見乎。抑以母子禮見乎。以君臣禮見臣恐子
無臣母之理也。夫繼統之與繼嗣似也。而實不同。統
者。帝王相傳之次第。而嗣。則父母一體之至親。漢哀
帝宋英宗。彼繼嗣者可矣。其在繼統。若漢文帝承惠
帝之後。是以弟繼也。宣帝承昭帝之後。是以兄孫繼
也。必奪彼父子之親。建此父子之號以爲繼。則漢文
漢宣皆不得謂之統耶。故禮時爲大。順次之。不時不
順。非人情也。何禮之與有。竊伏謂宜別爲

興獻王立　廟京師隆尊親之孝而母以子貴迎
聖母致養焉則　興獻王不失其爲父。　聖母不失其
爲母所謂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者也
上覽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終可完下閣議閣學士
禮尚書守前議逾深堅於是主事霍韜是璁議作大
禮議與澄私辯之不能得乃具疏上畧以爲
皇上繼統於濮王不類今近舍無嗣之
武宗不嗣顧遠紹有嗣之
孝宗而嗣之是
孝宗乃有兩嗣子而　武宗　興獻王顧終無嗣也且

天下。外物也。舜受堯之天下。未聞不父瞽叟而父堯。禹受舜之天下。未聞不父鯀而父舜。舜不父堯。未聞廢堯之祀。禹不父舜。未聞廢舜之祀。此堯舜禹處人倫之變而不廢人紀之常者也。若曰舜紹堯宜爲堯之子。禹紹舜宜爲舜之子。是利天下而家之。非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若必以追尊爲非禮。雖勿追崇焉可也。乃名。則何可奪也。於是

上召輔臣入賜坐勞慰之曰。卿等議是。第至親莫如父母。今尊　父爲獻皇帝　母興獻皇后。　祖母康寧皇太后。其允行。廷和等持不可。已復　手詔諭之曰。

朕受　祖宗鴻業　父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旣不得
承祀又不得徽稱謂罔極恩何賴卿等委曲折衷下
禮部部尚書澄持不可璁復著大禮或問申前議甚
辯且言父子天性也今以
皇上考
孝宗而又以崇仁王考　興獻是強之爲父子也使
孝宗不得子　武宗又使　興獻王不得子
皇上是奪人之父子也古之爲禮者將使無後之人有
後今之爲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也且士階一命
無不欲尊榮其親何獨至於

皇上而疑之。是使君之尊親不如已也。無亦愛君之心不如愛已矣乎。至力闘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爲漢儒之說。而廷臣各閧然。以惡貢諛惑

上聽。頌共擠排之會。聖母至通州聞朝議不肯入。

上聞之憂泣。啓

皇太后請避位。於是太后詔皇帝本生父興獻王宜稱帝。母興獻王妃宜稱后。

憲廟貴妃邵稱太后矣。已、輔臣擬上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尊號、

上諭 邵太后 與獻帝后亦擬上、閣學士廷和等言累朝加兩宮尊號、俱有次第、 邵太后 與獻帝后、舒藩國進稱、已極尊崇、願需後、是時間者爲

上言、舊邸從龍臣、有以長史審理、今學士少卿者、而

聖父聖母顧不得、何理也、於是 御批 父興獻太皇帝、母興獻太皇后、而閣臣持前議以去就爭、且言正統大義賴一皇字而明、若加於本生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 宗廟也、

上曰、卿等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忍奪、毋拘文、於是禮尚書毛澄、率禮官疏爭、給事中御史翰林院各連疏爭、

事得寢、又明年、

上欲申 興獻帝后稱皇之命、召閣學士見平臺語溫溫懇、閣議堅不可、 命司禮監詣禮尚書第、即賜金、令勉爲 上屈、尚書澄堅不可、謝事去、先是璁發大議固辯、而於古今所共是、頗抒忤、疏具未上時、旁皇四顧、邀與同功者、莫或應、疏上、巡撫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獨是之、各具議、憚衆詬、未上

也於是王事萼具疏并繳書獻夫議以上時
上意殊鬱念羣議堅難奪而廷臣中無復主璁韜議者
得疏乃大喜下百官集前後章奏平議聞於是閣學
士廷和乞罷許之禮尚書俊會百官主前議
上下覆議給事中御史力持之
上怒罵曰此朋奸俗撰唐皐進曰願
陛下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生以備尊稱
上曰何首鼠也於是召都御史書主事璁韜萼畢詣
闕會議於是萼復疏言帝王傳統體天地之心盡君
師之道以開萬世非若一家一人之私者也故統為

重嗣爲輕堯以不得舜爲已憂不聞以陶唐氏失天子之祀享爲憂也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不聞以有虞氏失天下之祀享爲憂也夏后商周以世及康天下舊矣太康之世立弟仲康至不降則立弟扃扃之子復立不降之子孔甲商七傳三立弟至太戊而殷道中興太戊巳下傳弟河亶甲而又興祖辛數世五立弟至盤庚而殷道又興盤庚以下再立弟至小乙生武丁而殷道又復大興周六傳乃無嗣立王叔父辟方以繼統而周德復興夷王以下衰矣又十數世匡王無嗣立弟瑜而周復不墜夫唐虞三代豈必

皆無子行爲可繼哉。重繼統之得人。而不重巳之得嗣。爲天下謀。而不以一人之私謀也。後世爲人君者。不計天下之安危。爲人臣者。不知事君之大節。女后奸臣。利於立昏。豈無賢長。而以其繼嗣之私情干之。而國統替矣。我

太祖高皇帝深懲其失。獨取法於二帝三王。以兄終弟及之文。定爲　祖訓。故

皇上以　興獻帝長子上續

祖宗之統。事法三代。兼合唐虞。豈當持後世繼嗣爲人後之文。以亂斯義哉。故夫考　興獻帝繼統

武宗。此天理、人心推之。爲堯舜人倫之至者也。璁亦復

疏上。於是禮官擬本生父母加尊號隆極。務稱塞而

上意終未慊。七年定稱

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母。告

郊廟。纂明倫大典。播中外。明尊親大誼。而議大禮諸

臣各以次畢至。殿閣孤卿官。先是旨下。召璁萼翰入會議。於是禮官相

與言、

上意不可回。而二奸人者。得入。即事變。於是欲逆閉其

塗。乃擬請　興獻帝於帝字上。　興國太后於太字

上。更加一字、息

皇上未盡之心。蓋是時。爭皇字不可。章數十上矣。於是

上果責手詔。朕本生父母。加稱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

帝、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
盡朕追孝之情、且言大禮已定、璁蕚等不必來、於是
二人者、知所建白爲舉朝所忿疾、不得召、衆且將
齮齕之也、於是復合疏言、按三代以上、立君者、以賢
嫡長繼統爲重、並未有繼嗣之説、末世諸侯大夫以
下、始有與爲人後者、故仲尼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
延射曰、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深
鄙之也、今禮官不尊
皇上爲入繼大統之君、而恐此
皇上於與爲人後之例、亦獨何心、且禮官以本生父母
對所後父母而言、實陽以與之、陰以奪之也、
皇上亦自不察、以本生二字爲親之之辭、而不知禮官
以此二字爲外之之辭也、况既考 獻皇父考
孝宗、是二考也、二考、是二本也、
孝宗皇帝有靈、而信乎、 獻皇帝有靈而慰乎、
皇上兩考之而安乎、故今日之議、必亟去本生二字、而
後繼統之義明、爲人後之説、不得亂乎其間、疏上、璁
蕚得復召、於是科道交章言蕚等入、必且有偏聽生
奸、獨任成心之禍、不聽、趣二臣入、而廷臣疾之如讐、
蕚璁至、立命爲翰林學士、翰林院相率閉門拒之、不

璁入、羣臣至、欲何蕚璁入朝、衆奮拳詬、欲依馬順故事、必死之、璁蕚疾走武定侯郭勛所避、乃得免、就勛索捲札、疏上、事聞、

上夜召見璁曰、禍福與卿共之、今衆洶洶當柰何、璁曰、今衆所爲洶洶者、獨恃衆爲勢耳、誠以勢、 天子至尊無上、明於日月、威如雷霆、夫誰敢敵哉、需錦衣數力士而足矣、

上曰已諭、明日在京百司、各連疏爭愈激、會

上齋居、 文華殿侍郎何孟春倡百官赴 文華門跪哭、修撰楊愼大學士廷和子也、謂衆曰、 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在今日、御史王元正遮朝臣金水橋南曰、今日有不力者、須共擊之、於是詣門哭且讙

上怒、命司禮監錄諸哭者姓名、收繫諸爲首者、御史豐熙張翀余翱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毋德純下

詔獄、時百官非實有見於 國是禮體、獨承沿濮議見大臣墨守、堅共附和爲名高、聞當逮、至有奔避者、愼元正撼門哭、羣臣皆哭聲震 闕、於是

上大怒、逮繫馬理等百三十有四人下獄、餘大臣待罪明日、熙等八人拷訊發編伍、四品以下官罰俸、五品以下各 廷杖、凡追繫二百二十人、愼編伍滇南、

當是時閣學士晃爲
上言。凡嗣先君者未嘗不稱嗣。亦未嘗不以臣道自處。
弟之於兄。亦何異子之於父乎。故春秋臣子一例。所
謂居子與臣之節也。汪浚乞休遽允其去。萼璁有言。
遽召其來。是以天氣陡變。陰晦風霧特異。乞賜渓省。
祭灑銑言。陛下求備禮於所生。至孝也。然必詳稽
禮訓。大順通情。而後聖孝乃全。夫絕世人之所大
痛也。先王本其氣之所繇來。使同宗者爲之後。而
帝統必以長。以長而後統序可一也。
祖訓。繼絕必以弟。以弟。而後與爲人後者有坊也。

陛下爲帝而長故倫序當考
孝宗考　孝宗是故必降於所生此爲人後之道也若
隆所生與所後等猶弗後也當承祧主鬯之重則所
生差輕此禮之至精百王之所同也　陛下無輕正
統無拂羣情無謂威可作無謂巳可縱編脩守益疏
言　尊號之上斷自　宸衷大小臣工據經援古推
大宗小宗之議辯正統私親之等孰非忠愛而一二
姦人以強說欺君上激　聖怒　陛下不察而誤信
之至勞　聖諭詰責謂欺且慢臣竊以爲　陛下睿
智清明之心有所攙奪而喜怒好惡亦爲少失其平

矣遂使大小羣臣莫敢匡救長此不已則　陛下獨
斷于上而不顧天下萬世之公議羣臣依阿于下苟
一時之富貴而棄禮害義非　國家之福也疏入各
罷官諸守濮議　廟哭者　廷扶編伍奪官罰俸各
有差而禮成乃知

上勑年手詔溫文中抑居體孫尊固禮之大本也羅中允洪

先讀宋濮王典禮著論言小記大傳曰君有合族之
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言諸侯絕宗不可與
族人齒也則諸侯以上無宗法可知也又曰別子爲
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
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言
宗法爲公族卿大夫設也蓋諸侯之始封也有人民
社稷之寄有朝覲聘享祭祀省助之政勢不能自顧
其宗而公族無統國人不可得而治也諸侯絕宗大

夫不可得而祖也故設宗法繫之別子者始封始從之諸侯之嫡次子繼別者嫡次子之世嫡也世嫡相傳廟祀別子百世不遷謂之大宗大宗百世廟祀別子則聯屬別子之子孫亦百世而不改宗者大故曰大宗也繼禰者世嫡之弟及其次子或嫡或庶者也生則從世嫡以祭沒則其子禰之至五世則遷謂之小宗小宗祀禰則聯屬者止於禰之子孫五世親盡祖遷於上宗易于下宗者小故曰小宗也是皆自始封諸侯言之者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子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言諸侯之嫡世居君位而世世又有嫡庶次子所謂公子也公子不比於始封之別子爲祖無二統也一君必立一宗使領羣公子及公孫而其宗亦有大小焉宗其嫡者爲大宗宗其庶者爲小宗大宗小宗皆五世而遷有嫡無庶則宗嫡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庶無嫡則宗庶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嫡庶惟一無羣公子是謂巳無宗而人亦莫之宗多嫡與庶即所謂以其庶宗其嫡是皆自繼世諸侯言之者也宗法盡於此則知庶人以下無宗法又

可知矣蓋天子諸侯者統人者也庶人者統於人者也公子有宗道言宗法爲公族卿大夫設也上不及天子諸侯下不下庶人也古制廢宗法不復可行矣世儒守陳言而不察時變乃比附曰天子大宗也諸侯小宗也繼入大統者不得顧私親此爲後之義也於乎易父子之名失君臣之義禮樂不興刑罰失措其不詳考之過也禮喪服斬衰爲人後者子夏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以尊服服之言受重大宗始有此名非大宗則無爲人後者也又曰如何而可謂之後同宗則可言惟愼所擇不必其親者也又曰如何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則可則知不奪人之宗以承重也又曰爲所後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言若子明承重情不可二也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申若子之義所謂推數至義之盡也齊衰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不二斬也持重大宗者降所尊也又曰尊者尊統於上卑者尊統於下言尊統於上君也宗子收族統於下有君之道焉故降其父母服降其服不沒父母之名恩與義兩得之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蓋懼昧爲後之義故申言別之是知爲後止於大宗也小記曰庶子

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附食無後者有附則知小宗雖無後可也凡一始封君大宗一而小宗四大宗之主一而四宗之主不知其凡幾也必大宗而始成承重之服降其父母服則知非爲後者其服不皆斬不必皆降不杖而期也必爲後而後降則知天子諸侯之與庶人不可顯推也明矣何也天子諸侯之禮有子則繼無子則及不昔其服者臣於君服必斬不問其序而皆以先君之道終焉曾閔僖是也閔僖以弟傳兄諸侯也而其禮已若父子兄爲伯叔姪者哉又况爲天子者哉蓋其統不止於公族故其義亦不止於爲後義有所重則禮有所加不敢以卑者之諱名之所謂尊者尊統於上是也庶人無爲後則其微也先王之政鰥寡孤獨有養而死從者無出鄉禮不下庶人其器也人得而主之所謂擇之五服之內擇之前後家東西家或其里尹主之是也故曰器有無後無無無主有主則不必後也故天子諸侯之後也皆不可比於大宗强以大宗推之持重而遞改父母之名其義也何居禮曰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亦將以族人之名稱父母乎此不詳孝之過也何也天子國君統世人世人非此統不治故謂之世統世

統其尊無上、前所謂尊者尊統於上、是也、宗子統宗
人、宗人非此統不治、故謂之宗統、宗統者尊亦無上、
前所謂卑者尊統於下、是也、天子奉天命以臨天下、
諸侯禀天子命而致之國人、故崩薨者、有世及而無
爲後踐祚者、無尊卑而稱先君、事以先君則先君后
夫人、無弗斬焉者矣、事先君之祖父母父母昆弟、無
弗若子焉者矣、事之若子而不稱子、不敢以私昵辱
先君、先君之義重於父也、已之父母、享其尊養、而不
易其封、愛之先君、非已所獨專也、故曰、幼不誄長賤
不誄貴、又曰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其
或重私恩、致殷禮、則不可以瀆於廟、不可以齒於先
先君之親、此會通之宜、禮雖不言、可以義起矣、
是

上既定本生帝號名。詔於奉先殿側創西室、命曰
觀德殿。奉獻皇帝神主。
上手勅定室於奉先殿側、奉獻帝、盡朕追孝至情
禮部集百官議言、皇上入奉大統、不得祭小宗、爲

本生、父立廟、大內、此從古所無、昔漢哀帝嘗爲共
皇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竊伏窺
皇上聖明、於此禮洞然、曰建室、避立廟之名也、於奉
先殿側、避 大內之名也、推此則重大宗者、必隆於
小宗、請於安陸廟增飾、爲百世不遷之廟、使他日襲
封興王、世世奉享、 陛下時遣官奉祀、亦足伸至情
上曰、朕奉 太廟、何敢違間、與漢
哀帝不同、務協公論、以伸朕情、及是定
皇考聖母尊號、以觀德殿規制未備、嫌之、而光祿寺署
丞何淵、請於 太廟內立世室、爲禰廟、崇祀
獻皇帝、與 祖宗同饗、下禮官、禮尚書學士、總尊亦
不敢任其議、各上言、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作
姦以諂君、祖伊於殷高宗、以典祀豐昵爲告願
陛下及聖子神孫、於 太廟奉以正統之禮、於 獻廟。

奉以私親之儀所謂尊尊親親並行不悖者也

上覽私親語而恚手札言朕恭膺天命繼大統於

太廟豈敢干惟皇考恩罔極觀德殿在內太常

不禮焉誠心所未安今議反覆云爲私親何違理背

經甚也宜將夏殷周典禮博考上於是會議言

獻皇帝以天子之父追稱大號宜於皇城內擇地建

別廟出入不與太廟同門位處不與太廟並別

祭用祭次日使敬心不分於所尊廟與廟相遠使樂

聲不徹於列祖禮也

上終不愜乃建廟於太廟右曰世廟云先是議

遷顯陵十年革職錦衣百戸隋全羅閎光祿錄事錢子勳緣事監生詹盛爲民兵馬周寀致仕僉事甯和十五年光祿寺厨役王福錦衣千戸陳昇皆逄聖母意先後以咸聖孝請禮尚書席書大學士李時先後持不可工尚書趙鑑禮尚書言先後覆議言聞商周遷都矣未聞遷陵也我

太祖不遷　皇陵

太宗不遷　孝陵關重愼之至也況

皇考體魄所安不容輕犯又山川靈秀鍾矣不可輕洩況遷葬之舉治喪制服事同初葬萬一欲改祔　梓

宮重易衾服禮必躬親有非臣下所能代攝者其何以處之近世精通堪輿家者實鮮其人庶姓將先世

缸壟無故遷改往往自速新凶坐消已福宋儒朱熹
論壽皇葬地非吉然且取孫逢吉之言必寬日月別
求吉地以爲至論況　先帝衣冠之藏歷歲已久
陛下光臨大寶百祿駢臻封其山爲純德名其府爲承
天亦何取而議遷陵爲也得罷議不遷當是時
上既定明倫大典益覃精於禮樂制作之事諸　郊
廟百神咸欲憲天稽古大釐祀典振一代獨偉之觀
九年以合祭　天地于　太祀殿於上下之分陰陽
之義未著也又屋而不壇爲非禮下廷議給事中言
議曰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

首及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此即有虞秩宗典朕三
禮之意也是故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槱燎之禮
以祀地祇則有血祭貍沉疈辜之禮以享人鬼則有
獻祼饋食祠禴蒸嘗之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
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
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祀所從來久矣掌
次王大旅上帝則設氈案設皇邸司裘爲大裘以共
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
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
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

同也祀天於冬至以陽氣來復之始以就陽祭地於
夏至以陰氣潛萌之候以即陰時不同也用圜鍾於
震之宮取乾出乎震之義曰圜鍾象其形用函鍾於
未之宮取坤居於未之義曰函鍾象其容是樂不同
也是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當以周禮爲定
以其明於天地之性而盡事天地之道也請分祀天
地於圜丘方丘如周官是時主分祭者右都御史汪
鋐中允廖道南編脩程文德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
以成憲及時未可爲言者大學士璁等八十四人主
分祭而以山川壇即方丘者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

圭合祭而以分祭爲非者。尚書方獻夫李承勛詹事霍韜魏較。編修徐階等二百六人它無所可否而議者往往以周正建子冬至乃歳首以歳首祀天序爲順。國朝用夏正則地先天食祀地先於祀天逆也。聖祖親定合祀之文。一則曰去繁就簡。一則曰永爲定禮。兩京大祀殿皆

祖宗蹕必思而就之。分祀之說行。則太祖所定之禮盡變更。大祀殿宇。必且撤毀。昊天上帝　皇地祇正位。太祖　太宗配位。必且撤藏。則是不惟不當改。亦且不

恐改也。

上主給事中議。而詹事韜主大學士濬議闢分祀甚力。且詆周官爲劉歆王莽濆亂不經之書。諫官創議紊亂朝政。變成法。必有任其責者。給事中言復疏申議曰。陛下今日之舉。欲復古禮大報天也。遵祖初制。求盡答也。欲逞跡三代之隆。正千古之謬。建一代中興之業也。議者往往以更

太祖之制爲嫌爲懼。知合祭乃太祖之制。爲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爲可復也。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

太祖之著典爲可遵也皆　太祖之制從其是者而已矣矧敬天法祖初無二道　陛下固已灼見禮之實矣周禮一書朱子曰乃周公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謂天官冢宰一篇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玫之近年禮部奏明旨行移令立小學習讀周禮又令科塲必以周禮策士不聞韜有奏止韜修大明會典具奏欲將內府各監局職掌屬之禮部亦復援周禮天官冢宰之文是韜平日固未嘗謂其非經也獨臣執以議郊即顧爲

非經哉蓋韜欲中人以禍而不知往往自蹈之也律
有紊亂朝政之條指　國家一應法度政令干係紀
綱名分而奸臣交結紛更壞亂欺君罔上虐民害政
者言也有變亂成法之文指　國家律令酌事情輕
重定立罪名頒天下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
律意官吏挾詐欺公妄生異議擅更改成法者言也
今所議者郊祀之禮古先哲王之典我
太祖高皇帝之所已行本非變法而以爲紊亂變亂非
律意矣輔臣摠慶不能難以災旱爲變國力方詘更
議郊禮則闕除丘澤兆域脩治儀物壇壝紛然百出

不知費財若干萬勞民若干年而後成請[illegible]而後言郎
營度建壇丘造陶匏之費計不過萬金請以身行營
其事不以爲　國費
上大喜於是作　圜丘於郊南稍北爲　皇穹宇以大
明夜明列曜風雲雷雨從與享作　方丘於郊北稍
南爲　皇祗室以五嶽五鎭四海四瀆若陵寢諸山
從與享而春秋分朝日夕月如　國初時已
上用言議以
二祖父子同列建祀並配爲非禮請南北二　郊露祭
于　壇奉

太祖高皇帝配。仍於歲首。祀　上帝太祀殿。奉
文皇帝配。用祈穀。下廷議。羣臣咸疏爭。不省。輔臣璁三
疏爭。留中。言理前議甚力。
上怒羣臣違君叛禮。一如言議行。自是璁萼稍絀。而言
以郊議稱　旨擢翰學尋以禮尚書入閣為孤卿。十
年。
上坐文華殿東室召見輔臣。時輔臣鑾。禮尚書言。議復
古七廟之制。　太廟寢殿祧廟存勿撤。惟量地建
羣廟如儀。當是時。　獻皇帝遂不祔　太廟爲　世廟
以故議而諸大臣無任

上旨者。於是中允廖道南上章言。請建九廟。上得疏喜下廷議而禮官言以爲廟者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者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左不敢外其親也。是其營搆之制。實兆之所各有定而不可以意爲之者。今

太廟南近宮墻東邇。世廟西阻。前朝奉

聖諭太廟三殿勿撤則。廟外垣隙地不盈數十丈。依

古制昭穆六廟以次而南。則太廟都宮之南。直承

天門外垣。即盡闢其地。恐猶未得容也。若稍減規摹。

則太廟巍然弘壯。而羣廟隤然湫隘。亦於義未

協。議者欲就　太廟兩廡。即分　羣廟。不惟去尊就
卑。不足稱
聖孝尊隆之意。而遷就一時。裁損　廟貌非細故也。且
臣等聞廟者貌也。所以形貌祖考而禮之明。寢者寢
也。所以寢息祖考而妥之幽也。有廟無寢。神將安棲。
議者又欲藏主夾室。夾室者。側室也。藏祧主。以即遠。
可也。藏親廟未毀之主。情理舛矣。或謂周人廟制儉
約。宜倣爲之。夫周廟門容大扃七箇。闈門容小扃三
箇。則大門實容二丈一尺。小門實容六尺。制過於今。
烏在其儉約也。且

太宗功業。比隆
太祖。憲宗。獻皇帝父也。令可損於太廟可損於
世廟乎。即使廟宇既成。
皇上以一人之身。冠冕佩玉。執圭服衮。循紆曲之途。徧
歷羣廟而行。興俯拜起。升降奠獻之禮。非獨筋力
不逮。而日力亦已不給矣。議者乃曰。周官宗伯代獻
羣廟。攝可也。夫古者廟祭。王后親獻。后有故不與。宗
伯代獻。謂一廟中代亞獻之禮而可矣。未聞人臣
而可主廟祭者也。且古之諸侯。固非天䘖。今陪禮者。
可得擬乎。

皇上仁孝誠敬可終歲舉祭止對越
大祖之廟不一至　羣廟乎且規制必備而後成廟門
垣廡寢是也儀文必備而後成禮主助禮樂是也今
廟分勢不得不降從簡易是欲尊之而反卑欲親之
而反疎見其貶損未見其隆重也宋儒馬端臨有言
漢儒講求廟制非不詳也而卒不能復古者則昭穆
難定故也以古三昭三穆之說推之獨父子相繼而
可矣兄弟相及殷武丁時一昭五穆上祀不及曾祖
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唐懿宗時四昭二穆上祀不
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夫繼世者既不能必

其爲弟爲子則建廟者亦豈能預定其爲昭爲穆也

哉必若建廟之時昭居太廟之左穆居太廟之右則豫立六廟三昭三穆以其次爲之序者又得行乎此

東都以來同堂異室之制亦何可盡非也如

皇上之心以

皇考專享世廟而

太祖　列聖乃不得專廟以全其尊則　列聖同饗

太廟已極尊崇而　皇考獨居　世廟終爲退遜若以　太廟　世廟大小不倫行禮親攝各異不稱

皇上尊親之意則

上勑諭輔臣言。祀典宜正。廟制難更。大哉
皇言。固萬世之實訓也。疏上不允。乃盡撤故廟改建之。
祖宗爲專廟。諸廟合爲都宮。中
太祖廟。昭穆六廟左右列。而
太宗廟在六廟上。示百世不遷。廟各有殿有寢。太
廟寢後有祧寢。奉 祧主藏焉。太廟門殿皆南向。
羣廟門東西向。內門殿寢皆南向。畫既定。會南大廟災。
上欲罷建。而禮官言。京師 宗廟行復古。而南太廟災。
殆 皇天眷德。 祖宗答饗之意。請改建毋輟。
上喜。令亟就工。十五年。廟成。 上告事九廟。是日雨

甚至廟門不乘輦。步入。又入自 太祖廟。步至睿宗室。
聖容恭肅而安。詔下言。朕創昭穆羣廟祀
祖宗。彰 太廟爲專尊之主。復作
太宗廟於 羣廟之外。表 功德不遷。享百世祀。更創
皇考廟。曰 獻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止脩時祭。
避豐禰之嫌。而 太廟 羣廟與 世廟。各列廟寺
嚴矣。 九廟成。
上以國家大禘未其舉。議創大禘禮。羣臣請禘 德祖
爲帝所自出。
上不可。或請禘顓頊。亦不可。親署曰。可稱 皇初祖帝

神主無主名。五歲一行。已。
上以季秋明堂大饗禮未其舉。欲舉明堂儀。嚴父於配
天。因得薦徽號于　天于　祖宗于　聖考也。
命即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擬古明堂殿未成。即大內
之玄極殿行禮焉。十七年殿成。薦大號於天。稱
皇天上帝。奉　獻皇帝侑。如嚴父配帝之文。尊
太宗文皇帝爲　成祖。尊　獻皇帝爲　睿宗。加尊謚
輿於　廟饗。制廟立春猶享。各出主於殿。立夏。立秋。
立冬。出
太祖　成祖　七宗主。饗　太殿爲時祫。季冬中旬上

日出。

四祖

太祖　成祖　七宗主饗　太殿爲大祫祭畢各歸

主於其寢於是　獻皇帝享祫如

列聖而神座次

孝宗下於　毅皇帝叔也以故躋而撤　世廟專祀之

儀二十年夏四月九廟災前震火起

仁廟風大作主燬俄而爇

成祖廟主又燬已爇　太廟羣廟俱盡惟　睿廟獨存

上奉安

列聖主於景神殿遣大臣上 長陵 獻陵告題。
成祖 仁宗帝后主亦奉詣 景神殿安焉
上欲復建廟如初禮而中允郭希顏上書言
孝宗功德當百世祀請上祀西世室祀 武宗別廟而
獻皇帝祔廟於名實爲宜稱下廷議交不可
上曰希顏所言亦臣子之心意嚮用以禮官持不可而
罷乃建新廟復同堂異室之制而合祀 二祖 七
宗如初儀當是時郊禘廟祧禮大更定而社稷先蠶
高禖古帝王聖師下至出入公水伯大內海子舟司宗
匠靡神不舉諸更禮制甚夥於 文華殿祀皇師伏

羲神農軒轅帝師唐堯虞舜。王師夏禹商湯周文王
武王皆南向先聖周公先師孔子。東西向侍。歲春秋
講讀先期。
上皮弁服用酒果脯帛釋奠爲在國學定至聖先師孔
子號名罷先儒諸公侯伯封在歷代帝王廟罷元世
祖君臣祠在 太廟與饗諸功臣黜姚廣孝進郭英。
劉基在太社太稷。復句龍后稷配。即山川壇爲天神
地祇壇。改叙雲雨風雷別建太歲壇祀歲四季十二
月將分四壇從饗而百神休洽無文咸秩矣始
太祖旣克元都。即 詔禁胡服胡語。令悉復中國衣冠

禮樂之舊已念創業初禮制未備　詔中書開禮樂
二局令天下舉耆儒宿學高潔博聞練達古今之士
禮送京師與纂脩於是諸儒曾魯何克寬胡翰陶凱
徐一夔梁寅周子諒等咸集以吉凶軍賓嘉及冠服
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爲綱凡儀度名數沿革咸
具爲目書成命之曰　大明集禮然經喪亂後稽古
禮文之事廢闕有間未其有卓然當
上意者五年　詔曰朕聞三皇立極導民以時庖廚稼
穡衣服始制民居奠焉五帝敎以仁義益未備之時
宜天下從之民用和睦自周至於漢唐宋增損益周

國乃用昌民受時宜家用永康朕蒙
皇天后土眷命
祖宗之靈統一天下紀元五年朕本草芥失習聖經況
摧強拊順二十餘年居無寧日胡理道未臻民不見
化鄉閭市里尚染元俗天下大定禮儀風俗可不正
與玆條畫事宜再整彝倫恤念孤寡務遵先王之法
顧以德薄恩澤未孚下民未悅恐貽
上天之怒夙夜祗懼君履淵氷咨爾臣庶體予至懷期
臻禮義之風永底昇平之治已又詔翰林院作稽古
定制書條官民房舍墳塋等第及食祿之家坊禁須

焉崔文敏有言禮者理也人心之理協之以同然即
百世可通也今王祭無樂大臣無廟仕者不奔祖父
母之喪無功緦之假冠昏任俗飲射具文民無定志
而濫士異學而莫止伶人道流隸禮司頒齊民下賤
踰限犯分雖有洪武禮制而廢莫或行夫國無禮猶
水無坊人無禮猶室無基衝嚙圮毁夫焉有極哉禮
樂積百年而後興宜　詔徵四方明道與學之儒萃
於京師準以典誥案以三禮參以詩之詠歌孔氏遺
言皆比以　今法寧要毋繁寧徑毋易裁成　明典
行之天下埀後世範俗同德一邦其永孚于休

國初郊廟社稷先農爲大祀、已而改先農及山川
帝王先師旗纛爲中祀、諸皆小祀、嘉靖中、以朝日夕
月爲中祀、大祀致齋三日、中祀二日、祀有牲、牲四等、
曰犢、曰牛、曰大牢、曰少牢、色尚騂、或黝、天地日月加
玉焉、玉三等、曰蒼璧、曰黃琮、曰玉、牲、大祀八籩九簋、
中祀三旬、小祀一旬、稷禮不用牲、用果脯、從其族、或
用素盌、祀有帛、大祀中祀京師用制帛、制帛五等、曰
郊祀、曰奉先、曰禮神、曰展親、曰報功、小祀素帛、禮佛
帛、王國司府州縣亦用帛、小祀則否、凡祀有樂、樂四
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舞皆八佾、先師六
佾、小祀則否、凡助祭文臣五品武臣四品以上、嘉靖
中、都給事中乞得助祭、許之、帝社稷無助祭大臣
五六人陪拜、小祀則否、○圜丘、在南郊、歲冬至、
皇帝大祀天於圜丘、皇天上帝南向、騂犢一、用蒼璧、
禮三獻、樂九奏、舞八佾、祭服拜跪、飲福受胙、
太祖配、西向、騂犢一、從祀四壇、東西相向、大明騂牛一、
二十八宿、木火土金水五星、周天星辰、牛羊豕具、雲
師、雨師、風師、雷師、牛羊豕具、前期一月、太常演禮樂
太和殿、先五日、請 視牲、遣大臣三人看牲、四人分
獻、遂進儀注、六日、請 致告於景神殿、五日、

上視牲、三日、上至太廟、祭服、請
太祖配、是日、上皮弁服、御奉天殿、百官朝服聽誓
戒、先一日質明、上告於景神殿、出至圜丘、視籩
豆牲、宿齋、初漏、禮部太常詣皇穹宇、太常卿少卿
丞請 皇天上帝
太祖神版、從祀神牌、奉安壇座、上登壇初獻讀祝、
分獻官行禮、上亞終獻、分獻官亦如之、望燎、燎半、
上還宮、謁景神殿、告大報禮成、禮部太常奉神版
神牌安 皇穹宇、遇風雪、上於小次行禮、方澤
在北郊、歲夏至、皇帝大祭地於泰折、皇地祇北
向、騂牛一、黃琮、禮三獻、樂九奏、舞八佾、
太祖配、西向、騂牛一、從祀東西相向、凡四壇、壇太牢一、
東、中嶽、東嶽、南嶽、西嶽、北嶽、基運山、翊聖山、神烈山、
西、中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天壽山、純德山、次東、東
海、南海、西海、北海、次西、大江、大淮、大河、大濟、先期二
日、太常卿請
太祖神主於廟寢、奉安 皇祇室、至期、禮部太常詣
皇祇室、請 皇地祇神版
太祖神主、從祀神牌、奉安壇座、望瘞、瘞祝帛燎、配帝帛
太常奉 神版神牌安 皇祇室、神主還 廟寢

餘如南郊。○朝日壇在東郊西向春分日祭 大明
神西向太牢玉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甲丙戊庚壬
年
皇帝親祀祭服拜跪飲福受胙餘年遣文大臣攝祭。○
夕月壇在西郊東向秋分日祭 夜明神東向樂六
奏牲玉獻舞如朝日從祀二十八宿木火土金水五
星周天星辰南向用太牢丑辰未戌年 皇帝皮弁
服親祀拜跪飲福受胙餘年遣武大臣攝祭。○祈穀
皇帝以歲驚蟄行祈穀禮於南郊 大饗殿祭
皇天上帝用騂犢蒼玉禮三獻樂九奏舞八佾禱雨祭
皇天上帝如祈穀禮去玉。○大饗禮
皇帝季秋行於南郊 大饗殿 皇天上帝南向騂牛
一蒼璧 睿宗獻皇帝西向騂牛一禮如南郊
宗廟前前殿後寢殿寢殿後有祧殿皆九楹翼
以兩廡 寢殿藏 主如同堂異室之制祭出 主
於前殿畢歸 主於寢殿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
功高皇帝
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中室
成祖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
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啓聖昭皇后、
宣宗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
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
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
孝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
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
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
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
孝靖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敘列左右室皆南向祧殿藏
德祖玄皇帝后、懿祖恒皇帝后、熙祖裕皇帝后、
仁祖淳皇帝后祧主、廟殿兩廡侑享親王十五人皆
追王、壽春王劉妃、霍丘王翟妃、下蔡王、
安豐王趙妃、南昌王、蒙城王田妃、盱眙王唐
妃、臨淮王劉妃、寶應王、六安王、來安王、
都梁王、英山王、山陽王、昭信王、功臣十七
人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陽武靖
王李文忠、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黔寧
昭靖王沐英、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虢
國忠烈公俞通海、蔡國忠毅公張德勝、越國武莊公
胡大海、梁國武桓公趙德勝、泗國武莊公耿再成、營
國威襄公郭英、寧國忠壯公王貞、永義侯桑世傑、護
軍誠意伯謚文成劉基、皆左右敘、
恭仁康定景皇帝、貞惠安和景皇后、不得入　宗廟
立春特享、
皇帝祭
太祖大臣八人祭　諸帝、內臣八人獻　諸后太牢九、
禮三獻、樂六奏、舞八佾、
皇帝祭服拜跪飲福受胙、立夏時祫、

太祖南向、
成祖西向北上、上於
七宗、七宗東西相向、立秋時祫如夏禮、立冬時祫如秋
禮、季冬中旬、擇日大祫、
德祖、懿祖、熙祖、仁祖、
太祖異室南向 成祖 仁宗、英宗、孝宗、睿宗、
東 叙西向、
宣宗、 憲宗、 武宗、西叙東向、
成祖北上、如時祫、騂牛十三、羊十三、豕十三、禮三獻、樂
六奏、舞八佾、 皇帝獻
德祖帝后、祭服拜跪飲福受胙、大臣十二人、分祭
諸帝、內臣十二人、獻
諸后、侑享親王、東西十二壇、壇一太牢、功臣人少牢一
特享時祫亦如之、洪武二年、壽春十五王進侑
四祖廟、壽春於
孝陵為伯、南昌七王兄、寶應七王從子也、是年、祔饗戰
歿功臣、已乃設青布幃於 廟庭祀之、尋更定功臣
十三人、令大海通海○趙德勝世傑再成楚國公廖
永安七人、已卒祔廟達等六人、俟卒進侑、八年、設貴
布幄殿左右廡、左祀楊王皇兄徐王、右祀功臣、九年

定壽春王王妃二十一人侑享於東壁功臣十二人西壁罷求安侯祀洪熙元年以靖難功臣及榮國恭靖公姚廣孝侑嘉靖九年中允廖道南言廣孝髡徒不宜入廟移祀大興隆寺十年以刑部郎中李瑜議進基侑祀

高廟位次六王十六年武定侯勛乞進其祖英侑享

高廟下廷議特不可勛言往年進基祔享以文臣故舉朝翕然順從臣祖英武臣乃紛然阻忌

上是勛言進英祀先是

二廟享功臣位各以爵及進基侑位公侯上

上不喜曰何上基而下英也令禮官考議乃令

二廟功臣敘爵而列英永義侯上河間東平二王下基位永義侯下先是禮官言禮有功宗之祀漢祭功臣於高廟首蕭曹唐高祖至憲宗廟或六七八人或二三四人宋太祖至光宗亦然如魏徵李沆司馬光皆文臣不必皆武功也守成諸君亦各有與享者不必皆創業也我朝開國靖難固有功臣

仁宗以後輔贊治平豈無有如魏徵李沆輩者今缺焉無聞乞下廷議考求六朝文武大臣有功在當時澤在後世者請定裁進侑

上不允。○大禘、皇帝以丙辛年孟夏大禘於太廟、
皇初祖帝神南向、牛一、羊一、豕一、
太祖西向配、牛一、羊一、豕一、禮三獻、樂六奏、舞八佾、○
奉先殿藏 列聖帝后神主、朔望薦時食焉、○陵寢、
熙祖葬祖陵、在泗州基運山、設泗州祠祭署、奉祀一人、
朱氏世官、朱本宗人習也、即 祖陵望祭
德祖懿祖二陵、陵戶三百十四家、長至、正旦、太牢三、
清明中元孟冬朔望、少牢三、奉祀行事、
仁祖葬英陵、改稱 皇陵、在中都翊聖山、置中都留守
司、 皇陵衛、 皇陵祠祭署、奉祀二人、劉氏汪氏、丞
二人、汪氏、趙氏、劉義惠侯繼祖孫、二汪、皆汪氏老母
孫、陵戶三千三百四十二家、長至、正旦、太牢、清明、中
元、孟冬、少牢、奉祀行事、朔望、少牢、留守行事、
高皇帝后四十妃嬪葬 孝陵、在 南京神烈山、即鍾
山、設 孝陵衛、 孝陵神宮監、 孝陵祠祭署、清明、
中元、冬至、正旦、清明、中元、 帝后 愍忌太牢 聖旦
酒果、勳戚大臣一人奉祀、 國有大事、遣大臣祭告
文皇帝后、十六妃、葬長陵、在昌平天壽山、
昭皇帝后、七妃、獻陵、 章皇帝后、七妃、景陵、
睿皇帝后、十八妃、裕陵、 純皇帝后、孝穆紀太后、孝

惠邵太后、十四妃、茂陵、　敬皇帝后、太陵、
毅皇帝后、一妃、康陵、

皆在天壽山、各置陵衛、神宮監、祠祭署、如孝陵、正
旦、酒果、清明、中元、冬至、聖旦、太牢、分遣勳戚大臣
祀、懿忌太牢、專遣勳戚大臣祭、獻皇帝后顯陵、在
承天純德山、置衛、神宮監、祠祭署、如諸陵祀、亦如之
孝陵東、有　懿文太子陵、祀禮視　孝陵、四孟歲暮忌
辰加牲焉、署官行事、　京師西山、有　恭讓胡皇后、
景皇帝后、　孝潔皇后、繼　張后陵、
憲廟廢吳后、諸　帝妃、　太子、殤王墳、及諸殤公主、
諸阿保夫人墳、咸以時祀、牲醴素羞各有差、諸王葬
其封國者、其子孫祀之、外戚楊王墳在盱眙、設祠祭
署奉祀、陳氏墳戶二百一十家、徐王墳在宿州、設祠
祭署奉祀、祀丞皆武氏、墳戶九十家、滁陽王墳在滁
州、廟首宥氏、墳戶十九家、歲時祀、○歲仲春秋上戊
皇帝祭太社稷於社稷壇、東太社、玉一、牛一、羊一、豕一、

西太稷玉一牛一羊一豕一皆北向配后土勾龍氏
西向后稷氏東向各太牢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
上祭服拜跪飲福受胙配位見志中上戊之明日祭
帝社稷京帝社西帝稷皆北向各太牢禮三獻樂六奏
舞八佾 上皮弁服拜跪壇在太內西苑豳風亭西
壝陛主如太社稷○神祇壇在圜丘西歲仲秋祭天
神地祇天神壇南向雲師雨師風師雷師凡四壇壇
一神太牢地祇壇北向五嶽五鎮基運翊聖神烈天壽
純德五陵山西海西瀆五壇壇一太牢從祀京畿山
川西向天下山川東向各牲五酒三獻樂八奏舞八佾
天神燎地祇瘞 皇帝以辰戌丑未年行事祭服天
神跪前後再拜地祇再拜皆飲福受胙餘年遣大臣
攝祭○歲十二月大祫之日遣官祭太歲之神於太
歲殿牛一羊一豕一禮三獻樂八奏舞八佾從祀四
季月將神東廡春秋西廡夏冬凡四壇壇一太牢
萬壽聖節先一日 皇帝以酒果告
祖宗列聖帝后於奉先殿至日以酒脯告 皇天上帝
於 玄極寶殿遣官以牲醴祭神烈天壽純德山諸
陵墳東岳都城隍素羞祭玄帝於靈濟宮素羞告修齋
於道極七寶帝尊 上稱嗣天子名云 正旦

皇帝拜天於　玄極寶殿用酒脯果帛先一日太常縣
午門右順思舍精一會極順德咸和右通玄淩霄集
貞門入殿演禮出長庚門宿　闕右支待房子夜縣
右掖右順思舍長庚二南四德　陛虛集貞門入殿供
事殿在　乾清宮垣後嘉靖中建○歲仲春秋上丁
皇帝御奉天殿傳　制遣大臣以太牢祭至聖先師孔
子於太學南京太學遣祭酒禮三獻樂六奏文舞六
佾司府州縣衛學提調官行事用少牢禮樂如太學
樂不能備則已○歷代帝王廟歲仲春秋
皇帝遣大臣祭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
帝金天氏帝高陽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
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漢高祖皇帝漢光武皇帝唐
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分五室室太牢一禮三獻樂
七奏舞八佾從祀名臣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益伊
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穆公虎方叔張良
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
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凡
三十二人列兩廡廡三室各少牢一嘉靖十年建
皇帝仲春擇日祭先農遂行耕籍禮用太牢禮三獻樂
八奏舞八佾　皇帝皮弁服拜跪飲福受胙更翼善

冠黃袍、至觀耕臺、下耤田、秉耒耜、三推、三反、京尹捧
香箱播種而覆之、三公五推、九卿九推、還宴從耕官、
○歲仲春冬上甲日、遣太醫院官祭先醫、用少牢、嘉
靖中、又建三皇廟於太醫院、春秋祀焉、○歲春擇日、
皇后祭先蠶氏、用少牢、禮三獻、樂六奏、去舞、公主內外
命婦陪祀、先期內尚儀奏祭祀、 皇后內執事皆齋
蠶宮令陳祭物、樂女生陳樂器、至日、 皇后乘肩輿
出宮、至西華門、升重翟車、女官奉鉤筐前行、出郊、至
壇、 皇后易禮服拜跪奠幣飲福受胙、禮畢、 皇后
易常服、詣采桑臺采桑、三公命婦五采、列侯九卿命
婦九采、蠶成、命內婦一人行三盆手禮、遂布於織婦
獻織於蠶宮令、○歲二月、祀高禖於 皇城東永安
門北震方壇上、 皇天上帝南向、騂犢、蒼璧、 獻皇
帝配西向、高禖在壇下西向、皆太牢、禮三獻、樂九奏、
舞八佾、 皇帝位壇下北向、 后妃位壇南數十丈
外北向、用帷、壇下陳弓矢弓韣如后妃嬪之數、祭畢、
女官導 后妃嬪至高禖前跪、取弓矢授 后妃嬪
受而納於懷、皆嘉靖中定、○五祀、 皇帝遣官祭、立
春司戶、宮門外道左西向、立夏司竈、太庖前中道南
向、季夏土王用事、中霤奉天樓前西向、立秋司門午門

外西角樓東向，並冬司井太庖井前南向，皆遣內臣少牢一。歲暮太常少卿合祀於太廟門西東向，少牢五。○金海祠在大內西苑湧泉亭後，歲仲春秋上壬，遣太常卿以少牢祭司海水府司舟三神。○旗纛廟在山川壇，旗纛藏內府，歲仲秋祭山川之日，遣旗手衛官祭於廟。霜降日，祭於教場。歲暮享太廟日，祭於承天門外，皆少牢。永樂後，朔望有神旗之祭，專祭火雷之神，神機營提督官請祭於教場。曰旗頭大將，曰六纛大將，曰五方旗神，曰主宰戰船正神，曰金鼓角銃砲之神，曰弓弩飛鎗飛石之神，曰陣前陣後神祇五猖等神，皆南向，皆太牢。國有征討，

皇帝武弁服禡祭，祭軍牙之神、六纛之神，皆南向，建牙旗六纛於神位後，祭之日，皇帝省牲，視滌，用太牢，禮三獻，樂六奏，皇帝飲福受胙，望燎，刺五雄雞血於五酒碗，酹神焉。○功臣廟殿中祀元勳六王，少牢二，配享十五人，侑享太廟諸功臣，外祀鄂國公馮國用，靖海侯吳禎，蘄國武義公康茂才，東海郡公茅成，東序西向，巢國公華高，江國公吳良，安國公曹良臣，黔國公吳復，燕山侯孫興祖，西序東向，各少牢一，兩廡各設牌一，書故功臣都督指揮千百戶衛所鎮

撫、少牢十、四孟、歲暮、遣勲戚大臣祭大功坊、又有中
山王家廟、歲遣太常五祭、用少牢、○十廟在京師、
皇帝遣官各以時祭、季春秋眞武、季夏東岳、仲夏都城
隍、漢前將軍漢壽亭侯、仲春秋榮國姚恭靖公廣孝
正旦、長至、聖旦、靈濟宮、皆太常仲春秋、京都太倉、戶
部司馬、馬祖、先牧太僕、宋文丞相元世祖陵、皆順天
府、東岳、都城隍、太牢、六廟、少牢、眞武、靈濟宮、素羞、○
南京十四廟、季春秋、北極眞武、孟春天妃、季春寶誌
禪師、仲秋都城隍、仲春祠山廣惠張王、孟夏季秋、五
顯靈宮、皆太常仲春秋京師太倉、戶部司馬、馬祖、先
牧太僕、四孟、歲除、漢秣陵尉蔣忠烈王子文、漢前將
軍漢壽亭侯關羽、晉卞忠貞公壼、宋曹武惠王彬、南
唐劉忠肅公仁贍、元衛國忠肅公福壽、皆應天府、皆
少牢、眞武、寶誌、素羞、祝金稱 皇帝遣官云、
上詣學、釋菜、前一日、有司灑掃、設 御幄于大成門外、
至日旦、 上至 御幄、服皮弁服、導引官導 上出
御幄、就位、導引官導 上詣盥洗位、搢圭、盥帨、出圭
詣酒尊所、酌酒、詣先師、再拜、百官皆再拜、搢圭、執事
官、跪進爵、 上獻爵、授執事官、獻于神位前、出圭、文
再拜、百官皆再拜、四配、十哲、兩廡、分獻如常儀、○繫

門闕、曰午門、翼以樓觀、中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午門內、曰奉天門、門左右爲東西閣門、內正殿、曰奉天、
上御之受朝賀、殿左右門、左曰中左門、右曰中右門、兩廡之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後殿、曰華蓋殿、華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後宮門也、奉天門外兩廡間有門、左曰左順門、其東爲東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殿、東宮視事之所也、右曰右順門、其西爲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殿、上齋戒時所居也、嘉靖中、三殿災、改奉天、曰建極華蓋、曰中極謹身、曰皇極、凡殿南嚮、建六部於廣敬門之東、皆西嚮、建五府於廣敬門之西、皆東嚮、惟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置於西北太平門之外南向、稱三法司焉、○凡天子即位、立東宮、册皇后妃嬪、上慈宮徽號、皆禮官擬上其儀而下於諸司、歲元旦日、長至、萬壽聖節、百官各率其屬大朝賀上壽、月朔望、御殿早午晚、御門朝羣臣、經筵日講、御文華殿、

皇帝初即位、必耕籍、視大學釋奠于先師、

皇帝諭百官、曰詔、曰制、曰誥、曰書、太皇太后 皇太后命曰誥、百官陳事、曰表、曰奏、曰題、於 太皇太后

皇太后亦如之、於 皇太子、曰箋、曰啓、 皇后亦如之、

上批答、曰聖旨、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曰懿旨、皇太子、曰令旨、東宮出閣監國、若令節、百官朝賀禮、下天子一等、諸王讀書禮、下于東宮、皇后令節受冊、外命婦朝賀、太皇太后、皇太后亦如之、歲一封宗室郡王、將軍、中尉、妃、主、郡縣君、各以其親疏為等百官於宗王稱官而名、不稱臣、王官各稱臣於其王、凡印文四等、文淵閣玉箸篆、將軍掛印、柳葉篆、一品至九品、九疊篆、賜關防、若未入流、條記亦如之、監察御史、八疊篆、夷王印三等、曰金、曰鍍金銀、曰銀、凡宴禮三、曰大宴、曰中宴、曰小宴、郊宴最大、凡冠婚大射宴射、參酌三禮、而登殺其儀、凡官民公私服舍皆有式、無踰僭、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旅、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四夷、曰天子信寶、以調發蕃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誥命、曰敕命之寶、以識敕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選勘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荅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廸有司、凡邑守侍衛警夜巡衛、以金牌為號、半字符契、而從事焉、以牙牌五、察朝參、以祭

牌三、謹祀事、以雙魚鍮牌二、肅直衛、以符驗五、曰永
馬通達信、以給郵傳、國有璽若品官庶人之璽、傳古
璽禮、損益行之几識、
皇帝十七宗　皇后十三宗　皇妃、東宮、東宮妃、二字
親王一字、郡王二字、勳戚文武大臣、葬祭贈謚移第
司衆行能、皆謚二字、右具載鄭端簡吾學編中、

國史下編卷之十十四下終

